



宿翠残红

作者：熊沐

电子书制作：知识混子 | 8x8.page

作者简介



熊沐，本名高光。生于 1952 年。满族人。编剧、作家。曾在八十年代写纯文学小说，先后在全国获各种奖项。武侠小说以写感情和故事见长。第一部作品为《骷髅人》。以熊沐为笔名的武侠小说在大陆发行三十八种(部)，在港台海外发行二十余种(部)，在东南亚甚受欢迎。

共创作 39 部作品，由延边人民出版社和时代文艺出版社出全。先后著有历史小说《秦王恨》、《虎符》、《西施泪》、《岳飞与秦桧》、《孔子》《司马迁》六种(部)，为昆仑出版社出版；现代小说《生死荣辱》由作家出版社作家文库版。现代小说《北方图腾》由昆仑出版社出版。编剧作品：2007 年电视剧《夜幕下的哈尔滨》导演：赵宝刚、2006 年电视剧《我想有个家》导演：郭少雄、小说《挣扎》由中日改编合拍电影《葵花劫》，在日本大受欢迎。

壮怀激烈

第一章 异梦同床

卓书怒道：“混蛋，是答罕出计消遣我，我非得报复他不可。”

他怒气填膺，中了答罕的计，听说他要去吐蕃，卓书特地回吐蕃去，他想见答罕，与金人遥相呼应，对中原蚕食，不料得答罕只是虚张声势，调他回吐蕃，答罕却在成都府悠哉游哉，过了一阵子快活逍遥的日子，再去耶律重恩那里做幕僚了。待得卓书从吐蕃出来，黑汗已落入耶律重恩的手里，答罕也渺无音讯。

卓书暴怒一阵子，忽地回头对夷离尺冷笑：“你表哥做了西辽王，你愿意不愿意去做他的妃子啊？你去，他一定是眉开眼笑，乐不可支，还有索雅，你也是他心上的女人，何不去找他，求一个妃子名份？”

索雅冷冷道：“妃子的名份我已得了两个，有什么好？她还是太后呢，你用不着挖苦我们，如果你不是耶律重恩的对手，自对我们说。”

卓书一脸恶相：“胡说！我怎么会不是他的对手？天下还没有哪一个人是我的对手，我要杀了耶律重恩，让他的西辽王大梦见鬼去吧！”

忽地卓书又笑了，他说道：“耶律重恩有什么好？他喜欢的女人有三个，一个是你，一个是她。”他指着两个女人，再说道：“还有一个是唐思思，我把那个唐思思也弄到手，让他望洋兴叹。”

他恶狠狠道：“我早晚必会杀了他，到时你与她都得哭哭啼啼。”

他笑着掐索雅的臂，掐得索雅的臂也青了，他悄声道：“索雅，他与你亲热时都做些什么？你告诉我，我亲你。”

索雅知道他是一个狂人，便不出声。

夷离尺更是闭上眼，索性不理他。

卓书心忖，耶律重恩是最难对付的人，如果任他自大，那时便不可收拾。如今乘他只占了一个小小的黑汗，老与他对阵，在他立足未稳时图他，说不定会灭了他。他笑对两女说道：“我要去看耶律重恩，要带着你们两人去看他，要他看一看，他虽说是得了黑汗国的弹丸之地，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他所中意的两个女人全都在我这里，你们说好不好？”

他再狠狠地掐索雅，索雅只能忍住，虽说是疼得出了一头汗，但她不能叫，越是叫卓书越是兴奋，会越掐越厉害。

他大声叫道：“来人，去黑汗！不对了，如今是去大辽了！”卓书兴高采烈，他要与耶律重恩一晤，那必定很有趣。

× × ×

铁骑狂奔，一共有三百多骑，耶律重恩带着他们奔向罗布泊。从前人都怕罗布泊，是耶律重恩自己亲去探视一番，不光知道罗布泊能藏大兵，且在那沙漠中寻找到了一个早年的石城，在那城里埋下了大量珠宝。如今西辽国已立，天下初定，他要取出那珠宝，再复夺取回鹘，两国做了他的属地，他便再图蒙古，更进兵吐蕃，要卓书俯首称臣。

铁骑飞奔，到了那城垣。远看那石城城垣，只有几堵破壁，残垣破壁，更显得凄凉冷静。耶律重恩吩咐手下铁骑看守四外，他与一百人去那城垣，看他们挖石。在那块巨大的石块下，便是他的国宝，那是大辽的所有国宝。

在大辽的最后几年里，眼看着大势已去，天祚帝便与他商议，要保住大辽的天下，要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天祚帝那一日召他时，对他说道：“兄弟，在众兄弟中，我特地选了你。那一日我召见你们，要你们在烈日下暴晒，我看他们都躲到了宫檐下，独有你不動，只是在烈日下暴晒。有人问你，你说既是有烈日，晒又如何？我便选你做大辽的

继位人，你看我有一大计，是丞相元历脱脱与我所订。”当下便把那大计告诉了耶律重恩。耶律重恩一听，顿时大惊，他跪下道：“圣上，你要行此计，还是圣上去办吧。我来扮圣上，就死在宫里。只要圣上这些时日按计行事，天天荒淫酒色，大辽便会在金的日逐一日的急攻下灭亡，那时圣上逃走，我来替圣上死，有何不可？”当时天祚帝说道：“在大辽国，有金人的细作，我要逃亡，事必不谐，你做大辽的复国皇帝，有何不可？再说朕也无颜去见先帝，把大辽治成这样子的，不正是朕么？”当时他抱着天祚帝的头大哭，自那一起，天祚帝一日更比一日荒淫，把国库的银两拿去挥霍，但只有耶律重恩知道，那些银两都被藏起来了。有人说，天祚帝在最后两年，宫中皇后的珠履都是大粒珠子，但无人知道那珠子都是假的。只有皇后与皇上知道，只有天祚帝与他的那几个妃子知道。

终至于有那么一天，金人攻破了大辽的上京，天祚帝与他的皇后双双自尽烧死。而那些妃子都殉节了，所有的宫中守卫都死在火中。金人痛惜不已，他们知道，天祚帝生前穷奢极欲，定是会败坏了许多的好东西，但因宫殿烧得光光，你也无法知道大辽究竟有些什么。

耶律重恩在马上，他曾带着乌图等人来此埋宝，他知道，如果把地下的宝藏再挖出来，要再复一个强盛的大辽，那是很容易的事儿。

挖到石块了，只听得咯咯咯一阵子响，再挖下去，便看到了那一张大大的石板。

耶律重恩喝道：“停！”

他一挥手，再下去十几个黑衣人，他们把那挖松的土抚平，拿出来，把那一块石板清得干干净净。

待得他们平整完了，再上来，这一次下去二十几个勇士，他们都把手放在那石板下，一声呼喊，石板抬起来，一抬至旁边。

× × ×

耶律重恩的脸忽地白了，他瞪眼看着那石窟。

——不见了，那些珠宝哪里去了？应是光闪闪的珠宝，应是一箱箱，一奁奁的珠宝，都到哪里去了？

所有的大辽勇士都呆住了，他们不知所措。

耶律重恩突地飞身下马，他冲至窟穴，用手扒，用矛挖，什么也没有，干干净净，只有土，莫非那金银珠宝只是一个梦？只是一个黄粱美梦？

× × ×

耶律重恩与乌图来过一次，乌图让他远远看着，对他说道：“大辽有幸，有那么厚的国力，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如果有一天你做了大辽王，这就是你的实力。”

大辽的勇士们都知道，他们有国宝，他们有赖以生存的国宝，但此时看着那空空的窟穴，他们一句话也说不出。

耶律重恩忽地想起了几个人：

丞相元历脱脱；

乌图；

乌图的妻子梦知雅；

三十六勇士。

只有这些人知道这个窟穴。再就是天祚帝知道，他不会说出去，他已死在那兵燹中，怎么能对人说话？

三十六勇士是死在耶律重恩的眼前的，就是在那一次，他亲自与乌图来了。

当埋完了那些珠宝时，乌图说道：“主人，你如今是这些珠宝的主人了。知道此事的，有我的岳父丞相元历脱脱，有我的妻子梦知雅。他们都死在兵燹中。还有这三十六人知道，他们是最后一次来到这里。”

三十六人对着耶律重恩，一一跪拜，说道：“愿大辽再兴！”当他们全都拜过了，便

依次站在耶律重恩面前，乌图说道：“他们是大辽的勇士，也是不怕死的壮汉，为了不露此行藏，他们必死！”

三十六人忽地拔刀，全都自刎！

血溅人叫，一时气绝，还有未死的，在沙漠上爬动，叫道：“给我一刀，再给我一刀！”

乌图拣起刀来，给了那勇士一刀，说道：“安心去吧。”

沙漠上有了三十六具尸体，他们都是为了守口如瓶，方才自尽而死的。

这是一个大秘密，但后来就人人知道大辽有埋藏的国宝的秘密，但在哪里埋着，无人知晓。只有乌图与耶律重恩知道，乌图也死了，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的秘密，竟被人不知不觉发现，把他的国宝挖走了。

× × ×

耶律重恩坐在沙上，他不知想什么，做什么。

他有许多的计划，都与这批珠宝有关。但如今珠宝没了，他怎么办？

他厉声喝道：“把这儿埋起来！”

勇士们听他的，他们虽不知道是谁拿走了珠宝，但看他们的大王那丧魂落魄的样子，便知道珠宝真的尽失。他们默默地再埋起来，把那石板埋在沙中，把那不能猜知的秘密再埋起来。只是埋起来那秘密，有谁知晓？

耶律重恩说道：“这一批珠宝，是大辽的国宝，是我们复国的保证。不知是谁把它拿走了，坏了我们的大事，我定要追查到底，只是在查到之前，勿要说出此事，以免打草惊蛇。”

众勇士一诺，保证不再对人提说此事。

× × ×

有谁知道此事？

除了那几个已死的人，更多的人都不知道此事。或许是哪一个人偶尔遇上了，他把这珠宝挖走了，那人是谁？是从罗布泊走出的卓书还是别有他人？

乌图知道此事，在他生前，会对人说知此事吗？他会对谁说知此事？那人定是他的亲人，但除了耶律重恩外，他再也没有亲人了，他的亲人都在早年天祚帝之灭时死去，梦知雅死了，元历脱脱死了，他还有什么亲人？

首先得追查敌人，近来他们是不是得到了一批珠宝？如果敌人未拿到，那是最好。

× × ×

卓书终是见到了耶律重恩，那是在西辽的新建首府伊宁。耶律重恩仍是原来的样子，只是没了那一派落寞，有些春风得意状。

卓书与他寒暄后，两人分宾主坐下，卓书的身后有许多高手与首领，就连吐蕃的银喇嘛也在场。耶律重恩的身后则是如今西辽的一群大臣。

再也不是两雄并立，而是两国相峙。

耶律重恩问道：“不知吐蕃王远来，有何见教？”

卓书大笑，拍手道：“真个好事，原来的卓书公子要见耶律公子，便带着自己的大臣啊护卫啊妃子啊什么的，来看耶律公子，哪料得耶律公子再也不是耶律公子了，他是什么西辽王了，卓书公子只好也匆匆改成了吐蕃王，不然这场面怎么弄？”

耶律重恩知道他来者不善，便笑说道：“吐蕃王早就是吐蕃王了，难道只在走那十三圈神山后才是？”

卓书昂然道：“不错，我就不做吐蕃王，一样是吐蕃王，难道鹰能不是飞鹰么？只是西辽王做了西辽王，未必是鹰呢。”

耶律重恩知道他来此是为了挑衅，他不能不应付，就笑说道：“是鹰是鸡有什么关系？只怕鸡有时也能飞。”

卓书扬头大笑，说道：“不错，有时鸡飞得也高。不过西辽王也得有妃子吧？你看，

我有几个妃子，美艳绝伦，你可以看一看。”

不待耶律重恩说话，卓书一挥手，便有人从下面叫来了两个美女，她们两人慢慢上台来，对着卓书一礼，再复站在一旁。

× × ×

耶律重恩的心咚咚直跳，他怕见此二人，偏在此处见她二人。一个是 he 从前的情人，表妹夷离尺，一个是 he 喜欢的女人索雅。

卓书笑说道：“夷离尺，你是我最喜欢的女人，你原来喜欢耶律重恩的，是不是？”

夷离尺对着卓书，冷若冰霜道：“我不喜欢他，他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

卓书故作惊讶，问道：“他是反复无常的小人？难道他比我更坏？你既是能喜欢你的敌人，就不能将就一下，喜欢你原来的情人表哥耶律公子吗？他如今可是西辽王了。”

夷离尺冷笑：“你是我的敌人，但你不那么不择手段。你夺女人，便是夺女人，哪里像有些人，不只拿女人做他的战利品，拿女人做玩物，更用女人做手段，来夺一切。这种人不是人，只是畜牲！”

耶律重恩在忍，他的脸一会儿红一会儿白，他身后的勇士人人握刀，恨不能与吐蕃王卓书决一死战！

但如要动手，西辽必不是吐蕃的对手。吐蕃能在短时间调动五十万大军对付西辽，西辽无法与之对抗。

卓书说道：“你看，你的表哥有些醋意了，他很在乎你。你知道，他得再复西辽，做一个王，然后他就有功夫对付你了。他会娶你做他的妃子，你愿意不愿意做西辽王的妃子？我劝你还是愿意，跟他胜似跟着我。你跟着我，有一天你得手了，把我杀了，你再做什么？你也做不成什么吐蕃王妃，你只是一个跟着我的贱女人，你杀了我，我手下的勇士人人都可杀你，甚至奸你。不如你跟了西辽王，做他的妃子，你愿意不愿意？”

夷离尺叫道：“我不愿意。”

卓书叹气道：“耶律公子，你虽说是做了西辽王，可你情缘不那么好啊，连你的去日情人都不愿跟你，你要跟她说些什么，才能让她回心转意？西辽王，我给你一个机会，过去与她说说悄悄话，看能不能劝得她回心转意啊。”

耶律重恩站起来，走近夷离尺，他轻声说道：“表妹，对不起，我想去帮他，可乌图不愿。”

夷离尺吼道：“我不听你的，我不听你的！”

耶律重恩悄声道：“表妹，大辽的珠宝尽失，它原埋在罗布泊里，只有乌图与我知。如今乌图也自尽了，不知道是谁拿走了它。”

夷离尺背对着卓书，她忽地轻声道：“耶律重恩，我恨你，我不会再帮你了。”

耶律重恩说道：“我不求你帮我，只求你帮你自己，如果我杀了卓书，帮你报了仇！”

夷离尺流泪道：“我自己会报仇的，不必你帮忙。”

她恨耶律重恩，他是一个男人，是一个三十可人的男人，但他的心那么狠，像是一个无情的老人那么狠心，他宁可帮不了表妹，眼睁睁看着回鹘灭亡，看着表妹的儿子死在人手，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蛋。

× × ×

卓书此时扯着索雅，说道：“索雅，你看看台下的景色，这里不错啊。”

索雅无心看景色，她的心有些恍然，难道耶律重恩真的能说动太后再帮他，如果太后心软了，不再对他有恨，她会不会再回到耶律重恩的身旁？她忽地说道：“卓书，你错了，如果她真的再对耶律重恩有情，你岂不是没了一个睡榻上的美人？”

卓书悄声道：“她拿刀刺我，你知道哪一天她会有时机，突地刺中了我？那时我真是一个死人了。我对你不说假话，我有些怕她，我怕她真的杀了我。”

索雅道：“你可以放她走。”

卓书讶然道：“我说过的话怎么能不算？就是她真的要走，也得她真心才行。如果

耶律重恩真的娶了她，你会不会吃醋？”

索雅看着卓书，说道：“他像你一样，只是披着男人皮罢了，我自从死了回鹘王，再没看过男人。”

卓书笑笑，说道：“索雅，说得好些，别伤了天下男人的心。”

× × ×

耶律重恩说道：“不管怎么说，你从前也是辽人，辽人为了这一笔财富，死了无数生灵。我拿什么对死人说？这些人……当然也包括你的家人。”

夷离尺恨声道：“耶律重恩，我不会再帮你的，你死了心吧。”

× × ×

卓书与索雅走过来，他抱着索雅的腰，说道：“耶律重恩，我抢了你的美人，你是不是心里仇恨？”

耶律重恩看看索雅，索雅的脸上看不出是喜是忧，他说道：“索雅本来就不喜欢我。”

索雅说道：“我不喜欢你，我也不恨你。”

卓书大笑，拍手道：“这么说，你西辽王有望啊。”

索雅轻声说：“我看他形同路人。”

第二章 建康惊变

卓书正与耶律重恩盘桓，忽地一骑奔来，一大汉滚鞍下马，来到卓书面前，对他耳语一番。便见卓书一听，颜面几变。耶律重恩知道必是有重大事故发生，便静观其变。

只见卓书一挥手，让那大汉下去，他沉吟一下，对耶律重恩说道：“西辽王，本来我也想与你好好一战的，但忽地有大事来了，要我去建康一行，不知西辽王是否有兴趣同行？”

耶律重恩问道：“不知道有什么事，能使你也色变？”

卓书说道：“此人说来，耶律公子也知，普天之下，卓书如今只敬一人，那人是我最佩服的，他在大宋……”

耶律重恩失声道：“岳飞？”

卓书点头，耶律重恩问道：“岳飞怎么样？”

卓书只是看着远处，像能看到岳飞刚毅的面容，他沉思道：“此人一生，只以报国为念，天下男儿，再无出其右者。他出兵攻至朱仙镇，眼看要取得大捷，但朝中丞相秦桧嫉贤妒能，一连发出十二道金牌，调他回京。当时父老乡亲遥送岳飞，人人挽缰求留，个个垂涕相请，岳飞不能留，到了朝中，便被下了大狱。如今他在狱里，要被宋高宗处死。卓书虽是不才，但此次必得去建康，能救得岳飞性命，强似得你黑汗天下！”

卓书说此话时，索雅与夷离尺都惊看着他，她们恨这人，但有时他做事真个叫她们难测其忠奸。他肯全力去救岳飞，便是英雄之举。

卓书说道：“不瞒你说，耶律重恩，我来是要与你决一死战的，但岳飞救了你，我要去救岳飞，不能与你久久盘桓，告辞了！”

耶律重恩喝一声：“慢！”

他看着卓书，故意不看夷离尺与索雅，他说道：“本来我想与你决一死战的，但是岳飞救了你，我也去建康，看你我两人谁救得了岳飞！”

台上的两人忽地眼里有泪，原来世事变易，还有如许容易的。他们忽地有一个共同的信念：救出岳飞。至于对西辽有利无利，对于吐蕃有得无得，都且不说。

耶律重恩说道：“我买舟而下，你去梓州乘船，看我们谁走得快。”

当下两人一揖，便是告别。

× × ×

卓书飞身上马，对着身后的勇士说道：“我要买船而下，与耶律重恩比一个高低，

你们都是吐蕃的英雄，肯与我去救天下的大英雄岳飞吗？”

吐蕃人也知道岳飞，他们齐举拳振臂：“愿去，愿去！”

飞马很快，待得卓书带着夷离尺、索雅等人飞马到了渡口，只见耶律重恩的人正在招呼那船靠岸。那招呼的人叫道：“有船来，挣大银！”

众人一齐叫喊：“有船来，挣大银！”

卓书说道：“叫船，告诉他们，有船来，银子比他们多！”

一时两下齐喊，把那三艘船都喊靠了岸。卓书说道：“不拘银子多少，上船再说！”

当下人都上了船。耶律重恩看他们上了船，叫道：“上船再讲！”

也上了一艘大船。后一艘船叫道：“不要我的船了？”

卓书命手下喊他：“跟着，便给你大银！”

当下抛过一块银子。耶律重恩的手下也抛下了一块大银，叫道：“跟住，便给你大银！”

两只船如飞而下，船家说道：“我有事去建康，必得报与家人知道。”

卓书说道：“再给他一块银子，当下再给他一块银子。”

卓书说道：“你的船夫有没有会游水的？”

船家叫道：“有，有。”

卓书说道：“那一块银子命他拿给你家，安顿家人。再给他一块小银子，给那个人。”

船家哪见过这等阵势，拿银子像是扔土块，说给一块银子便给一块，毫不吝惜。他说道：“吴四，你拿那一块小银子，再拿那大银，把大银交与我家你嫂子，说我急事去了建康，得十几日回来，要她好好安顿。”

那吴四拿了小银子，先是揣好，再把那大银揣好，说道：“好了，大哥，我去了。”扑通跳水，向岸边游去。

只是一会儿，见那耶律重恩的船上也跳下去一人，卓书大笑，说道：“耶律重恩，

你看来比我优柔寡断，你做事真不如我！”

卓书船头而立，风吹长衫，飘逸如神，他说道：“当今天下，我只佩服一人，那就是岳飞。大千世界，人皆有私，岳飞无私。人皆有欲，岳飞无欲。我走神山一十三圈，想抛却欲念，再复做神，可哪有那么容易？我的欲念没有减轻，我听得神启示我，大欲得伸，便是无欲之人。我便索性做下一切了。”

站在卓书身后的人，有几人能听得懂卓书的话？卓书看看夷离尺与索雅，她两人是懂得的，她们互看一眼，不料狡诈如许的卓书竟也有佩服之人。

卓书说道：“到了建康，不遗余力，定要救出岳飞！”

× × ×

耶律重恩站在船头，他看着远飞如箭的卓书，心里叹道：能放得下的，真乃豪杰也。看来卓书来日必是最难对付的对手。他蓦地想到：如果乌图在的话，他必是会劝自己不去救岳飞，救岳飞对我西辽有什么好处？幸亏乌图死了……忽地他心里一阵子内疚，难道做帝王的，就只能那么心硬吗？只能脚踩万人枯骨，才成帝王霸业吗？

他扬声命令道：“跟上，跟上那艘船！”

× × ×

唐逸听到了消息，已是第二天的下午了，阎可怜来报说，卓书与耶律重恩在梓州买舟而下，直奔建康。

唐逸忽地想到，是活佛所说，二人想联手去击高宗，夺取大宋。但再一想，觉得不对。如今耶律重恩立足未稳，想稳住西辽尚且不易，他怎么会去攻击大宋，莫非他是想自取灭亡不成？

阎可怜一身素衫，更显得秀俏玲珑，她轻声说道：“公子，依我看，他们两人必是去做一件大事的。我听说他们在梓州买舟时，竞相出银，把银子扔在船板上，让船家去抢。没有急事，两人不会争船而下，几乎同时奔赴建康，会有什么事儿呢？”

阎可怜的神气很是可爱，她的眉尖紧蹙，在想着什么。唐逸心道：她这神色，又是琴心小爽等人所万万不及的了。琴心羞涩似她，小爽聪明似她，俏生敏捷似她，笑靥憨厚似她，可心善解人意似她，但她们又全不似她，她那神韵，岂是她们所能有的？

阎可怜问道：“公子，你盯着……”忽地她不再说，只是看着唐逸。唐逸心一阵子慌，他有过许多的情事，拥有许多美人，但与她说话，仍是慌忙脸红，不知为何。唐逸慌道：“我想，他去建康，只为几人，或是秦桧，或是岳飞……”

忽地唐逸猛地起身，说道：“大哥，岳大哥，是岳大哥！你想，卓书与耶律重恩此时两人俱是一地之王，见面如同水火，但能同时奔去的大事，不是岳大哥是谁？”

唐逸的心顿时乱了，他站得也有一些不稳，他急急叫道：“唐说，唐说！”

唐说进来了，唐逸问道：“有无建康的消息？”

唐说低头道：“有鸽子来，有一条子，说是太后要回銮了，建康可热闹啦。”

唐逸大声道：“备马，带二十弟子跟我走，去建康！”

他再回头对阎可怜说道：“可怜，我要去建康，我寸心大乱，你能不能跟我去，遇事有个商量？”

阎可怜说道：“你可带她们三人去。”

唐逸急道：“可怜，我不是要女人，我是要你……”

他急急去扯阎可怜的手，忽地那手在握，也在颤抖，他止住了。

要不是唐说在场，他会不会亲吻可怜？

唐逸说道：“唐说，快去！”

唐说应声而去，唐逸平静一下自己的心绪，说道：“可怜，我知道你不愿意管我，但此是大事，我与岳飞只有一面之交，但我与他已结拜成兄弟，他的事便是我的事，我遇事不敏，有时讷讷，但心是好的，你能帮我，何不跟我去一次？”

阎可怜头一次听得他如此求人，心里也是波动，说道：“好，我便跟你去，只是我

不能与你在一起.....”

唐逸听得他愿意跟去，不由大喜，说道：“好，好，我去准备。”

唐逸知道，当太后回銮日，便是岳飞断命时，他不知道卓书两人是去救岳飞，但也猜得差不多。他心里着急，想着岳飞当初的话，此时如是见了岳飞，能有什么话说？只是卓书与耶律重恩两人要夺大宋江山，便得小心，谁知道他二人到了建康，见到大宋的弱处，会不会忽起歹意？唐逸知道岳飞不会在意唐逸是不是救了他的性命，但很在意唐逸究竟为“安天大计”做下了什么。他决意再去会一会耶律重恩与卓书。按说此时他的功夫，比卓书与耶律重恩更强，不怕他二人对他出手。

当下他带着唐门二十弟子，阎可怜带着二十几个姐妹，一齐坐船走梓州。坐在船上，兀自听得那船家在津津乐道那两个公子哥儿如何摆阔，使得梓州水路的船家生出好一顿痴想。

唐逸对阎可怜说道：“卓书他们两人会先我们几日到建康，但愿他们不闹出事儿来才好。”

可怜说道：“公子，从未见你如此忧心忡忡，你怕什么？”

唐逸道：“他们不知岳大哥的心意，他是宁死也不愿做一个叛臣，不然我上一次得活佛教诲，便去救他了。我去看了他，与他谈话，一生受益匪浅。我知道，有他这样的人，天下能安定。他视生死于度外，对世事军情洞若观火，对天下大势如指掌般熟稔，要他能把握天下大势，何愁大宋不强，金邦不灭？但他生在乱世，又在秦桧奸相的倾轧下，自己性命堪忧，哪里能救得大宋？”

阎可怜看着唐逸，忽地说道：“公子自上次建康归来，便更忧国忧民了，看来岳元帅对公子的濡染也是不小。”

唐逸说道：“我虽说是一个富家子，但自小便对任何事都不在意，所以活佛与十大掌门也看出我的不在乎，他们才自残身肢逼我，要我完成安天大计。但那一次我虽是震

撼，毕竟不是由心内生意。这一次岳大哥与我一席话，使我得知世上还有如此伟人，我要做大事，不负大哥所望。”

此时船下颇急，顺水顺风，便见那船如箭一般飞射。

阎可怜道：“不知他们到了建康，会怎么样？”

两人站立船头，再不言语，只看湍湍江水。

× × ×

建康再不是往日的建康，过元佳节也没这般热闹，只见大街上都挂着旗，写着字，有迎太后归銮字样。卓书与耶律重恩一看便明白，原来是太后要回来了。

这要回銮的太后是赵构的生母韦氏，相传说是韦氏生赵构时，红光满室，长成竟是能日诵千余言，能挽一石五斗的强弓，是一个真命天子的命相。如今赵构孝顺，竟是在生母安康日，从大金将生母接回，雪洗前耻，真个令人快心。此时的建康城内，真个如是雪了前耻一般，人人都迎接太后，个个都喜色洋洋，有人叫道：“看哪，那里有人舞狮！”便抢前去看舞狮。再有人叫道：“看哪，那里有人跑船！”便也赶去看那跑旱船的，一时欢声笑语，真个乐人。卓书与耶律重恩想着赶来，便会看到杀岳飞的大刑，哪料得竟是看得建康人个个眉开眼笑，笑逐颜开？

卓书与耶律重恩看看街头，竟是挤不开钻不透，两人各带着手下，直奔大理狱而来。到了狱前，便问道：“请问岳飞岳元帅他关在哪里？”

门前的牢子看看他，说道：“不知道，不知道。”

卓书身后的一个勇士悄声道：“我们公子是岳元帅旧部，你通融一下，让我们去看看岳元帅，便是你的功德。”勇士悄悄塞他一块银子，那看守瞅瞅银子，叹气道：“银子是好银子，可惜无福去赚啊。”再把银子塞与勇士，说道：“银子还是拿回去吧，你回去准备后事好了。”

卓书对那狱卒一揖，说道：“大哥，岳元帅待我等亲如手足，你还是让我看他一看

吧。”

狱卒说道：“不是我不开面，告诉你，前些时日狱官倪完让人进监看岳元帅，竟是有人自杀在狱里，说那人是岳元帅的马前张保，真个死的是惨啊，他头撞在狱墙上，死得没气儿了。这一会儿狱官倪完还有扯不清的事儿呢，怎么能让你们去看？”

忽听得有人说道：“请让开！让开！”就见耶律重恩一行走上来，他对着狱卒叫道：“我是西辽王，请狱官说话！”

那狱卒看来番王，不由得大慌，忙去请狱官倪完来，倪完一听得来了番王，也是奇怪，说道：“他是番王，怎么会直接来狱里？他怎么不去朝中？”

狱卒哪里说得出来，便引着狱官来见耶律重恩。卓书笑看着耶律重恩，心道：他是一个新弄上去的番王，对他那西辽王还有十分的乐趣，不像我卓书，吐蕃王做久了，也是生厌。只是看狱官怎么待他，让他进不让他进，再作道理。

就见狱官倪完匆匆赶来，他的胡须尽白，身子也伛着，走路竟也咳了几声。卓书心道：我要救岳飞，只把他一掌，便拍得死了，进得狱去，劫走岳飞，当是不难。在大宋，我如劫走岳飞，便是雷殛大地，天下皆惊。卓书这人最愿意做令人人瞠目结舌的事儿，此时心内自作盘算。要不是有耶律重恩在场，他会当机立断，令手下人出手。

狱官倪完也是多年在狱为官，此时一见，便知这两人都不寻常，卓书说是岳元帅的旧部，但他身后有一个喇嘛，那人一身诡气，看去不像是中原人。还有几个人，足足的番部首领，一个黄绝的耳朵上还套着一个大大的铜环。这些人怎么看也不像是岳飞的旧部。再看那耶律重恩，这人当真像是西辽王了，只是西辽刚刚复国，他来建康城做什么？

耶律重恩说道：“大人，小王一向与岳飞有旧，能不能让小王进监去一探？”

倪完说道：“监狱是重地，犯人得小心看守。虽然岳飞身为元戎，但已身系囹圄，你再探他，须得圣上批复，或是秦丞相的准许，不然无法看他。”

听得他一口便回绝，耶律重恩面有怒色，他说道：“我与岳飞有旧，便探一探监，

也是情义，此一件小事，也须去烦秦丞相吗？”

忽听得有人笑说道：“不必，不必，你要探监，不必再去麻烦秦丞相，只来问我便可。”

只见从门后闪出一个鼠头獐目的中年人来，耶律重恩与卓书没见过他，不知道他便是有名的莫其奇大人，便问道：“你是谁？”

那中年人笑说道：“大理寺卿莫其奇。”

看他扬扬自得，似乎这大理寺卿官职不小。

卓书问道：“请问莫大人，我们能不能去看一看岳元帅？”

莫其奇说道：“要你也是岳飞旧部，那就不必再等了。岳飞能有如此下场，全在他有那些旧部。原来都是水贼山盗，怎么能不怀贰心？你们回去等着，对于岳飞旧部，定有圣裁发落，不着你们遣散，便是解甲归田，没有什么好讲的。你要看岳飞，那是万万不准的！”

当他面对着卓书时，严辞厉色，再回头对着耶律重恩时，便是笑逐颜开了：“请问西辽王，是不是有秦丞相的准令？再不就请圣上写一道旨意，便可看视岳飞了。但如是大王与岳飞没有很大的交情，不看也罢。他早晚是一个死人了，你看也罢，不看也罢，有什么关系？”

卓书当时便要发火，但耶律重恩一挥手暗示他不要妄动，耶律重恩说道：“我对秦桧说，要看一看岳飞，他会不会不准？”

莫其奇沉吟一下，说道：“依我看，秦丞相不会不准，还会设宴宴请大王，那时与秦丞相一齐来看岳飞，岂不是更好？”

莫其奇的脸上有笑意，他心道：你去拜会秦丞相，听说你要看岳飞，他一定推三阻四，那时他视岳飞更如眼中钉，肉中刺，肯定不会对岳飞有好处。你去好了。

但他欺西辽人不懂得中原礼数，也不知道中原的为官之道，便猜知耶律重恩一定会

去拜会秦桧。只要他拜会过秦桧，岳飞必死！

× × ×

卓书两人来到了一旁，便计议：如今去见高宗，已是不免。幸好有一借口，说是听说太后回銮，便赶来为贺。只是高宗会不会有其他疑心，便知道了。

卓书说道：“我们说是在成都府听说，便赶来拜朝。我上一次来，高宗皇帝十分快乐，他封我一金册，示意我是他附国，此事颇是滑稽。但此一回我与你来贺太后回銮，他必是大喜，待有时机请求去看岳飞，他会答应的。”

若卓书是中原人，便知道“投鼠忌器”那一句话的道理，如果他是高宗的大臣，来劝高宗不要杀岳飞，或是去看视岳飞，还情有可原。可他与耶律重恩两人都是番王，如他两人去看岳飞，高宗心内必是大不舒服，怎么会放过岳飞，一定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害岳飞的心也更急了。何况太后回銮，金人要的就是一个条件：杀了岳飞，不再北伐！

第三章 帝王之心

当卓书与耶律重恩递上国书，要拜见高宗皇帝，再拜庆太后回銮的大典时，姜寅亮大呼道：“不可！圣上，两番不请自来，且自水路而下，一直至京，竟在我京都盘桓数日，我还不知，是欺我啊。请圣上降其罪，赶其出境，永不再进大宋。”

秦桧笑说道：“姜大人言重了，依我看，要是他们想来，扮成一个老人，一个罪囚，怎么也进来了。建康又不是永闭城门，怎么能不进外人？夷邦入参大国，一向都有惯例，吐蕃王从前已是得了圣上金册，此次再来，也是自然。那个耶律重恩在黑汗复国，自称西辽，来祝太后回銮，也是好事，何必拒人于千里之外？再说太后回銮，既能让圣上以尽人子之孝，又能使天下百姓归心，此时有番王来祝，有什么不好？依我看，要大大封

赏他们才对，他们真个知趣，能来捧场，扬我大宋国威，正在此时。”

高宗皇帝听得秦桧所说，正合心意，他下诏道：“请两番王来朝，便殿赐宴，让他赏我大国风光，扬我大国国威。着他拜见太后，迎请太后回銮，亦是番邦之福也。”

× × ×

卓书与耶律重恩既是想去宫中拜见太后，便只能住在光禄卿馆，一大早得了高宗的诏书，两人便去街市买珠宝。此时前呼后拥，到了珠市大街，看看进了街内，有人叫道：

“看，来了番王，是来贺太后回銮的！”当下民众指指戳戳，看着耶律重恩与卓书。两人只能气宇轩昂，进了珠宝店。

这是最大的一家珠宝店，足有几条衢市长，自入口便成长条，一路走去，各式珠宝琳琅满目。卓书说道：“我与你都是一式，各封一盒一箱，入献太后便了。”耶律重恩点头，两个便来选珠宝。

先是选玉如意，各选一个大的暖玉的玉如意，再选几件小珠玉，再来看那雕贝，耶律重恩选了一幅百子图，送与太后作礼。卓书选了一幅荷乐，也拿来献与太后作礼。

两人选罢，再回到馆驿，看看备好了礼物，只待明日去贺。

到了次日，正是太后回銮的正日，看看朝臣自大早就都换了吉服，人人去北门等待。太后早一日就到了朝门外，只为回銮有礼，便在门外等候，高宗皇帝夜里青衣小帽去拜见太后，母子两人抱头哭得昏天黑地，后来高宗在天刚亮时还朝，一大早再起来，带领百官去拜见太后。民众也早早起来站在街口，看皇帝与大臣一齐出朝门，过长街，再去北门迎请太后回銮。一路上浩浩荡荡，禁卫前导，后有卤簿，直到了北门，去接太后。

在北门外的营地，金人使节接过，请入营帐，太后此时仍是布衣粗裙，看见高宗皇帝与大臣，便是一阵痛哭，想是想到了先帝此时在北国，仍在坐井观天，此时自己独自一人归来，心里越来越不是滋味儿。哭罢有人来献吉服，太后当时就换了，人也便光采焕发，再无一穷困老嫗相，皇帝就扶太后坐上皇辇，向北门进发。一路上，皇上扶辇而

行，众民早就候在路旁，一时万民欢呼，人声雷动。皇帝一边扶辇，一边向路人招手示意，路人有八九十岁的老人看到皇上来了，便颤颤行礼跪拜。皇上命人扶起，赏与老人千钱。一路上赏钱不少，看到老人，便令人扶起，大臣挨个去扶老人，秦桧带头，扶持老人站在路旁，再着人赏钱。后来再传太后令，赏老人一匹布，一瓮酒，一块肉。当下欢声雷动，辇车到了北门，便有人欢呼，叫道：“太后回銮，雪耻十年！”

当下三军一齐欢呼，听得太后动容，问起皇上，这是什么军队？皇上说道：“自从靖康事后，禁军便改三军，上中下三军，如今三军极壮，太后哪一日高兴，可去看校军。”太后点头，心道：当年皇上只顾玩石头，天下大臣运献石头，船运车载，真个热闹，看皇上弄的御花园，真是前无古人，只是那奇花异石，便只是天上人间。可不料乐极生悲，弄得国疲军弱，一战便溃。如今构儿要壮国威，看来真是要成强盛大国了。只是我早晚要告诉他，把他父亲从北国请回来，把他的哥哥也请回来才好。太后正在想着心事，高宗说道：“母后，有两个番王来贺太后回銮，他们是吐蕃王与西辽王，我已着他们在宫中等候，母后在宫中可见他们。”

太后点头，再看路人，一路行来，路人都是烧香礼拜，祈求太后身体安康。

× × ×

卓书与耶律重恩真的见到了太后，只见她一脸的风霜，看来在北国也受苦不少。两人跪拜毕，高宗皇帝代太后请他们平身，赐座。卓书与耶律重恩坐下，太后问一些番国风情，两人献上礼物，太后谢了，便说道：“吐蕃与西辽远在边陲，两王能来修好，实乃大宋之福啊。”

卓书与耶律重恩两人也随之寒暄一阵，与太后说上一阵子暖心话，哄得太后好生高兴，说道：“构儿，我初回来，有什么好东西赠与两王的，代我赠他们，谢他们大老远的来看我。”

太后久坐劳累，便请后宫去，由娘娘陪着歇憩。高宗兴致很高，踊跃道：“朕有事

要去校场点校三军，请二王与朕同去如何？”

卓书二人也知道，高宗皇帝向他二人炫耀军威，但不去怎么是好，便都一揖而从，说道：“有幸看大国风采，何等幸运！”

三人骑乘到了西校场，如今看大宋的校场再不像从前那样长满了青草，校场上的军人也一个个虎虎生威。看到高宗来了，也知道来了两个番王，要他们抖擞军威，给番王一个眼色瞧瞧。当下三军雷动，众骑往来，蹄声攒动，如急雷殛地，顿成蛰音。旗帜往还，变易杂色，分毫不乱，待得高宗皇帝三人走向台上，那旗手在三人身前身后来来去去，变易几种阵形，井然有序。

高宗皇帝与两番王坐下，看众军操练，卓书与耶律重恩都是识家，自是看得津津有味儿。

耶律重恩看着，心道：看他上军有序，那管操的将军是一个聪明人，一定是行家。要是我有那么一个将军，自会让他操练三军。蓦地一念入心头：原来我的黑衣人在罗布泊里藏着，以备不时之需，如今看来，他们的个人搏击技术确是过人。但如成军而战，则不如吐蕃兵那么有序，就是与大宋的上军相比，也显是弱些。我没了乌图，得再请一人教练我的军队，使它能战能守，成一威武之师。

卓书看着三军操练，心道：看来大宋确是比从前加强了防务，知道没有军队，确会挨打。高宗皇帝拿此三军来给我看，分明是示我以威。但他想错了，我卓书要图谁，就不怕他军强力大，当初若不是你有所防备，我出其不意，便拿下了你宋高宗，你再有精兵强将，能奈我何？

高宗皇帝确有对他两人示威之意，他得秦桧一说，知道上游两国对他威胁很大，这次两王来朝，一定要给他们看看大宋军威。他满面得意之色，问道：“如何？”

卓书笑笑，说道：“精兵，精兵！”

耶律重恩看着那上军大将，说道：“强将，强将！”

原来那上军大将是威武将军韩世忠，他是比岳飞更老的一个元帅，此时在京，由张浚保他训练上军。高宗皇帝听得他二人说，心内忖道：原来你二人还看不起我，以为我做帅才不够？他知道卓书的一些事迹，此时便生自卑，心道：卓书有些本事，谅那个耶律重恩也有些本事，便这样心口不一。他心道：我做元帅，自不比你二人差。他忽地说道：“二王在此，我们便骑射一回，如何？”

卓书一听，顿时哑然，心道：宋高宗啊宋高宗，你那两下子本事，拿来与我和耶律重恩相比，真个是可笑了。但他看着耶律重恩，一揖说道：“就请圣上先射。”心道：你会装孙子，我就不会装傻子吗？当下也说：“就请皇上先射吧。”

× × ×

高宗欣然，他先骑一匹紫花骢，骑着到了校场正中，看着那一百步外的箭垛，心里也紧张，心道：别丢了我大宋的脸！嗖地一箭射去，那箭直奔箭垛，一箭中鹄。众军都是摇旗呐喊。高宗皇帝心道一声侥幸，便拿来弓，对耶律重恩与卓书说道：“二王哪一个先射？”

耶律重恩知道，卓书与他的本事，远非高宗所能，便对卓书使一眼色，说道：“吐蕃王先射。”卓书拿过弓箭，看看那箭垛，心想：弓也软鹄也近，只是胡乱射一箭便罢，便看也不看，嗖地一箭正射在鹄上，与高宗皇帝的箭并在一起。

众军再一声欢呼，只听得耶律重恩也叫道：“好箭！”他接过卓书的弓来，心道：我要射得比你二人强，是显我本事了，不如就如卓书一样，夺那高宗皇帝的箭，三支并在一起，也算好看。想罢便挽弓一射，一箭中的，正插在两箭中间，众军再一声欢呼。

高宗皇帝心知：我要是后射，便没他两人这等本事了，看来他两人是胜我多多。当下他欢颜悦色，说道：“二王的本事，非朕所及，朕先射一箭，便是献丑了。”

那看箭的将军是大宋的威武将军韩世忠，他飞骑过去，一看那箭垛，便是吃惊，原来卓书的那一箭却在高宗皇帝的右面，直透出去，箭矢挟着高宗的箭，向前送了一程。

再来了一个耶律重恩，他的那一支箭正挟在高宗的箭左边，又挟着箭再送一程，这两股劲道使得恰到好处，如果使足了劲，便把那箭靶射穿，使得高宗皇帝出丑。如果他使得劲道弱了些，怎么显得他那箭法高明？韩世忠心道：看来两人来意不善，我得留心他，若他对大宋不利，便没这么客气了。想罢他对台上高声而呼：“三矢并射，正在靶心！”

他高举那靶子来，在校场飞骑来去，示意众军。众军远远看那三支箭并射在靶上，哪里知道其中细情？当下欢声雷动，齐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 × ×

卓书与耶律重恩看一眼，见高宗皇帝正在兴头上，心知此时该是对他说知那事儿的时候了。卓书说道：“我与西辽王此来，是有一事请求圣上恩准的，我与西辽王对于岳飞都是十分仰慕，能不能让我二人去看看岳飞？”

一句话说得僵了，顿时高宗皇帝的笑僵在脸上，人也呆呆看着两人。高宗皇帝正想着如何对二人吹嘘自己的文治武功，对二人说知大宋朝的源远流长，哪料得二人竟提出此事来？要说高宗皇帝此时的最大心事，就是岳飞在狱。他提出要金人先放太后，再处置岳飞，料得金人不会应他，不料金人真个放了太后，要他再处置岳飞，如不处置岳飞，太后之放便是金人占理了。他心内忐忑，生怕朝内有人提出不能处置岳飞，正想如何有一个秘法儿去做此事，哪想到卓书二人竟要去看岳飞。一时他怔住，呆呆看着两人，不知说什么才好。

秦桧此时正在一侧，看高宗皇帝情急，竟是说不出话来，不由得跪下奏道：“二王所提事由，不必圣裁，只由微臣与大理寺官莫大人办理就是。”

高宗好不容易透过一口气来，他说道：“就依卿所奏。”

× × ×

本来还兴头头有许多事儿可办，但高宗皇帝如今如坐针毡，他对二王说道：“二王请去馆驿歇息，所求之事，就请秦丞相代办。朕久未与太后相聚，今日一会，得畅叙母

子之情，二王莫怪。”

二人不知高宗忽地想走，以为原就如此打算，便匆匆行礼，看高宗走了。秦桧说道：

“二王请去相府一聚如何？”

耶律重恩对秦桧向无好感，他说道：“就不愿劳烦秦丞相了，我们是不是去看岳飞？”

秦桧哈哈一笑，说道：“岳飞在羁押时，去看他，当有许多不便。但二王要看，自是能去。但得通知大理寺官，着他准备好，去狱里探视，也得过一会儿，不如二王先去我家歇息一下，如何？”

卓书对秦桧很有兴趣，他知道，大宋当朝，最得宠的就是秦桧，他想知道秦桧有什么本事，能哄得高宗皇帝什么事儿都是听他，便说道：“好啊，既是要去相府，我们就去好了。”

当二王乘轿到了相府，秦桧的家人秦忠早就打开了大门，请二王入内。在院内，秦家的家人都站好，排成两排欢迎二王。

当先的是一个美艳妇人，看她神色，很是慈和。秦桧说道：“这就是拙妻王氏。”

耶律重恩与卓书互看一眼，听说秦桧做恶事，多半与王氏合谋，但看王氏的样子，真像个忠厚妇人。原来大奸大恶，都是一片忠厚相啊。

进屋内坐定，看那中堂竟有一字画，上联是“远瞻二圣望眼欲穿期盼还朝”，下联是“近读政事殚精竭虑逢迎圣躬”，横批是“以勤补拙”。秦桧请二王在上座坐下，说道：“二王请求去看岳飞，圣上不悦啊。”

耶律重恩对秦桧向无好感，冷冷说道：“秦丞相以为，去看岳飞有什么不对吗？”

秦桧笑说道：“也不是不对，是圣上要有心病，就病在岳飞身上，二王要去看岳飞，分明是给圣上难堪。”

卓书说道：“如何是给圣上难堪，还请秦丞相说明。”

秦桧看看低头一直不语的王氏，说道：“圣上一心要迎请二圣还朝，再请太后回銮，

此是计议了三五年的大事，与金人和议谈了几年，也只是一件事，迎请二圣还朝，请太后回銮。最后终于办成了一件大事，就是太后回朝了。”

卓书说道：“我也看到了，朝内朝外都是一片欢腾，不知此事因何那么重要，请秦丞相说明。”

秦桧笑道：“朝内有大事，朝臣纷争先。这几年来，总不能天天只国备战，圣上天天领着群臣哭太庙吧？便有一件大事要抓，以振奋国民人心。想迎请二圣还朝，那是难事，金人断不肯还二圣。但还太后，做一些争竞，来来去去便有活口。圣上迎请太后回銮，一则可以使国民齐心，知道天下可行孝，天下可安定。二则可有望心，太后可归，二圣也可能有归期，总不至于没有一丝希望。先时有人说战，如战能迎请二圣还朝，早就战了。但战不能胜，胜则二圣必死，那时战必是致二圣死的原因，谁敢再言战？再说我大宋有言，要备战，与你们几国，都得有兵备。保不准哪一国突发奇想，想兵袭我大宋，想劫我圣上想再灭我大宋，我焉能不备？你吐蕃诸国在我上游，有船顺风，几日可至，建康位于水边，如被你等围城，当做何解释？所以大宋不仅要备战北国，还要在你们吐蕃、西辽、回鹘、大理有边备，一旦有事，便兵可至，军可发，实际情况是事之常理。”

卓书心道：都说秦桧只是一个奸人，不料得他也有雄才大略。耶律重恩心道：大宋有秦桧，也是一个支柱，只凭他三寸不烂之舌，便足以说得动高宗皇帝听他，余人怎么插得上嘴去？秦桧只字不提二圣归来之事可行，看来他与高宗皇帝是不打算迎请回二圣了。

卓书忽冷冷道：“秦丞相，我有一事请教，如果高宗皇帝真心迎请二圣，金人也肯放他二人归来，他二人回来，岂不是高宗皇帝还得再让皇位？”

秦桧正色道：“别怪秦桧多嘴，二王是不是以为高宗圣上是因为二圣要回来，必得让位与二圣，方才迟迟不肯与金人议和或是开战？”

卓书点头，他是吐蕃王，有什么不能说的？

秦桧说道：“方今天下，已是高宗皇帝在位，依大宋与中原往来惯例，亡国之君除非自己独力复国，否则他再归来，也只能做一个太上皇了。要知道国之耻辱，只能成为历史，要再复位，岂不是亡国之君再来？亡国之耻再存？所以高宗皇帝不会怕二圣归来会夺位的。只是金人不肯归还二圣，欲拿二圣当一个由头，来牵制我大宋。要知道，自二圣北狩，我大宋每年得贡他银两二十万，先说是五十万两，再说是二十万两，若无二圣在彼，一两银子也无，这怕是拿二圣换银子的缘由吧？如今太后回銮，举国欢庆，看来民心也不思战。我要和议成功，岳飞要一举灭金，两下势成水火，这想来二王是知道的。”

卓书二人不想秦桧会如此爽直地说出此事，反是有些尴尬，再听得秦桧说道：“好了，既是二王愿意去看岳飞，我就陪两位去好了。”

第四章 谈笑强虏

卓书与耶律重恩进了牢房，看到正襟危坐的岳飞，他身后站着两人，都是虎目圆睁，瞪眼看着秦桧。秦桧知道此二人正是张宪岳云，他两人最恨的便是秦桧，便强笑道：“岳飞，听说你精忠报国，吐蕃王与西辽王特来看看你。”

岳飞不语，只是对着二人一揖，说道：“早听说了西辽复国大事，可喜可贺。西辽王卧薪尝胆，几年苦求，终是得国，也算是一慰了。”

耶律重恩不料岳飞竟对他复国事如此熟稔，不由愣了，说道：“岳元帅身陷囹圄，竟能知晓我那区区事，真叫耶律重恩佩服。”

卓书一揖道：“卓书持来拜会岳元帅，近来可好？”

岳云恨声道：“有什么好？有那个狗官莫其奇，他用那毒刑害我父帅，我父帅已是

两月不能睡卧，苦不堪言。”

岳飞喝道：“住口！”

岳云不敢再说，只是隐在岳飞身后，不再言语。

秦桧说道：“莫大人对岳元帅用刑了吗？”

张宪悄声道：“装孙子！”

秦桧一叹，说道：“识时务者为俊杰，岳元帅可听说韩世忠与刘琦了吗？他二人一听得岳元帅入狱，都交了兵权，一个去替皇上操练兵马，一个告老回乡了。”

岳飞一叹，说道：“世道如此，也怨不得人。”

秦桧再说道：“有一个好消息想告诉岳元帅，如今建康城内外举国欢庆，庆贺太后回銮，这是大事，想必岳元帅也知道了？”

岳飞说道：“圣上忧虑，此其一也。得太后归銮，从此圣上孝心可行，可喜可贺。”

秦桧昂然道：“岳飞，我与你之争，是朝事之争，是国政之争。我秦桧做到的事，你做不到，你收复了失地，但都是乱民，你得了城池，但都成兵燹。你想战好呢，还是和好呢？”

岳飞笑笑，说道：“是非自有公论。秦丞相得意得也未免太早了，你没听说‘盖棺论定’这一句老话吗？”

岳飞回头，对卓书说道：“吐蕃王天下奇才，岳飞佩服，岳飞平生举兵，凡险则不敢履，凡厄则不敢行，不如吐蕃王雄才大略，能出罗布泊，再举奇兵突袭于阗，真真是方今孙武再生，伍子胥重世，也不过如此了。”

卓书不料得岳飞会如此盛赞他行兵，便有些羞涩，心道：岳飞真个胸襟开阔，如是我手下有此等人才，我必会雄霸天下。他此时心内自作盘算，但如何对岳飞说呢。有这个奸雄似鬼的秦桧在傍，许多话自不便说。耶律重恩也在想他自己的事，也不再说话了。

秦桧对岳飞道：“岳元帅，我与你争议，便是和与战，你想，要是依你主意，此时

如何？”

岳飞说道：“灭了金国，天下再无金国了。”

秦桧说道：“只是金国一灭，二圣必会因金人的恼羞成怒而被杀，你等于杀了二圣，于心何忍？”

岳飞说道：“二圣被劫，性命便不由得我等作主。岂能因二圣之被胁而放弃夺国之争？就是二圣此时能说话，他也赞成夺国灭金，雪我大辱！决不会为他苟活于世，而宁可放弃灭金大业！”

秦桧冷笑，说道：“可惜君王不如此想。你想想看，要是二圣愿意死去，坐在井里会不会绝食？人只要七日八日不食，便得一死，那时二圣便是死人了。再不必派使节去五国城看二圣了，是不是？”

岳飞叹道：“和只行得一时，行不得一世，你总记着，雪耻得兵征，报仇得雪恨。要雪恨，只能流血，舍此再无他途。”

秦桧说道：“岳飞，你也看到了，二王来看你，也是知你名气，知你名节，便来看你。只我秦桧在，他二人也在，如是你举兵去攻金国，他吐蕃西辽如是起了歹心，要夺我大宋江山，你怎么办？”

岳飞看来也略知那一次卓书欲行刺不果，他微微一笑，说道：“我敢说，卓书与耶律大王不敢夺我大宋，他有些怕处，不然他早就攻宋了，岂能到了今日还不动手？你只记着，要灭宋，只在那二圣被劫的当口，如是在那时有人出兵，大宋危矣。但那时卓书公子尚不是吐蕃王，而耶律公子也不是西辽王，天幸如此，若是那时两人都居王位，大宋危矣。”

秦桧恨道：“太后回銮，也必主和，她在昨日行宫待入城时，便召见我，问我二圣回朝之事。我推托有辞，太后不满。岳飞，看来太后回来，对你未必有利呢。”

岳飞忽地大笑，说道：“秦桧，千古功罪，自有后人评说。你说做得什么数？圣上

一心求和，再遇上你这个奸相，天下便只奔个和字，不求雪耻，让我岳飞好生羞愧。”

秦桧不语，只是看看卓书，再看看耶律重恩，心道：如不是两位番王在，我必好好痛斥你。

但秦桧也隐隐觉得，他在朝中一力主和，朝内大臣均不是他的对手，一旦论战，人人败北。只是他一与岳飞相峙，便不能说得岳飞哑口。看来他还是有逊于岳飞处。

岳飞说道：“三国争鼎，东吴欲战，当时问及群臣，有人主战，有人主和。周瑜主战，胜了曹操，保得东吴江山。此是千古佳话。”

秦桧说道：“后有晋帝舟船流下，拿了东吴，吴国毕竟成人臣僚，此是古事。”

岳飞叹气道：“败者不是周瑜，而是几代后吴王。”

秦桧说道：“周瑜能胜，毕竟死于诸葛。”

两人言辞锋利，但都是各不相让，张宪忽地说道：“做奸臣奸相，千古为人唾骂。”

秦桧说道：“成南宋大业，创百年功业，甘一死而为鬼。”

两人咄咄，看去再无法调和。

忽地卓书一叹，说道：“岳元帅乃兵家奇才，小王实在佩服。说句实话，小王有事相求，请岳元帅指教，方才不远千里而来。但小王事属机密，事与吐蕃有关，秦丞相能不能容我与岳元帅单独一谈？”

秦桧一笑，说道：“有什么不能？就请吐蕃王先谈，我与西辽王先出去一候。”

× × ×

两人站在狱外，身后百步便是莫其奇与狱官倪完。耶律重恩问道：“秦丞相，有一句话，问来实是不恭，但小王却要问一问，唐突莫怪。”

秦桧说道：“请吧。”

耶律重恩说道：“秦丞相如此做，确是中了高宗皇帝的心意，但百姓会唾骂你，你会留千秋万岁的骂名，如此一做，值得吗？”

秦桧笑笑，说道：“西辽王不知，我刚做状元时，天下便乱，二圣留金营，我力主不得立异姓王，当时金人恨我入骨。我书写那诉状，如今还记着呢。要说力主抗金者，我秦桧也做过。但如今天下如何大势？大宋国土，天下八分之一，有吐蕃、西辽、大金、蒙古都是强国，夹在众国中，实在危如累卵，有什么自得处？既是要保大宋百年，便得屈辱一时，此等恶事，除我秦桧，还有谁能做得好？”

耶律重恩心道：我做下一件事，凡是对大辽有用的，便得去做。其间得罪了多少亲人，连自己的情人也甘心抛弃，我的心从不那么平静，时时有些自责。但看秦桧做下的恶事，真个令人发指，可听他说话，还是振振有辞，他的心里肯定是非常痛快，以为他做得好，非他做不可，只有他才做得最好。此等人的大奸大恶，我怎么做不到？

一想到夷离尺的情，想到了索雅的义，他心隐隐作痛，恨不能再为她们做什么，以免除自己的罪愆。

秦桧看他神情恍惚，便说道：“天下归一，便施仁政，那时做什么都要明里做，一切都来得及。但天下乱世，你便不能那么做了。这就是孔子也杀少正卯的缘由。”

耶律重恩蓦想到，他做一切事都不及卓书果断，将来必会输于卓书吗？如果仁政也施得不对，天下归仁焉，是什么意思？

秦桧听得他问，便说道：“天下归仁，是孔子的意愿。当时他只说一句，西辽王怎么不记得？他说的是‘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那就是说，你得克制自己的欲望，不满足自己，那样天下方才平静。可如今不是那时了，你如克制自己，吐蕃王就会吞了你。”

耶律重恩心道：对啊，他说得对，我不对他狠，他必对我狠，他夺了我两个女人，一个是我的情人，一个是我喜欢的女人。他夺得洋洋得意，竟在我面前辱我，我早晚必报此仇。

秦桧看他的脸相，渐渐变得凶恶，笑说道：“西辽王想必想明白了，如想西辽站得

住，得了黑汗远远不够，还得再去夺国，你不攻人，人必灭你，你没什么选择。此时说得再好，也只是无用。”

× × ×

待得秦桧两人走出去了，卓书便问：“岳元帅，我与耶律重恩都想来救你，你愿意不愿？”

岳飞一叹，说道：“我要愿意出狱，早就出去了，连受秦桧的刑也不必，何必等到今日？如今太后也回来了，我更不能出去。”

卓书说道：“据说太后回来，高宗皇帝就要杀你，你还不走？”

岳飞昂然道：“武将不怕死，自古皆然，何况岳飞？我不能走。”

卓书说道：“那我与耶律重恩便白来了。”

岳飞说道：“你不会白来的，你一定会有收获。”

卓书想想道：“我自出兵以来，在回鹘有一败，那是耶律重恩的兵重出罗布泊，我便败了，二十万大军无归日。这结了我与他的仇怨，此生此世也解不开，岳元帅有何计教我？”

岳飞看看卓书，说道：“兵在精而不在多，将在勇而不在智，帅在智而不在勇，此三者兵家中坚也。你孤军入重地，如勇将。百骑袭于阗，似勇将。无帅才也，手下多勇将，帅才不得，你必不会赢。”

卓书黯然道：“我与耶律相比，他更比我善用人。”

岳飞笑说道：“你既知道了，怎么不做？”

卓书无奈道：“到了彼时，人一冲动，便忘了机谋。”

两人谈笑，岳飞说道：“吐蕃苦地，但大王能争，只怕早晚不会夺得他人国，只能再退吐蕃了。那时吐蕃王再审视自己，怕会有新识。”

卓书与岳飞说话，说得入港，竟是身子一点点儿靠近岳飞，竟逼得岳飞的身子一动，

牵动了他的伤处，他呀地哼了一声。

卓书问道：“元帅伤痛吗？”

岳飞大笑，说道：“吐蕃王是小仁小义的妇人吗？何必问此等小事？”

卓书哑然，他再一揖问道：“吐蕃能否夺国，迁居吐蕃整国来平原？居肥沃，吃糯米，使一氏族从此更新？”

岳飞说道：“恐怕不能。从前有人说过，桔迁而变为枳，那是地气使然。整个吐蕃氏族是能吃苦的氏族，到了平地，要他们做什么？做商旅，耕农田？只怕吐蕃不待别人灭他，自己就自生自灭了。”

卓书道：“吐蕃人也种地，青稞时常为粮。”

岳飞说道：“南人天天耕田，在田地里如织布，细得巧致，吐蕃人不惯为。如蒙人食肉，南人吃米，天生的习性，一时改不得的。如是要改，也得几代。你愿意以几代人的代价去换此等安逸？”

卓书想一想，说道：“我不愿意。”

卓书说道：“按岳元帅说，我只会是一个守城的国君？”

岳飞说道：“依我看，能守得吐蕃不弱，你已是很大的本事了，要被人把吐蕃灭了，你才是千秋罪人。”

卓书惕然，对岳飞恭敬一揖，说道：“谢教诲，卓书不会忘。”

× × ×

待得卓书出来，他看着天空，此时的卓书没了那狂傲，他只是凝思，看着天空，说道：“好蓝的天空！”

秦桧一叹，说道：“岳飞能使人心境平和，也真是了得。”

× × ×

耶律重恩看着岳飞，岳飞说道：“卓书告诉了我你们的来意，我多谢了。只是我不

能去，详情请卓书告诉你。你有什么事要问我，便问我好了。”

耶律重恩本来很冲动，他想好好劝一劝岳飞，但一看岳飞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他还有什么话说？他便问道：“我复了国，但我每每复国，便做下令自己亲人伤心的事儿，你说是不是遗憾？”

岳飞说道：“情事？”

耶律重恩叹道：“不错。”

岳飞笑了，说道：“我自成亲，便一直在卫国，自古说忠孝不能两全，在我身上可见。但教亲人委屈，不教国耻重现，不然你何必是西辽王，人人皆是西辽王了！”

耶律重恩再问道：“请教岳元帅，我复国在黑汗，不能存身，再得回鹘，只怕得大费周章，有何妙计？”

岳飞说道：“复回鹘，也如复西辽。只要回鹘是你的亲人，在乎他是不是西辽？”

耶律重恩大喜，说道：“复回鹘则容易得多，要重建西辽，夺下那一城一池，便要费我很大气力。岳元帅教我好法子，我一定那么做。”

岳飞看着他，忽地脸色微霁，说道：“你不同于卓书，做大事者，也有仁义之人，有道是求仁得仁，取义得义，便是此话。你看来心内愤恨不平，便扰你心智，使你临大事而不能心静如水。这是一忌啊。”

耶律重恩说道：“有人夺了我的情人，他就是吐蕃王。”

耶律重恩突地一惊，他怎么把这种事也对岳飞说？但听得岳飞说道：“你与吐蕃王各自东西，那是必然的。但你二人之争，也如水火，耶律公子，何不他水你火，他火你水？”

只此一句话，便说得耶律重恩心内大是明白，他心道：原来如此，只要卓书这样做，我便不如此就行了。他施暴政，我必行仁政，后来结果，怕不会一样吧？

耶律重恩看着岳飞，忽地说道：“我在西辽，得一文士，他就是大金国的答罕，三

王子答罕。”

岳飞也有些惊讶，说道：“答罕是金人须臾不可离开的人物，怎么会在你处？”

耶律重恩讲了半天，才把答罕如何到了他那里，讲得明白了。他问道：“答罕助我施计，时有好处。但我对他仍有戒心，不知他会不会害我？”

岳飞说道：“金人和议一成，便会走下坡路，蒙古也会夹击他，你西辽也会图他，他早晚必是灭亡。”

耶律重恩道：“既是如此，岳元帅何必亲自灭他？”

岳飞叹道：“等不及了，我必欲亲手灭他而后快。他图我大宋，视我无人，不杀他，怎消我恨？再说他拿我二圣坐井观天，欺人太甚，我不杀他，怎么能平复我大宋的伤痕？”

耶律重恩心道：我如能得岳飞，岂不是大大有助？他问道：“岳元帅，你再三思，如你愿意，我保你到西辽……”

张宪说道：“吐蕃王也保父帅到吐蕃，做一名国师，保父帅不受任何约束。可父帅不愿，此事再也休提。”

耶律重恩沉默了一会儿，说道：“我无事再说，岳元帅，多多保重！”

× × ×

耶律重恩也出来了，他看看卓书，摇摇头，卓书忽地说道：“秦丞相，我们走吧。”

秦桧笑笑，心道：你们想救岳飞，奈何岳飞不如你们那般想，他一味地要做忠臣，就只能一死了。别说是你们，就是我秦桧想救他，都是不能。看来只得再过几日，太前一过问，他的性命便不保了，你们谁来也是白说。他笑笑，说道：“好了，想必二王都得了救国良策。可惜啊可惜，岳飞能救得了别人，却是救不了他自己。”

他微散一叹，那样子很是可惜，如是两人不知他奸雄心肠，真个还能被他感动呢。

第五章 风波骤起

待得唐逸赶到建康，二人见过高宗的事儿，在街头上传得沸沸扬扬，有人说道：“吐蕃王与西辽王赶来，要请岳飞去他们那里做元帅呢，他们愿意争战，有岳元帅这样的大将，他们巴不得。”再有人说：“他们请去了岳元帅，我们怎么办？说是皇上把岳元帅关起来，为的怕和议不成。如今太后也回来了，我们也不怕他们，就与他们开战，让岳元帅带兵，杀他个片甲不留！”

更有人说：“秦丞相说过，岳元帅带兵，与金人战，胜了，金人必杀二圣，那时圣上岂不成了不孝之人？所以岳元帅必得治罪。”

唐逸听来听去，对阎可怜道：“岳飞危矣。如是耶律重恩与卓书两人真的去看了岳飞，那岳飞之死就快了。”

他与阎可怜去大理狱外，看那狱牢竟是比较平时看守更严，原来有几百兵士，现足有上千，密密麻麻站满了墙内墙外。唐逸看罢，心内暗暗叫苦。待得有一个狱卒出来，他便叫那狱卒道：“大哥，大哥，借一步说话。”

那狱卒说道：“我不认得你。”唐逸说道：“我与狱官倪大人是朋友，劳烦请倪大人出来说话。”他递与那狱卒一块银子，那狱卒叹道：“不瞒你说，自打岳元帅入狱，我们兄弟都发财了，有许多人送银子。你是岳元帅的旧部？”

唐逸点点头，那狱卒说道：“有银子你留着为岳元帅花吧，我去替你请倪大人去。”

只待一会儿，便见倪完走出来，一见是唐逸，慌忙行礼，说道：“唐公子又来了？”

唐逸说道：“我听说卓书与耶律重恩两人来见岳元帅，以为他们欲对元帅不利，特来看看。”

倪完说道：“是秦丞相带他们来的，看来情形不妙。”

说着便把卓书二人探看岳飞的情形说了一遍，倪完说道：“秦桧人最是奸诈，他怎么会放心让岳元帅与二王自谈，他必是有阴谋。后来听得秦桧在奏章里说，二王欲与岳

飞阴谋谋反，看来对他二人也要下毒手了。”

唐逸惊道：“他二人来此是何意思？”

倪完说道：“我听得张宪说，他二人想救岳元帅出狱，但岳元帅不肯，便有他二人向岳元帅请教如何治国事。秦桧带他们来，肯让他们与岳元帅密谈，自是有他的鬼主意，不害死岳元帅，他怎会干休？”

唐逸叹道：“我不来此，便阻止不了他二人做事，他二人出于血性，要救大哥，怎么知道大哥的心事？依我看，秦桧这一次要害大哥，怕是有名了。”

倪完说道：“自他两人来看狱，便增了兵丁至上千，白天黑夜看守。我看岳元帅不妙啊。”

两人相对，一时无言。

× × ×

高宗皇帝从太后那里走出来，他扬头吐了一口气。太后回京，他先是高兴了几日，与太后盘桓，母子情笃，其乐融融。但后来便是有些烦了，他与母亲去太庙，母亲只是趴在父皇与兄皇的牌位上，哭恸失声，竟是不肯停止。原来太后想起自己在北国十来年的苦楚，再想到丈夫与大儿子仍在那里受罪，心里不胜悲苦，高宗必得陪着流泪，但他这几年来，泪水已是流得差不多了，再看着父皇兄皇的牌位，也无当初那泪水滂沱的悲苦了，便使得太后大是反感，说他是情不由衷。太后说道：“你不只是一个皇上，你也是父皇兄皇的儿子弟弟，你怎么能不担心他们？高宗苦笑，说道：“我无时无刻不在担心。”太后冷冷说道：“你坐了皇位，便不想父兄了，这样不好。”

高宗忽地心烦了，他走出太庙来，看着秦桧，忽地说道：“秦爱卿，怎么太后归来，我的心里反是比从前更烦了？”

秦桧一笑，说道：“太后久在番邦，自是心头有些怨气。想我在番邦时，天天低声下气，哪敢说一个不字？你只要吐出一个不字，皮鞭便抽得你血流。那时人战兢，哪敢

再想别的？可我到了大宋，托庇圣上洪福，我也能时常对下人发一顿脾气。你说人是不是怪？在番邦时，一个小番便治得我不敢吐气。说句老实话，就是他污辱我妻子，我也只能站在外面守着。”

高宗想一想道：“我当时由你帮忙，逃脱了归来。要不然，我去番邦必是一死。我受不了他们污辱我的妃子。”

秦桧苦笑，说道：“当时无论王公贵族，统通都是人家的奴才，把你的妻子配与小番，让你做小番的奴才。你要杀就得杀了一个小番，你的命丧在那一个小番的命后。何苦呢？我天天想，我是大宋的状元，我是天下唯一的文才，但能怎么样？我守在帐外，听着老婆与那小番在作乐，她不愿意，她不愿意也得做。你守在外面，还得陪着笑脸。因为你讨好了小番，你便有饭吃，不然你只能吃一些糟糠。”

高宗看着秦桧，他头一次听秦桧说起自己，秦桧的脸色很沉重，他说道：“我不愿意再打仗，打仗使我憎恨。”

高宗说道：“金人可恨，可惜我们无法与他开战。”

秦桧忽地说道：“金人派那个乌里布来了，他要我们杀掉岳飞。”

高宗忽地说道：“再看看吧。”

秦桧说道：“恐怕皇上看不得了，有些事，皇上还看不出来吗？”

高宗问道：“什么事？”

秦桧说道：“岳飞在狱中，天下人皆注目，注目的是岳飞的冤情。皇上也知道，岳飞并不是非死不可。但为了那二十万两银子，为了太后归銮，为了二圣不受苦楚，岳飞必死。”

高宗说道：“我也知道他必死，但此时太后归来了，二圣也不能得回建康，为什么不能缓一缓岳飞的死？”

秦桧说道：“那一天我陪两王去看岳飞，我不知道他们大老远的来建康看岳飞，是

为的什么。我陪他们去了，后来他们交谈，谈的都是一般话语，卓书要我走开，他与岳飞单独一谈，我便走开了。后来卓书出来了，他满面喜色，说道：‘好蓝的天空！’看来他心境忽地变好了，圣上猜猜看，卓书从岳飞那里得到了什么？”

高宗向不喜猜谜，他盯着秦桧，等他说出答案。秦桧轻声说道：“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卓书与耶律重恩看中了岳飞的帅才，要邀他去吐蕃或是去西辽。我听说西辽王与吐蕃王一向疏于交往，这一交很是反常，两人联袂来贺太后寿，岂不是怪事？再说他二人与我大宋一向也无太大交往，他二人怎么会特地来为太后回銮祝贺？只有一种可能，他们看中的是岳飞。”

高宗失声道：“莫非他二人敢来劫狱不成？”

秦桧说道：“吐蕃王行事大胆果决，什么事不敢做？上一次要不是圣上明查在先，他就会行刺圣上了。行刺圣上的大事，也都敢为，怎么不敢劫狱？岳飞在狱里与他们谈的是什麼，我不知道，但可能知道的是，卓书很满意，耶律重恩再进去，与岳飞谈，他出来时也很满意，他出来时，对着卓书摇摇头，究竟他摇头为的是什麼，我不知道了。”

高宗说道：“你怎么不知道，你说说，他们要做什么？”

秦桧说道：“或是劫走岳飞，或是要岳飞去做他的元帅，再就是请教岳飞治国良策。”

高宗苦笑道：“若是岳飞有治国良策，朕早就能治得大宋强盛了，何必着他去牢里受苦？”

秦桧说道：“天下各国，与我大宋不同，自无人有两君都在敌国做囚的，他们兵争战乱，便夺得天下。此是他们的兵家之路，这等手段，却是岳飞的长处啊。”

高宗说道：“如是被他们劫去了岳飞，朕的颜面放在哪里？”

秦桧说道：“岂止圣上的脸面，而且在金人那里，圣上也不好交待。人家只会说你是放走了岳飞，再说你手下有元帅弃而不用，你只是个平庸之君了。”

高宗看着秦桧，知道他说平庸之君还是好听的，他那意思是说，高宗皇帝如放了岳

飞，着他成了敌国之帅，他就是一个昏君。

秦桧说道：“还不止如此，最知大宋者，便是岳飞，如他成了敌帅，大宋的危亡，便是指日可待。”

高宗忽地一挥手，说道：“杀了他，看他做什么敌帅？”

秦桧叹一口气，说道：“如今世人都知道岳飞被囚，连番王都来问了，圣上可有些不妙啊。”

高宗顿时愁眉，说道：“太后今天还问，处决没处决岳飞，依她看来，只要处死岳飞，二圣便可还朝了。”

秦桧叹气说道：“哪里有那般容易？就是杀了岳飞，金人反复无常，也决不能听信于他。”

高宗看着秦桧，说道：“世事难料，但此事只能一举，莫非丞相不解我的话意吗？”

秦桧说道：“只有一途，真的非我去做？”

高宗忽地怒气来了：“莫非你要太后亲手去杀人？莫非你要朕去下诏杀岳飞？”

秦桧苦笑说道：“从前有人说，圣上连下十二道金牌是假的，从来不曾有过那种事，圣上连下一十二道金牌，是圣上自己下的，但街人传言都是秦桧所为。”

高宗拍拍秦桧的背，说道：“良臣替主背过，良臣替主背过。”

秦桧苦笑：“圣上说秦桧是良臣，只怕秦桧会受万世唾骂。”

高宗毅然道：“万世算什么？如果说万世，那朕也是一个糊涂皇帝，不能将父兄救于水火中，只信奸臣秦桧，着他说去，我能使大宋百年基业再复，不致在我手下沉沦，便是大幸了，何求他哉？”

秦桧看着高宗皇帝激昂，心道：圣上也动了真格了，看来岳飞必得一杀。如是不杀岳飞，夜长梦多。他说道：“杀岳飞是大事，请圣上下一道诏，哪怕是模棱两可的诏书，微臣也可去办了。”

高宗当即写下一诏，说道：“好，朕便恭候佳音了。”

× × ×

秦桧先去馆驿，看望卓书与耶律重恩，一坐下便唉声叹气，两人问他何事如此不快，他说道：“你二王不该来，不该来啊。”卓书惊问何故，秦桧说道：“圣上知你二位对岳飞甚敬，反是不快，他以为二位有求得岳飞之心，便生杀岳飞之念。他要杀死岳飞，我如何是好？”

耶律重恩看着秦桧，忽地说道：“依我看，秦丞相此时正好了却心愿，杀了岳飞，不是你的夙愿么？”

秦桧说道：“你错了，杀岳飞乃是你们的夙愿，因为岳飞如活着，你们二人都得死。”

二人惊问何故，秦桧说道：“岳飞在北征时，写下了一首脍炙人口的诗词，叫做《满江红》。两位有心一听么？”

两人要听，秦桧便念诵道：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秦桧诵得激昂，也摇头晃脑，卓书击案道：“好诗，好诗！”

耶律重恩忖道：真个不凡，有时我乘骑而去，人疾如风，真有此感觉，但能写得出来，便是大风度！”

卓书说道：“为什么说我们二人必死？”

秦桧说道：“‘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你说此句如何？你以为岳飞只志在于金人？你们西辽也是他要图的天下，他要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你以为他不杀你

卓书，不杀你耶律重恩？不夺你西辽，不夺你吐蕃？历代中原将才都以为天下只应一统。万国归心，天下来朝，便是大将的梦想。”

二人无语。就是他们，做帅才时，做番王时，也有一场梦，得天下的一场梦。岳飞的梦是真是假不说，应是帅才梦，秦桧所说不假。

秦桧再说道：“我不知你二人去与岳飞说些什么，但要说动岳飞去做你们番国的帅，他必不肯。他自小便得家训，精忠报国，就是他的信条。他的背上据说有一条刺青，写的正是四个字“精忠报国”，他怎么肯去做你们的帅？你们的心歪了。他若活着，早晚必会伐你们，灭了你们的国，那才是岳飞！”

两人无语，初时兴冲冲，一心来救岳飞，待得在牢里见了岳飞，方知人心思死。再一会秦桧，怎么听得他的话也有理？们两人本来都是人中俊才，但巧遇上了秦桧，只要你让秦桧对你说话，他必把你说话。秦桧说道：“我得了圣上的诏书，要杀岳飞，之所以来对二位说，便想讨二位一句话，如是你们真心想救岳飞，我便在牢里，乘乱之时，便击杀之。那样对我甚是有利，我一可以说岳飞部属来劫狱，在狱里乱时岳飞被杀。他的名节便全完了，看他再怎么做法忠臣良将？如果二位要夺岳飞，我也派人在京内守着，二位必回不去本邦。秦桧看二位是人中俊杰，方特来告知。”

× × ×

待得秦桧走了，卓书看看耶律重恩，耶律重恩看看卓书，两人不知说什么才好。卓书说道：“‘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这两句确实是好，但我听来，真的有那么一点儿刺耳，你说是不是？”

耶律重恩再读一遍那两句，忽地问道：“看来秦桧真的要杀岳飞了，我们手里有两千来人，能劫得岳飞不能？”

卓书忽地说道：“你说秦桧会愿意我们劫狱，还是不愿？”两人互看一会儿，忽地齐声说道：“他愿意！”

秦桧会愿意的，他愿意两人去劫狱，那样他会把卓书与耶律重恩一齐杀掉。此时他与金人和议，便要争得南方平定，他要大宋平静，只能再起兵端，那时他便威信日高了。乘机杀了岳飞，再杀了卓书与耶律重恩，他的野心不小。

只要他们两人一动手，必得死在建康。

两人再坐下了，他们忽地觉得很累，看来他们一来，不单救不了岳飞，反是害了岳飞。

不知秦桧什么时候杀岳飞？

× × ×

唐逸再青衣小帽，随着倪完了牢里，远远看到了莫松与百姿，他两人正无精打采地看着牢内，忽地看到了唐逸，眼睛亮了，百姿说道：“是你？”

莫松说道：“你又来了？”

唐逸说道：“我要看看岳大哥。”

莫松轻声道：“你要劫狱，我来帮你。”

百姿看他，嫣然一笑，说道：“牢里也不尽是坏人。”

两人与唐逸到了牢里，看岳飞仍是坐着。唐逸忽地泪垂，跪拜道：“大哥，我来看你了。”

岳飞看是唐逸，大喜道：“我前几日还念叨你，你可来了。”

唐逸说道：“劳大哥挂念，不知大哥可好？”

岳飞说道：“好，好，我不死就算是好。”

唐逸起来，对岳飞说道：“大哥，小弟在蜀中，听说吐蕃王与西辽王两人来，以为要对大哥不利，便来看看。”

岳飞笑道：“你盯着他们，好，好。”

岳飞再对唐逸说道：“他们来看我，要我出计，我知道他们心思，也知道秦桧带他

们来的鬼主意，秦桧可以借刀杀人，也可以说动他们不敢动手。看来秦桧还是一世奸雄啊。”说罢哈哈大笑，竟把秦桧看得透透的，这就是岳飞。

唐逸说道：“他两人来，对大哥不利了，看来皇帝不会放过大哥的。”

岳飞说道：“我这一人，就是要卖与皇上的，说是精忠报国，只有一死，便是报国了。你自不同，你做你的大事，不必再来看我。”

唐逸流泪，忽地哭起来，他觉得秦桧必是会出手，他就是在高宗面前馋言几句，大哥的命便休了。

岳飞再问唐逸，回去后做些什么？唐逸说出制了一种暗器，叫做“铁相思刺”，取其相思入骨，不死不休的滋味儿。他拿出一枚来给岳飞看。岳飞看了，连连叫好，说道：“好暗器，好暗器！”

张宪说道：“暗器不如明器，总给人以一种不光明正大之感。”

岳飞道：“哪里话？那是指我们行军之人，像你逸叔叔做事，使用暗器，让你心知肚明，你要是做了亏心事，便给你一下子，你一下子便一命呜呼。你明明知道是那暗器杀死了你，却不敢出声，何其痛快！”

大家皆笑，只有莫松与百姿不笑，他两人看着岳飞，不能出声。

岳飞说道：“小弟，你来了，我要你去带一封信给那二王，要他们速走，如是不走，必遭祸灾。”

岳飞拿出一封信，说道：“你拿去，交与他二人。我本不欲写信，但一见你来，便知此信不必毁了，你带与他们，我很放心。”

两人再说了一阵子话，唐逸心知岳飞必不肯自走，便不再劝，两人反是说得痛快，比第一次相见更多了一些温情。

唐逸说道：“大哥，看来你不久于人世了。”

岳飞大笑，说道：“好，好！”

两人手相握，泪眼相顾，竟是不能再作一语。

第六章 壮怀激烈

卓书正与耶律重恩饮酒，叫夷离尺与索雅来作陪，使耶律重恩很是难堪。但他装作不在意，只是看着杯子，不看美色。

夷离尺倒酒，卓书说道：“美人在场，多饮几杯。”

耶律重恩不出声，只是饮酒。卓书说道：“你知道岳飞对我说什么？他说，要我保得住吐蕃，便是上策，你以为我信他吗？”

耶律重恩道：“为什么不信？你以为你能占得了回鹘？”

身旁的两个美女都是回鹘人，当着她们的面儿，说起她们的亡国，真不知人家怎么作想？

卓书说道：“回鹘大半在我手里，大屯城、焉耆、还有高昌，你能奈我何？”

耶律重恩说道：“你知道我拜访了岳飞，最大的得益是什么？”

卓书看他，等着他说。

耶律重恩站起来，说道：“我要回复回鹘，不是我的国家的回鹘，我要回鹘有他自己的国，有他自己的王，我要回复那个回鹘，要打打你卓书的气焰！”

卓书狂笑，说道：“耶律重恩，你莫要夸口！你在美人面前，休要装得正经凛然，你能回复回鹘，当初为什么不做？你只是要做给人看，你是一个伪君子！”

卓书说道：“耶律重恩，你休再与我斗了，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我也失去二十万人，但我失得起。可惜啊可惜，你那时只为讨好一个美人，便下了那么多的功夫。为什么不持之以恒？让美人心慕你的高洁，一心巴望跟你？我早晚会用你的头祭我的二十万吐蕃英灵！”

耶律重恩说道：“你能拿去我的头，早就拿去了，何必等至现在？”

卓书指着他，说道：“像你这种人，朝三暮四，原来你喜欢索雅，喜欢你的情人夷离尺，现在呢，你寻到了新欢没有啊？”

耶律重恩不愿当着夷离尺与索雅说此事，他笑笑说道：“我有没有美人在侧无所谓，你可是缺了美人便不成其为卓书了。”

耶律重恩说此事时，他的眉头一皱，索雅与夷离尺都是看得清清楚楚。

夷离尺心道：他一皱眉，便是最不开心的时候，他此时皱眉，看来他很痛苦。男人真是很怪，你痛苦，便走开好了，偏偏要与卓书在一起，在一起的时候，便斗得不可开交。当初我与表哥在一起的时候，他不这样的，他那时英气勃发，是一个很有作为的人。

索雅此时心里对耶律重恩没有很多的好感。一个男人，最关键时不敢对女人示爱，不敢对女人负责，他算是什么男人？当她倒下时，救她的反是卓书。如果那人是耶律重恩，他会怎么样？那一天，当她在船上醒来时，发现卓书已抱着她坐了很久，她那时心情复杂。一个美人，最渴望得到男人呵护。如果不是卓书，而是耶律重恩那样呵护她，该有多好？

× × ×

正饮酒间，忽听得有人说道：“告诉他们二人，我要见他们。”

过来的是唐逸，一人白衣飘洒，十分俊美可人的唐逸。

卓书大笑，拍手道：“我与耶律重恩正在无聊，你来了最好。坐下喝酒，你反正是毒人，有毒的酒你也不怕。”

唐逸的身后跟着四个美人，她们是可怜、俏生、笑靥、可心。

待得唐逸坐下，卓书说道：“你小子有艳福，连我都羡慕你了。”

他有意无意地看看可怜，但可怜不看他，卓书好生无趣。

唐逸说道：“我拿了岳大哥的一封信，他要你们速速离开京城。”

卓书拿过信，拆来看，再递与耶律重恩，说道：“我为什么要信他？”

唐逸笑道：“你不信他，何必老远地来救他？”

卓书看看耶律重恩，再说道：“我与他来救岳飞，本是一时血勇。但到了牢里，看到了岳飞，更改了许多念头。看来他不怕死，也只想死，我们劝不得他。反是秦桧说了许多话，听来也有道理。”

唐逸说道：“秦桧这人，只要你让他讲话，他会讲得你回心转意，他的本事，我也知道。”

耶律重恩说道：“我从来不曾听过像他那样说话的，说得直直的，不拐弯抹角，反是让你听了信他。他是奸雄，你明明知道，但你听他说话，就是认为他说得有理。”

唐逸忽地看定两人，说道：“何时启程？”

耶律重恩看看卓书，忽地说道：“我要看看岳元帅，如果我猜得不错，这一二天他会死在秦桧手里。”

唐逸说道：“如果你们不走，秦桧会杀了你们。”

卓书冷笑：“我们不会杀他？”

唐逸说道：“你想得容易，他要能让你杀了，也不会是秦桧了。”

三人沉默。

唐逸说道：“岳大哥想成仁，劝你二位走吧，让岳大哥死得安心，也算是对他最好的安慰。我忘了对你们说，只有你们来了，岳大哥才死得快了。”

两人惊问，唐逸便把猜知的高宗心境说与他们听，两人恍悟，耶律重恩说道：“不想我们来了，反是害了他。”

唐逸说道：“岳大哥志在必死，殉节的忠臣良将，自古皆有，但如岳大哥这般忠良，却是不多。我看你两人成全了岳大哥，就先走一步吧。”

卓书看他，一揖说道：“看在岳元帅的面上，我们走。”

× × ×

当下卓书告诉下人，与耶律重恩一齐撤走，他们连夜撤出京城，不再理会岳飞的事儿了。

莫其奇叹气道：“我要睡一觉，晚上去看守狱房。”

他老婆念叨：“一个大理寺卿，怎么像一个狱官一般，天天看守监狱？”

莫其奇说道：“如果岳飞死了，我就得休闲。”

他老婆念叨着：“岳飞死了，还有韩世忠，更有刘琦，你们要杀人，杀得过来吗？”

莫其奇说道：“杀一儆百，你懂不懂？”

× × ×

秦桧与其妻王氏坐在窗下，王氏自从北国回来，总是对秦桧关怀备至，她嘘寒问暖，弄得秦桧事事都是听她。她看秦桧皱着眉头，就说道：“天总是阴忽刺的，不知是怎么了。”

秦桧看她，像看着生人。

王氏举一只柑子，对秦桧说道：“吃不吃？”

秦桧说道：“吃，吃。”

他看着柑子，说道：“皇上下诏了。”

王氏说道：“还不下诏，再不下诏，他也顶不住了，你以为他不怕？”

秦桧说道：“只是着我便宜行事，不说杀不杀岳飞。”

王氏说道：“皇上说什么你心里有底，他是不想担那个坏名声。”

秦桧说道：“我怎么做？”

王氏说道：“你何必担那个坏名声？你只要给莫大人一封信，让他看看皇上的信，他就得杀了岳飞。”

秦桧说道：“狱中的人差不多都是同情岳飞，你让我给他一封信，人人皆知是我坏

了岳飞性命，不可，不可！”

王氏说道：“莫大人善于体会丞相的意思么？”

秦桧沉吟道：“莫其奇这人还不笨，只是他……”

王氏拿起一只柑子，说道：“丞相何不派人拿这柑子去给莫大人吃，就说：‘莫大人，这是圣上的恩准，你好好吃，莫要吃瞎了。’他难道不知道么？丞相再在这里塞一字条，写上一个字：杀。那样岳飞岂不是死得不清不白？”

秦桧拍案叫道：“妙啊妙，莫其奇，看你怎么做了。”

当下拿来三只柑子，在里面封上三个字，每一个柑子里都写上杀，杀，杀。当下派秦忠，说道：“圣上体会莫大人看牢辛苦，特地派人送来了三只柑子，你一定送与莫大人，要亲口告诉他，就说我说过的，莫要吃瞎了。”

秦忠捧着三只柑子，心里怪道：圣上赐的，有什么好，街上没有新柑，只是一个时新物罢了，只我秦忠吃的柑子，也足有几大车了，何况人家莫大人，真是有些见怪了。但不敢不做，只是捧着，到了监牢里，找到了莫其奇，说道：“莫大人，借一步说话。”

莫其奇领他进了屋子，叫狱官倪完等人全都出去，问道：“有什么事？”

秦忠说了丞相的口谕，莫其奇跪下谢恩，心里一抖，心道：真个是那话来了，看来岳飞凶多吉少。当下接过柑子来，放在桌上，送秦忠出门，再转身回来，把门关好，拿起一只柑子细看。在灯下看柑子，果然有一条缝，从那缝扒开，里面拿出一张字条，卷得皱皱的，细展平，有一个字：杀。

莫其奇再急急扒开那两只柑子，在那里面再找出两个字来，都是一个“杀”字。莫其奇一下子跌坐在地，看着那三个字，心道：就这么杀人？自古做官都心亏，便杀人时无旨无令，只是一句话，便在监牢里杀掉。他想着岳飞的杀法。如果是一个奸官，不像他莫其奇，满可以像他们过去那样，把人用湿布袋一捂，便活活憋死。人的大小便都流出来。那死法十分不雅。莫其奇说道：“不可，不可！”

再就是砍头，那样也不好，一个元帅，被人砍头，颇不吉利。再就是赐毒酒，那也不好。岳飞做人堂堂正正，赐他毒酒，皇上赐的？不是，你莫其奇便能赐人毒酒？不可，不可！那怎么办呢？莫其奇在屋内来回踱步，思虑如何处死岳飞。

× × ×

唐逸看着阎可怜，说道：“我与岳大哥结拜，胜似与活佛交往。我与岳大哥总是有一种堂堂正正的感觉，可活佛至今不见，我怎么知道他是谁，我认得不认得他，他是男是女？”

阎可怜说道：“也许他不方便见你。”

唐逸一叹，说道：“不错，他说过，如果我伤天害理，他要随时来害我性命。他存了这条心，怎么肯见我？他要随时杀我，我怎么能与他见面，怎么能肝胆相照？”

阎可怜见他总是对活佛心存耿耿，便说道：“你当他是一个不认得的人，当他不存在，便好了。”

唐逸说道：“只可惜他总是来找我，当我是他的听差。”

阎可怜正色道：“公子此话差了，如公子是活佛的听差，我们三十姐妹都听公子的，水里火里都跟公子，也算是听差么？人只要活得直，便值当了，他事不论。”

唐逸说道：“我知道，这几天莫其奇会害岳大哥，我怎么能知道？”

阎可怜说道：“着人在狱外看着，着一个弟子与倪完大人联系，若有急事，叫他来报。我们只等着。”

派去了人，唐逸再说道：“我们睡吧。”

阎可怜说道：“我去隔壁屋子。”

她慢慢踱出，三个女人盯盯地看着他，以为他能留可怜，但他说不出话，只是盯盯地看着可怜走出。可心说道：“你真是一个木头，看不出她对你有意？”

唐逸不语，俏生说道：“屋主对他百般好，他装作不知，你以为他为什么？他是恨

那个阎惜情，便连带着也恨屋主。”

笑靥说道：“公子不恨屋主，只是他不好意思，要不要我姐妹三人去请屋主，要他来与公子剪烛共话？”

唐逸笑斥道：“睡你的吧，再不睡，我要打了。”

三个女人知道不能再说，两人一见面，要说公事，便说得流畅，要无公事可说，便面对面，木木的，也不知两人如何心思。

× × ×

天晚了，莫其奇到了牢里，他对着岳飞一揖，说道：“岳元帅，要成功则成功，要成仁则成仁，莫某给元帅贺喜了。”

岳飞脸色一变，说道：“真个要处死我？”

莫其奇说道：“圣旨下来了。”

张宪叫道：“拿来圣旨看看。”

莫其奇说道：“不便查看。”

岳飞说道：“你何必为难他？他也只是听秦桧的，也许秦桧也莫须有什么圣旨，人生一世，糊涂来去，真个是好！你说，我怎么死法？”

莫其奇说道：“狱内有一个小亭，名叫风波亭，岳元帅你三人就在那亭子里自尽好了。”

岳飞看着张宪与岳云，说道：“难为你们了。”

张宪大笑，说道：“父帅说哪里话，我们一齐起，去了黄泉，也是召那旧部，与金人大战。”

三人出来，向那亭子走去。

× × ×

唐逸正抱着三个女孩子睡，忽地听得门响，唐说不待他叫，便破门而入，叫道：“逸

哥，不好了，他们要在狱内处死岳元帅！”

唐逸一跳，身不及着衣，说道：“就在狱内？”

唐说道：“不错，狱内有一风波亭，要他们三人吊死在风波亭里。”

唐逸不及着衣，叫道：“唐说，带齐暗器，与二十弟子，召集可怜她们，一齐去狱外等我。”

× × ×

唐逸此时想到，岳飞时时说他不怕死，但到临终时，也许会改了主意。他急急而去，人如影飞，直射到了监狱，从大墙飞入，看看那亭子，在山坡上果然有一黝黝的亭子，他急急向那亭子飞去。

到眼前，忽地停住，听得莫其奇说道：“岳飞，我敬你是一个忠臣，为你上香，为你烧纸。你还有何话说，直说出来，我替你转达。”

岳飞看着那亭子，喟叹道：“我听得活佛对我说，留意风波，我还以为是扬子江上的波，每一舟行，我便留心，谁知道原来是这么一个破亭子？它竟叫风波亭，天数啊天数！”

唐逸在远处忽地抑不住，悲声大起。

莫其奇道：“什么人，站出来！”

果然站出来了唐逸，莫其奇说道：“围起来，杀！”

那些兵丁围起来唐逸，岳飞叫道：“兄弟，你快走吧。”

唐逸此时脸色冷峻，说道：“莫其奇，别看你人多，但我要杀你，却如探囊取物，你信不信？”

莫其奇说道：“胡说，刁民！”

话未落音，忽地耳光叭叭两响，原来唐逸不知怎么就了他身前，打了他两下，再复退回原处。

莫其奇不出声了，他知道唐逸如要杀他，易如反掌。

岳飞说道：“兄弟，我谢你来送我，你记着你有大事要办，切莫在此耽误。”

唐逸说道：“我就走。”

岳飞说道：“你要杀人，他来看我，你就让他为我送行，有何不可？”

莫其奇此时不让也是不行，唐逸要走便走，要杀便杀，他不杀莫其奇，是看岳飞的面子了。

岳飞大喝道：“莫其奇，你拿来白绫，我要走了！”

莫其奇不语，一挥手，下人拿来白绫。远处的牢卒都不凑近前，只有大理寺的兵丁在看守岳飞。狱卒对岳飞很是敬爱，此时见他要走，个个跪着相送，一片哭声。

唐逸也悲声大起，说道：“大哥，你改了主意，我立时便杀尽狗官，救你出去。”

岳飞说道：“武将怕死，大宋改颜，我岳飞不怕死，忠臣一个，千古功罪，自有人评说。”

当下拿着白绫，对唐逸说道：“兄弟，我有一事求你，如果有人动我的母亲，你千万别放过他。”

唐逸说道：“我去岳家庄，把弟子安排在那里，有人敢动家人一下，我要他中毒而死，全家毙命！”

岳飞笑笑，说道：“有你保我母亲，我自心安了。”

岳飞拿着白绫，去那风波亭上，说道：“一代大将，死于这一破烂小亭，大宋江山，为之飘摇，惜哉，惜哉！”

岳飞再无话说，他吊在那风波亭上。岳云张宪两人跪地相送，待得岳飞吊上去，风吹得微微摇摆。再过一会儿，岳飞无声无息了。张宪道：“兄弟，该我了，岳云大声道：

“每一回争功，都是让我。每一回死战，都是你去，这一次不行了，我们兄弟同行！”

两人一齐系好了带子，说道：“父帅，我们来了！”便一齐吊死在那风波亭上。

唐逸跪着，泪水不干，他只是看着，心内叫道：“大哥，大哥，何必一死，人须一死，但如此便死，叫兄弟如何是好？他的腿有些麻木了，看着莫其奇，也跪下了，烧香点纸，叩头说道：“元帅，你去了，有许多人心安了。”

唐逸冲去，对着他叭叭打了两个耳光，叫道：“莫其奇，你是天下第一个无耻之人，我恨不能生吞了你！”

莫其奇的脸顿时肿胀起来，他冷笑道：“真是打得好，我也想打我自己两个耳光呢！”

说罢他真的打了自己两个耳光，这两下打得比唐逸更狠，甚至从他的牙缝流出血来，他说道：“唐逸，你看好不好？从今天起，莫其奇的大门再不光是抹上粪了，有什么人抹上血，我也不敢出声。”

第七章 杀绝赶尽

莫其奇赶回家中，把二十几口人都叫至一处，说道：“我有事儿要交代。今天在狱里，我处死了岳飞父子三人。”

一家人都面面相觑，他们知道，自今天起，他们的日子更不好过了，如果他们想出门去，必得夜里，要在白天出门，不被打死才怪。但莫其奇说道：“我想殉节，我自缢，吊死在这里，我薄有积蓄，你们可跟太太去乡下度日。”

众人唏嘘不已，莫大人待他们如一家人，他们怎么能舍得莫大人死？众人一齐叫道：“大人，你不能死啊，你要一死，我们大家可怎么活啊？”一老人哭道：“大人啊，没有你，我只能死啊。”

莫其奇说道：“别哭，别哭，我已是让夫人准备好了一点银两，你们拿去度日吧。”

莫夫人道：“大人，你怎么要殉节啊？”

莫其奇道：“我杀了岳飞，我杀了岳飞啊。”

他捶胸大哭，说道：“我杀了他，我杀了他。”

莫夫人道：“不是秦大人要你杀的吗？”

莫其奇说：“是啊，他拿来了柑子，说是圣上的旨意，要杀，一连三个杀字，明明是要杀尽岳飞三人，我便杀了他们。”

夫人道：“对啊，是秦丞相要你杀的，又不是你自己杀了岳飞，你自尽做什么？再说圣上听说你自尽，分明是对皇上不忠啊。”

莫其奇说道：“照你说，我不该自尽？”

夫人道：“不该。”

正说着，听得大门山响，有人叫道：“卖国贼，杀了岳元帅，我们宰了你！”

只听得门咚咚咚直响，莫其奇叫道：“大门结实不结实啊？”

看门的老头说道：“跟城门一样的，厚……厚……厚啊。”

几个人叫着，去看门，那门虽厚，但在人推肩扛下，竟是轰轰直响，眼看不济了。莫其奇叫道：“打开门啊，我出去，我出去，让他们打死我，让他们打死我！”

莫其奇挣扎着向门外冲，二十几人扯着他，叫着他，不让他出去。此时出去，哪里有好，就是那些愤怒的人打也打死了他。

正吵闹间，忽地无声了，静得要死。再听得门外，有人叫道：“莫大人，开门，开门！”

× × ×

打开门，原来是九门提督大人，他对莫其奇一揖道：“莫大人受惊了，奉圣上旨，着人保护莫大人。”

莫其奇道：“圣上要你保护我？”

九门提督笑道：“正是，圣上体念莫大人辛劳，着我派百名兵丁日夜保护大人家宅。”

莫其奇对天连揖：“圣上英明，圣上英明！”

×

×

×

秦桧来到了宫内，高宗正在与太后闲谈，秦桧说道：“恭喜太后，贺喜太后，莫大人已把岳飞正法！”

高宗一愣，虽说他早就知道岳飞会死，但还是一怔。

太后说道：“对啊，人家金人说放我回来，要你杀了岳飞，才肯与你再谈。那时你就可求他们放了你父皇兄皇了。”

高宗哪里能说出金人放她回来，只是看她无用，决不肯放过父皇兄皇的。但他微笑对秦桧说道：“秦爱卿，你做事得太后欢心，太后会赏你的。”

太后笑说道：“构儿，你拿一些东西给我，我要赏人东西，也没有。不像你父皇时，那皇宫里的东西应有尽有，我时常打赏下人的。”

高宗笑说道：“娘要赏人，有什么没有。就是我没有，娘也会有。娘尽管赏就是了，着他们去内库领取，只要有，就可以赏他。”

秦桧心内一叹，又来一个会花钱的主子，大宋便多了一层劳累了。

×

×

×

高宗与秦桧拜别太后出来，走到了回廊上，高宗说道：“岳飞是怎么死的，说与我听一听。”

秦桧看着宫殿，忽地想到了汴京的恢宏，此时的建康终是小气，没那气势了。他说道：“我着莫大人去办，莫大人把他父子三人全都吊死在狱内的风波亭里了。”

高宗皇帝一叹说道：“岳飞是良将，将他处死，朕实在是无奈，就这么办吧。”

高宗转身要走，秦桧说道：“圣上差了……”

高宗停住了，回身问秦桧：“还有什么差处？”

秦桧说道：“如今朝野上下都知道圣上处死了岳飞，在情在理，都得对民众有所交代。依我看，圣上不得不下一道诏，严饬岳飞拥兵自重，意有贰心。再拿下他一门老小，

尽皆处死。”

高宗不忍道：“只处死岳飞，便足够了，还处死他一门老小，岂不是太过残忍？”

秦桧说道：“要真有心意在谋反，应处什么刑罚？”

高宗道：“应是诛连九族。”

秦桧道：“天下刑律皆用，独岳飞不然么？那样天下人都以为岳飞真冤，圣上何以自裁？”

高宗说道：“真要杀他家人，朕再想一想。”

× × ×

秦桧退出来，心道：岳飞家人在汤阴，我自得派人去杀他们，要他们再活下去，保不住哪一日便要再翻此案，我秦桧便要受苦了。当下回到了相府，忽地听得有人叫道：“相爷，有人来了，有人来了。”

秦桧问道：“有什么人来？”

秦忠慌忙说道：“那人自称与相爷有旧，有要事与相爷商议。”

秦桧沉吟一会儿，王氏也闻讯来问，说道：“既是旧交，请他进来。”

进来的是唐逸，他身着一件长长白衣，人也挺立昂扬，对秦桧一揖道：“相爷，小民有礼了。”

秦桧不料得故交竟是唐逸，他冷道：“我与你无什么交情，只不过金殿一见，有什么事儿，你说。”

唐逸说道：“相爷处死了岳飞，不知还要怎么样？”

秦桧冷然道：“我再怎么样，也与你无关。再说要如何对待那些反叛，圣上自有决断，你我断然无法干涉。”

唐逸说道：“衢州一案，相爷不是随手便从袖口拿出一奏章来对付皇上吗？”

秦桧心里有病，一听顿时大怒，吼道：“大胆，你敢来我相府咆哮，我让人带你去

大理寺问罪！”

唐逸说道：“秦桧，别人怕你，我须不怕你。我只要抬手间，你秦家一门便得全死！”

秦桧眼珠子直转，心道：他是有本事，我何苦今日与他动气？不如再隔几日，我奏明圣上，要圣上毁他唐门，要他一门皆死！

唐逸看他的手在袖子里直动，说道：“秦桧，你不必算，你只要敢动岳飞家属一人，我便杀你秦家一人，决不食言。如果你敢来蜀中与我为难，我更得杀你，决不让你在大宋横行！”

秦桧看着唐逸走近那鸟笼，看着那几笼的鸟儿，说道：“岳飞，岳飞，鸟儿何其苦，人又何其愚？你真像这只鸟儿！”

唐逸对着那鸟笼吹两口气，那鸟扑通通跳着，只叫了两声，就死掉了。

唐逸对着鸟笼，逐一摸过，凡他口吹手摸的，鸟全都死。秦桧看着心惧，说道：“你要干什么？”

唐逸凑得近了，轻声说道：“秦桧，我要杀你，何等容易？只是岳大哥不要我杀你，我才放了你。如果你敢动岳大哥家属一人，我便杀你。”

唐逸看着王氏，说道：“我不会先杀你们，先杀你们的孙子、儿子，把你秦家一门便都杀光，再来杀你们两个狗男女。”

秦桧微微一笑，说道：“唐逸公子，你听我说！”

唐逸猛地拔出剑来，指着秦桧，说道：“不必再讲，我要走了！”

他回手叭地一声把一枚铁相刺钉在柱子上，身子一闪，人疾速而去。

× × ×

秦桧讲不出话来，只要唐逸让他讲话，他定能说服那个唐逸，要他听自己的。听说他是蜀中最富的巨富唐门的主人，如是得他襄助，不愁大事不成。但唐逸不准他说话，说要杀他一家。

秦桧忽地吼叫道：“混蛋，我贵为宰辅，你敢威胁我？”

但王氏指着那打入柱子里的铁相思刺，对他说道：“你看，你看！”

那一枚铁相思刺也不知是因手劲的关系还是它特有结构，此时正吱吱地如一只小鼠般钻入那柱子，一瞬间竟钻得只剩下一点黑痣般的斑点。

秦桧叹道：“厉害，厉害，如是钻入人身，那还了得？”

王氏与秦桧面面相觑。

× × ×

高宗正在写诏书，他要写下岳飞的罪状，要写下岳飞是如何造反，如何构狱，最后处死的。再就是说，要诛岳飞九族。这一道诏书很不好写，一直写得艰难。高宗出汗了，写了这么久，仍是写不出来，他直焦躁，对站立一旁的太子少保娄寅亮说道：“朕有难处，写不出岳飞的罪诏来，还是你来写吧。”

娄寅亮一听大惊，跪地说道：“圣上饶臣一命，臣也写不出岳飞的罪状来，还是圣上亲自写吧。”

高宗叹道：“你不肯替主子分忧啊。”

娄寅亮流泪道：“臣不知道岳飞有什么罪，臣如今抄下岳飞在军旅中所作的诗词，请圣上一阅。”

高宗拿起来，说道：“看不出，岳飞的文才也是好的。”

娄寅亮说道：“岳飞的奏折都是极有文才的，臣从前看过，最是盛赞他的才华。”

高宗淡淡地说道：“朕以为是他的幕僚写的。”

娄寅亮说道：“岳飞从来都是亲自写奏折，他说对君言听，不得不尊。他的奏折臣都看过多遍，极有感染力，像他此诗一样。”

高宗念出声来：“‘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这几句，只是起句，便有些意思了。”再念道：“‘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他有些不甘寂寞啊。‘三十功名尘

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这两句好，写得工巧，且有些壮意。岳飞的文才这般好，不知道还有什么诗留下？”

娄寅亮叹气说道：“不知道，也许没有了，我听说他自惭道，二圣蒙尘，臣子羞愧，徒写文章，莫如力行军威，他便很少写诗。”

高宗闭上眼睛，心内自思：岳飞念念不忘的是重整河山，再朝天阙，我是不是杀得错了？但就是杀错，此时也是杀了，不能再说什么。他对娄寅亮说道：“娄爱卿，你退下去吧，我有些累了。”

娄寅亮此时心内有许多的话要说，但高宗一句退下，便弄得他无话再讲，他心道：圣上不愿意听有关岳飞的事，我再说也无益，咳……

他转身悄悄退下。

× × ×

秦桧深夜进宫，他坐在轿里，心道：谁知道我在夜深进宫，竟是为岳飞说情？看来世事真个有些曼妙，我秦桧去替岳飞的家人说情，此事人恐不信啊。

他到了宫内，对那禁卫值殿的押司说道：“请报圣上一声，就说秦桧有急事要奏。”

那值殿押司进去，好一会儿便传来回声，说圣上在思过阁等丞相。秦桧进了思过阁，看到高宗正在看那太祖太宗的事迹墙绘，着秦桧进来，说道：“天下大事，原需有贤君治理，依卿看，朕是不是贤君？”

秦桧一奏道：“贤与不贤，都是臣下后来封定，譬如说禹，他治水有功，但一改父法，使父成天下大无用者，而自己成一代贤君，此贤君之代价也。圣上得位不易，泥马渡江，天下当属圣上。再一收拾旧山河，何等不易？太祖得江山，只一个陈桥兵变，便奄有神器，那时乱世需治，便有太祖应运而生。而如今圣上要治理一个大宋，前有狼后有虎，你有什么法子，只能战战兢兢守国，大宋无积蓄，天下无存粮，要想大治，谈何容易？只要能守成，使大宋不灭，便是开国帝王。”

高宗说道：“朕自守国，便十分不易，怎么能说是开国帝王？”

秦桧正色道：“放眼古今，哪一个帝王能如圣上这般艰难，得赔银，得小心事敌，且有二圣在敌手，国家积弱，金瓯残缺，禹有过如此江山，还是尧有过？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但你弄丢了大宋，使江山易主，祖宗不得血食，那才是大罪。”

高宗听得惕然，心道：秦桧说得有理。我只是杀了岳飞，心里怏怏，十分不快，所以才有此心。

秦桧说道：“我深夜赶来，便是心有一事，想禀明圣上。原拟岳飞一家，着人诛其九族，如今看来，是处置得重了些。不如改为流放，放他一家到云南去，那也一样天威有加，且对他岳家满门有一个宽大，不知圣上心意如何？”

高宗欣然道：“爱卿所言极是，岳飞一死，主战者人人噤言，何必再多加杀戮？便依卿所奏就是。”

高宗哪里知道秦桧受了唐逸威胁，心内害怕，方才入宫奏言，只道秦桧是心内不安方才不能寐，赶来进言的。他心内自慰道：看来我是想错了，就是如秦桧这般一力主张杀掉岳飞的，也对他家能网开一面，朕心的忧虑实在是多余。他说道：“明日爱卿就替朕弄一诏书，发去汤阴，着岳飞一家发配云南。”

× × ×

唐逸出来，正赶上阎可怜等人带着唐门二十弟子在静候他消息，他放声大哭，说道：“岳元帅死了，他死了。”说罢痛哭失声，一旁有人听得他叫岳飞死了，便叫道：“你说什么，再说一遍来听。”围上来的人顿时渐多。

阎可怜道：“你疯了，此是大理寺狱外，你再多说，害人无益。”扯着唐逸便走。

后面的人叫道：“他说是岳元帅死在狱中，不行，我们要去看看。”一时簇拥人众，卷向大理狱外，叫道：“开门，开门，我们要见岳元帅！”

那狱官倪完早就领兵过来，一个个眼睛哭得红肿，那人叫道：“岳元帅遇害了？”

倪完点头，众人吼声震天，齐把大门砸开，冲进去找那莫其奇算帐。

莫其奇此时早就走了，回到家内去寻自尽，人便砸开牢狱，放出人犯，再打那些牢卒，牢卒哭道：“打啊，打啊，我们保不住岳元帅，平日可没亏着他！”

众人有叫道：“他们只是小卒，抵得什么，去砸那个莫其奇，再砸秦桧！”当下冲向莫其奇家，有九门提督听得消息，赶去救莫其奇时，人再卷向秦桧的丞相府。

此时秦桧正在宫中向高宗献策，只有王氏在家，王氏听得门外咚咚直响，问道：“是什么人在闹？”

秦忠说道：“禀夫人，是民众在闹事，说是要替岳飞雪恨报仇！”

王氏再听听，听得九门提督赶至，要驱赶众人。王氏叫道：“掌大灯，开门，我要出去。”

秦忠叫道：“夫人哪，去不得啊，要是飞来石块子，打在头上，要流血的啊。”

王氏冷冷说道：“难不成要九门提督天天看门？开门，掌灯！”

× × ×

正在吵闹，忽听得大门吱扭一声打开，便见秦家人拿灯赶出，站成两排，正中间走出了王氏。她坐在府门台阶下，说道：“请众人听我一言。”

有人叫道：“不听，她是秦桧的臭婆娘。”

王氏笑笑，说道：“如果不听，你们怎会知道岳飞怎么死的？”

众人皆静。

王氏说道：“金人掳去二圣，放回太后，便是要岳飞的命。岳飞一死，金人答应不要今年的二十万两贡银。为了这个，岳飞才死。”

众人唏嘘，岳飞为贡银而死，确实是冤枉啊。

王氏说道：“听说你们闹莫大人家，闹秦府。你们闹错了。”

众人看着王氏，王氏说道：“你们要闹，应去闹宫中，闹太后，是太后归来，岳飞

方死的。”

人都知道太后归来，但不知是金人与高宗皇帝的交易，此时心痛如绞，原来如此，早就说定了的，放回太后，便杀岳飞。但谁敢去闹宫中，谁敢去闹太后？

人皆无声，王氏说道：“秦丞相赶夜去宫中，替岳飞的家人求情，不然会诛连九族的。不知圣上是不是答应？如今圣上对杀了岳飞也有些后悔，可你们再闹一闹，圣上便会再做什么呢？”

有人沉默，像是知道那答案，有人叫道：“圣上会做什么？你说！”

王氏说道：“你们再闹下去，圣上只会下令诛岳飞的九族，那样岳飞就不是忠臣一世了，而是叛臣一家。”

众人无声了，王氏说道：“如果你们不闹，我保证岳飞一家不会死，至多会发配至哪里，那样就有转机，岳家就会有后。”

人听了王氏的话，他们心内恨恨，便都悄悄丢下石块，走了，秦府门前，只剩下一地石头。

秦忠等家人十分佩服夫人，秦忠叫道：“来人，拣那些石头，把它丢到远处去。”

王氏一叹，说道：“不可，只放在那里，秦府上下任何人不得动那些石头！让它们放在那里好了。”

第八章 蛛丝马迹

耶律重恩请来答罕，请答罕坐。

答罕说道：“如果大王说你要去中原，我便会告诉你，你找岳飞无益，他必一死的。”

耶律重恩笑一笑，似乎心事很重，他问道：“答罕，我想问岳飞三件事，但只问了两件。”

答罕昂然道：“何不再问我？”

耶律重恩说道：“答罕，你说，我那珠宝之事……”

答罕叹气，说道：“请大王说得详细一点儿。”

耶律重恩重整思绪，一五一十对答罕说知那珠宝事，他忽地愤而大声：“是谁闹的鬼？一国积蓄眼看乌有，究竟是谁拿走的？”

答罕说道：“依我看，你何不追查所有曾知道那珠宝的人？”

耶律重恩失声道：“他们都死了，何必再查？”

答罕道：“我要是大王，便专查死去的人，他们死去了，珠宝可不曾死去。”

耶律重恩说道：“天祚帝去世，尸首也无存，那些埋宝的勇士人人殉节，只有乌图是后来死的。”

答罕说道：“依我看，乌图也值得怀疑，何不去查一查他的坟？”

耶律重恩说道：“不可，不可，乌图是我最亲的人，我怎么能惊扰他的阴魂？”

答罕说道：“不查乌图，你会心安吗？”

答罕走出去了，他去与痴娘儿说笑，待了好久，方见耶律重恩满面苍白，走来对他说道：“我只想有几个人知道，你伴我去。”

答罕点头。

× × ×

夜很深了，十几人骑乘到了坟场，月光在坟场上照耀，独是关怀死人。

到了坟场，答罕看了看乌图的坟，忽地说道：“这坟动过。”

耶律重恩大惊，再细看看，果然动过。只是有谁会动乌图的坟？为什么要动乌图的坟？

答罕问道：“请问大王，乌图原来在大辽是做什么官的？”

耶律重恩说道：“他没做什么官，只是丞相元历脱脱的女婿。”

答罕心疑道：“他为什么不做官？莫非他不愿意做官？再说他当年不殉节，愿意跟着大王再创江山，此时大王刚刚成功，他便殉节了。我看他是有些可疑。”

耶律重恩下定决心，说道：“挖！”

挖得很快，一直挖到了坟上的石板。耶律重恩看着那石板，说道：“让开！”

他点着了香，对着坟拜了几拜，说道：“乌图，我扰你阴灵，实在不安，但此事不决，我心难平。”

他跪叩了几次，再抬手叫道：“启开！”

打开了棺盖，棺内无尸！

耶律重恩不知道说什么好，他看着答罕，答罕只是望月，无一句话说。

耶律重恩说道：“答罕，你为什么不说话？”

答罕忽地失声而笑，说道：“我在笑你，你拜空棺，不知有人会捉弄你。”

耶律重恩冷冷道：“乌图不会。”

答罕说道：“那他的尸首在哪里？你听说有人盗一个无用的自尽的死男人的吗？”

耶律重恩说道：“是仇家？不对，乌图不会有那么大的仇家，再说是盗墓的人？不会，乌图的墓里没有什么要盗的，只有一柄剑，也是平时他用的剑。”

答罕说道：“如果要盗他的尸体呢？或许他的尸体对某些人有用。”

耶律重恩正色道：“他们是寻宝人？”

答罕说道：“不错，依我看，他们必是知道如何能利用乌图的尸体。”

忽地，耶律重恩心头一冷，他打了一个寒噤。

他忽地想到，乌图一定对他人说知过此事，不然人家怎么会来偷他的尸体？那么说，乌图就不是尽忠报国的人了。

这一点比什么都可怕。

答罕正在注视着他，答罕说道：“别信什么人，只是信自己的判断力。如果你想错

了，可以重新再想，但你决不能放过一次机会，不能放过一次漏洞。”

耶律重恩问道：“依你看，应该怎么做？”

答罕道：“查下去，再查一切与乌图有关的人。”

× × ×

当耶律重恩再查时，他更发现了一个秘密，乌图在他死前，曾把他的手下人全都打发走了，他打发他们的时间很早，那时他并不知道耶律重恩能建起西辽。

为什么这么做？

耶律重恩问答罕道：“依你看，乌图会拿走那一批珠宝吗？”

答罕说道：“见财起意，或许有之。平时乌图像不像那种人？”

耶律重恩说道：“不像。”

答罕说道：“他喜欢什么？女色，美饰？还是古玩珍奇？或是名人字画？或是雅好操琴，再就是愿意饮酒？”

耶律重恩想来想去，忽地奇想道：乌图也是一个平凡的人，他怎么什么都不喜好？

答罕问道：“他平素都做什么？”

耶律重恩说道：“他只是坐在帐内，怀念他的妻子，他与妻子的感情甚笃，就是元历脱脱也说，他两人是恩爱夫妻。”

答罕问道：“元历脱脱是在宫内与天祚帝同归于尽的吗？”

耶律重恩说道：“那一段事我真的不愿再说。”

答罕说道：“你最好细说，不如我问你答好了。”

答罕问：“天祚帝死时，元历脱脱在？乌图的妻子也在？”

“在，他们一齐死在宫内。”

“谁见到他们都死在宫内？”

“乌图说的。他说那一日天祚帝赐宴，要元历脱脱与他的妻子一同去的。”

“当时皇后在吗？”

“皇后不在。”

“皇后不在，我不懂得辽邦礼数，皇后不在，乌图的妻子会坐宴吗？”

耶律重恩说道：“依惯，该有贵妇在的，但那一日不知有哪一位在，也没听说哪一位贵妇死在那一场火里。”

答罕说道：“依你说，乌图夫妻感情甚深，有不离不弃之情，他怎么会不再思女人？”

耶律重恩说道：“我曾问过乌图，也劝过他再娶。但乌图只说，他只为我复国而活，我一旦复国，他必死去。”

“掩埋乌图的人是谁？”

“营中的勇士。”

答罕请耶律重恩找来那埋乌图的勇士，勇士们说来说去，都说是当时埋了，但那棺中无人，他们也说不清。后来他们承认，在埋人时，他们去喝了酒。

“谁请你们喝酒？”

“乌图的朋友。”

“哪一个朋友？”

“像是一个女人。她的身材很小，人也很细，说话声音却像是男人。”

答罕一叹，说道：“人可变音，她一定是个女人。”

× × ×

勇士们走了，耶律重恩问道：“那个女人是谁？”

答罕说道：“据我看，那个女人正是乌图的妻子梦知雅。”

耶律重恩失声说道：“不可能，她早就死了。”

答罕说道：“她没死，而且她与乌图贪了你的珠宝。”

耶律重恩再无声了，他想不到，如果答罕说得对，乌图就是天下最可怕的敌手。他

为什么要夺耶律重恩用以复国的珠宝？平时他对耶律重恩管束极严，为复国不惜要他丢弃一切情感。但到了最后，偷盗珠宝的竟是他乌图，耶律重恩怎么想得到？

答罕说道：“命令所有的勇士，寻找乌图，寻找梦知雅，只要找到了他们两个，便找到了一切。”

耶律重恩在地上来回踱步，他思前想后，不愿去找乌图，但不找乌图，他怎么能寻得那答案？如果他心里有疑惑，乌图的阴魂怎么得安？如果真个是有人偷走了乌图的尸体，他就必须把乌图找回来，好好一葬。

耶律重恩终于下了决心，他叫来了一个勇士，说道：“发下凤旗令，着所有的勇士去寻找乌图。”

答罕说道：“去村落、小城寻找，很可能是两个活人，一个乌图，再有一个女人，她叫梦知雅。”

耶律重恩没有出声，看勇士还在等待，他就说道：“去吧，就那么办。”

答罕看勇士出去了，说道：“你不想他们是活人，你只期望找得到的是一个死去的乌图，希望他不骗你。”

耶律重恩没有出声。

× × ×

杨洛儿轻轻噤着嘴，她思念齐骁，虽说齐骁是回成都府去了，跟他的哥哥齐骏一同对付唐门，但她的心仍在齐骁身上。

卓书来了，盯着她看，说道：“洛儿，你根本不是那个耶律重恩的对手，你想杀他，只有靠我。”

杨洛儿轻声说道：“我也想杀你。”

她扑上去，手砍在卓书的脖子上。

卓书不动，任她砍一下。

杨洛儿使足了气力，竟不能使卓书皱一下眉。

卓书说道：“我对于女人有两种态度，要么任她欺负我，要么我就欺负她。你如果欺负我够了，我使得欺负你了。”

卓书忽地扑向杨洛儿，他气喘道：“莫怪我欺负你，是你先欺负我的！”

他把杨洛儿扑倒在床上，杨洛儿不喊不叫，只是使劲咬他，在他的脸上胸前都咬上几口，卓书大笑，说道：“越发是刺激了，你叫我想起了高原上的暴风雪，每逢暴风雪来临时，我都光着身子在雪地里走，到了最后，我便在雪地里睡着了。你信不信我拿你当我的枕头？”

他抓来杨洛儿，点她的哑穴，再点她的几大穴，使她动也不能动，便拿她塞在身下当枕头，说道：“洛儿，不是我轻薄你，我拿你当枕头，却是最好用。”

卓书的手并不老实，他的手在摸杨洛儿，问道：“齐骁那小子也有薄福，怎么能让你杨洛儿动心？”

杨洛儿看着他，头向上直仰，想咬他的耳朵，但总是咬不到。她吼道：“齐骁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哪像你只是一个畜生？”（校注：不是点了哑穴么？罔……）

卓书笑说道：“你被畜生污辱了，你也只能是畜生了，可惜可惜。”

他扯碎了洛儿的衣服，令她难堪。卓书说道：“洛儿，你不如学一学她们两人，一心杀我，便侍候我，等得我不留心，便杀了我，那样我岂不是死也不冤，洛儿，你看如何？”

杨洛儿大骂道：“卓书，你只是一个千人唾万人骂的畜牲，你污辱我，我早晚会杀了你！”

卓书说道：“只怕你做不到，有多少人要杀我，但总是杀不成。但愿你能成功……”

正说话间，夷离尺与索雅进来，卓书冷冷招呼道：“过来，过来！”

两人冷着脸面过来，坐在卓书的身前。卓书说道：“你们三人都是回鹘国的人，回

鹞王早就死了，你们也不必如丧考妣，整天哭丧着脸。乐一点儿，乐一点儿，好不好？”

他扯着索雅的脸，嫌她不乐。索雅着他扯着脸，扯得很疼，却不吱声，只瞪圆了眼看他，恨不能立时把他吞下肚去。

卓书忽地冷笑，说道：“岳飞说我不如守吐蕃，他知道什么？我要夺回鹞，再夺那个西辽，你当他会赢我？作梦！”

他扯来夷离尺，说道：“他从前是你的情人？”

夷离尺说道：“他不是。他是夷离尺的情人，我叫简瑛，他不是我的情人，他是杀死我儿子的一个凶手。”

卓书问道：“怎么是一个凶手？”

夷离尺说道：“另一个凶手是你。”

卓书忽地叹道：“天下的女人，能令我卓书舒服的只是乌苏与乌雅，乌苏死在罗布泊，乌雅失踪，我真不知道她在哪里。不然我要你们这些臭女人做什么？”

他再说道：“过来，抚摸我！”

夷离尺过来，她抚摸着卓书，忽地她一声怒喝，双手摀住卓书的腰，索雅的双手直插卓书的眼睛，杨洛儿也在此时出手，抱住了卓书的头。卓书怒喝道：“三位美人如此亲近我，真个好福气。”

索雅一插，正插在卓书的双眼上，卓书如果双目盲了，岂不就是大大成功？但她双手再拿起来，卓书仍双目灼灼看她，说道：“要杀我，哪里有那么容易？”

原来他练有藏密功夫，眼睛却是不伤，索雅一见弄不瞎他，便双手来抓他下部。卓书再笑道：“妇人之见，毕竟只抓那些见不人处！”

他霍地坐起，说道：“三位美人侍候，真个销魂！”他拿捏住了夷离尺的手腕，只是一捏，便捏得她狂声一叫。夷离尺一叫，惊呆了两人，索雅先放开了手，杨洛儿也松手。卓书说道：“你三人弄我，我就不会还你一报？”

当下他先点了索雅的穴，再点了夷离尺的穴位，说道：“当初你们都是回鹘王的人，如今也是吐蕃王的人，莫非你们没学过如何侍候大王？”他再扶起杨洛儿，说道：“过来，抚摸我，不然我就杀了你！”

杨洛儿此时恨得直咬牙，他想趁卓书享乐时再杀他，但索雅对她直摇头，今天卓书有了防备，她们再不能下手了。

他扯过夷离尺，对着她打了两个耳光，说道：“你昨夜与我的勇士偷偷谈话，问他们军情军备，你以为是我偷了耶律重恩的那珠宝？他丢了珠宝，就该找我吗？”

索雅叫道：“你走罗布泊，世上只有你一个人走过罗布泊！”

卓书说道：“我走过罗布泊，但他的珠宝埋在哪里，我怎么知道？罗布泊那么大，足有一个黑汗国那么大，我到哪里找他的珠宝？”

他冷冷笑道：“夷离尺，你真是一个贱货，耶律重恩不要你，骗你，甚至连你的儿子也不顾，你还为他打听什么珠宝？你真是个贱货！”

夷离尺说道：“我要那批珠宝，我得了那批珠宝，复国有望。”

卓书失笑：“你复什么国？你儿子也没了，国也没了，再复国，岂不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你不如嫁与我做妃子，到吐蕃去，好不好？再不就你当我的妃子，我把回鹘再夺回来，你就在那里统治回鹘，替我管理回鹘，你就是我的妃子，我一走，你就是那里的女王！”

他大声笑道：“不错，不错，我要夺几国，把那国家做我的属国，要你们做我的妃子，替我管理各国，那样我就是天下各国的夫君，独一无二的皇帝！”

卓书说得手舞足蹈，乐得开心至极，就像眼前就能实现他的大梦一般。

但他再皱眉头，说道：“只是你们不能再杀我了，你也不能替那个耶律重恩来寻什么珠宝，我要找到那一批珠宝，我就会如虎添翼。我不会让耶律重恩得逞的。”

×

×

×

唐逸看着阎可怜，说道：“可怜，我与你商议一件事。”

阎可怜轻声说道：“公子说好了。”

唐逸说道：“我想派人去相州，去岳元帅的家乡，看看大哥的家人。听说秦桧派人去，要押解他们去云南，此一去千里迢迢，岂不是凶多吉少。秦桧这一招看似让我，但实在是更有毒计。如是在路上出了一个差错，还真不如让他们都死在自己的乡土上。”

阎可怜说道：“公子要如何做，可怜听公子的就是了。”

唐逸说道：“我要派三姐妹去看护岳大哥的家人，要可心、俏生、笑靥她们三人去。”

阎可怜不解，她说道：“她们是侍候你的女人，如果你愿意，我再派别的姐妹去，好不好？”

唐逸说道：“你不解我心意，本来我应亲自去送大哥的家眷，以免万一有一个闪失，便对不起九泉下的大哥了。但我去不得，听说卓书与耶律重恩又会在成都府周遭活动，万一他们做些什么不利于大宋的事儿来，我岂不是会后悔万分？所以我派三姐妹去，以便替我。”

× × ×

三姐妹站在了唐逸面前。

俏生说道：“我们要去多久？”

唐逸说道：“至少半年，你三人得一齐去。”

笑靥说道：“我想知道公子为什么派我们三人？”

可心幽幽道：“可能是我们照应公子不周，才派我们去的吧？”

唐逸说道：“我发过誓，自荷叶一死，我一生不再娶，不然我真个要娶你们做我的妻子。你们对我，真是一心，我怎么能不知？但我想来想去，要保大哥的家眷，只有我自己去最好，我不去，派谁去？只有亲近如我的妻子的人方可。你们不愿意去吗？”

可心瞭了他一眼，轻声说道：“既是公子这么说，我们去就是了。”

俏生说道：“我们三十姐妹，除了死去的琴心和小爽，再有二十五人，都可以去的，为什么要我们去，公子是不是嫌我们了？”

唐逸喟叹一声，说道：“我与大哥最亲，不让你们去，要她们去，我不放心。我让你们去，就是我的三位妻子陪着大哥的母亲，生生死死在一处，我的心会踏实些。我再派唐门最好的弟子唐说带二十兄弟，一齐到云南。”

俏生最是爱闹，她叫道：“那我们去云南，有好玩的了。”

可心幽幽说道：“我不愿意去玩，我愿意陪公子，既是公子那么说，我去就是了。”

第九章 旁敲侧击

唐门有一座小小后山，在山上有一个小院，院里是山石山洞，在洞里有偌大的地势，一直走进去，足有半个唐门大小的地下洞府。洞里有流水，那水是清的，洞内有房间，足有上百个房间供人居住。在洞里有十几个唐门的长辈，他们应唐逸的请求，自从唐门做毒暗器以来，他们便住在这里，足不出户，只是为唐门打造暗器。

他们是唐门的老人，他们来这里情愿的，为了他们的子女，为了他们的后代，他们在这里辛苦锻造暗器。

有名的铁相思刺便是从这里打造出来的。

一枚铁相思刺要打三十几次，方才能成，先是打造那些奇巧的叶片，再是打造那些精巧的机簧，最后才是组装，待得把它们组装起来，便是一枚很好看的铁相思刺了。

铁相思刺看样子像是一枚制作精巧的铁花，一枚枚放在案上，很是好看。待得把它们全都放在一只大大的锅子里，那毒水沸腾，便发出一股香气来，那香气熏得人欲醉。站在旁边的老人都是流泪，他们的眼睛看久了，便再也看不清什么，只是流泪，而那毒气很厉害，把他们的身体都弄垮了。

他们只听了唐逸的一句话：如果你们去制暗器，你们的子女可以从此出人头地，他们可以做蜀中的巨富。他们便来了，他们也知道，每逢到了月初的第一天，到了月中的那一天，他们的子女便会拿来很好吃的东西，很好用的东西，来看他们。他们抱着头，痛哭失声，然后子女便会告诉他们，他或是她得了一间店铺，那铺子从前是姓钱，如今是唐门的了，他会有一年三千两银子的收入。娃子也读书了，不再是受人凌辱的孩子，在唐门念书，爷爷还不知道呢，如今唐门的学堂是天下最好的学堂，逸主人派人去京都请了最有学问的十几个夫子回来，连他们的家属都接来了。他们一开始不愿意教，后来他们在唐门也呆惯了，便教得津津有味儿。再就是家里有地了，从前没有，只在唐门做下人，如今在蜀中有一个县城，有咱们的土地了，每逢年底去收租子，咱们也是富人了。

老爷爷默默地听着，他在风中流泪，他的泪不干，但儿子或是女儿是高兴的，他或是她拿给老爷子吃的，告诉老爷子，在唐门有一个大墓地，在东山，就是从前官府的那块风水宝地，被逸主人买下了，所有的唐门的长者死后都可以去那墓地安葬。他笑说道：

“可了不得了，那墓地的外面如今修得好好的，有石翁仲一排排，有麒麟，有石马石牛石羊，在墓地外面有高耸云天的牌坊，上面写着“唐门墓地，闲人免入，惊者驱出，扰者重责”。在那墓地外面有十个唐门的弟子拿着暗器，在那里看守，任是谁也不许私闯。再就是家里所有的房子都改过了，在唐门的所有人家，都是独自的楼院，依你自己的心意着个匠作认真盖砌，真是家家别致，户户宫庭。唐门的堡子里有花园了，所有的奇花异草都搬来了，请来了花匠，都是最好的。那些老婆子老爷子天天坐在花园里唠嗑呢。

老人听着，吃着儿女送来的东西，他们忽地明白了，他们制出来的暗器是保住儿女幸福滋润日子的宝贝，他们不能不作，他们只能害眼、流泪。

× × ×

肃叔如今是唐门的大人物了，除了唐定、唐才、唐说外，他就是最主要的人物，所有在唐家堡外的店铺都要肃叔去打理，每逢到了天亮，肃叔便得打算，今天去哪里看铺

子，人到了老年，竟能如此精神抖擞，做这么大的事儿，肃叔从来也没有想到。

这一日，他决定去看成都府的“蜀江楼”。

蜀江楼的生意很好，从前是郭老爷子的，如今成了唐门最旺火的铺子了。

肃叔到了蜀江楼，正是楼上生意最红火的时刻，人吵吵嚷嚷，到了楼上，点菜叫酒，伙计忙不停，脚不沾地地赶，吆喝着，忙碌着，真是好生意。

肃叔站在楼外瞅，心里很满意，他知道，这就是唐门的旺兴，是他肃叔的福分。

眼前突地站了三个人，是三个壮汉。一个悄声说：“肃叔，如果你出声，我们便杀了你的儿子唐匝。”

肃叔的乐子从头顶溜到脚下，一直溜走了。他的腿有些软，不能站稳。他被那三人拖着，到了对面小店，坐下来，那大汉叫道：“快来茶，你当人家是谁？这是对面的蜀江楼的东家肃叔，你拿茶来，人家不去自家的楼上喝茶，来你小店喝，是看得起你！”

肃叔悄声道：“有什么事儿，你说，你说。”

大汉不忙，说道：“先喝茶，先喝茶。”

肃叔哪里喝得下茶去，低声道：“有什么事儿，你说好了。”

大汉说道：“你家公子得罪的江湖人太多，我们家主人说，要你拿出一些解药来，能解得唐门剧毒的解药来，我们就放过你家的唐匝。”

肃叔一听，大是惊恐，悄声道：“好汉，好汉，我家公子的解药放在哪里，我也不知，再说那解药都是有数的，我拿一粒，当时就知道了。”

大汉说道：“不要说，我们走。”

三人起身便走，肃叔急扯住，说道：“再商量，再商量。”

大汉转身再坐下，说道：“肃叔，不是我不给你面子，如果你不能拿出五粒解药，我便不能保住唐匝。”

唐匝是肃叔的儿子，肃叔只有这一个儿子，还有一些傻。

如今唐逸着他仍在唐门看守大门，他天天在门前呆着，要想杀他，不最是容易？

肃叔说道：“你们容我一些时间，我再想想。”

大汉说道：“肃叔，你是唐门的长辈，就是犯一些过失，唐逸能拿你怎么样？莫非他能杀了你不成？可你不拿出解药，你儿子就没命。这事儿你看着办吧。”

肃叔扯住他，说道：“好，好，我想办法。”

× × ×

肃叔几天来，只是在想着拿解药，他天天躺在床上，想着如何去拿。肃婶说他：“你怎么不去看店铺了？看来逸哥给你的事太多了，你管不了那么多的事儿。”

肃叔说道：“我烦呢，你休理我。”

肃叔决意去看看内院。在唐门，内院原来只是思思、青青、倩倩三人的住处，后来思思走了，青青也走了，倩倩跟着答罕，内院如今也只有佛堂，有过世的老夫人的牌位与不知哪里去了的唐六的住室。

在唐六的住室里，有一连气十间房子。那里面藏有唐门的暗器，藏有唐门的解药。

肃叔去了屋内，看到唐逸正坐在那里写信，他笑说道：“逸哥，你今天有闲？”

唐逸看是肃叔，也笑说道：“肃叔有事儿？”

肃叔说道：“逸哥儿，唐门弄这么大，你整日不得闲，反不如你爹在时，那么轻闲了。”

唐逸笑说道：“肃叔嫌忙了吗？”

肃叔忙说道：“哪里，哪里，越忙越好啊。我现今可是风光多了，我去哪一间铺子，人家肃叔肃爷地叫，叫得忙呢，还端水拿茶的，受着老太爷的恭敬，就是六哥当年，也不见得有我这般威风啊。你说我得意不得意？”

唐逸正与他说话，忽地脸胀得通红，肃叔说道：“逸哥儿，你是不是有病了？”

唐逸不好说出他的毛病，说道：“肃叔，我得走了，我要去一处地方赶办一点事儿。”

唐逸匆匆而去，肃叔看着他去远了，心道：真是好时机，我要看看那解药，我得进去。待得弯进了里间屋子，肃叔才知道，那里面有一些机关。但他左弄右弄，竟弄开了机关，人走了进去。看到了那些瓶子，那些瓶子里哪一个是解药，哪一个是毒药，他也弄不清，反正是进来了，就拿吧。他拿了五粒青色的丸药，拿了五粒黑色的丸药。

× × ×

唐逸赶忙去了后院，此时阎可怜正在那里操琴，一见他忽地闯来，便起来笑道：“公子来了？”

唐逸的脸色难看，他盯盯地看着阎可怜，说道：“我为什么不能与你说话，我为什么一看到你，便说不出话来？”

他也有答罕那感觉，不过不是在紧急关头，而在面对着阎可怜的时候。在他时，他能十分轻松，笑谈自若。但一见到了阎可怜，他便有些口吃，或是有些沉默。

阎可怜见到的唐逸总是那么郁郁寡欢，如今一见他那样子，竟是像酒醉一般，不由说道：“公子，你是不是醉了？”

唐逸浑身如被火烧，他扯住了阎可怜，说道：“你是救我的那个人，你的个子很小，我看得出来，你为什么要救我？是因为你的姐姐害了我吗？如果是那样，你不必救我，让她害死我就是了。”

不妙的是，唐逸此时能看得清清楚楚，一个阎可怜在他的面前，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她的一切比三个美人俏生、笑靥、可心都要好。

阎可怜说道：“公子，你要女人，我让姐妹们来。”

唐逸扯住了她，说道：“你是屋主，你不陪我，找什么姐妹们？”

阎可怜流出了泪，她的样子既窘迫又难堪，她说道：“公子，不是我……”

唐逸说道：“我天天与你在一起，想着如何救人，如何害人，我与你就没有一丝情意？我要安什么天？你能不能让我心安，让我心里烧着的欲火平熄？你让我平息了

欲火，我就去做我自己的事？我告诉你，我对天发过誓，我再不娶一个女人，可我告诉你，我如要娶一个妻子，那人就是你！”

阎可怜不料得他会对她说出这些话来，站在那里流泪，发愣。她轻声说道：“公子，我与你有缘，将来会有那么一天。”

唐逸笑道：“什么将来？如今就是将来，你看，这院子里，只有你与我在一间屋子里，你的姐妹们天天看我瞅你，像一个傻瓜，她们不知笑过我多少回？我看透了你，我的眼睛能看得清你身上的一切，你有什么不能做的？你姐姐要嫁与我，她的身体与你的身体都是一样的，你恨我与她在一起过吗？我与她并未成亲，我与她只喝过合卺酒，你恨我与她喝过合卺酒吗？那我就割下自己的舌头，好不好？”

唐逸此时情意突发，像一个疯子般扯住阎可怜，竟要与她合欢。

阎可怜轻轻吐一口气，说道：“公子，我与‘忘忧屋’的姐妹都说过，我们既是与公子有约，我们的一切都是公子的了，有什么事不可做？就是为公子而死也行啊。我与公子如有情意，那我们就可认真相爱，你不能像对其他姐妹那样，扯来就与我交欢，我不惯这个。”

唐逸恨声连连：“你姐姐害得我这样，我一发病，便成了野兽，哪里像是一个好人？就连我的妹妹也看不起我，她们宁可到处流浪，也不肯呆在家里与我这个哥哥相处，你说我可怜不可怜？”

阎可怜说道：“你不可怜，有那么多的人敬你重你，有那么多的人爱你喜欢你，你有什么可怜？像我这般的女人，才是可怜。人家爱我，还因为是姐姐的影子……”

唐逸叫道：“胡说，我爱你，并不是因为你是惜情的影子，我只爱你，可怜！”

阎可怜说道：“公子，你等一等。如要你真的强暴我，我就听你的，只是过后你休要后悔。”

可怜轻声一叹，躺在床上，说道：“你来好了。”

唐逸的身全被火烧，他是野兽，野兽哪里知道什么廉耻？他应声扑上去，把他早就熟知的可怜扑倒，像占有一只小兽一般占有她。

但他站住了，他的嘴唇咬得出血，他叫道：“你走，你快走，不然你会后悔的！”

阎可怜走了，只剩下了唐逸，他呻吟着，叫着，叫着可怜的名字，不知道他是叫可怜的名字，还是叫他自己是一个可怜。

× × ×

待得他再清醒时，他看到了两个女孩子，她们是“忘忧屋”的女孩子，一个叫素素，一个叫平儿。

素素看着他，说道：“你咬得人身上流血。”

他看着素素，心里惊骇，这一次发作很厉害，他几乎把素素的肩头都咬烂了。他轻声说道：“对不起，你看到一只野兽。”

素素嫣然一笑，说道：“你是病人，你是一个发病的病人。我怎么会怪你？”

唐逸心内升起一股悲哀，他知道，所有“忘忧屋”的女孩子只当他是一只野兽，当他发作时，对他百般照顾，她们并不是真心爱他，他只是一个病人啊。

从前的唐逸喜欢女人，当他的眼睛能无遮无挡地看透一切时，欲火烧着他的欲望，他满足自己的欲望，再沉沉地沉入失望中。他知道欲望是不能满足的，尤其是那野兽的欲望，当你一旦满足它，一稍歇息，它便再来，无尽无休地扰着你。他什么时候才会真心爱上一个女人，再也不是一个病人？

当你是病人的时候，人都照应你，他们像只病了的麻雀一般看顾你，但那是不真挚的爱，那不是你做男人得到的爱，那只是一种慈爱的胸怀。

平儿说道：“公子好厉害，咬人，还骂人……骂女人，你骂的是谁？”

他知道，每逢他一发病，都是要骂惜情，骂那个女人忘恩负义，骂她不知好歹，但此时蓦地一念到了他心头：惜情不喜欢他，只喜欢卓书，他凭什么要惜情非得对他好？，

为什么惜情就不会为了卓书，或是为了索雅而杀死他？

平儿悄声说道：“公子，你喜欢我们吗？”

唐逸点头，他再无那一次次的激情了，此时他再也不像抱着荷叶那样，大悲大喜，欲生欲死了。他也不像怀抱着俏生、可心、笑靥那新鲜了，他只是尝着快乐，一种野兽满足后的快乐。

平儿说道：“你欺负坏了人家。人家那么小，你怎么那么欺负人……”

她吃吃地笑，像是在说很新奇的话。

但在唐逸的心里已是掀不起波澜了，他只是想着：可怜，你是对的，我只是一只野兽，根本不配得到你的爱……

× × ×

肃叔忽地看到唐逸了，他看到的唐逸有一些疲惫，他心道：逸哥儿太累了，他把唐门整治得比六哥在时更好，但他更累。他叫道：“逸哥儿。”

唐逸看着他，叫一声：“肃叔，没人进我的屋子吧？”

肃叔说道：“没人，没人。”

肃叔慌忙溜了，他到了大门前，看他的儿子。有人来了，坐着轿子，但到了唐门前，他下了轿，恭敬的神色，一看便知道他明白唐门在江湖上的份量。他对着唐匝行礼，唐匝问他话。两人在那里一递一答，肃叔在这里心里好生安慰，匝儿行啊，唐门很重的脸面着唐匝管，当初是思思姑娘用他的，如今思思姑娘在哪里呢？能找到她就最好了。肃叔看着唐匝，心道：匝儿，爹就是为你死了，也心甘情愿！

第十章 不谋而合

秦桧看着两人，这两人看不出年纪来，男人如玉树临风，女人如仙女临凡，真个是

一对璧人。

秦桧说道：“如果双修门答应我，我便放过你们，不然你看。”

他丢出一张字条来，一共是计数十九对夫妻，他们都是双修门的三代人物。秦桧说道：“如果你们不答应帮我杀掉唐逸，我便杀光你双修门的所有弟子，让你双修门从此在江湖上绝迹。”

双修夫妻互看一眼，他们早就料得唐逸会惊得各国对付他，但没料到，最早要来对付他的，会是他双修夫妻。双修门主说道：“秦丞相，我们只是江湖中人，不理朝中大事的，还望丞相.....”

秦桧一抬手，止住了他的话，说道：“唐逸大逆不道，你想护他也护不了。你双修门不理此事，自有人愿意来理。就算你们十大门派都不理，我就没人么？只我是给你双修门一个机会。自从圣上泥马渡江以来，大有胸怀，想要把江湖各派都取消，是我力主保留的，我劝圣上，水至清则无鱼，何必对那些江湖人赶尽杀绝呢？如今岳飞伏诛了，查出与他勾结的乱党，都是江湖各派中人。如果我请求圣上消灭双修门，你们会怎么样？”

双修夫人道：“丞相，我们的弟子也帮朝廷做事，我弟子莫松两人便帮莫大人看守监牢，不然岳飞怎么会安然就死？”

秦桧叹道：“你怎么不明白？我就是念在你们对朝廷有功上，才告诉你们，要你们去蜀中杀了唐逸。如果你们能杀了唐逸，我便放过你双修门，如果你杀不了他，我便要灭你满门。”

双修夫人再要说话，秦桧说道：“你知道，那个唐逸是一个毒人，他的手段匪夷所思，你们要杀他，非得保守秘密不可，若传出是我要杀他，他来害我，你双修门一样全都死光！”

×

×

×

齐骏看着归来的齐骁，问道：“你回来做什么？你走，你不是齐家的子弟！”

齐骁说道：“哥哥，我错了，如果唐门要害齐家，我也是个。洛儿也说了，她愿意我回来。”

齐骏盯住了他，忽地说道：“骁弟，你长大了，你在家吧。”

齐骁再不说什么，他知道哥哥原谅了他，他与哥哥一条心了。

他们有一个大计划，要拿出唐门的毒药与解药来，如果能救得人，便救人，如能识得他的解药是如何制的，那就不再怕唐门。

但他们兄弟不能出头，他们派了三个亲信出头。找的是人是唐门一向胆小怕事的肃叔。

他们成功了，这一天肃叔出来对三位大汉说，他拿了解药。但他不愿与三位大汉联系，要他们的主子出马，如果他主人不出来，肃叔决不交出解药。

齐骏说道：“我识得道士许放，他是不老神仙，如果我拿了解药，拿去给许先生一看，便会知道那解药怎么制出来的，我们便再也不怕唐门了。只是肃叔要求我们出面，我们怎么办？”

齐骁说道：“我去。”

齐骏说道：“骁弟，此事非同小可，要是出了事，唐门不会放过我们的。”

齐骁说道：“不去一个人，肃叔怎么会交药？莫如我去，也顾不得了，但让他知道我们齐家图他，总是一个失招。”

齐骏说道：“唐逸夺去了保四堂，我们与他的仇不会解。你去吧，如果唐逸发觉了，你就说洛儿说过，他凌辱过洛儿……”

齐骁叫道：“哥哥……”

齐骏喝他一声道：“骁弟，你得这么说，就是洛儿知道了，她也会原谅你的。除此法外，再有一法儿，就说我们齐家与他世仇，我们非与他拼个你死我活不可。”

齐骁沉默了，只是洛儿要在此，她是不是又要苦苦一笑？拿洛儿的名声作注，与唐逸一赌，洛儿啊洛儿，你原谅我.....

× × ×

肃叔要求在蜀江楼会面，在那三楼上，他与齐公子装作偶遇，便坐在一桌上说话，谁也不会意的，那里是肃叔管辖的地盘，谁也不会来过问，就在那里交接那药。

齐骁去了，他依肃叔的吩咐，在午时来到了蜀江楼。到了三楼上，他坐在临江的一桌，说道：“来一瓶上好的洞庭春色，我再要一盘烩鲤，要一盘鸭肉，慢慢吃酒。”

伙计听命，自去备好，上好了酒，再放好了肉，自下去了。齐骁自在饮酒，一时酒上心头，便自吟起来：“吾闻桔中之乐不减商山，岂霜余之不食，而四老人者游戏于其间，悟此世之泡幻，藏千里于一斑。举枣叶之有余，纳芥子其何艰.....”

正吟诵间，忽地抬头，看远处桌上有一对男女，两人风度实在不凡，齐骁心里仰慕，心道：好个男女，男人玉树，女人仙姿，真不知是哪一对神仙佳侣，来此游戏凡尘？如果不是有事，齐骁真愿意去与他们攀谈一番。

正在看间，只见肃叔悄没声地上来了，对着齐骁看一看，再看一看那一对男女，似乎不知哪一个是自己要见的人物。只见齐骁对着肃叔道一声：“肃叔，有礼了！”

肃叔真就不知齐骁是不是他要找的人，便搭讪着，还看着那一对男女的神态，慢慢来到了齐骁的桌前，坐下了。

齐骁悄声道：“肃叔不必再张望了，你等的人就是我。”

肃叔看看齐骁，心里明白，原来与唐门作对头的就是齐家的两位爷。他说道：“我要二少爷保证，再不向我勒索，再不动我侄儿的坏念头。”

齐骁点头，说道：“此乃下策，肃叔也知道。我们不会轻易动此念头，若非这一次唐逸逼得我们太狠，谁愿出此下策？”

肃叔说道：“你们放过我的侄儿，我也保证不说出我偷的药给了你们。”

两人悄悄说话，不防那一边两人都偷听了去。要知道那两人正是从建康来的双修夫妻两人，他两人运起神功来，以指相抵，近在百丈内纤尘毕见，风声也听得清。

肃叔说道：“逸哥儿也是为唐门好，有了他，唐门才好生兴旺，人都说，他比六哥更能干呢。”

齐骧说道：“他是能干，只是不干正道，他夺了保四堂，坏了三家的生意，做人怎么能这么做？肃叔，我们不说他，要不要来一点儿酒？”

肃叔把手里的小包悄悄放在桌上，对齐骧说道：“齐公子慢慢喝，我要走了。”

齐骧点头，看着肃叔走了，他再拿那一个小包，忽地听得那一对男人吹起了哨音。齐骧抬头一看，那女人对他媚色一笑，他蓦地心惊，她那一笑，似像足了洛儿，但又不是洛儿，那笑比洛儿笑得更好，更深，人更美。她那成熟的风韵是洛儿所没有的，她是一个很成熟的女人，知道如何领着男人走的女人。

齐骧一抬手，把那包药装进了他的袋里。他走了，回去交命。他一路轻松，心里想着那两人，心道：他们是谁呢？那么姣美的面貌，在成都府也找不到，他们必是大都市来的人，莫非他们是中原来的人物？

× × ×

齐骏拿出了那药，看了又看，说道：“弟弟，你拿错了，我保这药味道不对，是不是那个老头儿戏你？”

齐骧回想肃叔那战兢模样，说道：“不会，他不敢。”

齐骏再嗅一嗅，说道：“定是不错，我看这药像是一种春药。”

正说着，钱匡进来，齐骏拿药给他看，钱匡看了，说道：“这是什么药？”

齐骏说道：“应该是唐门的解药。”

钱匡立时肃然：“你不是开玩笑？”

齐骏说道：“如果是开玩笑，也是有人开了我的玩笑。”

钱匡说道：“唐门的解药是苦的，这药不会苦，只是发药，怎么能是解药？你哪里拿来的？”

齐骏便说出了，原是唐门的人拿出来的，钱匡摇头道：“他骗你的。”

齐骁不语，忽地说道：“对了，是那两人，他们拿走了我的解药。”

齐骁冲出了家门，他要找到那两个人，他们一定住在一家很高贵的店里，齐骁不难找到他们。

× × ×

唐逸接到了一张贴子，字纸的背面正面是一男一女，似笑非笑的一男一女。

唐逸大笑道：“是师父来了，是师父来了！可怜，是我师父来了！”

他的师父里，除了素女心心，再无人对他更亲近。

唐逸对可怜说道：“师父来了，他们要我去，肯定是要来成都府好好一玩，他们从未到过成都府呢。”

可怜笑他道：“看你，高兴得连信都忘了看呢，你先看看，我们怎么也得准备准备。”

唐逸打开了信，他脸上的笑容慢慢地消失了。

他满脸都是痛苦的神色。

可怜轻声道：“公子，你怎么了？”

唐逸丢信在地上，说道：“我不明白，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

可怜拣起来信，看起来：

“唐逸公子足下：

自中原一别当是有年，如今你作下的恶事，已是路人皆知，谁不欲除你为快？今得双修门能与公子一较武功，生死相拼，我夫妻两人务除奸恶，唐公子也不必因有拜师在先而手下留情，生死自有天命，非是人为也。务请明日午后三时在蜀江楼下一决，切盼。

双修门夫妻”

阎可怜说道：“他们对你那么好，怎么会来与你决斗，其中定有原委。”

唐逸说道：“他们有不得已的苦衷，来对我说一声，我便不与他们动手，避开他们便了。怎么能公开写信，约斗在蜀江楼？此中原委，我真个说不清楚。”

阎可怜说道：“公子想一想，便知道当初的情形，依我看，活佛约他十大掌门，十人也未必一心，只是碍着活佛的面子，不得不为就是。如今双修门便先来挑战，今后你还会遇上几个师父，要他们必杀你不可，你就让他们杀吗？”

唐逸瞪着眼看可怜，他说道：“我的本事都来自十位师父，他们自残肢体，退隐江湖，或是把一身本事都教与我，我怎么能与他们动手？”

阎可怜说道：“他们教你时，只教你做一件事，如果他们自残肢体教与你做的那件事，你做得不好，便是对不起师父。”

唐逸说道：“只知道双修师父缘何来与我决斗，我怎么做呢？”

阎可怜说道：“明天你去，一定与他们全力一拼，如果你输了与他，他们可能杀了你。”

唐逸说道：“让他们杀，让他们杀，我不怕死！”

他躺在床上，睡不着觉，可怜是什么时候走的，他也不知。只有平儿与素素在陪着他。她们知道，他的心里很烦躁，便百般安慰他。唐逸说道：“我不好，荷叶，我只是一个混蛋，我至今也没有杀了卓书，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们大家，琴心，小爽，你们看我是一个男人，我其实什么都不是，我不是一个男人，我只是一个混蛋！一个只能奸好人家女儿的混蛋！”

他哭了，平儿抱着他的头，说：“我抱着你，公子，你会好一些的。你要好好睡一睡，不然到了明天，你不打也会输的。”

唐逸说道：“我怎么与师父打，我与师父一对面，便是输了。”

平儿说道：“公子，你明天是明天，莫非因明天要死，今天便不是一个男人了吗？”

唐逸心道：我不能让平儿与素素看轻我，我今天好好快乐，明天死了，就是一个唐逸再也不活在世上了，有什么了不起？到了后天，所有的人都照样生活，所有的人仍是活得很好。唐逸说道：“对不起。”

他再关注素素来，他的目光在素素身上游动，素素会呼应，看着他，那一双眼睛里，有迷迷的雾，平儿说道：“素素姐，公子看上你了。”

素素说道：“也会看上你的，好好侍候公子，让他明天好好与人斗，我不信他会输。”

平儿说道：“屋主说了，要是公子全力一搏，天下少有他的对手，只是他总不那么在意罢了。”

唐逸看着两人，无须脱衣，他什么都看得见。

他看得出平儿的激动，看得出素素装得若无其事，她们两人都很紧张，身体的皮肤都在紧张状态中。

× × ×

唐逸忽地听到了活佛的声音：“唐逸，你要找我么？”

唐逸在睡梦里，他轻声喃喃道：“我宁可这世上没有活佛，你来了，告诉我，明天我怎么办？杀我的师父吗？”

活佛笑一笑，说道：“世上的事，不独是杀，有时只是一步棋，你走到那里，便自然明白了。”

唐逸大叫：“胡说，我不明白，我不明白，你只是告诉我一些混话，我不再信你了。”

活佛不以为悖，笑说道：“你不信我，也得信你自己。你到了明天，肯让他们杀你吗？你的九位师父在看着你呢，你愿意让素女心心失望吗？你愿意让大悲禅宗失望吗？你愿意让魔刀、疯士失望吗？还有武当、少林……”

唐逸叫道：“够了够了，我受够了，我不再听你的了！”

两女听得他失声大叫，便起来问道：“公子，公子，你怎么了？睡魇了吗？”

平儿搂着他，用她香软的身体依偎着他，轻声说：“你睡吧，我看着你，好不好？”
素素拿着他的手，轻轻抚摸，说道：“明天你才与他们斗，今天就不想他了。”

第十一章 弑师大祸

蜀江楼从来没有这么热闹，蜀中的人从未看过这种明刀执仗的江湖仇杀，他们也开了眼，能看到中原最有名的邪派人物双修夫妻与蜀中巨富唐门公子唐逸的仇杀。楼上早就满坐，所有看热闹的人都不吃不喝，只是等待两边的对手出现。

唐逸早就来了，他坐在楼上，静等着他师父到来。他很敬重双修夫妻，在他的师父里，他最敬重的不是少林方丈不是武当掌门，反而是处于正邪间的魔刀、大悲禅宗、疯士与双修夫妻。他不能想到，最先对他挑战的反是他敬重的双修夫妻。

众人有低声惊呼的：“来了来了！”

远远看来两人，永远是那么静静地走着，为了他唐逸，他们两人曾毒哑自己，如今仗着深厚的功力，能嘶哑着声音吐些平常的话，但说话间，嗓子只嘶嘶作响，像是没修好的风箱。他们为什么要毒哑自己？不就是要保他唐逸的“安天大计”吗？他们为什么要再来杀他？为什么说他是背师之人？他想不通。

待得双修夫妻直上楼来，众人全都屏住了呼吸，这就是唐逸公子的十大师父之一，双修夫妻，据说学了他们双修门的功夫，功夫全在次要，最主要的是能从那双修的功夫里学来不生不死其乐无穷的滋味快意，所以学双修秘籍的大都是那种对世事不大在意，于功名十分淡泊的神仙伴侣。双修门的门主一向都是门内所学功夫最高者，他们对于弟子像父母对于孩子那般呵护备至，一入双修门，便意味着你一生都有人关照。

众人眼看着两人上了楼，都从心底里呼一声“好一对神仙伴侣！”心里对他二人更是敬重几分。

唐逸看双修夫妻两人上了楼，便对他二人跪下，说道：“弟子唐逸拜见师父！”

双修夫人说道：“起来吧。”

她的声音像是从嗓子里逼出来的，原来他两人毒哑自己后，再练一种发音法，将喉咙逼窄，声音便从那里嘶嘶传出。那些听她说话的人一听得她说话的声音竟是那么难听，便有些怜意，对她的一生神奇经历更添几分向往。

双修门主说道：“唐逸，你去建康，威胁京都皇上安全，再逼大理寺官骇怕，看来你是出够了风头。”

唐逸看着师父，怎么师父的眼睛里有浓浓的笑意？莫非师父不是真心要与他比试，只是要试他一试？但看那帖子，够严厉的，让唐逸心内惴惴不安。唐逸道：“师父责备，唐逸有错。”

双修门主说道：“我可没有说你有错，你说一生只做好事，但愿你是真的。”

唐逸大声道：“师父，我们先饮一杯酒，好不好？”

双修门主看看夫人，夫人也笑，两人对着唐逸只是笑。唐逸不敢看双修夫人。一旁的人心里暗暗猜测，是不是这小子狗胆包天，竟敢调戏双修夫人，被师父追上来了？他才不敢再看双修夫人，不然像双修夫人那般的绝色美人，他怎么能一眼也不看她？

双修门主笑说道：“不是饮一杯，而是要饮一个半醉。”

唐逸也被师父勾起了豪情，说道：“要饮就饮一个全醉。不醉不休啊。”

× × ×

珍馐美肴，佳酿无穷。三人坐下来饮酒，让那些等着看嗜血而杀的人着急，怎么还不动手，喝的哪一门子的酒？但见三人坐在那里，意气风发，一饮一杯，一递一盏，喝得十分有兴。只见双修夫妻两人拿出一只小小大管，一支小小鬻簫，便吹弄起来。一霎时满楼皆是乐声，那乐声似不从人间出，从每一人的心底流淌，再流出来，绕那房梁而行，缕缕不绝。唐逸听着，竟是击节而歌：

“人生狂欢，须臾而过。

白驹过隙，良辰无多。

你有美酒，我喜艳色。

生生不息，过往宾客。

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死死生生，全无嗟哦。”

双修夫妻为他吹奏，竟是满面笑容。

众人看他们师徒，竟是又饮又唱，看来没有什么敌意，全都嗟讶，看来江湖传言也讹，人家师徒一聚，怎么说是要生死相拼？

忽地，双修夫妻再起身，对着唐逸一揖，向下就走。

唐逸也跟着走出楼，两下站定，唐逸说道：“师父，不能不动手？”

双修夫人笑着摇头，双修门主也笑，他用一块牌面指着唐逸，轻声呼道：“小心！”

其声嘶哑，却十分尖厉。

忽地两人齐飞向唐逸。要是往昔的唐逸，这一招定是躲不过，他看着两人飞来，却像是一人，双修夫人本来在上，忽地变焉在下；双修门主本来在下，却忽焉在上。两人出手，端的极快。

× × ×

人轰地挤来，来看两下拼争。

只见人往来去还，只是一瞬间，便有几个来回。再看双修夫妻，如凤如凰，在空中站立，是双修夫人，还是双修门主，看也看不清楚，两人在与人动手时，竟像是一人般和谐。他的手臂所漏出破绽处，必是双修夫人的绝处，如从那儿进攻，必是一死！

唐逸大呼道：“好，真好！”

他斗得兴起，左手直拍向双修门主，右手挑向双修夫人，两人直逼过来，一一应对，

挑开唐逸的手，便逼近来！

双修门主与双修夫人一齐挑向他的左右臂，唐逸忽地心疚，两人待他如父母，他何必真的与他们见出真章？要真出手伤了他们，必是不美。他闭上了眼睛……

× × ×

蓦地，听得一声呼啸，那呼啸像是失惊而奔的惊马，他再睁眼，只见双修夫人的胸前有一片血渍，那是什么？是他失手打伤了师父吗？不会，如果是他打伤了师父，只会是吐血，哪里能在胸前渍血？他冲向前去，但双修门主止住了他。

那是暗器，那是暗器。他没发暗器，是谁，是谁发了暗器？他回头握拳，眼睛通红，恨声叫道：“谁发射了暗器？”

没人吱声，是没人发射，还是没人敢承认？他怒吼道：“谁对我师父发了暗器，我杀了你！”

见他怒火冲天，唐门子弟更不敢吐声，只是呆呆看他。他拿出解药，对着师父说道：“快，快让她服下去，快，快啊。”

突地，他看到师父的手里也握着一枚暗器，他的手伤了，那暗器正握在伤处。

师父说道：“来不及了，我们兜里都有解药，你看！”师父张开了另一只手，手里握着的，正是那黑粒的解药。他的笑十分宽厚，嘴唇蠕动：“逸儿，对不住你，给你添麻烦。”

双修夫人的另一只手也对着唐逸亮一亮，说道：“有内奸，唐门拿出来的解药，逸儿，你要小心！”

此时双修门夫妻两人对面而坐，忽地再无那中毒的无力与软弱，两人脚掌相抵，手心相抵，唐逸叫道：“那解药是服下的，放在手心无益。”但两人不听他，只是握着那手，手心相对，手里的毒药与解药都是相对，两人相对甜甜地一笑，闭目而瞑。

唐逸冲过去，叫道：“师父，师父！”

他一摇不动，再摇还是不动，两人如树，竟是如钉地中。

× × ×

阎可怜过来，说道：“公子，你师父去世了，你还动他们做什么？”

唐逸此时眼睛是红的，他怒吼道：“你们谁害死了我师父，你们站出来，哪一个害死了我师父？！说！”

无人应声，阎可怜说道：“他们拿到了毒器，自用在身上，显是不愿意再活了。只是他们双修夫妻一向恩爱甚笃，也不愿意哪一个弃世而去啊，此中真个有些蹊跷。”

唐逸泪流如雨：“是我害死了师父，师父啊！”

他捶胸大哭，自想着双修夫妻待自己，那是如同对待自己的孩子，要教自己学本事时，只有双修夫妻是对他循循善诱，不对他讲什么大道理。他在看着双修夫妻时，也是想着，万一自己来日真的遇上了一个知心人，要学双修夫妻这般，同进同出，一生休戚与共，便是人生最大幸事了。但想不到，两位师父竟死在唐门的暗器下。他哭泣道：“师父啊，我对不起你……”忽地想起几位师父曾对自己说，要是自己背叛弑师，他们会来杀自己，尤其是那个活佛，他一定会来杀自己的。他悲声大恸，对那活佛恨恨不已，来杀吧，你来杀我，一定会让我看看你是谁了吧？我认得不认得你，你露出脸面来，我就能见到你了，看你到底是人是鬼！再说那些师父都会来讨伐自己，那时怎么对他们说？

一时激动，心内愧疚，十分难受，竟是再也哭不出声来。

众人远远看着，看他一会儿失声痛哭，一会儿再一滴泪水也流不出来，便心里讨厌他，叫道：“看那唐公子，杀了师父，还装作悲痛，可恨哪可恨！”

“他杀师大罪，准有人会讨伐他，他怕还来不及，刚才那泪水说不定是害怕才流出来的。”

“听说他有十大掌门做师父，他也够厉害的，说不定那些师父哪一个也不是他的对手。”

.....

唐逸回头看着，那些人在楼上对他指手划脚，他恨恨道：“你们知道什么，只知一味地评头品足，我要叫你们知道厉害！”

他对着唐连叫道：“烧了那楼，烧了那蜀江楼！马上烧！”唐连像是没听清，他知道，那蜀江楼是唐门在外面最好的酒楼，此楼是花了大价钱从郭老爷子手里兑来的，怎么能烧？但唐逸气极败坏，喝道：“烧，让他们再也无处去诋毁我！”

冲来了十几个唐门弟子，他们扑向蜀江楼，既是逸大哥要烧，必是有烧它的理由，他们叫道：“里面人听着，我们要放火烧楼了，快下来，快下来！”

那些人哪里肯听他，都知道蜀江楼是唐逸生意当红的酒楼，怎么能烧？但唐连带人真的点着了火把，对着那酒楼就放火，一时蜀酒楼便烧着了。要知道蜀江楼是很好的木楼，楼梯都是用圆木砍出来的，一半儿圆木向下，上面砍平，刨出平面来，就是桌面，也都是木制的，风一吹便呼呼着火，厨房里更满是油污，一烧起来，哗哗剥剥响。唐逸看着那些人从楼里窜出，大笑道：“叫你们笑我，叫你们站在楼上笑我！”

他仰头大笑，笑指着那些东奔西窜的人，叫道：“笑话我啊，笑啊，怎么不站在那楼上指手划脚了？你们也怕死？你们都怕死？”

他弯下身子，抱着师父双修夫人的尸体，叫道：“过来，来帮我抱着师父！”

唐连不敢不听，抱着双修门主的尸体，两人慢慢向唐家堡子走去。

× × ×

当晚，阎可怜走进书房时，看到唐逸呆呆坐在那里，已是坐一天了。她抓住他的手，说道：“唐公子，你太累了，不想那些事，不想你师父，好不好？”

唐逸看看她，像看陌生人。

阎可怜叫道：“平儿，素素，你们来啊。”

两人来了，她们打扮得比平时更妖娆。但唐逸不瞅她们，只是看着眼前。

阎可怜说道：“你放松一下自己，再不想着你的师父，就会好过一点儿。”

唐逸说道：“我有什么好过？”

阎可怜说道：“你是做大事的人，怎么就经不起一丁点儿考验？你死了一个师父，不是还有九位师父吗？”

唐逸定定地看她，说道：“他们不是双修师父。”

阎可怜说道：“他们是不是双修师父，也不要紧，你有师父就行了。再说，他们是自己愿意死的，关你什么事儿？”

唐逸流泪道：“他们是死在我手里的，我杀死了师父。”

阎可怜说道：“我看了那一枚暗器，是她自己钉在胸前的，如果从别人的手里射出的暗器，毕竟有一条线路可寻，他们只是捏拿着暗器，自己摁在自己的胸前的。换一句话说，他们不死在你手里，也会死在别人手里。只是为什么要大老远地跑来，特地死在你手里，这事儿就费解了。”

唐逸说道：“师父说，唐门有人拿出解药，他说此话是什么意思？”

阎可怜说道：“你的解药被人偷走，拿去看如何样制它。但此药怎么落在了双修夫妻的手里，那就不知了。”

唐逸悲声道：“不管怎么说，我不杀伯仁，伯仁为我而死，这我也有责任！”

× × ×

齐骏与齐骁冷眼看着双修夫妻死在唐逸的手下，他们恨恨不已，如今唐逸更有威力了，他们看过唐逸出手，他们远远不是唐逸的对手，就是少林方丈、武当掌门都不是唐逸的对手。如果他们真的与唐逸拼命，只怕走不上几个回合，他们就得一死。

齐骏说道：“双修夫妻哪里来的解药？”

齐骁道：“可能是他偷的，再就是肃叔。”

齐骏沉声道：“再无机会了，唐逸从不会再给人一次机会。”

兄弟两人很沮丧，忽地有人轻声在身后说道：“走，走，有人会注意你们的。”

两人一回头，看到了钱匡公子正对他们使眼色，三人走出了人群，再回头看，见无人看见，才说道：“你们怎么在人群里指手划脚，莫非嫌知道你们的人少吗？”

齐骏叹息道：“唐逸又逃过了一劫。”

钱匡冷冷道：“如今他才真正进入了劫数，你说，十大掌门被他杀死两人，那九派能放过他吗？”

齐晓大喜道：“对啊，我们对江湖人传言，说他杀死了双修夫妻。”

钱匡说道：“我们有的是人，何不对江湖人传言，说是他弑师大罪，让他无法立足。再说九大掌门一听得说他弑师，人人欲得而诛之，岂不是更好？”

三人哈哈大笑，他们头一次这么畅快。

× × ×

左光远听着左明说完了那一场斗，他说道：“奇怪，说那十大掌门是唐逸的师父，他们也不必巴巴地赶来，特地来送死啊？”

左明道：“两人的死透着蹊跷，看来他们不想杀唐逸，更不想与唐逸认真一决，只是要死在蜀中，但他们特地赶来，大张旗鼓地送死，其中必有奥妙。”

他们想不明白，有秦桧对双修夫妻的威胁，他们不想让手下的弟子受苦，一听得秦桧要他们杀唐逸，两人便存了必死之心，到了成都，自是大张旗鼓地对唐逸宣战，但死志已决，结果必是如此，这并不奇怪。

× × ×

唐逸把双修夫妻埋在唐门，他在墓上立了一块志铭，写出了他弑师的经过，他在墓前烧奠，哭道：“师父，师父，我不能孝敬你们，也罢了，我怎么能让你们死在我面前？”

他的身后站着唐连与可怜等姐妹，他们都看着他哭，不敢劝他。只有铁胆张上来，说道：“唐兄弟，你不必再哭了，你师父他两人一心寻死，你有什么法子？就是你的师

父们再来，有这许多人跟他们说，他们必能知道你的无辜，你不必再悲伤了。”

唐逸仍是哭泣不已，他心道：我自答应活佛以来，做事很少有成功处，只是做成了铁相思刺，我不能杀卓书报荷叶之仇，不能杀秦桧报岳大哥之仇，我枉生为人！他越想越是悲伤，哭得越是厉害。

坟前悲声阵阵，坟旁泪水滂沱，所有的人都跟着唐逸大放悲声。

× × ×

肃叔坐在家里，他坐卧不安，他知道，唐逸哀毁甚痛，必是对那偷走解药的人大是痛恨，他想去对唐逸说，但又不敢。他猜知唐逸必是会知道那偷解药的人是他。他想不去那些唐家堡子外的店铺巡看，但又怕人看出来，便硬着头皮去了。

肃叔在街上，又看到了齐骁，这一次他转身便走。

齐骁叫住了他：“肃叔，肃叔！”

他不得不站住。

齐骁满面是笑：“肃叔，一向很忙啊？”

肃叔说道：“不忙，不忙。”

齐骁道：“怪了，不忙怎么看不到肃叔的影子啊？肃叔，你猜，要是唐逸知道了，他师父被杀的暗器与解药都是你拿出来的，他会怎么样？”

肃叔恨恨道：“你说过，你不拿与别人的。”

齐骁说道：“我是没拿与别人，在蜀江楼上，唐逸的师父便从我眼前偷走了那药，你也知道的。”

肃叔苦着脸：“你丢了解药，还要我再拿吗？你就是杀我，我也不肯再拿了。”

齐骁说道：“我昨天去看了唐侄，他在门前站着，好威风啊，肃叔，你是不是只有这一个儿子？”

肃叔的眼里冒火，但他奈何不了齐骁，他说道：“你别动我儿子，你杀我好了！”

两人悄声争议，远处的伙计自不知肃叔正与齐骧讨价，只是看着肃叔，远远不敢过来。不管怎么说，他也是当今唐门的主人逸哥的叔叔，他要发起火来，岂不是惹到了麻烦？还是远远地不凑近为妙。

肃叔说道：“齐公子，你要逼我，我去死，也不会再偷解药了。”

齐骧笑道：“肃叔，你想着的不是你，而是你的儿子唐匝，你就不会那么说了。”

肃叔说道：“我要告诉逸哥儿，我要告诉他。”

待得肃叔走出去，在街角上站着许多汉子，他们看着肃叔，说道：“肃叔，你还是听听齐公子怎么说，再想主意好了。”

第十二章 唐门内乱

当晚，有十几人在齐府聚齐，齐骏说道：“我已是得了那解药，而且得知唐门剧毒的解法，我们应是去攻唐门，杀了他一门老少。我们不怕他们的毒器，唐门的武功并不是不可企及。”

郭朝奉站起来，说道：“郭家、齐家与我们钱家，从前与唐门并称为蜀中四大豪富，但自唐逸回来，一切都变了，蜀中豪富不是我们，而是他们唐门一家了。我们从前的店铺都到哪里去了？多数都归了唐门，他唐门的一个下人都比我们三家的主子强，世道真个是变了。”

钱匡说道：“我早就说过，唐逸不可放过，你们都不在意，让他坐大，如今他是羽翼丰满了，要除他，可不那么容易。”

郭老爷子道：“让他还给我的蜀江楼，他烧坏了我的蜀江楼，这一口气我咽不下。”

钱匡说道：“唐逸的功夫深不可测，我们不必与他对头，待得他走出家门，我们再收拾唐门。”

齐骏说道：“听得那个肃叔说，这两天唐逸便要去西辽，他要与那个西辽王有什么事商议，如此好时机，我们何不利用？”

钱匡说道：“唐逸走后，肃叔与那个定叔便是唐门的主人了，我们要对付他们，岂不是易如反掌？”

当下计议定了，由齐家兄弟去打探消息，一待得唐逸离开唐门，便要一举灭掉唐门，将唐家堡子烧毁。

× × ×

唐逸带着可怜几个人，去看耶律重恩，他的心底里是想看一看答罕，看看他的妹妹倩倩。

他要飞骑至西辽，如果时间来得及，他要与倩倩在一起盘桓几日。

唐逸吩咐定叔与肃叔看守家中。

× × ×

第二天，定叔与肃叔、清叔在厅上点人，唐连说道：“逸哥不在，我们有什么事儿，都待他回来再说吧。”

定叔一听便不是心思，他冷笑道：“莫非只有逸哥儿能使得动你，我便支使不动你？”

唐连一听得话头不对，连忙陪笑道：“定叔说哪里话，就是逸哥在，也得听定叔的，是不是？”

唐定脸色微霁，说道：“不错，你们听我的好了。”

当下定叔分派做事，也没什么不妥。只是到了晚上，有人说道：“有人来拜访逸哥的，不知要不要他们进来？”

定叔问道：“是什么人？”

答道：“看去像是江湖人，说是逸哥的师父门派的人。”

定叔心里嘀咕：逸哥儿，你闯下大祸，你是躲出去了，可定叔怎么对付你那些师父？

定叔说道：“有请。”

说话间莫松、百姿领着十七对夫妻进门。你能看得出哪两人是一家，即使是他们分开站立，他也看得清楚。原来双修门的人都是如此，修炼到了一定的火候，两人动作行止无不默契，一举一动都是相近。

莫松说道：“你是唐门的什么人？”

唐定挺一挺胸，说道：“我是唐门的长者，我叫唐定，你们有什么事儿，对我说好了。”

莫松一指身后的那白衣中年人，说道：“这是我师叔双修佛，他会对你说话。”

那个双修佛脸色阴沉，对唐定说道：“你是唐门的长者，你说话便算么？”

唐定说道：“你有什么事，对我说好了。”

那双修佛说道：“好，好，你说得算便好，省得我再去寻找别人，他唬起脸来，喝道：“你们内的唐逸杀死我师哥师嫂，这帐怎么算？”

唐定支吾道：“他杀了你师兄师嫂，这事可大了。只是你师兄师嫂怎么会死在逸哥儿的手下？”

双修佛喝道：“少废话，当时他们动手，你们都知道怎么回事儿！”

他再喝道：“动手，拿下他们！”

十八对夫妻中，只有他的妻子百色香君不动，其他人全都动手，一会儿便拿下了唐门的人。

双修佛叫道：“拆了他的暗道机关，拿下人放在牢里，待得拿到那个唐逸，再定他们的罪！”

所有双修门的弟子都下手，把唐家堡子的暗道机关全都破坏掉，再拿下堡子里的人，全都下在牢里。双修佛道：“待得唐逸回来，我们再杀了他。那时他还有什么本事？”

莫松说道：“师叔，我知道那个唐逸，他的本事非同小可，依我看，不如乘那个小

子未归，我们捣空他的堡子，躲开他的锋头也好。”

双修佛冷笑道：“我看你师父收下唐门这个弟子，是他一生最大的不幸。他一生做下那么多的大事，竟死在一个毛头小子手上，我岂能容他？毁了他的堡子不算，还要他再也不能翻身！”

一个弟子禀道：“师叔，唐门最厉害的地方不在堡子里，在他那洞穴中。据说唐门的造暗器的地方就在那洞穴内，不如我们冲进去，一把火烧了它！”

众弟子一齐响应，双修佛冷笑道：“烧便烧，莫不是怕了他唐家么？”

所有的人冲向洞穴，一到了那洞穴前，听得里面吼叫道：“莫凑近来，小心性命！”

原来在家看守的唐门弟子一见那些双修门的人物占住了唐门，便依唐逸的吩咐，直退到那洞穴里去。把守住洞穴，不让外人入内。此时双修门的弟子都怒吼着冲向洞去，忽地从洞内射出一阵冷箭，把前面的几人射倒，倒下的是三人，一对夫妻再有一个男人。

那一对夫妻忽地叫道：“有毒！”他两人坐在地上，对面而坐，用功逼毒。但那箭射在面门，毒已入体，哪里逼得出来？只听得那两人大叫一声，便双双僵倒，尸仆而亡。

那一个男人的妻子凑来，扯他坐下，便拔出他的箭来，用口去吮那箭毒。

只见那男人叫道：“不可，不可！那毒太烈……”他用力去推身旁的女人，女人泣道：“你要死了，我不独活！”

两人坐在那里，看看女人正蹲着吮毒，忽地一下子倒在地上，再也不起。

男人流泪道：“真是的……好……好的……艳平，我也去。”

他当即嚼舌自尽，倒在那死去的妻子身上，面露笑容。

双修门的人怒不可遏，他们怒吼道：“杀光他们，把唐门的人全都杀光！”

双修佛也怒火万丈，他扯来唐定、唐清、唐肃三人，对洞内的人喊道：“出来，如不出来，你们在外的人全都得死！”

唐定呸地吐他一口，叫道：“洞内的人听着，来的是双修门的恶种，要是逸哥回来

了，要他替我们报仇！”

洞内的人不应声，他们也怕双修门的人杀人。

双修佛说道：“我师兄师嫂两人一向少做什么恶事，不像我双修佛，好事也做不少，恶事也没少做。你们唐门凭什么杀他？我要杀你们唐门的一个人来报仇！”他吼道：“唐门的人，有谁有胆子，站出来受死！”

众人不语，只是看着他，在洞内的人也凝神静听，看谁敢出来一死。

那人必是唐门的忠实弟子。外面的人只有唐连叫道：“好，你杀我吧！”

“等一等！”

站出来的是肃叔，他看着唐连，说道：“你是孩子，怎么能先死，我要死了，你替我照顾肃婶与侄儿！”

双修佛不料唐门也有不怕死的人，他冷笑道：“你是唐门的长辈，何必先死？”

肃叔说道：“我对不住唐门，如果我死了，唐门就会安定些。”

双修佛自是不知他说的是什么，只是吼道：“杀了他！”

肃叔泪眼婆娑地看着洞穴，那里面有他的儿子唐侄，他大声哭叫道：“小子，替我报仇！”

唐侄从里要冲出洞来，被人扯住，叫道：“不能出去，出去必死！”

× × ×

齐氏兄弟正在家里计议如何杀入唐门，忽地有人来报道：“钱公子说，双修门如今正大举进攻唐门，唐门堡内如今无人看守，快去拿解药！”

齐骏兄弟两人一齐起身，直奔唐门。

果然大门无人看守，他两人带人溜过去，远远看到洞穴那里有人在吵，便奔唐逸的书房，一进后进，便看到那放药的屋子，摸进屋子，可那一排柜子里空空如也，竟是没有一瓶解药。

齐骏说道：“他们一定是带入了洞里，我们远远盯着，看他们怎么做，再做定夺。”

远远看着双修佛等人扯来肃叔，竟是手掌一击，拍在肃叔头上，肃叔身子一歪，便是死了。不由得大是惊恐，心道：原来他们来就是要杀唐门人的。本来他们也是来报复的，但看了有人杀唐门人，竟是心也扑通通跳。

双修佛说道：“我们也杀了他们一人，如是他们不出来，我们便再杀，一直杀到他们的人光了为止。”

此时那肃婶在外面叫道：“杀吧，你们杀吧，早晚逸哥儿回来全都宰了你们！你们有本事去找逸哥儿啊，去找那可怜姑娘，你们没那本事，只能来找我们老人孩子！”

双修佛说道：“堵住她的嘴！”

正要去堵，忽地肃婶叫道：“匡儿，替我报仇！”

肃婶冲向那刀，抓过来，抹了脖子。

双修佛看她不会弄，竟是弄得血水直流，人还有气，在一下下喘，便拿起刀来，说道：“我送你的终吧。”一刀砍了她的头。

双修门的弟子此时都知与唐门的血仇是结下了，他们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身旁的人都扯过来，叫道：“洞内的人听着，你们拿出唐门的暗器与解药来，我便放了你们外面的人，不然他们全都一死！”

莫松与百姿扯着定叔过来，说道：“你说话，你是唐门的管家，你说他们会听的。”

唐定此时嘴角流血，他回头——看着唐门的人，说道：“我说话你们可听？”

众人看着他，说道：“我们听。”

唐定笑一笑，说道：“那好，我就说。”

众人听他，双修佛心道：你看着肃叔也死了，怎么敢再与我对抗？你说出来的话，一定是软话，要我饶过你们，看我愿意不愿。”

就听得定叔说道：“逸哥儿用我做管家，我不如肃叔。”

大家不料得定叔会如此说，便听他再说，定叔道：“肃叔不怕死，我应是头一个死在唐门的人。如今我告诉你们，逸哥儿回来，告诉他，把那双修门的人全都灭了，不然对不起死去的唐门中人！你们记清了吗？”

洞内洞外都吼叫道：“我们记住了！”

× × ×

双修佛恨得咬牙，但他也说不出话来，看来唐门的人骨头很硬，也难制服大家，他喝道：“你道我不敢杀你吗？”他扬掌对着定叔的手，忽地听到了一声断喝：“慢些！”

就见从大门走来了钱匡，他的身后是郭朝奉与齐家兄弟。唐定一看来人，心知坏了，齐骏兄弟与钱匡都是唐门的宿敌，他们一来岂不是对唐门更加不利？

只见钱匡一揖道：“问双修门主安！”

双修佛如今还不是门主，虽说他早晚必是双修门的门主，但此时他与妻子百色香君都一样是双修门的弟子。他笑说道：“这位是谁？”

钱匡笑说道：“在下钱匡，是蜀中的四巨富之一。”

百色香君说道：“你很会说话，你是蜀中的巨富，莫非是来帮唐门的么？”

钱匡说道：“哪里？唐逸犯下弑师大罪，我想帮他，也帮不上。只是看在我的面上，求双修门主放了他们。”

双修佛瞪眼问道：“为什么要放了他们？”

钱匡说道：“从前的蜀中唐门是一门皆好人，唐门的主人唐六老爷是一个有名的善人，后来唐逸公子把他父亲弄没了，据说是已被十大门派的掌门人给无限期地监禁，永远不能回来了。唐逸便把一个好好的唐门弄成了毒窟。唐门的弟子从前人人都经商，如今都学一身武艺回来，到了蜀中，自是欺压别家，用以坐大。如今唐门已是蜀中的一霸了。”

唐定说道：“钱公子，据我所知，你对逸哥儿的仇恨，来自你的老婆……”

钱匡恨声道：“不错，他凭什么管我与老婆间的事儿？他是我老婆的汉子，还是我是我老婆的汉子？”

唐定忽地忍住笑，说道：“你说错了。”

钱匡愕然，只见唐定忍住笑，说道：“他也不是你老婆的汉子，你也不是你老婆的汉子！”

众唐门的人一阵子狂笑，这种事儿没有不透风的墙，传来传去，谁不知道钱匡公子的那一顶头巾只是装模作样的，他只是一个假男人？如今看他来助纣为虐，一个个都是恨他，比平时更加不客气。

钱公子正在生气，忽听得齐骏说道：“定叔，我帮你求情，请这位双修门主放过你们，好不好？”

唐定大笑，说道：“我们唐门一向不求自己的敌手，你有事，自去办好了，莫来扰我唐门的大事。”

双修佛看看百色香君，他不料得唐门会有如此的硬骨头，他说道：“要不要杀绝了他？”

钱匡说道：“唐门有势力，都是因他有钱，双修门主莫不如去保四堂，就劫他们的钱财，拿去发展你双修门，此计你看好不好？”

双修佛比两师兄嫂更是贪婪，便不能做得掌门，一听得此计大妙，问道：“他保四堂有什么银财？”

钱匡说道：“保四堂从前在我们四家手里，每月至少也有几十万两银子的进项，据说如今更好了，怕库里也不有百八十万两银子？”

唐定一听得钱匡如此算计保四堂，不由得大恨，叫道：“没屁的臭狗子，你再算计唐家，不得好死！”

钱匡说道：“对了，我还忘了，这唐门的人都无用，莫不如带唐定去看保四堂，如

果他不肯拿出那些银子来，我想门主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双修佛大笑，说道：“好啊，多带一些人，如果他不肯说，便杀人好了。”

一时在洞外的人都走了，全都奔往了保四堂。

× × ×

洞里的人出来了，他们再整唐家堡，把门修好，但那些暗道机关却全都破坏了，一时不能再用。有人说道：“放信鸽，给逸哥儿，要他回来。”

但唐连说道：“不行，告诉他也行，只是不能靠逸哥回来再与他们斗！拿出来暗器，凡在外学过本事的，都跟我走。”

当时唐匝正跪在肃叔肃婶的尸体前，一起在哭。唐连叫道：“你哭什么？杀他两个双修门的人，你再回来哭也对得起爹娘！”

唐匝去拿暗器，叫道：“给我铁相思刺！”

原来平时唐逸怕唐门弟子拿暗器出去乱用，便锁得紧紧，这一回听得乱起，内宅的女人便拿着暗器与解药下了洞穴，才不至于被双修门的人全都拿走。当下人人分发了暗器。

唐连说道：“他们带走了清叔与定叔，我们去，就是救下我们的十几个人，不能乱动。”

唐匝叫道：“我要杀了他们，不管他们求饶不求饶！”

唐连叫道：“唐风，你看着他，不许他胡做。”

所有的唐门弟子都跪在肃叔的尸体前，他们发誓，唐门的人对杀他亲人的仇敌要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 × ×

保四堂前，双修佛笑了，他看着那么多的金银，十分快活。

他对大弟子莫松、百姿道：“我们虽说是富家子弟，但谁见过这么多的金银？我们

就拿走，省得让那个唐逸再欺压我们！”

百姿道：“师叔，依我看不妥，我们得与唐逸交锋过了，才能让他知道我们双修门的厉害，拿走他的银子，怕不稳妥。”

双修门主笑道：“有什么不妥？我们拿走他们的银子，再带走他们的清叔、定叔，要唐逸丢尽面子，看他到时怎么办？”他命百姿带来一些车子，把金银搬放在车上，一齐带走，把保四堂解空。

血雨腥风

第一章 痴心男儿

唐逸并不十分看得起答罕，他认为答罕与倩倩是寄人篱下，这种日子并不好受。

他问道：“何不回唐门，可以安定过日子？”

答罕一笑，说道：“你唐门并不安定，这几年来你一直在发展，却不注意对家人有一些温情，你如临阵之帅，只会鼓舞士气，却不知体恤士兵，你的后方不保。”

唐逸对自己的唐家堡子很有信心，他微笑道：“只怕说我唐家堡子不保的人，只有你一个。你要能好好看看我的唐家堡，你便不会如此说了。”

答罕说道：“西辽没大前途，但唐门也未有前程，大宋无前程，唐门哪来的前程？”

倩倩看哥哥要生气，便笑道：“哥哥，你找到了姐姐没有？”

唐逸伤心，再摇摇头。

倩倩说道：“我出来，毕竟有答罕照顾我，他是一个男人，思思姐与青青姐两人那么性弱，怎么能受得了在外流浪？你为什么不把她们找回来？”

唐逸不语，他早就想找回他的妹妹了，但活佛不做此事，他能怎么样？蓦地他心头

升起一股怒火，活佛只要他做这做那，全不为他考虑，他下一次如与活佛对话，就会告诉他，唐逸不是他能摆布得了的，要他再休来对他唠叨，要他把两个妹妹送回来，出一点儿差池，他就与那活佛翻脸。

答罕说道：“大哥，你还是回去吧，与耶律大王你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你回去，好好照料你家里为要。”

唐逸说道：“家里有那么多人，有什么了不得？”

正说着，忽地看到一只信鸽在空中翻飞，直插下来，扑入唐逸的怀里。

唐逸惊道：“这是唐门的信鸽，不知道有什么事儿发生。”

他拿下了信鸽的条子，看了好久，握在手里，久久不透气地瞪眼看着答罕。

答罕说道：“出事了？”

他点头。

答罕说道：“祸不可挽？”

唐逸点头，再摇头，他说道：“双修门的十七对弟子来了，杀了肃叔，杀了肃婶，还带走了定叔、清叔，他们把保四堂的银子全都押走了。”

答罕说道：“其中定有一些知道唐门底细的人。”

唐逸说道：“信上说，是齐骏他们三家的人跟着干的。”

唐逸面露杀机，他的心里仇恨大炽，他没杀双修夫妻，但双修门不会信，他们来了，杀死了肃叔肃婶，再劫走了保四堂的银两，摆明要与唐门作对，他岂能干休？

真个依答罕的猜测，他唐门有难了？

他忽地对答罕说道：“你是一个人才，何必蹲在耶律重恩手下，不如你随我去唐门，我们再重创一个能挥斥方遒的唐门，你看如何？”

答罕说道：“我与痴儿在一起，所付出的代价已是够大，我们两人只要能在一起，做什么，在哪里，又有什么关系？但到了唐门，天天蹲在你唐门堡子里，真够我与痴儿

闷的。我决意不去。”

倩倩也说道：“哥哥，你能回家去，那是最好。你把姐姐都找回来，再给我一封信，我去看她们。”

唐逸说道：“只怕她们未必肯来。”

倩倩说道：“只要你有诚心，她们怎么会不回家？你要她们回去，思思姐会帮你的。”

她随意看了阎可怜一眼，便说道：“可怜姐姐，我可不可以与哥哥说上一会儿悄悄话儿？”

阎可怜说道：“随便你。要我出去吗？”

倩倩一笑，笑得媚气，说道：“不必了，我与哥哥出去一会儿，好不好？”

两人挽着臂走出去，阎可怜与答罕看着他兄妹两人亲热，都盯着他们走去的身影，好久无声。

× × ×

忽地，答罕说道：“依你的才智，恐怕不在我下，你为什么不替他出出主意？”

阎可怜说道：“男人不喜欢凡事都乱出主意的女人。只有他在急需你出主意时，你才会有主意。”

答罕说道：“不错，但你不是久居人下者，依我看，你也不会只创下一个‘忘忧屋’，你有大才智。”

阎可怜说道：“我只想跟着唐公子闯天下，省得自己劳心。”

答罕笑一笑，说道：“能劳心者必不辞苦，你不劳心，定有难言之隐。”

答罕两眼如炬，瞪瞪地看着可怜，像要看清她的内心。他再说道：“你对唐逸有情，何苦让他与那些女孩子混在一起？”

阎可怜的身子一抖，显是答罕说得她心动，她说道：“我对他无情，‘忘忧屋’只是他的部属，我不必对他有情。”

答罕说道：“那是利益，情不是利益，当你发觉你自己有情时，早就陷入情中不能自拔了。”

阎可怜笑一笑，不再说话。

答罕吟道：“情能蚀骨，情能销魂，此生情误，劳心疲神。”

两人再不说话，阎可怜不看答罕，生怕他再问自己什么。

× × ×

倩倩勾着唐逸的肩头，她如此成熟，使得唐逸觉得她已是一个极有风韵的女人，有些不那么自在。

倩倩说道：“你何不同那个可怜人儿成亲？”

唐逸叫道：“休胡说！”

倩倩说道：“她盯着你那眼神，比答罕看我时更厉害，只有馋时看肉那神态才像。你何不对她说说，看她怎么说？”

唐逸忽地悲从中来，他对倩倩说道：“天下有像我这种男人，真个是悲哀。我不能真心喜欢哪一个女人，只能在自己的病态中寻找欢乐，我只是一个放浪形骸的人，有什么情感可言？你以为可怜会喜欢我？决不会！我找不回自己的父亲，找不回自己的妹妹，只能一个人独行其是，自以为是。我还得听命一个我从未见过的人，我连他是男是女都不清楚，我只知道他叫山中活佛，你说我悲哀不悲哀？”

倩倩搂着他的肩，说道：“你对可怜姐姐说说，对她说说你的心事。她会体谅你的，男人心里有事，要对女人说，说出来就会畅快一点儿。女人心里有事，要对男人说，说出来便心里舒服。人生就是如此，你何必太过执拗？”

唐逸搂着妹妹，忽地说道：“我来找你，本来有一肚子话要对你说，我知道那个答罕，他算不上一个男人，他不能……”

倩倩捂住他的嘴唇，轻声说道：“你不必再说，你是我的好哥哥。”

她那媚态十足的一笑，让唐逸知道她是一个知道一切风情的女人，她是饱经沧海的女人，有什么事她不明白呢？

她轻声说：“我与答罕在一起，我们相拥相抱着，很快乐。”

× × ×

唐逸回来睡了，他回到帐内，看到平儿与素素两人正在等他。他说道：“你们屋主去哪里了？”

二人看着他笑，说道：“公子，你一天到晚找我们屋主，不如让她也睡在你的帐内，你找她岂不是容易得多了？”

唐逸知道她二人的心思，是想让他与可怜能在一起，但他只是笑笑，说道：“休得胡说，告诉我，她去哪里了？”

二人吃吃笑，说道：“她与倩倩姑娘在一起呢，两人正说知心话。”

× × ×

倩倩正对阎可怜说话，她要对她说哥哥是一个好人，虽说他不得不和那许多的姑娘要好，但他的心里并不见得要那么做，只是他无法不那样做。如果阎姑娘对哥哥好，他岂不是此生就得一知己？他如得了知己，再也不会做那种事了，你说是不是？她想对阎可怜说，你如果和我哥哥成亲，那会更好。

但她看着阎可怜，看她两鬓松松，一副媚态，越看越美，心道：我哥哥真个是瞎子，眼前放着一个美人，他怎么竟是视而不见？她轻声说道：“你多照顾我哥哥。”

阎可怜说道：“我们‘忘忧屋’三十姐妹可以为了他而死。”

倩倩知道她说的是真话，为了哥哥，小爽姑娘与琴心姑娘都死了，她们二人死得好惨。但她对阎可怜说的不是这些，莫非她听不出来？她问道：“你看不起我哥哥？”

阎可怜说道：“不是，我知道他是个好人。”

倩倩体味她说的“好人”，心里好生不是滋味，“好人”究竟是什么评说，如果她说

答罕是一个好人，她会不会真心爱上答罕？

她说道：“可怜姐，女人一生如浮萍，真得有一个依靠才行啊。”

阎可怜说道：“你不是有了依靠？答罕对你不错。”

倩倩说道：“我不是说我自己，我自己其实也不知道我要的是什么，我只知道，当我夜里听着那艳姿楼里的狎浪声音时，我很害怕。我与答罕在一起时，我听不到那声音，无论是自己，或是别人，没有人能发出那种狎浪的声音。我入艳姿楼时还只是十五岁，我听不懂那声音，那声音对于我来说，太过可怕了。我用被子蒙住自己的头，在那声音中，我总是作梦……”

阎可怜搂着她的头，轻声说道：“你只是一个孩子，孩子不该去那种地方的。”

她搂着倩倩，倩倩觉得她的胸怀好生温暖，心道：如果哥哥能躺在她的怀里，他一生便有依靠了。我知道她有主意，且能管得住哥哥，甚至能帮助哥哥渡过难关。只是她怎么总不说此事，莫非她真的对哥哥的痴情视而不见吗？

她问道：“你不喜欢我的哥哥？”

阎可怜说道：“他是我姐夫。”

原来唐逸曾与阎惜情有过婚姻，但在那洞房之夜里，阎惜情毒倒了他，自己也服下了毒自尽，后来在坟里被人救走。至今她不愿意说出那主意是谁出的，只是在她毒倒了唐逸后，阎可怜才跟着来救了唐逸。

倩倩急道：“如今他不是你姐夫了，你何必再忸怩？”她心忖道：原来有这一层隔阂，她是忍着原来哥哥是她的姐夫，她才那么羞涩，不愿意与哥哥在一起的。她说道：“你真是傻，你姐姐对我哥哥无情，你却是有情。她害了我哥哥，差一点儿送了他的命。可你救了他，你是他的救命恩人。我哥哥对你姐姐恨之入骨，他恨不能真正杀她。但对你，哥哥就只有爱了，你难道看不出来？”

阎可怜说道：“我要告诉你一件事，那就是，我去救你哥哥，完全是我姐姐告诉我

的。”

倩倩一听，大是吃惊，问她原委。可怜就说明了，原来惜情不愿杀害唐逸，她不得不害唐逸，便叫她的妹妹继任“忘忧屋”主，她退隐去出家。一听得此说，莫非惜情还惦念着哥哥，可怜才对哥哥不敢用情？八成真是如此。

倩倩说道：“哥哥与你姐姐无缘，此生已无情份了，你也不是看不清楚，何必再那么拘泥？你再对哥哥无情，就显得有一点儿可笑了。你不是看不上我哥哥吧？”

阎可怜说道：“你哥哥只可以得一些女人，不会有真情感的，他在十大掌门那里病发时，便娶了荷叶做他的妻子，且发誓此生一生一世都不再娶妻。”

倩倩笑笑，说道：“发誓有什么用？我还发誓过，这一辈子不再碰男人呢，我一遇上答罕，便与他在一起了。这也没什么不好，你何必那么固执？”

阎可怜说道：“倩倩妹妹，我有病，不能与男人在一起的，我的病像答罕一样，只能与男人交朋友，不能与他们成亲。”

倩倩愕然，问道：“可怜姐，你有什么病，能不能告诉我？”

阎可怜摇摇头，她不愿意再说，此事不能对倩倩说，也不能对任何人说。

倩倩说道：“我哥哥很少与女孩子在一起，就是小时，也是与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很少，我知道他最喜欢思思姐，但思思不在，你足以替得思思，你有鬼主意，人也长得漂亮，你做哥哥的女友，他会很开心的。”

× × ×

耶律重恩请唐逸与他饮酒，两人对饮，好久无话。

忽地两人都笑起来。耶律重恩说道：“我知道你为什么笑。”

唐逸也笑说道：“我也知道。”

两人再笑。

耶律重恩说道：“我知道那一句老话，酒逢知己千杯少，但我跟你却没有知己那味

道。”

唐逸拍案叫道：“痛快，耶律重恩，冲你这一句话，我与你当浮一大白！”

耶律重恩说道：“我想问你，你做蜀中唐门的主人，有什么打算？”

唐逸说道：“从前听人说，如今自己说。”

耶律重恩大笑，说道：“好一个‘如今自己说’！只不知你要说什么？”

唐逸说道：“我要在蜀中建一个威力无比的唐门，我要在唐门建一个家天下！”

耶律重恩大笑，说道：“好，好！”

唐逸说道：“我来是看看答罕，看看妹妹的，但愿你能照顾好他们，我便不为难你。”

耶律重恩大笑说道：“好一个‘我便不为难你’，看你说话口气，俨然大将军了！”

唐逸说道：“我的师父死在我的暗器下，我百口莫辩，双修门来灭我唐门，我当然不能让他灭了，他杀我肃叔，再抢走定叔、清叔，夺我保四堂的银两，我明日便归，与双修门决一死战！”

第二章 天岂可安

秦桧步伐很轻松，他头一次感到他应松一口气了，与金人的和谈成功了，二十万两银子不给金人，且谈要在恰当时机迎请二圣，金人都不那么蛮横了。秦桧当然知道那原因，他们正在给二王子刺罕举行国葬，哪里有时间来对付大宋？此时蒙古一心对付他，金人岂能分心来对付大宋，此时对大宋，只能议和，不敢举兵了。

但高宗未必会知道此情，他当是秦桧一力和谈的成果，在未央殿内会秦桧，便是褒奖之意。

秦桧仍是打着十二分的小心，他记着，在君王面前，休要露出一点儿得意来，如果你真的得意了，便是你要遭殃时。

他进了殿，高宗皇帝来叫他：“秦爱卿，秦爱卿，你来，你来，有事要谈！”

秦桧惶恐道：“不，不，圣上，君臣之礼不可废，圣上如要臣来坐，臣可是不敢当的。”

高宗笑道：“秦桧，你别在意，此时只你我两人在殿上，何必那么拘礼？”

秦桧正色道：“不可，圣上就是圣上，我与圣上一起坐，便是欺君，我再做臣子，终是有愧了，微臣不愿意在圣上面前有愧。”

高宗皇帝眉飞色舞，不管怎么说，他对秦桧的毕恭毕敬还是满意的，秦桧就是识礼，不像有些大臣，自以为是天大功臣，说话奏章的口气都令高宗不快，他说道：“秦爱卿，我们胜了，金人答应不要那二十万两银子，我们今年岂不是能过一个痛快年了？”

秦桧也笑看着高宗，说道：“臣幸不辱命。”

高宗大声道：“岂止是不辱命，你真个是谈得好。你看金人说话：金人注意到大宋有饥渴之意，切盼二圣归去。且有心照应大宋君臣心境，愿在适当时机做好此事。你看看，金人有就范之心，且有顾我之意，和谈不费我一刀一兵，有事半功倍之效。”

秦桧说道：“圣上对金人太看重了，金人说话，实不可信。依我看，他是被蒙古打得有些怕了，方才对我大宋有和谈之心。圣上何必那么在意金人如何说？”

高宗说道：“哎，秦桧，这就是你不对了，就是蒙古打他，也是我们的主意，要蒙古与他动手，我们坐收渔人之利，就是这么说的，结果不错，蒙古与金人动手，我大宋便得利。”

秦桧叹气道：“大事未定，圣上不可过分高兴。”

高宗不悦道：“秦桧，你怎么总是打消我的快乐？你也知道，朕每日忧心忡忡，难得有快乐的时日。今天就快乐一会儿，有什么不好？”

秦桧看着高宗高兴，也陪着笑。

过一会儿，高宗皇帝笑说道：“秦桧，我与你就喝一杯，庆祝一下太后回銮，庆祝

一下今年的二十万两银子不必再送金人。”

秦桧喝罢，一叹说道：“圣上，我还是叹气，本来银子就是我们的，何必送与金人？本来太后就应在后宫，何喜之有？我们有大事要办，还是不要喝了。”

高宗不悦，说道：“好，好，你就说那件大事。”

秦桧说道：“有一件大事，有十家江湖门派，忽生奇想，他们想出一条大计，叫做‘安天大计’。此计颇妙，但在蜀中，有一个唐门，着那个人去执行。那个人圣上也见过的，那一日娄寅亮来告诉圣上，卓书想刺杀圣上，那个来告密的人便是那个唐逸。”

高宗道：“我记着有这件事，只是那个‘安天大计’是怎么回事？”

秦桧便把那“安天大计”讲与高宗皇帝听了。

高宗皇帝说道：“不错啊，真有中原武林人愿为大宋要安天，朕只有高兴。”

秦桧看着高宗皇帝不语。

高宗道：“朕又说错了吗？”

秦桧说道：“圣上为人仁厚，不似秦桧这般小人心肠，能妄猜。若依微臣看来，这‘安天大计’之人不但不能放过，而且要杀掉他。”

一说要杀掉唐逸，高宗不明白了，他看着秦桧，说道：“他要安天，对我大宋有许多好处，何不让他去安？”

秦桧叹气道：“他们是江湖中人，有利可图，便会去做。只听说那个唐逸在蜀中，把蜀中巨富人家都吞了，他哪里会一心想着大宋？再说，如果他对圣上有所图谋的话，圣上会怎么样？从前古人说得好，侠以武犯禁，那是有定数的，侠义之士不解救天下之危，只有弄乱天下的份儿。想上一次那个唐逸是想看卓书要杀圣上，他来救驾，要是他自己来犯圣上，有谁来救驾？”

高宗皇帝问道：“他在蜀中吞了那三家，是怎么回事，你细说说看。”

秦桧说道：“成都府左光远大人派都监左明来京述职，上何不召他来一问？”

×

×

×

都监左明进了殿，他跪禀道：“成都府兵马都监左明叩见圣上，吾皇万岁万万岁！”

高宗皇帝一看左明，便知是一个精干之人，成都是大宋的机要屏障，高宗自是对府尹左光远也较熟悉。他问道：“左大人可好？”

左明叩拜道：“谢圣上垂问，大人安好。”

高宗皇帝问道：“我有一事问你，你回答我，成都府有一个唐逸吗？”

左明一愣，吓了一跳，顿时不自在起来。要知道他与左光远两人从唐逸保四堂的吞并中得了不少好处，此时圣上过问，心自是害怕。他说道：“圣上，那唐逸不过是一个草民，不知圣上何故垂问？”

高宗皇帝说道：“他这人不简单啊，竟能胜得了钱郭齐三家，成为蜀中第一钜富，不知有什么诀窍？”

左明一听这问话不对啊，看来圣上对唐逸早有所防，说话上可得小心些。他答道：“唐门原就是蜀中钜富，在唐逸的父亲唐六时便是蜀中第一了，只是近来他得了四家的保四堂，便成为蜀中第一家豪富。”

高宗皇帝这人原来是一个亲王，做了皇帝后，痛感银子不足，每逢听得银两便头疼，因他每年得向金人纳贡银，这一年天天就听得户部说不足，听吏部说缺钱，弄得他十分难受。听得唐逸有银子，自是生出仇恨来。他问道：“他如此暴富，竟要安什么天，你知道不知道？”

左明一听原来要问的是这个，不由眉飞色舞，说道：“圣上有所不知，他是中原十派掌门为安大宋社稷埋下的一个人物，要他在蜀中建一个暗器独门，如果有谁要危害大宋，便着他去杀了那人，不管那人是六国中的哪一个，这主意据说是一个叫山中活佛主持的呢。”

看秦桧在冷笑，高宗说道：“你说，大宋社稷是不是有些不稳哪？”

左明一听话头不对啊，忙说道：“哪里话，大宋社稷稳如磐石，怎么说不稳呢？”

高宗再问：“既是大宋社稷安如磐石，何用他来操心？再说了，如果他能安天，要朕有何用？”

左明一听脑袋顿时大了，他知道，高宗皇帝自诩他是开明帝王，且以复国再创大宋新纪元自任，如你说他社稷不稳，岂不是要他怒火满腔？

左明说道：“这只是江湖人的一种自慰，他自不知天高地厚，想干预朝政，但他对朝廷无害，所以我们并不曾管他。”

高宗皇帝不怒自威，他在殿内来回而走，左明不停地看秦桧，他这一次来，带来许多礼品送与秦桧，而秦桧也知道他的心意，便说道：“圣上，依我看，不光是左大人看他是大宋有利，就是微臣一听那个‘安天大计’，也是有些喜欢，但细一想，便知道不是那么回事了。左大人远离京城，想他们不会知道那人有什么狼子野心。”

秦桧此时心也咚咚跳，忽地想到唐逸对他的警告，他再说道：“圣上，据我看，不如圣上召那个唐逸进京，封他一个官爵，着他一力为大宋做事，那样岂不是大大好计？”

左明一听，秦桧帮他，且要唐逸做官，不由一愣，心道：秦丞相，你怎么一时拐弯，我怎么知道你什么心思？但他猜不透，秦桧是不放心唐逸，还想害他，也还怕他，便生出一个临时的主意来。

高宗问道：“像他这种人，为什么要封他官？”

秦桧说道：“他能帮左大人稳定蜀中，何不封他？要他在蜀中替圣上卖力，那样他能安天，也是圣上的美意，他安不了什么天，圣上难道不会对臣子处罚吗？”

左明一听，原来你用的是这计，心暗恨他毒，但此时也顾不得了，便说道：“丞相高明，此法必能羁縻住唐逸，要他死心为圣上出力。”

高宗一想，也是对，便说道：“左明，你回去吧，我下道诏，要唐逸来京见我。”

×

×

×

左明走出殿外，高宗皇帝对秦桧说道：“秦爱卿，你说要治那个唐逸，为什么要封他官？”

秦桧说道：“我也细想一想，那人既是中原十大掌门留下为圣上所用的人，何不用他？再说调他来京，圣上也能亲自看看，他究竟是正是邪，如果他一心辅佐圣上，留下他来，有什么不好？但如是有狼子野心，就在京里杀了他，免生后患。”

高宗皇帝点头，说道：“好了，秦爱卿明日为朕下一诏书。”

秦桧点头答应，退出殿来，暗道：唐逸啊唐逸，你看我的手段好了。你要到了京中，我要你死得尸骨无存！

× × ×

左明正在殿外等着秦桧，他一拜道：“丞相，我总是有些不安，不知道圣上要查那个唐逸什么事，丞相能不能透一点儿风？”

秦桧叹一口气，说道：“蜀民不知高低，竟要安天，此计被圣上知道了，大怒，说是大宋怎么能用得着一个民去安？那样大宋岂不是危如累卵？是我再三劝说，圣上方才息怒。左都监，我再问你，你与左大人得了那唐逸多少好处，竟替他卖力说话？”

左明轻声说道：“丞相，不多，不多，我们能替丞相做什么？”

秦桧冷冷道：“拿出你的一半银子，去修建康河堤。”

左明说道：“我们只得了一百万两，拿出一半来，实在太多了。”

秦桧忽地冷笑，说道：“建康官穷，成都府富，你猜我告诉吏部，你得了一百万两，吏部会怎么样？”

左明顿出一身冷汗，说道：“丞相包涵，丞相包涵！”

秦桧说道：“不瞒你说，左都监，你与令兄拿出六十万两银子修河堤，还得说那银子是我秦桧凑的，你左大人两人才凑齐了一十五万两，你愿意不愿意呢？”

左明说道：“愿意，愿意。只是那个唐逸的事儿……”

秦桧说道：“左都监，你怎么不聪明了？如果唐逸有命，他就会在京都活得好好的，如果他没命，你们回去，难道愁没有银子可捞吗？他要死了，再没有人有银子了，再说，他的银子够不够你左大人收拾收拾的？”

左明透了一口气，他知道，秦桧必是要收拾唐逸了，只争早晚。

× × ×

天很晚了，高宗皇帝与两个妃子好好地玩了半宿，他再起床来，便看奏折，看到建康发水，心里发闷，两个妃子来抚摸他，他叫道：“滚，滚远一点儿！”

那两个妃子吓得躲他远远的，不敢再来。要知道，妃子们都知道，一到了金人催银时，到了各地水灾旱灾时，高宗皇帝便对自己的妃子发火，有时把她们折磨得直哭。她们此时不敢惹他，但又不敢离开，要是离开了，他一发怒，岂不是大祸临头？

他皱着眉头，一个妃子说道：“圣上，有什么事你不能办的，便交给手下最聪明的人去办，他办不成，你就杀他，不然你怎么是皇上啊？”

高宗心里一恍，对啊，还是旁观者清，我只是交与秦桧去办，他近来权威日隆，我也正好煞煞他的威风。他叫道：“来人啊！”

来了一个太监，那太监站在帘外，高宗说道：“你进来，你进来！反正你也不是男人，看也白看。”

× × ×

太监憋了一肚子的火，他来到了秦桧的相府，看到那相府的门前灯也亮着，但那看门的两人都在小屋熟睡，他便敲门叫道：“抄斩了，抄斩了！”

那门房唬得一愣，跳起来老高，骂道：“是哪一個混蛋敢来相府骚扰，难道你不要命了？”

太监摇头晃脑说道：“是当今皇上呢，你不愿意开门，我就回去报与皇上，说是你家秦丞相得了皇上的令也不愿开门，你看好不好？”

那门房在灯下看，真个是宫里的太监，忙陪笑说道：“不知道是王公公，请王公公原谅小人，不用说是皇上啊，就是王公公发一点儿火，我的头就没了，丞相杀了我，王公公你就不心疼吗？”

王公公鸭子嗓笑得嘎嘎响：“好啊，要杀头就杀，我就愿意看杀头，杀你的头，又不是杀我的儿子。”

那门房陪笑说道：“王公公，我就是你的儿子，你看着我死，你不难受？”

王公公笑得心顺了，叫道：“好了，儿子，你去叫你的秦丞相起来吧，就说得去侍候皇上了。”

× × ×

秦桧一听得是宫内的公公来叫，圣上有事要他去，便心内嘀咕，有什么事儿，要夜里来叫？但他心里也有些得意，看来圣上是离不开我秦桧了，就是有事夜里来叫，也未必不是好事。

王氏睡在他身旁，另一旁是他的小妾龙氏，两人嘀咕：什么事，要夜半来叫？但两人翻身再睡，根本不理睬秦桧。原来那个龙氏也学会了奉承王氏，很得王氏的宠爱，便拿秦桧也不那么在意。秦桧也无奈，只是说道：“我去宫里了。”

王氏说道：“让圣上把你净身，做了太监，岂不是朝朝暮暮都能在身边了？”

秦桧心里得意，脸上却不表现出来，他哼一声，说道：“你妇道人家知道什么？国家大事，须得忙碌，也许是误不得呢。”

× × ×

待得秦桧入了宫内，看看太监引他去的正是小暖阁，那是高宗皇帝幸妃子的地方啊，他心忐忑跳着，又惊又喜，古来便有此理，只有近臣幸臣方才能在皇上幸妃子的地方见到皇上，那人受皇恩宠爱，便真个是无以复加了。

秦桧等在暖阁外，听得里面莺声燕语，闻得那里面香气熏人，不由得也羡慕皇上悠

闲。只听得太监叫道：“圣上着丞相入阁相见！”

秦桧入了阁，便闻到了一阵阵暖香，此时刚入十一月，冬日乍寒，未有深寒意，一般百姓人家，谁会点起一只小小熏笼，取一点儿暖意？只见那两个妃子躺在床上，圣上坐在床头，说道：“秦桧，朕有一事，要你来办。”

秦桧心道：该不会是又想杀哪一个人了？但他听得高宗皇帝说道：“朕要建康修堤，不至水灾成患，你看要筹银两多少？”

秦桧一听得是此事，方才放下心来，对高宗皇帝道：“圣上有什么大事，着微臣夜里进宫，真个吓坏了微臣了。”

高宗皇帝说道：“秦桧，朕知道你怕老婆，只有一个小妾，不如朕赏你几个美女，再告诉你的老婆王氏，着她不要吃醋。你看如何？”

秦桧听见那两个妃子正在那里吃吃艳笑，笑得放肆已极，心道：她两个正是圣上最宠的妃子，受圣上宠，便不知天高地厚了，敢笑我秦桧？他忽地说道：“不知圣上要赏臣什么美女？”

高宗一听，顿时愣了，他只是说说，但未想得明白，便说道：“朕自在宫内选两个美艳女人送与丞相便了。”

秦桧笑一笑，说道：“谢圣上赏！”

高宗说道：“说正经事，你看那银两如何筹措？”

秦桧说道：“不如圣上明日在殿上着臣当堂献银，臣便拿出六十万两银子，如何？那样大臣们再捐一些，圣上就不必发愁了。”

高宗皇帝忽地问秦桧：“你怎么有那么多银子？”

秦桧轻声说道：“圣上，我告诉你，你可不能告诉别人。”他悄语高宗，高宗皇帝大笑，说道：“好，好！”

高宗皇帝再皱眉，说道：“朕恨不能去做那个成都府，省得银根短缺，你说，要是

把那个唐逸杀了，把成都府换了，你看如何？”

秦桧笑笑，说道：“圣上的御花园里的鱼，要不要喂养？”

高宗说道：“要喂，不然朕如何能钓得大鱼？”

秦桧说道：“皇上全当左光远是一条大鱼，如何？”

高宗拍秦桧的肩大笑，说道：“朕明白了，如果左光远能替朕拿银子，朕还是用他的好。”

高宗皇帝对秦桧说道：“朕明日便送那些美女与丞相，只是你得让你那醋婆子少吃些醋，你才有快乐啊。”

秦桧说道：“微臣与王氏在北国，有过共患难的经历，此时便让着她一些，请皇上莫要见笑。”

高宗皇帝拍案而起，说道：“房玄龄老妻吃醋，不许房玄龄再娶少妾，房玄龄从此不与女人亲近，哀哉，房玄龄！莫非秦爱卿也会像房玄龄一般？”

秦桧笑吟道：“熊掌，我所欲也；鱼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而兼之，舍鱼而就熊掌也。”

高宗大笑，说道：“秦爱卿，朕今天就让你享受一番既吃鱼又食熊掌的乐趣。”

第三章 灭双修门

唐逸见了钱匡，他看钱匡满面是笑，十分得意，不禁生气，问道：“什么事令你如此开心？”

钱匡笑道：“自然是你破财。你被人捣烂了堡子，再杀了你的人，夺了你保四堂的银子，我自是开心。”

唐逸说道：“你开心得早了一点儿。”

钱匡说道：“我告诉过你，我要对付你，你对我的老婆有染指之心，我恨你。如今我对付你的时机到了。”

唐逸冷冷道：“莫非你要杀我不成？”

钱匡说道：“我没那么蠢，天下很少有人能杀得了你，我也杀不了，我何必费那么大的气力？”

唐逸问：“你想怎么样？”

钱匡大笑，说道：“也不想怎么样，只是想告诉你，我知道那十六对双修门夫妻的住处，你要不要知道？”

钱匡拿着一张字条，对着唐逸摇动，唐逸问道：“你为什么帮我？”

钱匡笑说道：“帮你杀人啊，你杀的人越多，自己被杀的可能就越大，你说对不对？”

唐逸明白他的险恶用心，原来他希望唐逸杀光那双修门的人，那样他可以看十大掌门有人来对付唐逸了。

钱匡说道：“如果有人杀了你，我会乐得睡不着觉，但我杀不了你，我最恨的就是我杀不了你！”

唐逸冷冷道：“何不试一试？”

钱匡说道：“别人杀了你，也是一样。你要不要这张纸？”

唐逸说道：“我要，为报答你，我不杀你。”

× × ×

唐逸召集唐门弟子开会，人人都是孝衣素服，个个满面戚容，唐逸说道：“人要弱，必被人欺。我们唐门从前有钱，但也总被人欺负。我想振兴唐门，唐门胜出几家来，他们也想欺我。如今他们抢走了我们保四堂的银子，劫走了定叔清叔，杀了肃叔肃婶，你说，我们要怎么办？”

唐匡叫道：“报仇啊，要报仇啊！”

唐连说道：“逸哥，你说怎么办，我们水里火里都去。”

唐逸喝道：“拿出铁相思刺来！”

铁相思刺放在桌上，唐逸说道：“从前我不要大家拿暗器，是因为它太过毒辣，如果你射出一枚，可能就会有一人丧命。如今双修门逼我，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要杀了他们，救回定叔清叔！替肃叔报仇！”

所有的唐门弟子都义愤填膺，他们领来了铁相思刺，准备出发。

唐逸只有一个指令：“杀！”

× × ×

阎可怜出现在他的面前，她叹气说道：“十大掌门是你的师门，你何不对他们照应一点儿？”

唐逸咬牙道：“他灭我唐门，拆我暗道，杀我肃叔肃婶，此仇能解么？”

阎可怜道：“中原十大掌门休戚与共，你与双修门动手，必是动一发而牵千钧，你得思虑来日。”

唐逸吼道：“我何必思虑什么来日？我要灭了他双修门！师父也不是我杀的，他们死在我唐门，我把他们葬在唐门，以示对他们的尊敬。可他们竟把师父两老的尸体挖出来，迁走了。好，既然他们那么绝情，我何必有义？我要杀光他们十六对夫妻，让双修门从此绝迹江湖！”

阎可怜说道：“你也得听听活佛的话，他不会愿意你这么做的！”

唐逸一听得活佛，更是来气了，他吼叫道：“叫他来啊，让他用那不男不女的声音对我说话！他藏头缩尾，哪像一个正经人物？我就不知，中原十大掌门推举他做领头人，他有什么好？他再对我说话，我什么也不会听他的！”

阎可怜站在风中，听他吼叫，忽地身子直抖，她轻声说道：“我怕，我怕。”

唐逸对她有十分垂怜，说道：“你怎么了？”

阎可怜的身体在他的怀里颤抖，她轻声说：“你对人仇恨越多，你对于世人的爱就会越少。”

唐逸心道：原来她是怕我成了一个恶魔，才这样怕的。看来她对我真是情感甚深，但她为什么不对我吐情？她为什么只是畏惧，莫非她真个如倩倩所说，怕惜情恨她？

阎可怜说道：“人活在世上，本来不易，公子何必对人那么仇视？双修门也有他们的狭心，你要学他们一样，岂不是得冤冤相报？再说魔刀等人嫉恶如仇，你得小心啊。”

唐逸说道：“他们就是因为有十大掌门，方才如此对我的，我要杀光他们，让他们知道，即使十大掌门来，我也不怕。”

阎可怜想说，又不敢说，但终于说出来了：“活佛会杀了你。”

一说到活佛，唐逸顿时滞住，他没看到过活佛，他也不知道活佛是男是女，但他恨那个活佛。如今再想起来，他的一切都是活佛所为，他至今仍在活佛的影响下。如果他是被卓书、索雅等人毒倒的，那还有情可原。如果是活佛呢？他们能把父亲唐六弄成不傻不痴的样儿，让他天天爬在地上玩骰子，摸女人的屁股，怎么就不会把他也毒成不死不活的样子，再用十大掌门利用他？他忽地说道：“我怀疑是活佛毒倒的我，他再要我做那毒人，制暗器，以便他号令天下。”

阎可怜幽幽说道：“我也是活佛派来的人了？”

一听得她幽怨声音，唐逸顿悟，她也多心了，既是姐姐毒倒了她，妹妹救他，也必是有人主使。他说道：“我没说你，你不必多心。”

但此时他看着阎可怜，头一次蓦地心头升起一阵寒栗：如果她也真是有人派来的，那他岂不是要.....他再对自己说道：“不会，可怜对我一片情痴，她怎么会是人派来的？再说如果有人能救我，她何必先毒我？她姐姐毒倒了我，是卓书所为。卓书只是为粮食，不为他事，我何必多心。”

唐逸说道：“我要杀光双修门的人，你休拦我！”

阎可怜的眼光幽幽的，她说道：“你只杀人，从此江湖不宁矣。”

× × ×

双修门的人分散而居，但他们相隔不远。在梓州城外，有一个小村，那村里住几十户人家，新搬来的三户人家很招人喜欢，因为他们很大方，一搬来时便请大家喝酒，拿银子给人治病。这是三户很年轻漂亮的夫妻。他们不耕地，只种花。秋末了，搬来的车上有多半是花。

夜半时，听得有人叫喊，那村里的人急忙起来，看到那三户人家着火了，看着火窜上了房舍，有人在叫：“杀人啦，杀人啦！”急忙赶去救，但看着火升处，没有人敢进去，火烧得太旺了，待得火熄，看到了尸体，那三户人家的夫妻都被扔进了火里，尸体烧得炭一般黑。三对夫妻都是相拥相抱着死的。

× × ×

有一对夫妻住在成都府外，他们天天去一家赌场赌博，他们每一天带一千两银子来赌。待得赌光了，便再出门去，在门前买几只烧饼，一边吃着一边走，夫妻两人笑咪咪的，像是赢了钱。

这夫妻两个是怪人，人都看他，天天在赌场门口等着，待得老远来了，便急煎煎地跟着，叫道：“输银子的来了，输银子的来了！”

庄家也高兴地看着他两人，这时等在一旁的店主人说道：“长栈赌坊的主人吴老板来了。”

便见两人进来，对着夫妻两人作揖，说道：“多谢光顾，只是两位多日来只输不赢，使小店生意增色不少。但客人输银子，也使我不安。”

夫妻两人互看一眼，说道：“我们的银子有多，要赌就多赌几天，你休管我输赢，我不是不欠你银子吗？”

吴心看看吴干，吴干看看吴心，开了十几年的赌坊，除了见过齐公子那一次一掷几

万银两外，真不曾见像他夫妻两人这种怪人。只是来赌的人都盼着赢银子，哪有几个人愿意输钱？他做这种事，必是有一定的缘故。

吴干便问道：“不知道两位有什么事儿要小人去做的，尽管说就是。”

那男人笑说道：“我们有一些银子，是一些不义之财，只好输了它。”

吴干问道：“一看两位便知道是神仙侠侣，不知敢问高姓大名？”

男人笑笑，说道：“我叫倚闲，她叫菊净，我们是夫妻。”

再问也问不出什么名堂了，只见那两人再去坐下，拿出一千两，放在桌上，便掷骰子。

一掷两瞪眼，庄家也明知两人会输，便也没什么劲头，说道：“掷吧，掷啊！”

倚闲一掷，便掷出一个一二三点来，说道：“看来又是输。”

但那庄家心道：你真个想输，我便要你赢。他一掷也掷了一个一二三点来。庄家同点赔，他推出二百两银子，看那一旁的吴干点点头。

吴干心道：你一心来输银子，我让你输不成，看你还有什么主意？

倚闲看赢了银子，懒洋洋地说道：“怎么赢了银子？再掷吧。”

这一回是菊净掷，她再掷一次——二点，说道：“这一次点太小了。”

庄家也想着这一次不能太露眼，便掷一个二二三来，菊净像是替庄家高兴，说道：“好了，你又赢了。”

她回头说道：“你看，你还不如我……”

蓦地看到了丈夫的头耷在桌上，脸伏在下，她叫道：“你怎么了？”

她摸着丈夫，忽地尖声叫起来：“谁杀了他？”

人皆愣住了，什么时候有人杀了她的丈夫？她的丈夫死了吗？她扶起了丈夫，有人要帮她来扶，她吼叫道：“不能动，他身上全都是毒。”

她回头对吴心吴干说道：“一定是蜀中唐门杀了他。你们记着，拿这些银子把我们

夫妻两人葬在一起，谁葬了我，剩下的银子便归谁。但你们得小心，一不小心，会沾上毒，一沾上必死，无法救的。”

她在丈夫的身上摸索，忽地流泪，说道：“真的是暗器，真的是暗器，他们竟在你的背上插上一枚铁蒺藜，可恨可恨！”

她拿了那枚铁蒺藜，拿它摠在自己的背上，说道：“尝尝滋味，死有什么稀奇？”

两人相抱着死在赌台上。

× × ×

唐逸自己去找那双修佛，双修佛夫妻在江边住。远远看去，有一个茅棚，他住在那里，天天垂钓，看着江水，静静地等待什么。

唐逸来了，他说道：“你可以杀了我，但不能动我的家人，他们与你无仇。”

双修佛说道：“我杀了你的肃叔，因为你们唐家的人杀了我们的弟子，我们一共死了四人。”

唐逸冷冷道：“死的不光是四人，你们剩下的十六对夫妻都得死！”

双修佛哦了一声，也不觉意外，说道：“当初我就知道，十大掌门收你这么个徒弟，终有了日会被蛇噬。”

唐逸说道：“是你们把我弄成了蛇的。”

双修佛说道：“不必多说，你来吧！”

百色香君冷冷道：“唐逸，你要小心我们两人！”

两人夹击唐逸，双修佛的一条钓杆出神入化，百色香君的一条绸巾也飘荡来去，直扫向唐逸。

唐逸身子急闪，竟在两人间插入去，左手一伸，拿住那根丝线，手指一弹，便弹向百色香君。

双修佛叫道：“小心！”

那百色香君听得叫小心，但不知是什么过来，那丝线又细，叭地一声便弹在眼珠上，那眼立时爆裂。百色香君最自诩的是她的美貌，一知道自己眼也瞎了，便气得不行，她扑向唐逸，两手直插，想与唐逸同归于尽。

唐逸身子一闪，手直插在她的咽喉上！

百色香君不啻是自杀，她一死，双修佛更急，他嘶吼声声，连连怪叫，直扑向唐逸，叫道：“你杀了我吧，我再也不会放过你！”

唐逸的手一弹，一粒弹子直射进他的眼窝！那双修佛冷冷道：“唐逸，十大掌门不会放过你，你必死无疑！”

江水仍在急流，插在江岸旁的钓杆已有鱼在咬，唐逸拿起钓杆，看着那一条大鱼，忽地一扔，把那杆握裂，那鱼在空中跳几跳，落在沙滩上。

唐逸说道：“你只是一条死鱼了，对不对？”

他忽地抓住那一条鱼，运力握住，那鱼渐渐变色了，变成青色的，有些光亮。他再用力一扔，鱼漂进了江水里，如果有鱼啃吃那鱼尸，明日的江水里会漂满了死鱼。

唐逸走了，他再也没回头。

双修佛是死了，但定叔在哪里？清叔是不是还活着，他们在哪里呢？

他想，待得杀了那十六对夫妻，唐门便会找到定叔，就是找到的只是定叔、清叔的尸体，也要找！

第四章 无名道长

在新修葺好的蜀江楼上，有一场别开生面的宴席。坐席的只有一人，他是一个老道，身板挺得笔直，坐在对面，看着江水。坐在他侧面的是唐逸，他是主人，但他是那道人的徒弟，只能坐在下席。

道长不说话，只是看着江水。忽地他说道：“看来活佛所虑不错，你会有野心，而且能弑师。”

唐逸说道：“双修门主师父两人不是我杀的。”

老道人是无名道长，他是武当掌门，性子也很烈。他瞪圆眼说道：“我就要听听你如何说，你说好了。”

唐逸说道：“双修师父两人不知道从哪里拿到的铁相思刺，他们手里握着铁相思刺，竟是另一只手握着解药，双双自尽了。”

无名道长说道：“你以为我会信你？”

唐逸说道：“师父两人自尽时，我亲眼看到的，你不信也没有办法。”

无名道长说道：“我不信你，我再也不信活佛，他说过，如是有弑师行为，他会亲手杀了你。他为什么不杀你，只是沉默？他在哪里？”

唐逸说道：“我不知道，他好久没来与我说话了。”

无名道长哼一声，说道：“你把两位师父扔哪里去了？”

“埋在唐门内，但双修门的人来了，把他们的尸骨也挖走了。”

“你又杀死了他们的人？”

唐逸叹气：“他们杀了我的肃叔肃婶，还把定叔他们几人抓走，把保四堂的银两都解走了。”

“你便杀死了双修佛与百色香君？”

“不错，他们杀我的亲人，我也杀他们。”

无名道长一叹，说道：“果然有名堂，只是我来了，你怎么杀我？”

唐逸盯牢无名道长，说道：“你是我师父，我不会杀师父的，就是师父有错，我也不会杀他。”

无名道长扬头大笑，说道：“唐逸，你不必假惺惺，你杀死了双修夫妻，便是弑师，

如今十大门派的人得你诛之，人人会动手的。只是老道爱管闲事，来得快些罢了。”

唐逸看着满桌的素菜，忽地一叹，说道：“师父，不管你要做什么，我们只是饮上几杯酒，你吃一点儿素菜，我们再去杀，去拼，好不好？”

无名道长看着唐逸，笑说道：“好啊，我便与你饮酒。”

无话可说的饮酒是最没趣的饮法，两人只是一饮而尽，然后自斟。待得喝得半酣，无名道长说道：“唐逸小子，酒够了，我们走吧。”

× × ×

两人相跟着下楼，唐逸跟在无名道长身后。他看着无名道长的后背，此时如他真的射无名一暗器，无名自会不声不响地死去，但他不动，只是相跟着，一直走到外面。

直走到了树林，无名道长喝道：“好，就在这里吧。”

两人对面而立，忽地无名道长的骨骼咯咯响，他大声道：“小子，你看剑！”

无名道长对一个小辈用剑，这是头一遭。他根本不敢小觑唐逸，只是头一剑，便来一招“千峰竞秀”，直刺唐逸小腹！

唐逸一躲，说道：“师父，对不住了！”

依唐逸心思，他要胜了无名道长，拿住他。再对他说明，他确实不是弑师之人，他只是不知道是谁把唐门的暗器拿出去，交与了双修师父。那一天听得双修师父隐隐说过，像是有人偷暗器，被双修师父拿到手的，那个偷暗器的人是谁？他为什么要偷暗器？既是偷了暗器，怎么会到了双修师父手里？他心内也有许多疑团，要对人说。但无名道长性子刚烈，怎么对他说？他会信么？唐逸不敢相信。只是要胜得了无名道长，他才能对道长说话，或许道长会听他说。

一招“还来雾雨”应付过了无名道长的一剑。无名道长再刺一剑，忽地剑招变快，一连刺了三剑，招招都是快招，唐逸的身子一闪再闪，袖口哗地被刺穿。他再一展身，迎面给了无名道长一掌！

无名道长身子一晃，叫道：“好小子，怪不得能杀人，原来本事不差！”

他再复迎上，一剑刺向唐逸双目！唐逸不躲不让，一直对着他去，双手插向无名双目！

剑长臂短，他是不是疯了？但无名道长一闪身，让过这一招，说道：“小子，你无伤人心，老道怎么会有杀人意？”

× × ×

无名道长忽地停住了剑，他说道：“唐逸，你说，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活佛也说，你没弑师？”

唐逸本来对那个活佛无一点好感，此时听得无名道长说活佛说他没弑师，他忽地愣了，问道：“活佛在哪里？他在此地吗？”

无名道长一叹说道：“我怎么知道，我也只是闻其名，不知其人。”

唐逸看他闪烁其辞，心里认定无名道长一定认得活佛，只是不告诉他罢了。他说道：“活佛怎么说？”

无名道长说道：“活佛说，有人害你，而且那人心思狠毒，还会再害你的。”

唐逸心里惊悚，想着是谁会是害他的人，但想来想去，想不清楚。他心道：我不必再去想了，只要小心，凡事都得小心在意，必不会大错。

无名道长说道：“只是我有怀疑，我来看你一看，你在下楼时，站我背后，你如是小人，那一击必是最有利。你不肯击我，可见你良知不泯。我再与你对敌，知你不肯下死手，看来活佛说得对，我要回去了，对中原各大门派的掌门说知此事，要他们小心在意，小心上了那人的当……”

忽地，无名道长不说话了，他的嘴张了张，便再也吐不出声来了。

他猛地拔剑，身子几乎趺倒，他在地刻字：“我……中了……毒……”

唐逸抓住他，看他的眼睛，他刚才用力，已是毒力攻心，无法再救了。唐逸说道：

“师父，师父，我来救你！”

他刚要给无名道长输力，道长忽地抓住他的手，用剑在地上写道：“忘世不忘，疯士不疯。”写完这八个字，无名道长的身子一栽，便倒在他怀里了。

× × ×

唐逸悲怆不已。

看来真的有人在算计他的师父，但那人是谁，他为什么要算计他的师父，而且每一次都像是他自己害了师父？

只听得有脚步声，有人叫道：“公子，公子！”

是铁胆张的声音：“兄弟，唐兄弟！”

上来的人很多，他们正看着无名道长倒在唐逸的怀里。

无名道长死了。

铁胆张说道：“兄弟，太好了，你又胜了，这老道看去好凶，你能胜他，真是好事！”

众人看着那无名道长，有许多人认得他，无名道长在江湖上太有名了，许多人奉他为武林领袖，此时他一死，真个震惊莫名。

唐逸满面是泪，他抬起头来，对着众人说道：“我说我没杀我的师父，他是自己死在我怀里的，你们信不信？”

没有人说话，就连一向最信服他的铁胆张也不说话。

真的只看到无名道长倒在他怀里，而且他是中毒死的，一看他脸色，便知道他是中了毒，谁能使他中毒？除了唐逸，还有谁能使名震天下的无名道长中毒？

× × ×

唐逸决定要亲自送无名道长回武当山。

唐连说道：“逸哥，你再想一想，如果你自去，武当派决不会轻易放过你。不如让别人去，那样好些。”

唐逸摇头，他一定要亲自去。

忽地有人来报：“府尹大人来访！”

唐逸接入府尹，左光远左看右看，忽地笑道：“唐公子，你有官运了，我听说圣上要召你入京，便接到了八百里文书，召你火急入京，要授你官职呢。”

唐逸黑着脸，说道：“我不能入京，我有急事要去武当。”

左光远急得作揖，说道：“唐公子，你可给我一点儿面子，圣上召你入京，就是急事，要授你官职，此事不大，还有什么事大？你要去武当，去了京城再去，好不好？”

唐逸说道：“不，我要去武当！”

一旁的阎可怜看着唐逸，忽地说道：“公子，我看去武当，我带三十姐妹去就行了，我对武当派的人说，他们不会难为我们的。”

唐逸心想，他不会难为你，但与我的梁子一定结下了，他武当派早晚必会报复我。我怎么办？我要去对武派人的说明白，说无名道长并不是我杀的，这不干我事，只是有人毒死了他。再者无名道长在临死前写下的八个大字，他牢记在心，无名道长写的是“忘世不忘，疯士不疯”，看来疯士与忘世道人两人一定有什么问题。

唐逸说道：“左大人，我写一道表，就烦大人替我奏上皇帝，说我一介草民，根本不能做官。”

左光远头摇得像拨浪鼓，说道：“不可不可，你知道圣上对你有所防备，才派人来请你做官的。你那个什么‘安天大计’，圣上也知道了，你得好好讨好圣上才是，不然你唐门一门都得夷为平地。到那时，你休怪我左大人没对你说得清楚。”

× × ×

唐逸听阎可怜的，他带着一些人进京，阎可怜带着一些人去送无名道长，他对阎可怜嘱咐一番，然后再说道：“可怜，我想无名道长死时对我写下的八个字，就是说他死在谁手里。我如今估计不是忘世道人，便是疯士。但对武当派的人不能乱说，他们哪里

肯信？我要亲自找出来那证据，不然怎么能洗得清干系？你送无名师父去武当，这是最
难为的一件事，拜托你了。但受的委屈，全当是为我，好不好？”

阎可怜幽幽说道：“公子放心，我一个弱女子，上了武当，自不怕他欺负。就是他
说我几句，受一点儿委屈，我也不怕。只是公子去京城，务必小心在意，皇上要你进京，
必是不怀好心。”

唐逸阴沉道：“我自有办法，你小心在意就是了。”

阎可怜带着她的二十三个姐妹走了，她们去送无名道长的尸体，要去武当山。随她
们去的是铁胆张，他想护着那些女孩子，怕她们在路上生出意外。

唐逸再对唐连说道：“唐家堡子要修复，原来的暗道机关再修上，你要日夜着人看
守堡内，如有人犯，便杀无赦！”

唐连听令，唐逸再安排几件事，便告辞左大人，进京去了。

× × ×

唐逸坐在车内，车摇摇晃晃，他说道：“我这一次进京，心内总有不祥之感，你们
要小心在意。”

身旁的平儿与素素都笑，说道：“有公子在，只有我们杀人，哪有人杀我们的份儿？”

两人依偎在唐逸的身上，轻声说：“公子，人总是焦虑，便会老得快些。你能不能
不焦虑，那样便会快乐无比。”

平儿也依在他身上，说道：“公子，你看着我的眼睛。”

女人的眼睛里满是柔情，使得唐逸的心生出柔情来，真是心焦如火啊，他好久不曾
与两个女人亲热了。

他亲两个女人，女人的娇喘在车内响起。

走了好久了，忽地车咯地一声停住了。

唐逸叫道：“唐心，唐心！”

赶车的是唐门的赶车好手唐心。唐逸听不到回答，只见唐心的后背在他的眼前，他用手推一推：“唐心，我叫你，你听不见？”

他一推，唐心应声而倒，身体栽到车下了。他一掀车帘，身子一轻，蹦出去了。

车外，是一片原野。

没有人，一个人也没有。只有微微的轻风在吹，吹得路上、树上有些微响动。

他再叫一声：“有人么？”

无人。

他再回头，忽地心里生出不安，平儿与素素怎么没动静？这不像她们的为人，如有事，她们一向愿意动，愿意在他前面挡着。

他扑去车上，看到了两女的惨相：平儿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她不相信她看到的一切。嘴角流血，血流在嘴角上，她的头微微抬着。一旁死去的是素素，她的身体正扭过去，看到一个从车后爬上来的人，那人使她吃惊，她刚要抓腰间的剑。她腰间佩带的是软剑。素素的手快，她的手从来都能抓牢唐逸的。两人时常在床上比谁能更快地抓住唐逸，总是素素最快。可这一次她没那来人快，那人在她去抓剑时一打击在她的胸前。她吐血了，血喷在车棚上，吐了一车棚。

眨眼间，就死去了三个人

唐逸一人在车旁了，他左右四顾，还是没有人。

头一次有人偷袭他。

那人是谁？当然是他的仇家，如今他的仇家太多了，有蜀中的三家，有武林的十大门派，有京都的皇上有他的大臣，还有一些他想也想不到的人物。

他们杀死了他的女人，刚才平儿还偷偷地对他说：“你娶了屋主吧，我们做你的小妻。”

她吃吃地笑，说唐逸是鸾星大动，一定有喜事临门。她嘟着嘴说他不能喜新厌旧，

如果那样，她与素素会吃了他那物什的。

× × ×

唐逸心里想着与他交好的几个女孩子。

她们有的死了，像荷叶，像那些他从前的女孩子。但后来的都是冰清玉洁的女孩子，她们都是“忘忧屋”的姐妹，随着她们的屋主阎可怜一齐跟着他，风雨同舟。

先是琴心与小爽，小爽狡黠，乐意与他开玩笑。琴心羞涩，喜欢与他言琴。琴声诉出琴心，玩笑说出小爽，他那时好开心。

后来她们两人死了，再来了俏生、笑靥、可心，他把三个女人当成他的知己，当成他自己的妻子，派他们跟着岳元帅的母亲去云南了。也不知道她们一路是否平安，但他知道，他足足得有一年两年不见三个女人，她们还好吗？

他的心很悲凄，他抱着平儿，把她放在地上，再去抱素素，把她两人放在地上，再去挖坟。

唐逸呆呆地挖着，他一直在挖。到了月上梢头时，他把平儿与素素放在坟坑里，他跪下来，说道：“素素、平儿，我对不起你们，我不能带你们进京，只能在以后再回来。我要再重新把你们带回蜀中，带回故乡，我决不能让你们流浪在这里，这里好凄凉啊。”

他哭了，哭得很伤心。如今无人看到他的伤心，他的伤心便实实在在。

哭完了，他在这里立下一块石碑，上面写道：“唐公子妻妾之墓”。

他对自己说，凡是死去的女人，都是他的妻子，想荷叶不会生气的。

一想到了荷叶，他的心再一次揪紧了，他何时能杀了卓书，替荷叶报一家人之仇？

他跪下叩头，说道：“平儿、素素，我舍不得你们，我得走了，我要走了。我一定回来带你们回去。”

他泪流如雨。

× × ×

他出来时，心情就不快，他带着的人很少，只有唐心与平儿、素素三人，如今三人都死，他要一个人到建康去，皇上要见他，他不去不行。

如今他也恨那个皇上了，不是他急急要见唐逸，素素三人怎么会死？

他走了，风吹着他，吹着他身后渐渐去远的那孤坟。

经受多了死亡，人的心会变硬的，此时的他，便对那皇上与秦桧没有好感，恨意渐多，他心道：到了京城，我不会受你什么官的，我要回蜀中，我要做我的唐逸，我有许多的事要办，要找到我的仇人，我要一一杀了他们！

第五章 危机重重

京城，有许多人在等他。

秦桧命令九门提督，如果发现有一个身着长白衣袍的年轻人，说话吐蜀中口音的，到了城门，便格杀他！秦桧再找来了莫松夫妻，待得他两人来了，秦桧说道：“我劝圣上用唐逸，他会来的。到时他至京，要怎么做随便你们了。”

莫松恨道：“他灭我师门，如今除了我们夫妻再无一人幸存了，如此歹毒的小人，怎么能让他再活在世上？”

秦桧说道：“只是你们夫妻两人也不是他的对手，要怎么能杀了他才好。”

莫松道：“我已邀了江湖同道，谅这两日也会有人来帮我们。”

百姿说道：“他功夫高强，莫不如我们也用毒，不等他来到我们身旁，便毒死他！”

当下计议已定，便在京城内等待唐逸。

秦桧再命人下去，快马通知所有馆驿，有唐逸来京的消息，急速快马来报。

秦桧再禀告皇上，唐逸是江湖人，不得不防，要皇上下令，在宫内所有的禁卫，都听命于秦丞相，万一有急，随时应变。唐逸未进京，已是随处布满陷阱了。

×

×

×

这一日傍晚，唐逸到了城门。

他此时已是满面风尘，衣衫褴褛，走路脚步也有些沉重。但到了城门前，他忽地站住了。

城门那里像是一个大大的陷阱，正张着网等他。

如果他不是唐逸，此时定然看不出什么来。但因为他是唐逸，便看得清清楚楚：城门前有五个人，坐在茶棚里，一个的腰里别着一柄软剑，另一个人的后背插两管笔，这两人都是高手。再有一个坐在茶桌对面，背正冲着唐逸，但他的听力绝对是一流，他听得见唐逸走向城门的脚步声。第四个第五个两人是女流，她们正笑着，喝着茶。城门里，有二人正在注视他那两人，一个是臂如小儿腰般粗，腰身却如桶的壮汉；另一个是细挑个子，正在玩着花绳，他编花绳的速度，唐逸也来不及他变样。

所有的人都看清了唐逸，他们看出了他像那个从蜀中来的唐逸，一是他身着月白长衣，尽管那衣衫已是尘土布满。二是他年轻，像是二十岁左右年纪。三是，他的那风度，那神采绝对是一个高手，他必是唐逸。

唐逸也知道，从此时他不能不向前走了。

他能看清那七个人的站位，也能看清他们身后藏着的兵器。他看清了那软剑、双笔、那听力一流的腰里系着一个皮袋，他是用暗器的。两个女人一个用弯刀，一个用软索。她们的兵器都藏在身后的担子里。城内的两个人一个手里握紧了两枚铁胆，一个只是拿着手里的花绳。

能看清所有人的兵器，唐逸便胸有成竹。

他知道，那个使软剑的必是招式繁复，会用极绵密细致的剑法对付他。所以他上来一剑，唐逸虚应过去，便不必再理他。

第二个上来的人不是那个使双笔的，而是那个编花绳的，他会用手里的花绳系在唐

逸的脖子上，他的速度会极快，快到人都看不清，那人便死在他手下。第三个上来的应
是那两个女人，她们不会落后，也不会太前，所以她们一出手，那鸾刀便砍在唐逸的腰
间，那花绳便会抽向他的胸腹.....

唐逸脑里想着，仍是懒懒散散，向着城门走去。

他一步步迈向死亡！

× × ×

所有的人都看他已是死人了，他们此时已不关心他，只是向后看，向旁看，看他
有无救应。如果没有一个人救应他，唐逸已是必死。

唐逸再向前走，忽地他站住了，像是要回头，那两个女人沉不住气，便起身来，要
冲过来，但那个腰缠软剑的人止住了他们。

如果没有什么变化，唐逸应进城，他要面圣，要讨那个封官。

唐逸再向前走了，那两个女人怕掩饰不住她们的惊喜，竟低下了头，看着脚尖。

唐逸走到了城门前，他忽地停住，说道：“为什么不喝茶？”

他向一旁走，径直来到那茶棚，面对着那几人，笑道：“诸位好啊？”

那几人顿时愣住，只听得唐逸故作神秘地说道：“你们聚在此处，是想杀我啊？”

人都愣了，正在此时，唐逸出手了，他先出手，拿住那使软剑的手，只喀地一声拿
碎了他的手骨。再扑过来，两手直抓那背后插笔的胸前，那人不知唐逸是看得见的，便
身形一斜，想去抓笔。不料那笔反被唐逸抓在手里，他扑地一声，把那笔直插在那人的
双臂上，那人痛得大吼一声，身子直跳起来，却不敢跳，手还直插笔，正插在破桌上。
第三个男人正对着唐逸，他身子疾退，一直退出去。他是用暗器的高手，明白与唐逸太
近了，他拿出暗器来，也发挥不出威力。那两个女人一使鸾刀，一使软索，奔来夺唐逸
的去路。唐逸迎上，只对着那鸾刀一拍，刀便砍在桌上，离那手插着笔的人手只有寸远，
那人狂叫一声，以为刀正砍在手上，却未砍中。软索正要套在唐逸的脖子，却打了一个

弯儿，直套在那个手正被笔插在桌上人的脖子，他怒吼道：“为什么要套老子？！”

城内的两人看唐逸冲茶棚来了，看他对着五个人说话，以为他真是活得腻了，竟不认得真假人，敢直对着五人来，可唐逸一出手，他们两人便知道糟了，那使铁胆的壮汉叫道：“快！”他身子很快，直射出来！那瘦子的花绳反在他身后。两人到了棚前，壮汉一声吼，铁胆便射向唐逸。唐逸觉得脑后有风，身子一斜，让过铁胆，直射过去，正打在那手插在桌上的人胸前，他怒叫一声：“打死我了！”终于伏桌上不起。另一枚铁胆正射在女人的鸾刀上，咣地一声响，吓得她再舞不起刀来。正此时，那壮汉扑到了唐逸身后，拳也够得上唐逸的后背，他便一击，叫道：“嗨！”这一拳如是打中，岂不是打得塌腰？但唐逸身子直窜，比他更快，直射出去，从茶棚的另一端出来。

扑扑扑，一直射出十几枚暗器来，直射向他的身前身后。唐逸的身子不停，手在空中直抓，一边抓一边再掷，把暗器都掷回去！

那个使暗器的高手可惨了，他的身上、脸上钉着几枚暗器，惨叫着，逃走。

唐逸的身子正向前扑，忽地脖子一紧，原来那个瘦子的手真快，直套绳索在唐逸的脖子上！他手也真有劲儿，只听得咯咯有声，唐逸的头便胀得大了。

唐逸默运神功，他的身上有十几人的功力，一旦发作，真是势不可挡，只听得叭一声，那绳索竟断了。

那人本来以为能套得唐逸顿时气软，人伏在地，昏死过去。哪料得竟是绳索断了，就见唐逸飞奔中回身，只是拿手摸他一摸，摸他的脸，像是对女人来一番轻薄。

当唐逸再扑过城门时，这七个人再也无力去追，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唐逸进城了。

× × ×

唐逸进了城，去秦桧的府前看看，听得有人说，丞相府这几日就是严兵把守，往来的人不许在丞相府前停留，有人悄悄说：“又有岳元帅的人要刺他了，他反正不得好死！”

原来从前岳飞的部将施全刺杀他一回不成，反被他拉到了菜市口斩了头，这一次见他如临大敌，便猜他仍是有被人刺杀的可能。在市井小民眼里，秦桧就是一个大奸人，他杀死了岳飞元帅，必不得好死。

唐逸知道秦桧为什么重兵布府，他是怕唐逸来了，再来杀他。

唐逸在秦桧府前来来去去，却找不到机会，他想，我要去见秦桧，还是去见皇帝，这可是得想一想。如是皇帝也只是想杀我，我何必去见他？但他不知道高宗如何想法，也无法去问，忽地想起了一人，那人便是娄寅亮，他是太子太保，何不去他家一问？

× × ×

唐逸转到了娄寅亮家，正是中午，他看到娄家的家人在忙碌，捆行李，上下一片慌乱，便问一个家人道：“娄大人在家吗？这是做什么？”

那家人道：“我家老爷不在，去宫中拜辞太子去了。”

唐逸问道：“莫非你家老爷要出门？”

家人一叹，说道：“秦丞相上折，调我家老爷去云南任知府，这几天便要动身了。”

正说着话，忽见轿子归来，那娄寅亮看到了唐逸，吃了一惊，忙对他使眼色。等得唐逸溜入府内，便请至书房，对唐逸说道：“我知道秦丞相调你来京，想加害于你。你要小心，如今秦丞相正在得势，他参了我一本，说我调教太子无方，整日只对太子讲战，讲岳飞，讲太祖盛世，要另换太子太保。当时就换了原来的大理寺卿莫其奇，如今我得去云南了，秦桧此意，非同小可。”

唐逸在京中只认得一个娄寅亮，此时他还要出京去任地方官了，一时他也无话可说。

娄寅亮说道：“他要我到云南，依我看也没怀什么好心。你要知道，岳飞的家眷发配云南，我去了那里，一不小心，便治我一个不理政事之罪，看来我要栽在秦桧手里了。”

唐逸此时心里愤恨，犹自不息，心道：像秦桧这种人，在朝内反是得势，我不治他，他必治我。我今夜一定去他家里，要他也知道知道唐逸的厉害。当下对娄寅亮说道：“娄大人，依我看，你不必再去云南了，你今天告诉家里人，不必再收拾东西了，我去秦丞相那里说说情，他不会让你去的。”

娄寅亮心道：你是一个糊涂虫，秦桧要对付的，也有一个你。你来了，他早晚必摆布你，哪里容得你说话？他笑笑说道：“秦桧那人不会听别人的，除非是皇上有了新主意。”

唐逸告辞出来，看到娄寅亮那颓丧样子，唐逸心里好生憋屈，心道：原来忠臣都是受苦受罪的命，奸臣都得扬眉吐气，自古以来就是那样的吗？

× × ×

他等到了天晚，进了秦桧府中，原来秦桧此时也有一些得意了，高宗皇帝赐他一些美女，王氏看到那圣旨特地说明，要她不许吃醋，心里也恨，但不敢多说，只得容秦桧玩乐。秦桧此时正听着那五个美女奏乐。一个用编钟，一个用琴，一个用管，一个用笙，一个吹埙。秦桧闭着眼正在享受。他虽说是老了，但也色心不褪，一边听乐，一边摸着那美女的腿，说道：“肉也软，乐音也软，怪不得孔圣人不要听郑声，原来郑声像美人的腿，很让人肉麻啊。”

唐逸看他那老鬼样子，竟也拿捏买俏，不由得好笑，心道：老贼，我待会再来找你。他溜到了后府，看到了秦桧的儿子秦熹正在看折子。原来他父子此时权重，京内有些折子原是上与皇上的，但他先看。他看不过来，便让儿子看。

× × ×

唐逸忽地站在秦熹面前，说道：“秦熹，你认不认得我？”

秦熹看他，傲然道：“你私闯相府，便是死罪！”

唐逸说道：“我不是私闯，我是丞相与圣上找来的，我是唐逸。”

秦熹一听得他是唐逸，不由得腿也软了，人也陪笑，说道：“唐公子，请……请坐。”

唐逸冷笑道：“秦大人，你能让我坐了？”

秦熹陪笑道：“怎么不能？我与父亲早就说过，唐逸公子是天下奇才，如是你来了，让你来府一叙，你来了好，你来了好！”他站在地上，来来回回地走，一时看看窗外，一时看看唐逸，很不安定。

唐逸说道：“秦丞相的好意我已领了，我在路上被许多人追杀到了京里，我也未看到丞相，你相府有那么多多的守卫，不知是什么意思？”

秦熹心道：什么意思，抓到你，就杀，格杀勿论！可他却满面是笑，说道：“近来京都不太平，相府多人看守，也是常理。你也知道，大宋与金人和议成功，天下太平，但有外侮，便有内贼，你不怕外侮，还得防着内贼啊。”

秦熹几个哈哈，让唐逸顿时看出，他奸态十足，一点儿都不比秦桧差。

唐逸问道：“不知道秦大人在京里供什么职啊？”

秦熹见问，得意道：“也没做什么大事，只是校书，校书，天下史书，大多讹误，我只管校书，编史。”

原来秦桧心怀鬼胎，怕有人借史书攻击他，便着儿子去秘书监校书，秦熹的本事，实非只能校书，但秦桧深意，秦熹自是不解。

唐逸说道：“你刚才喝的茶里，我已是下了毒，你告诉秦桧，我在京里十日，要他禀报圣上，放我回蜀。再就是今日起，你休打太子的主意，把娄寅亮放回来，如果娄寅亮有一点儿闪失，我便杀你家二人，不是你与秦桧，便是你与王氏。你至今夜子时犯病，背上生有大痈，如到明天不治，便在三日内毙命，任何太医都无济于事。”

× × ×

唐逸走了，秦熹大声叫道：“你有什么本事，你吓唬我啊？你当我秦大人是吓大的？可是，我的后背能生大痈？不能啊，我只喝了茶……来人啊。”

来了一个家人，秦熹叫道：“你拿来一只猫。”

那家人知道秦大人平时不喜欢猫的，此时怎么要猫了？他问道：“不知道大人要什么猫？”

秦熹气急道：“活猫，我要喂它毒药，你拿不来猫，我便拿你喂毒。”

家人拿来了猫，秦熹与那个家人抓住猫，把那茶水灌入猫口，猫喵喵叫几声，便委顿在地，再也不起了。

秦熹大叫一声：“不好！”

他急速跑向前堂。

× × ×

秦桧正在听乐音，手也不闲着，听得秦熹过来，便叫道：“要你好好看折子，跑来做什么？”

秦熹哭丧着脸，说道：“不好了，唐逸来过了！”

秦桧一招手，所有的乐音都停下了，秦桧一挥手，她们全都悄悄退下。

秦桧说道：“凡事要冷静，静中方才有决断，方才不会错。我对你说过多少次了，你怎么仍是这样？”

秦熹哭丧着脸说道：“他来了，给我下了毒。”

× × ×

秦桧与王氏、秦熹三人坐在屋内，等着子夜，秦熹早就光着背，躺在床上，嘟哝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他怎么敢对我下毒？我要杀了他，我要杀了他！”

王氏说道：“最好是吓人的。”

到了子夜，忽地眼瞅着那背上鼓包，像是有东西在里面作怪，一瞬间便鼓了一个大包。

秦熹叫疼，秦桧苦着脸，看着王氏。

王氏叫道：“还不入朝去？！想法对圣上说，就说你的主意，让那个娄寅亮不离开京城！”

第六章 我攻你守

武当山一片肃穆，从山上到山下，一片雪白。

武当派的人知道了掌门人的死讯，他们什么都没说，只等着接无名道长的遗骸。

阎可怜带着二十三姐妹，人人披孝，一身素衣，一脸哀色，送无名道长归山。

到了山下，便见到了十二名武当弟子，人人带剑，来接无名道长。他们接过那车，把无名道长的法体抬下来，放在一个大大的坐龕中，十二人抬着，向武当山上走。

阎可怜等人只好跟着，一直向山上去。

一直走到了景阳宫，听得见大钟敲了六九五十四下，方才罢手，便听得有人叫道：“掌门人归山！”便见自无为道长以下，十一人出来，排成两排，接掌门人进宫。

待得把无名道长的遗体放在景阳宫的正中，无为道长方才回头，面带悲色，对阎可怜道：“请姑娘说明，我派掌门人如何谢世的？”

十一人都看着阎可怜，二十三姐妹暗暗为她捏一把汗。就见阎可怜说道：“无名道长是被人害死的。”

无为道长很讥讽地看她一眼，说道：“不用你说，我也知道他是人害死的，莫非他走到了成都，便病死了不成？我只是想知道，是谁害死了他！”

阎可怜说道：“我不知道，只知道他与唐公子一动手，便毒发身亡。在他死时，说话已是不能，只是用剑写下了八个字，叫做‘疯士不疯，忘世不忘’。”

无为道长愤恨道：“只拿此两句话来搪塞我，便算完了吗？唐逸怎么不来？”

阎可怜道：“本来公子要亲自送无名道长的，但忽地来了诏令，要公子去京城，要

封他什么官。本来公子不愿去，但奈不了府尹左光远的面子，只好去了。”

无为道长冷冷道：“一派胡言，我听也不怎么可信！”

阎可怜没出声，她也知道，对武当派说话，怎么说也不会信的，但唐公子就是没杀无名道长，她就只能这么说。

无为道长说道：“你们送掌门人归来，我多谢了。但你们是唐逸的下属，我自不能放过你们！”

他喝令道：“动手，拿下她们！”

阎可怜忽地冷笑，她看着众姐妹，只是束手就擒。

无为道长喝道：“你还有什么话说！？”

阎可怜说道：“你看看无名道长，他死不瞑目，一定有天大冤屈，你不为死人报仇，却拿下无辜之人，无名道长在天之灵也不会安心！”

众道人互相一议，有一个出来揖道：“师兄，依我看，还是先放开她们，我们再看看掌门所中的毒是哪一种，再决定如何好不好？”

× × ×

几个道长都是有功夫的人，他们撕开无名道长的衣襟，看他前胸后背，均是无伤，他们再看无名道长的牙齿，便见他的牙有些黑。

无为道长说道：“蜀中唐门的暗器，中了毒与他的症状是一样的。”

阎可怜忽地说道：“未必，看去有些一样，但真的如此，便不一样了。你们看！”

她拿出一枚暗器来，说道：“这就是唐门的暗器，叫做铁相思刺，我把它摁在我自己的臂上，让它中毒，看结果如何。”阎可怜说完，便把那一枚暗器摁在她自己的臂上。她摁完后，便倒在地上，再复坐起，说道：“我不服药，看能怎么样？”

便见她的脸面发黑。阎可怜道：“蜀中唐门的暗器，如果你中了毒，一时三刻不服解药，便自暴死。而且死时脸面都是变色，非黑即黄。可无名道长的脸面不黄，看去反

是像长白毒王的毒，那种毒叫做‘不毒’，是长白的草爬虫液做成的。”

无为道长看着她，忽地问道：“掌门与唐逸斗了多久？”

阎可怜说道：“只有几招时间。”

无为看看众道人，他们知道，如果一上来便是中了毒，无名道长不会支撑很久。

阎可怜的脸变色了，她说道：“你们看我的脸，我的脸已是出现了一种斑点，如果不用唐门的独门解药，这种斑点会永远不褪。”

无为道长叹息道：“阎姑娘，你为唐逸可说费尽了心思，你服下解药。我们再说吧。”

看来，就是阎可怜有百张口，也难说服无为道长他们，要他们相信无名道长的死与唐逸无关。她苦笑道：“我就服下了解药，我们再说好了。”

× × ×

秦桧夜里进宫，已非一次了，但这一次，他心里没什么底数。他进宫时，看到了小太监，对着那小太监使一下眼色，那小太监对他眨两下眼。看去这并不很重要，但那对秦桧就非常重要了，那两下是说，圣上此时心情还好，而且与妃子正在欢乐。

秦桧平时就买通了那些大大小小的太监，他对那些太监比对所有的大臣都好，他知道，那些太监对他很有用，但大臣就不一定有用了。

他看到了高宗，此时的高宗皇帝正乐得他进来，休息一会儿。秦桧说道：“微臣进宫，误了圣上快乐了。”

高宗一笑，说道：“误了你快乐才是，我赏你的美女，你受用不受用？”

秦桧笑说道：“还是圣上有法子，王氏有醋也不能吃，真个让她生气。”

高宗大笑，说道：“王氏生气能怎么样，莫非她能来治朕一番罪过吗？”

两人大笑，顿觉近了不少。

秦桧乘机说道：“圣上，唐逸进京了，他先在城门一举击败了七个高手，再到了京城里，他去了微臣府里，给微臣的儿子下了毒……”

高宗大惊，叫道：“你说什么？你府内府外有那么多重的兵把守，他也进得去，能给你下了毒？”

秦桧阴沉着声音道：“不错，府兵再多，高手再多，在唐逸眼前都不值一晒，他只一出手，七人便不战而败。他进府内，给熹儿下了毒，人犹不觉。如果他不说出来，熹儿只会在三天内死去。”

高宗皇帝突然浑身不自在，他说道：“这么厉害，这么厉害？”

秦桧说道：“更厉害的是，他告诉熹儿，你在夜子时才起痲，我当时看熹儿，他背上完好的，但到了夜子时，他的背后便起了一个大痲。”

高宗不信，叫道：“你叫秦熹来，我看看他的背。”

秦桧说道：“微臣已把他带来了，他在宫外候旨。”

高宗叫道：“宣，宣！”

× × ×

高宗与秦桧看着秦熹背上的那个痲。高宗皇帝说道：“这么大，而且只红肿，看上去不那么厉害。”

秦熹说道：“最厉害的是，它随心跳一齐跳，跳得你心烦。”

高宗皇帝拍手叫道：“唐逸有什么了不起，我有太医，是大宋最好的太医，要他来治好你，看他怎么威风？”

秦桧不语，只是摇头。

太医来了，看到了那大痲，忽地色变，叫道：“不好，不好！此处的痲，叫做背棺。你不能小看它的，不能动，要等它自冒出头来。”

皇帝大声道：“胡说！它怎么能自己冒出头来？你给他治一治！”

秦桧此时一看圣上竟不顾秦熹的死活，一定要治，便说道：“圣上，唐逸还有话说，如果有谁在一旁站着看，或是碰上一点儿那毒，便也是死！”

高宗皇帝一听，吓得连忙退出好远，说道：“那不看了，不看了。”

太医说道：“此毒只能以膏药拔之，别的法儿恐怕无益。”

高宗皇帝大声道：“好了，好了，你走吧，我不用你了！”

太医走后，高宗皇帝好生无趣，想想竟治不了唐逸下的毒，不禁怏怏。

秦桧说道：“圣上，有一句话，微臣不得不讲。”

高宗皇帝说道：“你说，你说。”

高宗皇帝心想，你一定是要我封你儿子死后做一个什么官，再不就是让朕去请唐逸给你儿子医好这个痛，你说好了。

但秦桧却不说此事，只是说道：“听说那个唐逸能有什么安天大计，全因他会用毒，他用毒可称天下第一，吹口气，动动手，就可毒倒人。而且最可怕的是，他毒倒了你，你当时还不知，这种人在朝内，对圣上是大不利啊。”

高宗皇帝眼也瞪圆了：“莫非他敢对朕不敬？”

秦桧说道：“圣上有威，天下臣服，是因为有一句话，那就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圣上有无上的威望。但如是唐逸来了，在朝内可就有了新说法了。那说法是，唐逸要君死，君不得不死。唐逸要臣亡，臣不得不亡。你说，到了那时，朝内哪一个大臣不怕他？譬如微臣，如今就正想着如何找到唐逸，让他解了儿子的毒，即使他要微臣的一切家当，也在所不惜。只可惜，他不会在乎微臣的家当，他也不会在乎微臣的财宝。他是蜀中巨富，什么好东西没见过？可他来朝内，要图什么呢？”

高宗大声道：“都是你不好，你想要他来朝内，便来杀他。你杀不了他，弄他来朝内，你叫我怎么待他？”

秦桧说道：“微臣与儿子都死在他手里，也不要紧，要紧的是圣上，您不能出一点儿差池。依我看，圣上先做一件事，是不要接见唐逸。他如来了，对圣上不利。圣上这些日子也不临朝，一切事都着中书省办理。那样他就想害圣上，他也无从下手了。”

高宗皇帝只有点头。

秦桧再说道：“再就是要让他出京，请他来，制服不了他就得安抚，我们与他好生一谈，让他回蜀中。安天大计，着他安那些番王去，杀了他们，有什么不好？如果他杀了一些番王，那些番邦对我们更是害怕，我们大宋岂不是更强了？只是要好生安抚他一番。”

高宗皇帝说道：“怎么安抚他？这可难为朕了。”

秦桧深思道：“此事着一个人办最是合适，那人便是太子太保娄寅亮，圣上还记得不记着？上一次唐逸报说卓书要刺圣上，也是娄寅亮来报的，看来他与娄寅亮的私交匪浅哪。”

高宗皇帝皱着眉头说道：“朕着娄寅亮去做云南知府，刻日离京，此事着他人去办才好。”

秦桧道：“圣上，如无这个唐逸，娄寅亮可以离京，但有了他，娄寅亮必得天天在圣上的身旁，在注意他，要小心他，他在太子身旁，可以防他。但不可以重用啊。”

高宗欣然道：“秦爱卿此计甚妙，若是他到了京外，再来刺朕，岂不更是方便。他在京里，多少也会忌讳一些。”

秦桧大声道：“圣上好主意！”

× × ×

秦桧与儿子走出了宫，秦熹赞叹道：“父亲，你简直把圣上玩弄于股掌之中……”

秦桧大骂道：“混蛋，你不知道圣上聪明睿智，能理得天下一切疑案吗？”

待得到了府内，秦桧骂秦熹道：“你算什么东西？我告诉过你，有的话能说出来，便尽情说，好好说。有的话只能对自己的亲人说，便小心说，少说。有的话不能说出来，便不说，只是看，只是听你说那话，你有本事吗？你小心有杀头之祸！”

秦熹被骂得狗头淋血，也惕然，原来是这样，有些话从来不对人说，要是闷得坏了，

自己对自己在肚子里说，说个畅快，说个精光。

待得秦桧骂得够了，王氏说道：“圣上怎么说？”

秦桧说道：“着我便宜行事，我明日去找娄寅亮，要他去对付那个唐逸。”

忽地有人说道：“不必告诉他，你直接告诉我便是。”

× × ×

秦桧三人一愣，秦桧先慢慢说道：“唐逸公子？”

唐逸坐下，说道：“正是。”

秦桧说道：“你想怎么做？”

唐逸说道：“你休算计我，我便让你自灭自亡。你要算计我，我要你死在眼前。”

王氏忽地插上一句：“虎也有打瞌睡的时候。”

唐逸说道：“唐门的弟子有上百，他们遍布天下，如果我发一声号令，你秦丞相必死在相府或是暴尸街头，你信不信？”

王氏不出声了。

秦桧说道：“以你蜀中一富，要与大宋斗，岂不是螳螂挡车？”

唐逸说道：“我不与大宋斗，我杀了你，大宋仍是大宋，只是朝堂上站班少了一个秦桧。”

秦桧禁不住冷颤了一下。他怕，他怕人用毒计对付他。唐逸如此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要杀他，让他当场难堪。但他一想，唐逸如此说，是想告诉他，他还不想对付秦桧，如果他那样，怎么会对他说明？

秦桧长吁一口气，说道：“你想怎么样？”

唐逸说道：“先是放我回蜀，我不愿在京做官。”

秦桧心道：你当你能做成官，圣上怕你怕得不及，怎么会让你做官？他说道：“好，我奏明圣上，放你回去。”

唐逸说道：“如果再有一次你明遣暗派的人杀我，我便杀你一个家人。”

王氏撇撇嘴，忽地她的嘴歪了，唐逸并没动，她的嘴却歪斜向一旁，她叫道：“我的嘴，我的嘴！”

唐逸说道：“我要杀你，只要举手之间，就是我不举手，你也可能一死。你不必对我撇嘴！”

王氏哪里受过这个，她心头暗恨：就是圣上天子，对我王氏也高看一眼，你敢对我那样，我早晚必会摆布你！但此时她低着头，咬住舌尖，不想让唐逸看到。

唐逸说道：“你咬坏了舌尖，反是更糟。”

王氏心惊，他怎么会看到我咬舌尖了？看来此人真是怪物，可怕，可怕！

唐逸说完了，秦桧说道：“我请圣上留住了姜寅亮，如果你有什么事，可再对我说。”

唐逸说道：“我要回蜀中，我自做我的事，只盼秦丞相自活自己，少管我事，不然我定对付你。”

秦桧心道：你当我不知道你与我作对？你派人送岳飞的家属，使我难以下手，你在蜀中自成一派势力，我要杀你，还是难事，但我早晚必会摆布你，一个堂堂宰辅会怕你一个草民？

秦桧笑道：“好，请唐公子自去告知姜寅亮，请他留下，诏书明日便发了。”

× × ×

唐逸到了姜府，姜寅亮正在读书，听得唐逸说过，他叹一口气，看来秦桧早晚非得治他不可了。只是唐逸在，他心有所忌罢了。

他说道：“秦桧此人说话，你不能信。他能蛊惑圣听，使圣上听他主意，以为最妙。但他做事，向来不露出是自己主事，总是让圣上有些沾沾自喜的乐趣。此人作奸，是天下奇才啊。”

唐逸心道：姜寅亮在朝内，最怕秦桧，可我不在朝班，我怕他什么？

娄寅亮说道：“你记着，秦桧不会忘了你的，从今天起，他不会一日忘了惦念你。”

唐逸昂然道：“我也回蜀去，自今天起，每一天都惦念着他，你看可好？”

第七章 共诛逆子

阎可怜对无为道长要再说什么，无为道长道：“我已发下武林帖，要少林方丈澄净大师、大悲禅宗、魔刀、素女、快乐门主、忘世道人、疯士聚齐在梓州，再拜活佛，那时我们一齐去问活佛，如他不杀唐逸，我们十大派掌门也会杀他。你只是唐逸的帮凶，我不难为你，你还是下山去吧。”

阎可怜说道：“听说原来活佛也说过，如果唐逸弑师背逆，他定不饶过唐逸，活佛慧眼如炬，怎么会不体查唐逸的叛师行径，定是其中有些冤屈，方才沉默缄言。”

无为道长说道：“不管你如何说，我是认定唐逸弑师是实，我召十大掌门，就是要还十大门派一个公道。你等二十余人都是唐逸帮凶，不如我拿下你们，让你们随着去蜀中。”

当下无为道长看着阎可怜，说道：“你们是等我武当派摆下大阵，一个个拿你们，还是束手就擒，跟我们去看唐逸？如是唐逸能拿那杀害我师兄的凶手，我便放了你们。”

阎可怜一叹说道：“来武当只是送无名道长，根本就不想与你们厮杀，还是你们随便吧。”

当下无为道长着两个年长老成的弟子上来，一一封了她们的穴道，带她们下山。

× × ×

唐逸走出京城，第一件事是去买马。要知道自成都府下来，顺江而下，舟行最利。但回程便是逆水，行舟便大大不便了。他要去京城附近的陈留买马，那里有最大的马市。要买一匹好马，自可以急行至蜀。

马市很大，从胡同口一眼看不到边，曲曲折折都是买卖马匹的人，人挤人，人挨人。唐逸挤进那马市，一匹匹看。确有好马，紫骝健腿，矮马善攀，长颈能涉，黄骠体意。卖马的大都是燕山人，一齐声吆喝：“好马，好马！”

唐逸——看去，看中了一匹黑马，一身乌黑，毫无杂色。那卖马的反不吆喝，只是盯着唐逸看，像在看一个冤家。

唐逸问道：“这马怎么卖？”

那卖主说道：“卖了十天，也没卖出去。”

唐逸心怪他此话，便笑问道：“怎么没卖出去？”

那卖主喟叹道：“哪有几人识看马，大都是看毛，看皮，哪一个会相骨？”

唐逸的手伸出去，一摠那马背，只见马一沉实，直立不动。他这一摠，少说也有千八百斤的力气，那马竟能纹丝不动，确是好马。

唐逸说道：“你休埋怨，只说卖多少银子？”

卖主喟叹一声，说道：“你来买，我只卖一千两银子。”

唐逸看他，心道：要是平常人看，他这马怎么也值不上一千两，但在我唐逸看来，这马值两千两。他说道：“给你两千两银子如何？”

那卖主眼睛亮了，说道：“真不必说，卖了十几天，还真遇上一个识家，就一千两银子卖与你好了。”

唐逸与他说价，那旁边的人看这马一千两银子还真有人要，不由得垂涎，有人上来说道：“公子，你看我那匹马，那黄骠马，是秦叔宝骑的良驹啊，你买不买？”

挤上来十几个人，纷纷要唐逸买马。唐逸正掏出银票，那是两张一千两的银票，交与那人。那卖马人眼光赤诚，说道：“不要，不要这么多。只要一千两足矣。”

正说话间，那卖马人把银票交与唐逸，反手一刁，正刁住了唐逸手腕。旁边的十几人全都出手，一抱腰，一拿胸，一出刺，一抽马鞭！竟是众人一齐下手，直欲杀死唐逸！

唐逸没料到他们会出手，在那些人靠近他时，他也注意到，来他身旁的人根本就没有拿武器，但拿不拿武器有什么要紧，就见那个大汉一拳，正击在他的头上，他的头嗡地一声，便有些炸响，一直不那么好使。身旁另一个抱腰的，使一使劲，如唐逸不是力敌千钧，这一抱也抱得他失了气。再有一个用马鞭正抽在他的脸上，顿时脸就暴出一条花来，那是血花！

唐逸一挣，没挣得脱，那抱着他的人随着而走，叫道：“砍下他的头！”

那人拿刀来，叫道：“砍下他的头，就连你的头也砍了！”

那抱着唐逸的人大叫：“连我的头也砍下来，有什么要紧，这个奸贼，杀了他，死有余辜！”

唐逸心急，怒喝一声：“起！”人带着那个抱着他的人，一齐走在空中，他在空中回复三匝，正是无名道长教与他的“梯云纵”，在空中一纵，竟是一连三折，踢了那个拿拳头揍他的大汉一脚，那大汉吐血而毙。再复踢那个使马鞭的一脚，那人吐血而退，喷一天血花！

唐逸落下，那身后的汉子忽地叫道：“我不行了……”他委顿倒地，嘴角流出的是黑血。

眼前的那卖马汉子突地使出长剑，直刺唐逸，叫道：“还我师门血债！”

再在身后一声惊叱：“拿命来！”

原来这两人才是仇家，他们是莫松与百姿。

两人一前一后，刺向唐逸。

唐逸一抓抓住了百姿的手，她的剑直抖，再也刺不出去。

唐逸笑道：“嫁就嫁与一个有用的人，嫁与这样一个窝囊废，你有什么乐趣？”

百姿瞅他，恨意在脸上，她怒吼道：“唐逸，你只是一个无行的浪子，你如今再成了杀人的恶魔，十大掌门必得而诛之，你死期到了！”

莫松叫道：“诸位听着，他就是蜀中的恶魔淫邪唐逸，你们记着，他浑身是毒，只要沾上他身，便会毒死你！他吐一口气，也会毒人！”

周围围观的人本来挤在身旁，为看热闹，一听得唐逸浑身是毒，吓得立时远逃。

唐逸当着许多人的面儿，拿捏着百姿的手，说道：“你看，如此美妙的美人儿，抓在一个登徒子的手里，岂不可惜？只是你看我的脸，被人打成这样子，像是一个癞瓜，你怕不怕？”

百姿昂然道：“没杀了你，只在脸上添了彩，有什么大不了？”

唐逸心生恶意，抚摸着百姿的脸，说道：“在你脸上画一朵花儿，你看如何？”

百姿叫道：“莫不如杀了我！”

她闭眼待死，只见唐逸抚摸着她的脸，轻声说道：“你姿色不错，我喜欢还来不及，哪里能杀了你？”

他正要放手，忽听得那莫松叫道：“唐逸，你与岳飞不错，也像一个正人君子，怎么竟然调戏人家良家妇女？！”

唐逸冷笑，说道：“正人君子怎么会帮着秦桧害死岳飞？如果不是你们两人帮着看守岳飞，岳飞怎么会在牢里不出来？你们帮着莫其奇害岳飞，谁是恶人？你让大家听听。”

唐逸放开了百姿，说道：“好了，回你那令人恶心的丈夫那里好了。双修门的人都是双修双好，你也舍不得他啊。”

百姿羞愧，莫松也吐不出话来。要说他两人一生，从未做过什么对不起人的事儿，但因受了莫其奇的连累，便做出一件伤天害理的事儿。如被人提起，便觉抬不起头来。此时唐逸再提此事，顿时周围的人都注视着他们两人，使他两人如坐针毡。

莫松叫道：“走啊，我们不再杀你了，唐逸，我早晚必杀你！”

唐逸走了，他牵着那匹马，慢慢走出马市。

周围的人不敢凑近，只是远远看他，看他牵着马渐走渐远。

× × ×

唐逸急回蜀中，他知道，血雨腥风不远，唐门此时在急风暴雨中。他要保住唐门，势必要与十大掌门一战。

他要说服十大掌门，但他知道，他连自己也说服不了，怎么能说服十大掌门？他惦念着阎可怜与她的姐妹们，她们不知平儿与素素皆死，只知道唐逸要去京都，让她们的姐妹平儿与素素陪他，但她们在中途死了，害死她们的人唐逸连影子都未看到。

眼前突地有了一排花朵，那是插在地上的三束花，唐逸高兴了，他大叫道：“师父，师父！”

眼前站立一人，她是素女心心。

她笑吟吟，说道：“你杀了三个师父了，是不是要杀我？”

在他的师父里，只有素女心心与他心气相连，要知道素女心心与他年纪相若，人也美艳，对于他的呵护自是备加关怀，让那十位师父都艳羡不已，忘世道人说道：“师邪，友邪，情邪，爱邪？”这四问便道出了素女心心与唐逸的情意，非是寻常。

唐逸不知怎么，一见了素女心心，顿时热泪流出，他说道：“我没想到，做一个蜀中唐门的主人竟是这么难。”

素女心心大笑，拍手道：“大男人落泪了，大男人落泪了！”她说道：“唐逸，我知道他们要对付你，在你回去的路上，有武当派的无为道长牵头，少林方丈等人都在等你，他们要你解释你为什么要杀无名道长？”

唐逸说道：“我没杀无名道长，无名道长先是中了毒，他躺在我怀里而死。”

素女心心大笑，说道：“像我的死法，我该躺在你的怀里死的，让你说也说不清……”

她斜眼看着唐逸，那眼里总是有无限的情意，唐逸一看她的眼睛，就总是心扑通扑通地跳。他不敢看她的身上，看她的身上，让他产生非份之想。

素女心心说道：“你是一个恶魔，你就该非礼我，把我这个师父也奸污了，让他们再目瞪口呆。”

她说话的神气，像天大的事儿也可闹着玩一般。

唐逸皱眉道：“师父，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那个狗屁活佛他也不管我，我无事时，他天天在我耳旁聒噪，我有事，他反而不来了。”

素女心心神往道：“说不定她是去了别处，她是一个无所不在的人。”

唐逸看她那样子，便问道：“师父，你认得活佛吗？他是男是女，是什么样子？我认得不认得他？”

素女心心用一根葱似的指头摁他的眉心，说道：“你去死吧你，你想知道活佛的事儿，除非有人真的告诉你。可没人能告诉你，只有我知道，还有人知道。”

她看着唐逸，忽地说了这一句莫名其妙的话，再笑说道：“不说活佛了，说你自己吧。你能不能活下去，只看你这一次了，你要让十大掌门给杀了，也就辜负了我们的心意，你算个什么？十大掌门的徒弟也给他们杀了，那也不足怪。但他们要杀不了你呢？那可是乖乖不得了，你唐逸就大大出名了。”

唐逸不悦：“那我就恶名传天下了，恶魔唐逸杀师自立，成为天下最有名的恶魔。”

素女心心说道：“我不信你会杀人，你不会杀双修门夫妻，他们两人为身名所累，说不定真会自尽而死。我听说他们的弟子莫松与百姿都活着，我要去问问他们。”

唐逸不悦地说道：“我刚刚与他们动过手，他们在陈留马市，极想杀我。我刚击败了他们……”

素女心心说道：“看来他们一定还在那里，我要去了。”她看着唐逸，说道：“凡做大事者，必对小事能忍，能谋，谋而后动，方才能成。你要小心，蜀中唐门不能因有了十大掌门的杀劫而灭，你要好自为之。”

唐逸对着师父一揖，说道：“师父，保重！”

素女心心说道：“真希望那个杀无名的人来杀我。”她飘然走了，再不复回头。

唐逸的心里又充满了希望。看来活佛信他，素女心心信他，那么十大掌门也不是铁板一块，一心都要杀他。他还有什么奢望？

风雨飘摇，蜀中路难。他要扑奔回家，如果他到了家，便可布置一切，便可对付十大掌门的杀伐了。

× × ×

他的马行得很快。

突然他听到了一声响，那是一声很清脆的响声。

他停住了马，马被勒得直立，嘶嘶不已。

他喝道：“是谁？”

走出来了一个人，一个身着粗布衣衫的人。他直站在那里，纹风不动。

他是魔刀，是唐逸的师父。

唐逸滚鞍下马，对着魔刀叩头，一连九叩。

魔刀说道：“你杀了无名道长？”

唐逸说道：“没有。”

魔刀说道：“杀便杀了，怕什么？再说我也不喜欢那个老杂毛。”

唐逸再说道：“我没杀师父。”

魔刀说道：“你只要不杀我，杀了谁，我也不会管。”

唐逸说道：“我没杀师父。双修门夫妻两师父是来我唐门，与我决斗，他们手里握着唐门的暗器，算是自尽了。但我猜不透的是，他们另一手里握着的是唐门的解药，他们不必死的。”

魔刀说道：“你是说，有人要他们死，而且他们也甘心死？”

唐逸说道：“不错。”

魔刀说道：“但你灭了双修门一派。”

唐逸说道：“他们劫走了我家定叔、清叔，还杀了我家肃叔夫妻两人，我不杀他们，他们也杀我。”

魔刀说道：“这么说，双修门的人是你杀的？”

唐逸说道：“不错。”

魔刀大喝道：“那好，我就为双修门的那十几对夫妻讨还公道！”

魔刀大吼一声，扑向唐逸，一手化刀，砍向他的脖颈！

唐逸不动，他宁可死也不动，如果魔刀师父认为他该杀，他就死好了。

刀砍在他的脖颈上，把他砍飞出去！

他的身子在空中翻了几次，人再复立在远处。

魔刀脸上的怒气不褪，叫道：“唐逸，我给你一个自省的机会，你说，杀人者恶，你是不是一个恶人？”

唐逸说道：“你也杀人。”

魔刀笑一笑，说道：“我杀的都是坏人，你敢说你杀的都是恶人？”

唐逸道：“我不敢说，我只敢说，凡要杀我的人，必被我杀。”

两人仍对立，魔刀忽地笑了，说道：“小子，我不杀你了，我看你这样子，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我总不能一个人杀你，还是留给那些老杂毛杀吧。”

魔刀起身走了，再也不见他的身影。

他没了魔刀，人也变了，好似不如从前那么暴戾，他再也不复是原来的魔刀。

× × ×

唐逸再回头，看到他的马上站了一人，那人的身子胖得要命，但说他站着，好似不确。他那腿是僵的，用棍子夹着的，他一蹦一蹦，都是用那支腿的棍子夹着，他对着唐逸说道：“我就知道那魔刀雷声大雨点儿小，我来陪你回蜀中，你看好不好？”

唐逸对他一叩头，说道：“拜见师父！”

大欢喜佛笑说道：“罢了罢了，如今的徒弟不把师父杀了，就算不错了。我要跟着你回蜀中，你看我的腿不良于行，你跟着我，我骑马，好不好？”

唐逸不能说不好，他只能说好。如果他跟着大欢喜佛一起走，随时都可能被这个胖如猪一般的人杀死。但他不能说不行，他师父的腿不好，要跟他去蜀中，他能说不行吗？他说道：“好啊，师父，你骑在马上，我再买一匹马，我们一起走，好不好？”

大欢喜佛说道：“不好，不好，我腿不好，你硬要我骑乘，岂不是要摔死我？唐逸，你杀了其他的师父都不要紧，你不能杀我，你杀我，我没有能力反抗，你杀我良心何安哪？”

唐逸说道：“好了，师父，我们走，我替你牵着马。”

就这样，唐逸如今成了大欢喜佛的牵马小僮，相跟着，一步步走向蜀中。

只是天哪，他唐逸急如火焚，可大欢喜佛却不急，他坐在马上，一搭一语地对唐逸说话，人又胖，一会儿要唐逸抱他下来，他要小解。一会儿要唐逸放他在马背上，他要走路。他胖得厉害，一走路，坐在马上都出汗，一出汗便不愿意走了，一看到水也不愿意走了，大冷天的，他偏要在水里，洗得水淋淋的，玩得高兴，还要再住一两天，他如此玩乐，唐逸只好陪着。

第八章 剩一口气

唐逸好不容易到了唐门，他看到了什么，所有的师父都在，武当派的大队人马都在等候他，甚至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武林中人也在等候，他们在等着看十大门派凌迟处死唐逸。

在他们身后，是唐门的兄弟们，他们都看着他，等他一句话。如果他吐出一声“拼”

字，唐门会死无噍类。

在唐门弟子的身后，是阎可怜与她的姐妹们，她们看到只有唐逸一人，没了唐心、平儿与素素，便知道无幸，她们低下了头。

十大掌门都在，无名道长死了，武当派的新任掌门无为道长站在前头。双修门仅剩下的莫松夫妻也恨恨地看着唐逸。

他们在等着讨还血债。

少林方丈澄净大师双目皆盲，让人想起十大掌门或是自残，或是绝尘世事的往事，他们把希望全都寄托在唐逸的身上，是不是想错了？

漫漫压压的人群，都在等待唐逸死亡。

× × ×

唐逸走过去，对阎可怜说道：“辛苦你了。”说罢他对阎可怜及众姐妹施了一礼，然后他看着铁胆张说道：“张大哥，有劳你了。”

铁胆张的泪水在眼眶里，叫道：“唐逸，你不是人！”

唐逸愕然：“我怎么了？”

铁胆张说道：“你有兄弟们都在此，他们也一样辛苦，你不对他们说辛苦，只对我与可怜说辛苦，摆明了拿我们不当亲兄弟。”

唐逸大声说道：“对了，你们根本就不是我的亲兄弟，你们一个是我在梓州赌场上赢来的兄弟，一个是在我赌局时输与我的‘忘忧屋’的主人，你们此时不走，还要赖在我们唐门吗？”

铁胆张忽地盈泪，说道：“王八蛋，唐逸，你个王八蛋，你要我铁胆张做人不仗义，我不听你的，死就死，死也就是脑袋后有碗大个疤，有什么了得？”

阎可怜说道：“你又死了我两个姐妹，是不是？”

唐逸流泪，说道：“在去的路上，袭击我的人，我也没看清。可怜她们两个，还有

唐心.....”

忽地唐逸抬头，对着唐连问道：“唐连，定叔他们有讯儿没有？”

唐连说道：“没有。”

唐逸看看所有的唐门兄弟，他们有的与那些来人都是师徒，要他们与自己的师父动手，岂不是大悖人伦？

唐逸说道：“唐连听令！”

唐连以为他要唐门弟子与那十大门派拼命，便过来一揖道：“逸哥，你下令好了。”

唐门的人有血性，有骨气，决不会对十大门派服软认输。

唐逸说道：“唐门从此兴衰，皆由你负责。你是唐门的主人了。”

众弟子哗然，他们吵起来。

唐逸止住了他们，说道：“我是十大门派的叛逆，再做唐门主人，对唐门不利。你们不必再说，我自有主张！”

他再回头对十大门派的掌门说道：“我原来被你们看中，也是因为唐门做支撑，如今没了，你们要杀要剐，随便好了，只是一切由我一人承担，与唐门无关，与‘忘忧屋’无关，与铁胆张也无关。”

铁胆张要再说话，唐逸大声道：“我与你没有兄弟关系，你再休说！”

众人一齐噤声，看十大掌门如何处置。

少林方丈澄净大师说道：“老衲的这一双眼盲了，也是为了唐公子，唐公子总该不忘此事吧？”

唐逸道：“我记着的。”

澄净大师道：“你不该杀人，你杀人，必被杀。”

无为道长大声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也该死了。”

大悲禅宗说道：“我不信他会杀死无名道长，他杀死道长有什么好处？”

疯士冷笑，说道：“他杀了道长没什么好处，只是他不得不杀就是了，道长要追查他杀双修师父的事儿，他焉能不杀无名？”

忘世道人说道：“我教你忘世，你不能忘，便生出仇恨之心，可惜，可惜！”

唐逸心道：我说什么，他们也不会信，但我怎么也得把无名道长临死时说的话告诉他们，就是他们杀了我，到最后水落石出之日，他们也知道是哪一个人杀死了无名道长。想到此处，他大声说道：“无名道长临死时，是躺在我怀里死的，他被毒倒，不能出语，只用剑在地上刻写了八个字。”

大悲禅宗问道：“是哪八个字？”

唐逸大声道：“他写是的‘忘世不忘，疯士不疯’！”

众人一时看着忘世道人与疯士，疯士忽地狂笑，说道：“唐逸，我教与你的本事，你用的好，你杀我时，须不用毒，也不用剑，只用谎言即可。”

忘世道人说道：“依你说，无名道长是告诉你，杀死他的人是我了？”

唐逸说道：“我不知道，我要知道，对你决不会如此客气。”

忘世道人说道：“你当时告诉无名道长时，是不是也告诉他，双修夫妻也是死在他手里的？”

众人哗然。

唐逸说道：“双修师父死时，是死在唐门的暗器下，但那暗器是握在他手里的，他手里还握着唐门的解药。”

疯士说道：“我对疯人的办法只有一个，杀了他！”

忘世道人也说：“我对付狂人的方法也只有一个，杀了他！”

唐逸大声叫道：“慢！要杀我，要别人来杀，你们两人不配来杀我。我告诉你们，如果我不死，一定会查出是谁害了无名道长的，如果真是你们两人，我非杀你们不可！”

疯士狂叫道：“如今就给你杀！”他扑出来，一爪抓出，便奔唐逸！

那忘世道人也笑说道：“你来杀我，可得有本事！”两人奔向唐逸，一齐对唐逸出手。

两人出手，石破天惊，要知道他两人俱是一派领袖，要杀一人，岂不很是容易。但他们要杀的是唐逸，却不那么容易。唐逸在他两人中来去，却也从容。他说道：“我不会杀你，但你两个要逼，我便要毒你了！”

疯士大笑，说道：“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你要杀人，不必再说！”

忽地无为道长喝道：“布阵！”

一时武当道士布下大阵，唐逸叫道：“休逼我！”

他看到铁胆张的怒火，看到阎可怜的眼光，他知道，唐门的弟子必会出手，到了那时，必是不可收拾……他怎么办？能有什么法子使得两下不打起来？要知道仇恨无眼，要真正打起来，说不定从此再结新仇。他怒声一叫道：“慢，且听我说！”

他冲出来，对着少林方丈澄净大师说道：“师父，我信你的话，你既是要杀我，便由你杀死我便了。你杀了我，便报了无名道长的仇，也解了双修门师父的恨，你杀我吧！”

一时僵住。

要知道澄净大师是有道高僧，怎么肯随便杀人？他也知道唐逸众怨难平，但心里只想着拿下他，把他羁押在少林后山，等得查实弑师之罪再行处置。但此时唐逸要他出手杀自己，他便有些踌躇，他说道：“唐逸，你要老衲出手，这事实实在为难。”

唐逸说道：“如果让疯士杀我，无名道长心有不甘，要让忘世出手，我怎么对得起无名道长？我情愿死在你手，师父，你出手吧！”

一时场内静下来了，唐门弟子中，唐连吼道：“要杀我主人，我唐门世世代代与你少林为敌！”

但澄净大师不然，他斜着头，若有所思，忽地素女心心吃吃地笑了，澄净大师问道：“素女何故发笑？”

素女心心说道：“场中众人，有十大掌门，当初有十一人，再有活佛主持其事。如今只有三五人要杀人，便就定下来杀人，可不有些急躁？”

无为怒喝道：“依你说，就饶过他不成？”

素女心心说道：“我虽是邪派人物，但我做事，从来上无愧怍于天，下无愧疚于地，人禀天地正气，正邪有何区分？像你们这等只想报仇，却不知查实真相的，真让我有些羞愧。再者你们把我与大悲禅宗、大欢喜佛、快乐门主都不看在眼里，这事儿一起始时有我等参与，此时没我们的事儿了，是不是？”

无为道长一向看不起她们这些人，认定他们都是邪派人物，其话不可信，其行不可取。此时他昂然道：“莫非你有话要说么？”

素女心心说道：“十大掌门中，我们有四，你们要杀我们的徒弟，先得问过我们。”

澄净大师一叹，说道：“此事繁冗，还得再议。”

素女心心说道：“依你看，要忘世道人、疯士再加上你们武当派、双修门的人想杀人，便把我们的徒弟给杀了，是不是？”

快乐门主也一叹，说道：“要是徒弟不肖，得我杀，我要先杀他上千根烦恼丝。”

当初他是为唐逸而发誓不出山的，他剃光了他的头发，几年不曾在欢乐场上游戏风尘，此时他恨唐逸，但也心里有疑。

大悲禅宗的耳朵聋了，他看着素女的嘴，也知道她说些什么，他说道：“对，我的徒弟，自由我自己去处置。”

无为道长急了，他说道：“他也是无名道长的徒弟，他弑师罪实，就得杀他。谁敢拦我？”

众人看他要动手，大悲禅宗忽地笑道：“唐逸，武当派的大阵你也不是破不了，就先破了他阵，只是勿要伤人。”

武当派本来想乘机杀人，但看众人都是让开，由他一派对付唐逸，心内也是凄楚。

看来十派联手，只是儿戏，要他们做大事，那实是不可能。不知道当初活佛怎么想的，竟组织了这一群乌合之众？他喝道：“武当派的人听着，师门大恨，必得雪耻，武当派必杀唐逸！”

武当派的剑阵，剑光闪烁，一时三十六人围住唐逸，使得他在阵中疾走。

唐逸叫道：“破你武当阵，对不住师父了！”

剑光闪烁，人忙疾走，众人哪里看得清他的身影？只听剑声嘶嘶，破风有声，便知那武当派的名声非虚。但唐逸在阵里疾走，看着一人闪来闪去，竟是噗哧一笑，说道：“这位道长，你的肺快蚀光了，只有左叶肺尚好，何不摘去那一片？”

那人一愣神，他怎么知道我肺片有病？就是我自己，也是十来年方才悟出肺有缺陷。正愣神当口，被唐逸冲上，一击正敲在他的剑上，当地有声，他身子几趔，便退得几步。唐逸趁机冲出阵去，叫道：“武当剑阵，也困不住我！”

无为道长的脸色苍白，盯着唐逸道：“若是平常，你冲出阵去，我便不追究，但如今你是弑师叛逆，又是杀我掌门师兄的仇敌，我必杀你！”

无为道长要扑向唐逸，忽地素女心心说道：“依我看，你武当一派都上，也未必杀得了他，何必自取其辱？”

无为道长恨道：“疯士、忘世，莫非你们不恨他栽赃之罪么？”

疯士昂然道：“要杀他，我也出手。”

忘世道人也笑道：“我也不必留情。”

正说间，大悲禅宗忽说道：“唐逸，你杀没杀无名道长？”

唐逸说道：“师父，你们不信我，何必当初要我做什么‘安天大计’的主人？我要杀人，自会杀他。你们当初不信我，便不该用我。此时逼得我唐门受苦，我一家受罪，我何苦跟你们走？我只是对着师父说一句，自从今日起，我再也不是什么‘安天大计’的主人，你们也不必再找我了。你们对我有仇有恨，全都来报好了。”

众人看他如此恨世嫉俗，都是不语，一时也是语塞。他们用唐逸做“安天大计”的主人，当是最信他，此时恨他要杀他，便是出尔反尔。可他杀了无名道长，杀了双修门夫妻，此是大罪，怎么能脱责？

唐逸再看看众兄弟，说道：“自从那个活佛教我做什么‘安天大计’的主人，我便见不到父亲，他们把我父亲弄到了什么地方，我也不知。我只是看得见，他在隔几道墙壁的房内玩耍，一个六十岁的老人，掷几下骰子，摸一下女人的屁股。不是他疯了，便是我疯。我的妹妹知我淫心太重，都出走，思思青青至今无踪，我对那活佛说，如果我妹妹出了什么事，我对你们一人也不客气。你们当初拿我唐逸做骰子，十二人掷着玩，如今你们不想玩了？”

众人看他，只见唐逸——看去，看得他们十分不自在。唐逸怒声道：“你们不玩了，不行！我要玩！你们要我做什么，我也知道，我偏不做。我要杀你们喜欢的人，安什么天？我要杀你们的大宋皇帝，要杀你们的奸臣秦桧，管他江山不稳，管他大宋存亡？前些时日，有人破了我唐家，杀我肃叔肃婶，带走定叔清叔，我告诉你们，定叔清叔不在，我朝你们要人！再有人杀我唐门一人，我便杀你十大门派十人，我唐逸说话算话！”

他回头看一眼疯士，说道：“疯士师父教我，天下人皆正常，我便是疯子。天下人皆疯，只我正常！”他疯狂地大笑，笑得眼泪齐出。他再看着大悲禅宗，说道：“大悲师父教我，一生只悲天悯人，我便是我，我自能解脱，何必对你们明说？”

他再愁上眉稍，渐渐满面都是光彩。此时的唐逸再不是一个悲愤填膺的恶人了，他是一个冷静无比的恶魔。

素女心心在笑，她在窃笑，笑十大门派教出一个好徒弟，如今看他们如何做。

大悲禅宗在看天，他不知道听谁的好，信唐逸的，还是信那无为道长的？

大欢喜佛喃喃道：“这小子一路上坦坦荡荡，绝对无私。”他再也说不出话来，要他说出信唐逸绝不会弑师，他还不能说。

快乐门主说道：“唐逸，你能自行其是，我也佩服。”

还有什么可说的？唐逸对无为道长说道：“一切譬如昨日死，一切譬如今日生，恶魔唐逸有礼了。”

无为道长知道此事严重了，如今唐逸不但不认罪，反而要与他武当派决一死战。他自忖，如果武当派与唐逸动手，自是无赢他的把握，而且命丧当场，给他派拣便宜，大非合适。他便不出声，只是盯着少林方丈澄净，对他说道：“澄净大师，当初领来活佛的主意的，就是你与素女，你拿一个主意吧。”

此时人都看澄净方丈的了，只待一会儿，便听得澄净方丈说道：“少林罗汉，布阵，拿下唐逸，先押在后山，待得我查实情形，再做处置！”

唐逸疾呼道：“师父，我不会束手就擒的！”

澄净说道：“我也知道你不会束手就擒，只是你得斗一斗少林僧人了。”

少林僧人齐齐走出，围起唐逸，要抓他去少室山，关他后山思过。

唐逸高声道：“澄净师父，如果他们要抓我，我不会让他们抓的！”

澄净沉声道：“你能胜得了十八罗汉阵，再说吧。”

唐逸在阵里左冲右突，原来十八罗汉却比武当剑阵更活，他走到哪里，十八罗汉便围至哪里。他不敢再对十八罗汉用毒，那十八罗汉正抓向唐逸。唐逸叫道：“着！”一抓一罗汉，回手把他生生掷出，扔出圈外。再回头一抓，两条齐眉棍伸出，打他他手上腕脉。他回手一抓，正抓住那条棍子，叫道：“松手！”那罗汉知道他毒功厉害，便手一松，扔掉齐眉棍，当头一拳打来！唐逸躲过，身后三棍齐出，夹住他身子，将他扔起，再复齐起六棍，将他头上身上全都罩住。

唐逸心里悲苦，心道：我不毒倒他们，反是我被害，不如我就毒尽他十八罗汉，莫非他真个是金身罗汉么？

忽地，听得澄净方丈长号一声：“活佛，老衲听见了！”

众人一听，以为活佛现身，都跳出去，四外观看。

没人，只有澄净方丈一人在凝听。

只听得澄净方丈说道：“只怕未如人愿。”再过一会儿，他说道：“既是活佛保证，老衲先替他担一回干系。”

澄净方丈对众人说道：“用唐逸做蜀中主人，对付天下各国，本是安天大计，此时活佛得知，耶律重恩与卓书在西辽会面，再加上一个西夏的红顶天，要谋三家图宋。这是大事，活佛请让唐逸先去办理此事，然后再回来与各派分说弑师罪由。”

无为道长大声道：“不可，他要是走了，我们哪里去找他？”

澄净方丈说道：“老衲对活佛说，我做担保，如果唐公子无行，老衲愿代受其过。”

众人一听，便也无话可说。

大悲禅宗看着唐逸，突地笑说道：“唐逸，我的耳朵坏了，皆由你起，你看在师父的薄面上，去做一次好事。”

唐逸看看素女，看她也笑，便说道：“既是师父如此说，弟子就去。”

莫松断袖道：“唐逸，我发誓，不杀你，誓不为人！”

百姿看着他，说道：“你欠双修门的血债，必得血偿！”

无为道长说道：“你去做大事，我不拦你，当初师兄愿教你武当功夫，也大抵因此，我怎么能坏师兄的心愿？但你回来后，便是毙命时。你命有如此剑！”

无为道长手一颤，那剑拦腰而断。

武当派众人虎视眈眈，看着唐逸，当他回来时，武当派必是杀他！他们会全力以赴，待机而出，全派为搏杀他一个而战！

唐逸看着素女心心，看着大欢喜佛，再看看快乐门主，他们都眼里含着希望，他们希望自己的弟子能做下一点儿正事，唐逸对他们跪拜道：“师父，自做下大计，唐逸很少有出力的时候，但愿这一次能为大宋出力！”

唐逸此时的怨怼尽无，他注意到，几位师父在注视他，那眼光是很温暖的。

六国纷争

第一章 乌图夫妇

在西夏宣化府的一个小村里，住着一对夫妻，那丈夫是一个很老的老人，他佝着身子，总直不起腰来，每一天在地里忙碌。他耕地不像别的农夫，是站在地里耕作，他蹲在地里，一点点儿向前挪，太阳正照在头上时，他的汗水更多了，还有些咳，咯咯咯地咳。

他的妻子是一个很漂亮的少妇，做为一个农妇，她长得太漂亮了。她坐在家里，好在地离她的家不远，她坐在炕上，便可以看到那个蹲在地里的老人，她呆呆地看着那个老人，她的眼光是柔和的，是亲切的，她的眼光恨不能把那个老人含在口里，亲他疼他。

到了夜里，老人反而不咳了，他如虎似狼，像是许久不曾与女人亲热过了，他抱着女人，亲她疼她，说些他自己也不知道是疯话还是胡话的亲热话语。女人被他亲得怕了，绕着炕走，央求他歇歇，他说：“歇好久了，是不是，足足有五六年，再也歇不得了。”两人再扑在炕上，亲热，直至累得再也睁不开眼睛，便抱着，不歇一口气地睡了。

鸡鸣而起，入夜而息。他们是真正的农夫。

只有一点不像，那女人时常在井旁唱，唱的歌儿是一种情意绵绵的歌儿，她唱的时候脸红红的，像是一个新嫁娘。

村里人都说，他们是老夫少妻，热乎着呢。没听说吗？老夫疼少妻，背走二里地，说的就是这股疼劲儿。

是晚秋了，人忙在地里，只是忙收割，忙打粮。再忙收秋，把收好的粮食藏起来，

好过冬。

一想到整个冬天，老人的心都热疼了。他可以再不去地里了，只抱着女人，疼她一天一夜，一夜一天……

忽地，村口有了一群骑马的黑衣人，他们看着地里，再看着村里，对着孩子们问什么，再骑马远去了。

老人的身子僵住了，他挺了几挺，方才站起来，慢慢往家走。

× × ×

他对女人说：“他们来了。”

女人不语，如被雷殛，只是呆怔一会儿，便下地来，慢慢梳妆，她梳一个极巧妙的宫妆，这是大辽后宫的妇人们最喜欢的头饰。她说：“这种头饰梳起来很麻烦，要用二十一根簪子，我从前刚与你成亲时，就是梳的这种头型。”

他不吐声，只呆呆看她，眼光里满是情意。

女人慢慢梳完了头，再去找箱子，从箱子里找出一身很美的衣服，她说道：“我很喜欢好看的衣服，我总想穿给你看。”她穿上那一身衣服，对着镜子瞧。忽地她踊跃道：

“我拿了一块很好看的铜镜，但不敢拿出来用，这会儿，我把它拿出来用吧。”她拿出来镜子，对着镜子细细地看，说道：“你的小媳妇儿还是那么俏，你真拿她没办法。”

她嫣然一笑，满面春色。

忽地，男人捂住他的脸，哭了，他哭得无声，无一点儿声息。

她扯开了他的手，把他的泪水擦干，说他：“你是男人，男人不流泪的。”

她依偎在男人的身上，说道：“他们会来的，我们快一点儿。”

男人与女人脱光了衣服，他们陷入狂欢中，一切都是那么熟悉，一切又都是那么陌生。他们刚才知道，这一次才是最狂的，也是最好的。以前的每一次，他们都留下余力，不把那美酒啜完，如今他们饮醉了，再也不复有今日，只有今日。

身上的皮肤也湿润了，身体的肌肉随着兴奋的肌体勃胀起来，人的头脑也变得更清晰，更明朗。身体的接触表达出一种依恋，一种深知，一种默契，一种疼爱。哪料得到，人的身体竟会美妙如斯，透露出那许多不用言语，胜似言语的温情？一时间，天地远了，人间远了，物欲远离了人，只有男人女人的狂欢。

× × ×

咚咚咚！

敲门声不急，但很野。

对视一眼，男人叫道：“门是开着的。”

进来了人，都是黑衣人，是他熟悉的黑衣。

他们进来一个，再一个，一直进到他的小屋站满了为止。

外面还有许多人，他们在外等待。

进来的人说道：“主人为你流泪。”

老人不出声，那黑衣人再说道：“他马上会来。”

外面一阵子骚乱，看来是主人来了。

老人仍是抱着女人，说道：“你们出去，叫他等我。”

黑衣人看一看屋内，没有剑，没有兵刃，他点点头，走出去。

屋内只剩下了他们两人。女人抱着他，笑了，说道：“我等了你五年，也与你在一起了十几年。”

他笑了，说道：“乌图有福，娶了你。”

两人再相抱。

不知过了多久，门响了。

乌图说道：“进来吧。”

走进来的是耶律重恩，他盯住了乌图，说道：“死后好？”

乌图笑一笑，说道：“死了好！”

耶律重恩说道：“乌图，如果你不想死，完全可以不死。”

乌图说道：“乌图死了，你看到的已不是乌图。”

两人对面，再是沉默。

乌图说道：“主人，你背过身去，我与梦知雅两人要穿上衣服。”

耶律重恩背过去，他听到了细琐的声音，知道是那男人替女人穿衣服，也知道那是女人在替男人穿衣服。

待了一会儿，乌图说道：“好了。”

× × ×

耶律重恩有很多的话要说，他想说乌图是天天看着他的人，怎么会做此恶事？乌图是丞相元历脱脱的女婿，怎么能盗走了珠宝？他盗走了珠宝，别说是藏在西夏，就是躲到天边，西辽人一样能找出他来。但他看着乌图的眼睛，说不出话来了。

乌图跟着他奔波了几年，苦了几年，他如今想盗走那些珠宝，过他的悠闲日子，也不能够？他不是空有那许多的珠宝，还要在这里装作一个贫苦农夫吗？

耶律重恩说道：“乌图，你拿出那些珠宝来，我让你走，你可以带走一部分，但不是大部分，你与梦知雅只需一点儿东西便够了。那些是大辽用以复国的珠宝，你不能拿走。”

乌图看他，像看一个梦中人一样。

梦知雅很高兴，她攀着乌图的脖子，问道：“主人，乌图是不是不喜欢别的女人？”

耶律重恩一叹，说道：“我早该料到的，像他那样壮健的男人，如果没了女人，怎么会耐得住寂寞？只有你活着，他才能那么等。”

梦知雅笑了，笑得咯咯响，她轻声说道：“乌图，我爱你。”

乌图看看梦知雅，他喜欢的女人，他梦中的女人只有一个，那就是梦知雅。当他去

求婚时，元历脱脱不问他是什么官职，只问他你能只爱她一个人吗？”他说能。元历脱脱说道：“愿意为她而死吗？”他看看元历脱脱，老人说道：“这话不是说着玩儿的，你也知道，我是辽丞相，如今大辽的情势不妙，也许有一天，她会死，你也得跟着她死。”当时乌图便答应，如果梦知雅死了，他也一死。

乌图说道：“主人，我能不能独自与你谈谈？”

× × ×

人都走出去了。

耶律重恩说道：“乌图，人总有失算的时候，你也没算到我会回来找你。我念你是西辽的开国元勋的份儿上，你只要拿出珠宝来，我便放过你。”

乌图呆呆看他，那神色竟有些讥讽的味道。梦知雅看着耶律重恩，像是看一个疯子。

耶律重恩说道：“乌图，你说，那些珠宝你放在哪里了！？ ”

乌图看定耶律重恩，说道：“主人，我告诉你，大辽并没有珠宝，你想的那一批珠宝只是子虚乌有！”

耶律重恩看着乌图，再看看梦知雅，他忽地扯住乌图的领子，叫道：“乌图，乌图，你告诉我，那是谎话，你告诉我，那是你说谎！”

他寄希望于那一批珠宝，如果没有那一批珠宝，他便没有军饷，没有用以巩固西辽的国库银两，他去哪里找银子？回鹘与黑汗都是穷国，原来的国王穷兵黩武，或是淫乐奢侈，根本就没有积蓄，他如今怎么重建大辽？

乌图说道：“根本就没有那一批珠宝，从前运去的，都只是一批泥土瓦块。”

耶律重恩看定乌图，听他说。

× × ×

原来，到了辽国的最后关头，丞相元历脱脱有一日与大辽的天祚帝在阁内看历代祖先的神位，天祚帝哭泣道：“难道大辽就再也没救了吗？丞相，你告诉我，哪怕我死了，

大辽再复，也足以慰我先祖于地下啊。”

元历脱脱说道：“也许有一计，但不知能用不能用。”

天祚帝便问何计，元历脱脱说道：“此计叫做‘以假乱真’，我大辽如今国威已失，眼看沦丧金人手里。只我国力疲弱，已不能再战。不如留下一支军，撤去沙漠罗布泊，待命再出。再装成一批人将大辽的金银珠宝运去沙漠内掩埋。这样便有足够的力量再复大辽。”

天祚帝当时苦笑，说道：“若非大辽国疲，无一点儿积蓄，我们再与金人决战，也能坚持几年。如今宫内的后妃都用粗布着衣，吃的也是粗食，哪里来的金银？丞相是不是说笑？”

元历脱脱说道：“无金无银，也得装做有金有银，大辽人心，全在凝聚。你心中有数，但你面上镇定。大军要留下五十万两银子做军饷，待得三年五载，便可再复大辽。”

天祚帝踊跃，说道：“好，好，那样就是朕死了，也足以告慰先祖于地下了。”

但天祚帝还是不明白，他问道：“即使是那样，后来人看到无金无银，你空自埋土有什么用？”

元历脱脱说道：“我听说古人有一个传说，说是一个老人死时告诫他不省事的三个儿子，说道：“他有银数百两，埋在他自己家的地里，要他哥三人去挖。哥三个埋葬了老人，天天在地里挖，挖了一秋一冬，都挖得遍了，也没找到金银，后来便听了邻人的劝告，在地里种上了粮食，至秋大收，方才悟到老人死前的话，原来种地出金银。如是不说地里有银，三个人怎么会去挖？如今大辽人心涣散，不说有银，谁肯再复大辽？就是让那些勇士，在罗布泊呆上三年五载，也是一件苦事，如不是有必胜的把握谁肯那么做？”

就那么做了，三十几个埋金银的勇士都死了，他们都知道，那埋在地里的是土，是一袋一袋的土，用布袋装的。

×

×

×

耶律重恩看着乌图，他的心里原来也有那珠宝支撑着，他想如果复国要用，便可拿来使用。一开始用的银两都是乌图支使的，乌图惜银如吝，从不浪费一点儿银两。他以为乌图是一个吝啬的人，谁料得到原来有这一段故事？

乌图说道：“我在罗布泊的一段日子里，梦知雅在外面做商人，就连主人那一次在成都府要一掷买粮的银票，都是梦知雅赚来的。”

耶律重恩看着梦知雅，忽地他发现梦知雅的鬓旁已有白发，她不该早生华发的。

乌图说道：“到了西辽复国，我知道主人再要珠宝，我断无再拿不出的道理，我只有一死了。”

梦知雅说道：“主人，大辽复国，极是艰难。主人今后要空手而行了。我与乌图帮不了主人，但我们能去地下，去见爹爹，告诉他，他的计策成功了，大辽复国了，当初他与先帝的计谋成功了！”

耶律重恩心如刀扎，如今他带着三十万西辽军队，怎么能再振大辽？黑汗国空，回鹘国乱，两国无富庶之家，就是回鹘原有的富户，也被卓书一抢成空。

乌图对他说道：“主人，我做完了我的事，剩下的事儿，都是主人的了，我要与妻子去地下，去会丞相。”

耶律重恩叫道：“乌图不可！我需要你帮我。”

乌图苦笑，说道：“主人怎么还不知道？你得装作有银子，有珠宝，你就说那些珠宝被我埋在另一处，你已知那地方，你不到万不得已时不动用。你得再寻新径，尽快得到军饷，迟则有变啊。为了这个，你得处死我与梦知雅……”

耶律重恩叫道：“不，不！”

乌图说道：“大辽复国，全在你一人。我从前盯紧了你，你还恨我。今后只有你一人，你得小心，再小心！我不怕你做恶事，只怕你仁义误事啊。”

乌图回身，当着耶律重恩的面儿，穿上了黑衣，他说道：“我五年一直穿这件衣服，就是不忘复国。我死了，也得穿着黑衣。”

耶律重恩呆呆地看他，此时的他，心头万念纷纭，不知如何理清，只是呆看着乌图，再无一点儿主意。明日的粮草如何筹措？听说勇士们已在城里偷偷劫掠。他原以为那是个别的恶人，如今知道那是正常的。如果他再拿不出银两来，便会西辽大乱。

乌图说道：“你不能重葬我们，你说我们是叛臣，只能是叛臣。”

× × ×

天已很晚了，耶律重恩跪在屋内，他看不清两人的面目，他只知道他两人是笑着死的，在他们看来，脱去那重担，死了也比活着好。他们担心耶律重恩，担心他的今后，他能不能带西辽走出困境，全看他了。

咚咚咚，几声门响，耶律重恩一惊，他想起了乌图的嘱咐，要他在他们两人的头上猛击两掌。他伸出手去，但击不下去。他太过仁慈了，他不能击这乌图，他是西辽的开国功臣啊，他功不可没，如果他击了乌图一掌，他会再也睡不着觉了。他抬起头来，猛喝一句：“进来！”

进来了一个勇士，再进来一人，一直进来了许多人，他们看到了两个死人。

乌图是必死的，他们也料得到，但他死在这里，死得这样快，他们想不到。

耶律重恩厉声道：“乌图叛逆，已是伏诛。但念在他复国有功，朕不再追究他盗宝罪恶，况他已说出珠宝下落，我们西辽有军饷了！”

众勇士一声欢呼，他们又有了斗志，西辽复国成功了，他们再夺下回鹘，最后的天下必是他们的。他们好像看到了封妻荫子的将来，他们将成为西辽的名将，他们的后代世世代代都做西辽的官员。

耶律重恩说道：“把他们两人抬出去，埋在这里吧。”

那些人骂骂咧咧，一直骂乌图不得好死。他们抬出去乌图，把他们两人扔在草草掘

成的土坑里，起身就走。

耶律重恩看着，他的心里流着泪，好几次他都忍不住，要告诉他们，乌图是一个好人，是西辽的忠臣，但他说不出，他想到了乌图说的一句话：仁义行不得。

第二章 谋取中原

在八拉沙衮，有一个好去处，那是有绿草有花园的沙洲。

这里叫美人洲，是对那一片绿草地的称呼。这里是从前的黑汗人用来晒干果的地方，到处都挖好了遮荫避风的地棚，在棚里，挂着瓜果葡萄，以备冬季后食用的。因满沙洲都是瓜果，所以风一吹，遍地都是香气，吹得人也欲醉。就在这片绿洲上，召开一次六国会议。

西夏来的人是王妃红顶天，吐蕃来的是吐蕃王卓书，蒙古来的人是粘拔恩部的首领粘拔恩，金国来人是五王子泽利，大理来人是王子段骞，加上西辽王耶律重恩，一共是六国代表，齐集在八拉沙衮议事。

耶律重恩是东道主，自是先说话，他看众人坐定，便说道：“请诸位来，想说一下，近来各国征战不已，先是吐蕃对回鹘、黑汗用兵，再是西辽对黑汗、回鹘用兵，再是蒙古对金用兵，金对大宋、蒙古用兵，兵战不已，却无利可图。如今西辽的瓜果也熟了，便请各国王子、王妃来议事，能不能找一个好法子，解决各国的急难。”

粘拔恩道：“不知道西辽王有什么好主意，说来听听？”

耶律重恩说道：“蒙古与金人交战，为的是国土问题，但说到根本，却是金国此时粮饥，蒙古也缺粮。我不知道大理如何，只知道各国包括吐蕃在内，都缺银少粮，或是缺少富庶之地。”

卓书看着耶律重恩，颇具讥讽意味地说道：“人人都缺钱用，你知道哪里有钱吗？”

大理段誉说道：“也许西辽王并不缺钱，他有自己的钱。”

众人都知道他说的那一批珠宝，那是西辽赖以复国的本钱，当然他不会缺钱。有人还知道，他在成都府几年前就愿意一掷几十万两银，就为买一个痛快。那时他并无国，也不缺粮。

众人一笑，耶律重恩又有什么好主意了，就听得耶律重恩说道：“当今各国，最富庶的当然是中原，就是大宋，虽说大宋地只剩下一隅，但江南富庶地，皆在大宋。”

他扯开一张图，把它挂在墙上，这是从前索雅给左光远大人看的图，也是答罕与哈迷蚩再三对老狼主示意的图，更是蒙古人、吐蕃人梦里也熟知的图。

耶律重恩说道：“大宋有几处地方实在富庶，先是成都府，人皆说，川熟天下足，便说的是这一块富庶之地。再有江浙，都是鱼米之乡，我在江浙走过，那里良田千顷，稻菽成浪；碧水行舟，鱼成网阵；桑麻菜蔬，不胜枚举。如此富庶之地，才是你我梦寐以求的地方。”

粘拔恩说道：“不知道西辽王想图的是大宋，可喜可贺！”他拍手道：“只不知道以西辽王一国之力，要拔下江浙几城，或是拿下成都府，有无困难？”

耶律重恩说道：“西辽只想图一清净地，但存活在黑汗，地广人稀，很难存活。也盼能有一个存身之地，我对那里的富庶并不在意，但我想有人对那里的金银财物十分在意吧？”

卓书忽地说道：“吐蕃人存活的地方虽是苦些，但尚差强人意，只是说到金银，吐蕃可是缺得多了。”

耶律重恩眼睛一亮，说道：“吐蕃王愿意富庶，耶律重恩愿与吐蕃王共勉。”

此时两人一对眼色，便算是盟成。就是各国不去攻大宋，只有吐蕃与西辽，势力也不小了。

但蒙古人粘拔恩突然朗声说道：“我也要那里的金银！”这就是说，蒙古人也愿意出

兵进攻大宋！

红顶天突然说道：“据我所知，有人想进攻别国，都是悄悄进行的，怎么能召来六国的王子王妃，大张旗鼓地要进攻大宋，难道西辽王不怕事泄吗？”

耶律重恩笑笑，说道：“如果只是我西辽人攻大宋，那另当别论，我得悄悄进行。可你猜猜，如果六国的兵一齐进攻大宋，大宋会怎么样？”

众人皆惊，他们想不到耶律重恩会说出这一个主意来。

六国一齐进攻大宋？怎么可能？

耶律重恩看定几人，说道：“我知道如何占得大宋，如果你们愿意，便可把大宋分成几份，你们六国各有一地。你们看！”他指着地图，说道：“如果胜了，大理可得一地，云贵潮梅。西夏可得一地，就是大名府内外。吐蕃可得成都府，至于金人，可得德州密州，由此可占海湾地带。最后是蒙古人，当与我西辽共占建康城及台州明州地带，虽说那一带是跨国土地，但联合我两国力量，怕谁会侵我地域吗？”

粘拔恩听得血热，他大喝道：“好！”

真个是好，蒙古有地，但地广人稀，如真能在沿海地带有自己的属国，岂不是大大富强？

粘拔恩说道：“只不知我国的兵马如何进攻大宋？”

耶律重恩说道：“六国要攻大宋，只须有一统帅，我请卓书大王来担任，我等一齐进攻，大宋必亡！那样我们便可依据先前定下的夺地盟书来占地，各无相扰。”

众人皆喜，只有大理的段誓笑说道：“大理不愿攻人国家，那潮梅地带可让别人占去好了。只我听得西辽王说起大宋，像是探囊取物一般，大宋会不会任你六国欺凌，可就是另一回事了。”

耶律重恩说道：“有谁能顶得住六国强攻？”

段誓说道：“多行不义必自毙，就是五国六国强攻人国，也未必能胜。”

耶律重恩说道：“我不知道大理怎么想，但如你不动，我便不动。你要助大宋，我们也会攻你。”

段誉说道：“莫非西辽王是威胁我？”

耶律重恩站起身来，说道：“段王子，桃园李下，都成嫌疑，为免段王子去帮大宋，还请段王子晚几天走。”

说罢，便上来几十人，耶律重恩说道：“请段王子在绿洲住上一段时日，好好观光西辽美景。”

段誉也知无法走开，他笑笑，说道：“好，但愿各位的美梦成虚。”

段誉走了，只剩下了五国的人，红顶天说道：“西辽王也没问问我，要是我也不愿攻人国家，是不是会把我也关在绿洲？”

耶律重恩说道：“不会，你要不攻大宋，我们会联合吐蕃、西辽、大金、蒙古四国兵力，先灭了你西夏。”

红顶天霍地起身，她说道：“莫非你们想裹胁我？”

卓书说道：“不错，西夏要么跟我们走，要么就亡在我们手里。”

红顶天看着他们几人，每一个人都虎视眈眈看她，像要吞了她一样。她忽地泄气了，说道：“好，西夏只出一千兵马。”

耶律重恩大笑，说道：“你只要出兵，出多少都无关系，到时你只等成功就是了。”

当下耶律重恩再问泽利：“不知道五王子好久无话，是不是愿意出兵？”

泽利看看粘拔恩，此时的蒙古与金国已成敌国，但两人在此，不好对面抵牾，泽利说道：“凡有蒙古人的地方，大金皆不愿参与。”

耶律重恩笑说道：“五王子错了，只有大金参与，才能再与蒙古争雄，如果你占有了大名一带的富庶之地，大金的重振指日可待。你与蒙古也在这一次的会兵中可重修旧好，何不乐而为之？”

泽利也知道，他一人反对，对大金也更不利，要是真像他们威胁西夏那样，几国一齐对付大金，岂不是惹祸上身？就先随他们做去就是了。

耶律重恩说道：“五王子想好了没有？”

泽利说道：“好，我便出兵。”

× × ×

会盟已成，这是卓书想也没想到的好兆头，他带头在绿洲盟誓，卓书、耶律重恩、粘拔恩、泽利、红顶天五人跪地盟誓道：“五国进兵，共谋分宋；划下地域，齐整进兵。待得大宋，划而分之。但有违约，人神共殛！”

卓书道：“盟誓人，吐蕃王卓书。”他滴血而誓。

耶律重恩说道：“盟誓人，西辽耶律重恩。”他也滴血而誓。

粘拔恩道：“蒙人粘拔恩。”他也滴血而誓。

泽利道：“金人泽利，他也滴血而誓。

最后是红顶天，虽说她很不情愿，但也得盟誓道：“西夏人红顶天……”

共誓完毕，卓书说道：“就定在下月十五月圆日，各国一齐进兵，攻入大宋，先时西辽兵可与我吐蕃兵合一处，在西夏与吐蕃边境进兵。西夏兵发自从夏州，乘其不备，便攻入夏州。蒙古兵发从金与西夏结合处，自成一队，入攻汴州。几路兵出，大宋灭亡，指日可待！”

× × ×

耶律重恩满面喜气，他办成了一件大事，他回到了帐内，看到了答罕。

答罕说道：“听说五弟来了？”

耶律重恩笑说道：“对啊，我要请他来饮酒，但有些不便，刚刚盟誓方成，我单请他饮酒，大是不便，还是你请他，与他兄弟相近，好好一叙。”

答罕说道：“如果大王同意，我自与他相会，说说兄弟之情。有酒无酒，都不是大

事。”

答罕出去了，耶律重恩叫来了一个黑衣人，说道：“听清他们兄弟说些什么，来报与我。”

× × ×

泽利看到答罕，他的眼里有泪。

他看不起答罕，当答罕要做大金的狼主时，他第一个反对。但过了几年，他才知道他犯了多大的错。没有答罕，大金无望。看来治理国家决不像与人争战那样容易，他问道：“三哥，近来可好？”

答罕知道这一声“三哥”叫得多难，他笑笑说道：“五弟安好？”

两人坐定，答罕说道：“把帐篷的门窗都打开，我们要好好说话。”

泽利一笑，知道答罕在西辽并不被放心重用。在大秋日的晚上，要打开帐篷的门窗说话，分明是给人窥听方便。他笑笑，要是从前的泽利，此时便大大愤怒，但此时他只是一笑，大声说道：“哥哥，我们好久不见，今天只饮酒，不谈他事。”

答罕说道：“问问家乡事，问问家乡人。”两人说起小时候的事儿，便开怀大笑。再过一会儿，答罕问一问老狼主，泽利说道：“狼主的身体不适。”

答罕明白，他点点头，叔叔也同父王一样，免不了酒色淘虚，早晚不保。

泽利看着答罕，说道：“想不想家？”

答罕说道：“不想。”

泽利对他用手一示意，那意思是说，如果他回去，泽利拼死也保他回大金。答罕摇头，用手比划一下他的脖子：“嚓！”他也告诉泽利，如果他一动念回大金，耶律重恩不会放过他的。

泽利有些难过，他低下了头，先好久不声响，再对着痴娘儿说道：“嫂嫂，你照顾哥哥，有劳了。泽利这里有礼！”

他低下头，对着痴娘儿施大礼，这是久违之后的大礼，是泽利对亲人的顾盼。痴娘儿也明白此意，她大大方方受了这一礼，说道：“答罕是我的亲人，也是你的亲人，何必如此？”

泽利说道：“嫂嫂在外，照顾哥哥，哥哥能如此好，我也放心。”

当下两人再说了一会儿话，泽利问道：“哥哥，五国攻大宋，能不能成？”

答罕笑一笑，划一下手。

泽利大惊，这是他们童年时的游戏，那时他们笑话一个无能的人，便用手指做这种动作来污辱那人。答罕做此举动，是说他们一事无成吗？

泽利说道：“三哥说，有什么人能阻拦我们灭宋？”

答罕笑笑，说道：“大宋好灭，早就灭了。但五国出兵，这是一个机会。只怕大宋危在旦夕了。可大宋有一个人，我对狼主也说过的，五弟忘了那人吗？”

泽利说道：“就是那个告密人报说的什么安天大计的主人？”

答罕说道：“不错，当年定下大计，此时方见功用。看来五国的最后失败，怕就败在此人身上了。”

泽利说道：“你说五国会师出无功？”

答罕说道：“不会，五国在此进攻中，都得了好处，也都消耗了自己的实力，最后天下大势，因而更有新局。”

泽利想再问，痴娘儿对他递一个眼色，说道：“五弟，何不吃一点儿瓜果？”

泽利也知不能再问，便低头吃瓜。

答罕说道：“金国进兵，也从进兵中得好处，五弟不必迟疑。”

泽利见答罕点头，便知道进兵确实对大金有好处，那就进兵好了。

× × ×

卓书躺在两个女人中间，他看着索雅说道：“我们进兵中原，会灭了大宋。”

夷离尺冷笑道：“大宋如好灭，早就灭亡了，难道只等你与西辽王不成？”

索雅冷冷道：“你知道什么？他有鬼心思，我知道他必是力量不够，不然决不会把大宋这一块丰腴之地让与几国的。”

卓书笑道：“让西辽也享美果，必是会出大力。”

夷离尺说道：“耶律重恩有兵马，也有实力，他为什么要五国一齐攻宋？”

卓书说道：“他必是不愿只呆在那沙漠里，想出来占地夺城。”

卓书哈哈大笑，说道：“不管他怎么做，只要能攻占大宋，他事再说。”

索雅恨卓书，她突地想到：如是卓书能去攻大宋，就增一个敌国，说不定五国会在进攻大宋时留下什么可乘之机，那时她们便有机会杀死卓书，再杀死耶律重恩了，她们能等，她们愿意等。

卓书很快乐，他要好好在女人的身上再体味一下男人的快意。

索雅恨他，她的眼里有星星恨意，只要有机会，她一定要杀死卓书。

夷离尺说道：“占人的国家，夺人的土地，再屠杀民众，你有何快乐？”

卓书说道：“男人的快乐你不懂，我要做天下的霸主，耶律重恩能助我，我便帮他。如是他不助我，我便铲除他。”

索雅咬牙，耻辱何时已？她想到了布那儿，说道：“你把布那儿放在城里，她如乱走，会不会走失？”

卓书冷冷道：“她是一个废人，你管那么多干嘛？”

索雅恨道：“卓书，我恨你。”

卓书大声笑道：“恨我的人不少，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也不少，我怕什么？”

他再扑倒索雅，说道：“我的乐趣就在于你们两人都是我的敌人，我的敌人侍候我，我何等快乐？”

仇恨使得索雅与夷离尺受尽了痛苦，但也同时是仇恨使她们充满了希望，如果有朝

一日，她们能杀死卓书，那是何等快意的事啊。

第三章 各怀鬼胎

阎可怜说道：“公子此去，最当心的应是耶律重恩，我想他不该急着聚六国，兴大兵，这对于刚刚复国的西辽并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唐逸说道：“我看卓书野心最大，应先除掉的是他。”

阎可怜说道：“公子不能急于一时，就是荷叶的仇要报，也不应急在一时。”

唐逸喟叹：“不说荷叶的仇还罢了，说起来，我愧对她啊。我答应她，为她报仇。至今已过去几载，仇人仍是活得逍遥，我怎么对得起荷叶？为今之计，我就要先除掉卓书，让他们先折一翼。”

阎可怜说道：“公子重情，令我很是感动，但公子也明大义，这更令人敬佩。我与三十姐妹赴汤蹈火也跟着公子，便是此心。”

唐逸说道：“我真该谢你，可怜，若无你帮我，我怎么能如此做？”

两人默默相对，一时心里有许多言语，却说不出。

阎可怜说道：“家里的事，我来照应，自把唐门再修复成铁桶一般的堡子，让人再也侵犯不得。但到了那里，你须小心行事。”

唐逸说道：“没有你在我身旁，我心里没底儿。”

阎可怜说道：“我叫须眉随你去，再加上一个侍剑。”

唐逸说道：“谁去也不如你。”

阎可怜如未听见，唐逸真想把她搂过来，搂她薄薄的肩，对她说一声：“你休再折磨我了。”但他不敢，对于这个总是一心帮他的女孩子，他心里有些怕意，怕她生气，怕她恼怒，怕失去她。

阎可怜叫来两个女孩子，此两个女孩子一个一身翠衫，一个笑嘻嘻。阎可怜说道：“笑得天真的是须眉，一身翠衫的是侍剑。”

唐逸对她们两人施礼，说道：“有劳两位姐妹了。”

须眉说道：“你须要咱们姐妹服侍你，你就有礼了，臭男人都是这样儿。”

说罢噗地一笑，转身便跑了。

侍剑一揖道：“多谢公子关照。”

唐逸看她两人有趣，看来此行颇不寂寞了。他对阎可怜道：“要三十姐妹人人为我，我何幸如之？”

阎可怜说道：“如是公子在十大门派前再也不承诺那安天大计，我们三十姐妹便全都瞎了眼。”

唐逸心潮如涌，说道：“只看你，我也得做，我怎么能……”说话间，正欲把那涌潮一般的情话对可怜说说，正巧来了唐连，他对着唐逸一揖，说道：“不知道逸哥几时回来？”

唐逸说道：“我要去分各国的心，也不是一件易事，你在家，凡事与可怜姑娘一议，她本事大，自会帮你。”

唐连应声说好，再说道：“逸哥，你去看六国的人，顺便看一看思思姐青青姐在他们那里不在。”

唐逸应了一声，也发了一阵呆，想着青青思思的事儿，他问可怜：“上一次我要你帮我找找她两人，不知道有无消息？”

可怜说道：“等你回来，我便与你去看她们。”

唐逸大喜，说道：“你不去，再加上能回来看思思与青青，我可是急不可耐，要赶回来了。”

×

×

×

粘拔恩在帐内与赫叶雅商议，他说道：“我们便答应他们，去攻大宋，到时自会有我们的好处。”

赫叶雅说道：“只是要防着卓书与耶律重恩，你不是他们两人的对手。”

粘拔恩说道：“我只是觉得，那个耶律重恩一心要夺大宋，据他说来，大宋如囊中物一般，可顺手拈来。我看他是心急了一些。”

赫叶雅说道：“他不必先夺他国，以安民心，依我看，他必是有些什么难处。”

粘拔恩道：“他会有什么难处？”

赫叶雅说道：“先不管他，我看你带兵去攻宋，着几部首领在边境寻机，如是有异动，我们便夺西辽。”

粘拔恩大喜，说道：“好，如此一来，便占了大便宜！”

× × ×

耶律重恩站在那里，看着先后进来的十几人，他们都是曾手捧着祖宗牌位，与乌图一齐对耶律重恩行诫的人，他们中有许多人是皇族。

一人对耶律重恩道：“大王，我们兴兵，对大西辽有什么好处？”

耶律重恩说道：“夺敌之资，以富我国，占敌之地，以供我军。”

一人说道：“我们立足未稳，何不先立国威，再图回鹘。最后再图霸中原？”

耶律重恩说道：“中原大宋，此时有一空虚，他们讲求和议，便怯征战，此时正是吞他的好时机，要是过了此时，再哪里寻此机会？”

一人说道：“如是我们去攻大宋，蒙古兴兵夺我，那怎么办？”

耶律重恩说道：“死战，除此再无他法。我夺得黑汗国，复国已成。但黑汗地广人稀，并无国蓄。我虽有珠宝，尚未找回，虽说是乌图说出珠宝下落，但我也不想动用，不到紧急关头，我决不用那笔珠宝，我要用那笔珠宝振兴大辽！”

几个人下去了，他们对耶律重恩的回答很满意。他们会对三十万军做动员，要他们

一心攻宋。

× × ×

一个黑衣人悄悄进来，耶律重恩说道：“讲，一句话也不要落下！”

那黑衣人把泽利与答罕的话一句句讲出，耶律重恩听得很仔细。他很在意答罕，他去大宋曾请教别人，如是答罕在他处，会不会对他忠心，人家告诫过他，凡事不可大意。他决不会大意，他要注意答罕的一举一动。

他说：“泽利问答罕的时候，答罕答话的语气很正常吗？”

那黑衣人说道：“是，答罕公子说得很直截。”

耶律重恩心道：答罕一定看出了我的心事，我能不能问问他，我的未来事会如何？

他说道：“有请答罕公子。”

× × ×

答罕正躺在痴娘儿的怀里，在玩她的乳，他也像那个七岁的孩子王一样，对女人的乳很感兴趣。他知道那柔软正是女人的疼根，一切痛苦与欢乐的根源都在那里。

他悄声说道：“耶律重恩会再来找我。”

痴娘儿说道：“为什么？”

答罕说道：“他怕，他怕事儿不谐。”

痴娘儿说道：“他能成功吗？”

答罕摇头。

有人在帐外叫道：“答罕公子，你睡了没有？”

答罕说道：“有什么事儿？”

那人说道：“大王有请！”

答罕说道：“好，你报与大王，就说我马上就来。”

× × ×

耶律重恩看着答罕，说道：“与泽利公子一谈如何？”

答罕说道：“大金衰落，已是势不可免。”

耶律重恩说道：“听说公子有高见，不知能不能对我说说？”

答罕说道：“六国攻宋，只是空谈。依我看，如是没有一个人，你就能成功。但有了这一个人，你就只能是画饼充饥。”

耶律重恩说道：“你说的是那个唐逸？”

答罕道：“不错。他是一个人杰，上一次我归大金，路上得一高人报说，有安天大计，我甚至拿到了那个唐逸，便被他走脱，从此天下大势，重新评说。”

答罕神往故事，要是他当时拿住了唐逸，再回去做了金国的狼主，当今天下大势，是不是得重新评说？

耶律重恩说道：“我与卓书大王都是有计，我们曾再三坏他大事，但他仍是未死。看来要他死在中原十大门派的手里，也不容易。但他此时自顾不暇，哪里有时间来管我们？”

答罕说道：“大王错了，如果大王不兴此会，唐逸必会被十大门派管束，他是死是生，就很难说。但大王一次绿洲之会，救了唐逸，他一定会来的。十大门派听说了大王此会目的，一定会派唐逸再出，他做安天大计的主人，此次应是正正经经第一回。”

耶律重恩说道：“他来此目的何在？”

答罕很奇怪地看着他，惊讶他竟不明白唐逸的来意：“杀人，他来此的目的，只是杀人。”

耶律重恩的声调很慢，他一字一顿地问道：“他要杀谁？”

答罕道：“第一个是卓书，第二个是你。”

× × ×

须眉一路上唠叨，嫌唐逸对她们太过冷淡，她嘟哝道：“臭男人都是这样子的，我

自小便听得娘讲，臭男人对女人，只有在你还未跟他那时好，可他这时对我们就不怎么好，我们跟了他，岂不是更差？”

侍剑悄声道：“你小声些，他听得见。”

须眉说道：“我们离他那么远，他怎么听得见？”

侍剑说道：“你没听屋主说，他快是天下第一高手了。”

须眉惊讶道：“哦，臭男人，这么了不起？”

她再看看骑在前面的唐逸，说道：“他不像是第一高手，倒像是第一浪子。”

侍剑说道：“让他听见了就麻烦了。”

须眉傲然道：“有什么麻烦，他不是还得找我们吗？”

侍剑羞她：“不知羞，不知羞，自称自，好大的脸面。”

须眉说道：“他快是你的汉子了，你须得讨好他，不像我，我逃他还来不及。”

侍剑羞得脸面通红，对她悄声道：“你莫像个男人婆儿，叽叽喳喳，呸，这种事也能到处嚷嚷吗？”

须眉悄声细气地说道：“你说，他会……怎么样哪？”

侍剑也是一个丫头，怎么能知道这些？她说道：“他会，他会……瞎，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反正，反正他会动你……”

须眉吓得脸色也白了，说道：“不行，不行，我不能让他动我。”

× × ×

唐逸此时在前面骑乘，把他们的话听得清清楚楚。他心里暗笑，但对两个女孩子更满是柔情，她们什么都不懂，竟跟着他飘泊。回顾起那平儿、素素、琴心、小爽，一个个死去的女孩儿的笑靥在他面前闪过。她们都是为他而死，他尚未给她们报仇，甚至还不知道那个害死平儿两人的凶手是谁。

他不愿意再与那几个女孩子再好，但他的身体尚未复元，一旦病发，便不可收拾，

到了那时，便不由他作主。

但愿此次他到了八拉沙衮，能手刃卓书，杀死耶律重恩，那样他便可告慰亲人于九泉之下了。

× × ×

夜已深了，唐逸躺在床上，他看着两女入睡的娇靥，她们还小，十分可爱，那红红的脸庞竟是十分恬淡，对于世事险恶，人心奸诈竟是不担一毫心思。

只有活在他们这年纪里的人才最快乐。

唐逸从前也是不轻松，他做唐门长子，到了他能记事，父亲唐六每一事便带他去，教他怎么做唐门主人。唐六告诉他，做男人是累的，但累也是快乐。唐逸如今也是唐门主人，也是男人，也累，但他还未感到父亲的话对，累不快乐。他如今就不怎么快乐。

他的脸通红，他知道病来了，病每逢袭来时，他都是手足无措。他默运玄功，但身子也坐不稳，心血潮涌，竟是直盯着两个美女，就欲扑去。他看着两个女孩子，心道：我是恶魔，我不是正常人，她们正在睡着，我去犯她们，与禽兽何异？但他不看那女孩子还可，他看过了，那秀美衣衫的女孩儿的玲珑体态遍在他眼前。他咬牙，恨自己：你就不能做一个人，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吗？做人有多快乐？譬如像岳大哥，一生虽是只活了三十九岁，但他名彪青史，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大丈夫。他活二十几岁，与岳飞这样的人结拜成兄弟，也是他的光彩。他再也不能去碰女孩子了，他不能做那种事.....

他起身要走，忽地须眉叫道：“你往哪儿走？”侍剑也睁开了眼睛，幽幽说道：“公子，你是一个好人。”

一声“好人”说得他热泪盈眶，他真是好人吗？如果他是好人，便不会在山上奸污包括荷叶在内的女孩子，也不会学那种不世毒功。他是好人，便不会死去那么多的“忘忧屋”的女孩子。

他要走出去，他不敢回头，说道：“我要出去走一走。”

侍剑说道：“我跟须眉都没有睡。”

原来两个女孩子头一次跟着男人，眼热心跳，只是怕他来犯，又盼他来犯，哪里敢一躺下便睡？她们只是闭着眼，羞涩使她们不敢对唐逸说一句话。

须眉说道：“我父亲是一个粗人，他对我娘不好。你不像是粗人。”

唐逸流泪，他的心像猫抓一样难受，人活在世，受这种苦，让他怎么做？

他摠住了侍剑，再对须眉说道：“我不能再与你们两人在一起了，我要去一个妓馆，我不能与你们在一起，你们都是好孩子，你们都还是好孩子……”

他刚一走出去，便扑地倒地，人事不省。

× × ×

他像是在罗布泊里跋涉，那里都是沙漠，忽地他遇上了甘泉，泉水是那么甜美，他在渴饮，在一味地渴饮。

须眉低声叫道：“臭男人，咬坏了我的嘴唇。”

侍剑轻声说：“他还在昏迷，你将就将就他吧。”

须眉打他一掌，正击在他的头上，说道：“臭男人，你得了便宜！”

直打得唐逸的头一歪。侍剑变色了，说道：“你真打啊？”

须眉噗哧一笑，摸着唐逸的头，笑道：“公子啊，我对不住啊，一着急便打你了。你占我的便宜，我好高兴啊，行不行啊侍剑姐？”

一旁笑岔了气的侍剑说道：“公子要醒着，也会被你气昏过去。”她悄声说道：“怎么样啊，你好滋味儿？”

须眉撇撇嘴，说道：“我可不稀罕，你来试试。”

侍剑脸更红了，说道：“你说，你说人家，你说……”说着竟是眼泪也下来了，须眉吓得叫起来：“哎呀，我的小祖奶奶，你别哭了，你要是不愿意呢，就我一个人来，让他占便宜好了。你要是愿意呢，你就也来试试，没什么好的，他碰你，像猫抓痒痒一样，

怪痒的。”

侍剑笑了，她的泪水还在眼圈里，轻声说道：“我跟你都是屋主让来的，我们得服侍他。”

须眉一吐舌头，说道：“算了吧，我看你还是心痒，你来吧。”

唐逸从甘泉里得到力气，他觉得四肢百骸都活了，人如在甜睡千年的梦中醒来。他突地觉出不对来，他轻声说道：“我是在哪里，我是在哪一个妓馆？”

须眉打了他一个耳光，说道：“你清醒清醒，你在我与侍剑的怀里。”

唐逸看她们，十分狼狈，他低声说道：“真对不住。”

他再起来，穿上衣服，走到院子里。

他一生只能这么度过吗？他不愿意这样，他看着夜空，那星星像是阎可怜的眼睛，她对他百般推托，看来还是瞧不起他这个人。人与禽兽相比，更有理性，更有人情，他不具理性，人情也弱，阎可怜何必理他？他叹一口气，说道：“我再也不会去对她说什么情意了，我这人不值得人爱。”

他陷入深深的后悔中，但他的身旁忽地暖起来了，一回头，原来两个女孩子紧紧地贴着他，侍剑说道：“夜很凉，回去吧。”

须眉说道：“我不嫌你，你会不会嫌我？”

唐逸不再说话，他知道她们想要什么，他搂住她们两人，满是爱怜地向回走。可恨的男人啊，他怎么能这样？

第四章 毒杀卓书

用不着到八拉沙衮，只是到了回鹘的大屯城，便听得沸沸扬扬说，吐蕃王卓书会在明日中午进城。

大屯城原是回鹘国的一个重要城镇，但如今属吐蕃了。正是吐蕃的于阗部首领黄绝驻兵此处。

街道是洒扫过的，有人在路上还填了新土，把那坑洼处填平，待吐蕃王进城。

唐逸道：“既是他要来，就在此处等他便了。”他看着须眉与侍剑，说道：“我准备在夜里毒杀卓书，你二人如见我不利，便不再顾我，自回去报与可怜与唐连。”

侍剑一听，便落下泪来，像他遇上了不测，须眉怒道：“你当我们是什么人？你愿意要便要，你不愿意便要一脚踢开？你要死了，我们再毒他，杀不死他，我们就死。”

唐逸看须眉，竟是笑笑，她一个男人婆脾气，你能奈何？闲来一日无事，便与两女玩赏大屯，看大屯经几次兵燹，竟也变成贫城，人只一袭衣，屋只一筐棉。原来那个富庶的大屯城没了，城民大都面有菜色。但在城里住的吐蕃人倒是有好日子过，原来他们都是军队的家人，在城里住得很舒服，住最好的轩敞大屋，吃最好的饭菜。他们手里有银子，可以尽情花用。

他们三人在城里找酒楼，竟无一家很有气派的酒楼。待得找到一家小店坐下，正饮酒间，听得有人叫道：“吐蕃王明日进城，所有客店严加搜查，不得留生人住宿！”

三人惊愕，不知道卓书竟是严防如此，原来卓书得耶律重恩告知，蜀中唐逸必来刺杀他二人，要他严加防备。卓书也怕唐逸来刺，便令黄绝清理城内一应杂人，不准闲人住店。

唐逸说道：“今夜要苦你们两人了，不如你们两人找一个小店先住下，我去城外树林内过一夜。”

须眉恶声恶气地道：“你算什么？你一个人去树林住，有狼把你吃了，我和侍剑哪里找你？”

唐逸此时也熟知了她脾气，便也打趣她：“要是你们去了，狼来了，你们还不得先跑？”

须眉说道：“狼来了，让它先吃我，再吃你，最后再吃侍剑。侍剑骨头小，瘦，没肉。”唧唧说了一堆，她噗哧一笑，逗得侍剑与唐逸也乐。

唐逸心道：须眉是一个开朗性情，与她在一起，我也不知多了几多快乐。他笑说道：“我们便去住树林，看他能奈何得了我们？要是狼来了，让它先吃我。”

须眉大笑，说道：“对啊，吃了你，我们两人便跟你死。”

她看看侍剑，两人一样心思，本来清纯女孩，竟是跟了一个公子哥儿，从此一门心思，一腔心血都花在他身上，再无他顾。

× × ×

当晚，他们三人在一片树林里过夜，点着一堆篝火，烧些湿柴，弄得须眉的脸面都是花狐狸样儿，侍剑便笑，唐逸说道：“来，我给你擦擦。”

须眉啐他一口，说道：“男人都愿意占便宜，你一擦，便占了我便宜。”

唐逸惊愕道：“这就怪了，明明是替你擦脸，怎么是我占了便宜？不然你就擦我的脸，我愿意让你占便宜。”

须眉怒声道：“胡说，那也是你占便宜！”

一时笑闹，倒也颇不寂寞，待得一会儿，两女都是困了，伏在他的腿上睡，睡得好香甜。

× × ×

第二天的夜里，唐逸好歹说服两女在外面等他，他潜入卓书的总兵府内，去刺卓书。他拿出铁相思刺，心道：我杀了你，看谁去攻大宋？一时心头万念俱集，想着岳飞，想着活佛，心里正充满了正气，默默祈祷道：大哥，我要保住一个大宋，令你英灵地下有知，也该快慰！

他进了府内，看到那巡查的兵丁来来去去，吼喝声声。黄绝已严令府内兵丁，彻夜不眠，守卫卓书，不得出事。

唐逸待得一队兵丁走过，便扑那大屋去，他听得那屋内有几人呼吸声，知道是卓书在这里过夜。

唐逸潜入屋内，看到卓书正蜷着睡，他的脚下睡着两人，一个是夷离尺，一个是索雅。唐逸惊讶她两人与卓书同睡，但不知道她二人正一心要杀卓书。此时看着卓书，唐逸心道：依我岳大哥的行事方式，便得叫醒卓书，痛斥他一顿，再给他一枚铁相思刺。可我不是岳大哥，我只是唐逸，是一个用暗器毒人的蜀中唐逸，我何必再对他说什么？

他一跃而起，嗖地射向卓书一枚铁相思刺！

那一枚铁相思刺正打在卓书的背上！

卓书一声怒吼，人便跃起，直扑向唐逸！他身旁的两个女人也扑起来，抓住卓书的肩头，一齐向回拉！索雅抓得快，正抓在卓书的肩头。夷离尺抓得慢，正抓在卓书的衣服上，一扯便听得嘶一声响，衣服被扯下来，卓书赤着膊，叫道：“莫非叫我死得无衣穿么？”

唐逸轻声叫道：“卓书，你要死了！”

卓书回手一击，把索雅与夷离尺击出去，叭地落在地上。夷离尺喷血而叫：“卓书，我也为杀你出了一份力，你死定了！”

唐逸再上来，击在卓书胸前，一击把他击出好远。唐逸怕他不死，再射出一枚铁相思刺，击在他的胸前。眼见得那胸前流血，卓书即或不伤，那两枚铁相刺也足以要了他的命。

只听得有人叫道：“大王，有什么事儿？！”

卓书奋力叫道：“有贼！”那人叫道：“有贼！”远远听得有脚步声，索雅看着唐逸，叫道：“快走！”

唐逸说道：“我们一齐走！”

夷离尺笑得很欣慰，说道：“我们能亲眼看着这贼子一死，心里也安，你走好了。”

唐逸眼看不走便要被围，便说道：“珍重！”

他扑向屋顶，破屋而出，心道：我要造足气氛，让他们知道是我来杀了卓书。

他一破出屋顶，便听得箭嘶声声，有吐蕃好手一齐放箭，齐射他身。唐逸身子一旋，用了一个梯云纵功夫，人便落在地上，那些人一齐出枪刺向他。他拿手一劈，枪头纷落如雨，有人叫道：“是那个叫唐逸的刺客！”只听得黄绝叫道：“围住他，莫放了他，要是他害了大王，要他拿出解药来！”

唐逸心道：此时不走，更待何时？他一声清啸，手一抓怀内，那些人叫道：“要放毒器！”皆向外闪开。唐逸一纵，人飞射出去，顺手夺下两人长矛，奋力射掷，那长矛射在两人身上，叫声一起，人便仆地。后面跟来的勇士惧他神勇，不敢再追，眼睁睁看着他走了。

× × ×

黄绝进了屋，看到卓书正在昏迷，已是奄奄一息，他怒道：“你们两人刺杀大王了？”

索雅笑说道：“他罪有应得，只恨我们没出力，让那个人一下子杀了他。”

黄绝恨道：“我没抓住那个贼，他是唐逸，我早晚杀死他。你们出去，待得大王好了，再与你们算帐！”

夷离尺说道：“你们大王好不了啦，你也知道，唐门的铁相思刺是相思入骨，不死不休的。你看看卓书，他只有一口气了。”

黄绝要杀她两人，两人昂然不惧，卓书这时哼了一声。黄绝忙去看他，卓书示意他放了索雅两人走。卓书的眼神里满是哀伤，让她两人不敢看。要说她两人对卓书的恨，竟是那么复杂，你在那男人的操纵下，恨他，但他天天又怜爱你，让你做他的女人，那一份恨里有多少莫名其妙的东西？

黄绝问道：“大王要杀了她们？”

卓书摇头，眨眼。

黄绝道：“大王说关起来她们？”

卓书还是焦急地摇头，眨眼。

黄绝再问道：“大王说是放了她们，让她们自去？”

卓书点头，喘息声更是紧迫。

他示意黄绝，身后有一箱子，里面有两只包袱，黄绝拿出来，送与两人，卓书说道：“女人……不容易。”他再闭上眼睛，再不欲与两人说话。

索雅知道卓书不久于人世了，她拿起了包袱，对着卓书说道：“不管你死不死，我与你的恩怨从今一笔勾消。”

夷离尺满面是泪，她说道：“不管你死不死，我与你还是仇恨不断！”

原来夷离尺想到自己的儿子死了，回鹘国也没了，卓书一死，自己再去杀死耶律重恩，从此一生的仇恨恩怨都告冰释，再活下去有什么兴头？她不由得仇恨满腔，如是她的儿子活着，她此一生还有奔头，可是卓书杀了她的儿子，耶律重恩杀了她的儿子。

她对卓书说道：“我要再杀了耶律重恩，我要杀了他！”

× × ×

索雅两人走了，只剩下了卓书与黄绝。卓书看着黄绝，黄绝下令道：“严加防范，再有刺客来，我便杀了你们！”

他令那些勇士都去屋外守卫，他再俯在卓书身旁，说道：“大王，她们都走了。”

卓书再睁开了眼睛，说道：“好厉害！好厉害！”

他小心解下他的长衣，说道：“贱女人扯开了我的衣袖，险些露出了破绽。”

黄绝说道：“大王机智，方才避过一祸。”

卓书喟叹道：“不是我机智，是答罕有本事，他早就算中了唐逸必来，他要杀的人就是我与耶律重恩。”

卓书从身上解下一片薄薄的皮甲来，那皮甲上钉着两枚铁相思刺。

卓书说道：“这暗器剧毒，拿去给银喇嘛看，看他能不能制出解药来，有了解药，我便不怕他。”

黄绝说道：“要不要通知耶律重恩，他怕没大王这么幸运了。”

卓书惊讶道：“为什么要告诉他？生死由人，富贵在天，他要是真的死在了唐逸手里，我岂不是不用再夺西辽了吗？”

黄绝说道：“不是一齐去攻大宋吗？”

卓书笑道：“你何必那么认真，如能图西夏，便图西夏。如能图西辽，便图西辽，眼前有猎物，还要张目撒网去寻别的吗？先捕了再说。”

黄绝笑了，他知道卓书的心计了，如是跟着大王，岂止能夺得一个大屯城，就是夺得整个回鹘，整个大宋，也不足为奇啊。

× × ×

两人站在路口，此时心里滋味儿，实在难说。夷离尺心里七上八下，她不知道是快乐，还是怅惘，死了一个卓书，像是没了住处，人没了遮风挡雨的屋子，一时反是放不下，撂不开。索雅更是如此，她从前没有什么念想，只有为回鹘王报仇是她的支撑，此时再想去杀耶律重恩，竟无夷离尺那种强烈的欲望。她说道：“我要去看布那儿，她在吐蕃会沦落街头，无人管她，再不就会被配为一个吐蕃人做妻，我要带她回来。”

夷离尺点头，索雅与她分手，也是必然。

她说道：“我要去杀耶律重恩，我一定要杀了他！”

由爱转恨，恨更炽，她必得杀了耶律重恩。

索雅说：“保重！”

夷离尺也说：“保重！”

索雅心道：你见了耶律重恩，能杀得了他吗？但她说不出来，这是夷离尺与耶律重恩的事儿，与她何干？她只要找到布那儿，再做她自己的事儿就是。

两人无端的更流出泪来。

× × ×

当索雅走到远处，看到了一个小店时，她要住店了，拿出那小包，翻拣包内的东西，只见包内有几包碎银，有一些银票，像是早就准备好了的。那些银票是成都保四堂的，莫非卓书猜到她会去成都保四堂？她去保四堂做什么？再看包内，竟有一面铜镜，几方手帕，还有一些换洗的衣服。更有一张绣像，是卓书的刺绣。那是吐蕃最手巧的绣工绣的，那些绣工常常把神奇的神佛传说绣在五颜六色的织锦上，如今这绣像上的卓书正对着索雅笑，笑盈盈的样子，像是很喜欢索雅。

索雅把绣像扔在地上，用脚踩，叫道：“混蛋，王八蛋，你当我拿你当宝贝？我要踩死你，踩死你！”

踩累了，她睡了，躺在床上似乎有什么事，使得她睡不着。忽地胡想，夷离尺在哪里？当卓书奋力与她们相爱时，夷离尺总是发出那种似是快意似是叹息的长吁来，而她总是坚不吐一声。最后她流汗最多，卓书也与她缠得最久。

卓书问她：“你只想杀我，就不想一点儿别的？”

索雅说道：“还想一件事，就是杀了你。”

索雅忘了，唐逸那铁相思刺射在他背后的什么地方了，而前面的那一枚是钉在他的胸前的，那地方离他的心口只有寸余，他必死无疑。

卓书也是一个怪人，他早就准备好了，时刻准备着两个包袱，给她们准备的，这么说，他是早就准备死在她们两人手里？他是想着，如果死在她们两人手里，也不想杀死她们？不会，卓书不会这么做的。但只能是这样，不然他不会准备好两个包，放在箱子里，而且在包里还有两幅他的绣像。在吐蕃，只有神佛的绣像才被人珍藏，他绣出此像来，全是为她们两人准备的！

“可恶，可恶！”

卓书真是可恶，她悄悄地看一眼，卓书在地上躺着，那脸还在对她笑。丝织的妙用便在此处，光闪闪的卓书对她的态度仍是很好，他不恨她吗？

索雅去地下，把那绣像拣起来了，她拿那绣像，放在包上，心想：还是放起来，丢了怪可惜的。

× × ×

几乎在同时，夷离尺正拿出包袱，看着里面的东西，她恨恨地看着卓书的绣像，叫道：“杀了你，你个臭男人，你个臭男人！”

她一边流泪，一边用短剑把卓书的绣像全都划得稀烂，她叫道：“我剐你七八刀，让你死后也不得超生，你是一个鬼魂啊，你非跟着我？！”

她一边哭一边割卓书，笑盈盈的卓书终于不笑了，嘴巴分离开的卓书的额头显得特别大。

夷离尺也想着卓书对她的那种态度，她恨卓书，他根本就不拿她当人，把她与索雅当成他的玩物，每逢他闲时，便对她二人戏侮，他有无穷的精力，来对付她们两人，他是一个禽兽，不是人！

店家来了，他嚷嚷道：“怎么啦，姑娘，你怎么把神像也划破了，你真是罪孽啊，不能划神像的，他会保佑你多福多寿。保你找一个好男人，保你一生有银子有好日子过，你怎么划破了神像啊？”

店主人看她不出声，要了店钱，再拣地上的绣像片片儿，说道：“好一个俊俏的神，他是什么神？”

夷离尺恶声恶气地说道：“瘟神！”

店主人吐吐舌头，看这女人，够刁的，她一吐口，像是吃了火药，还是别惹她了。

第五章 狂飙天落

耶律重恩坐在王座上，他在沉思。身旁的黑衣勇士禀报道：“十八皇族弟子来拜！”

耶律重恩最不愿意见他们，除了乌图，就是他们对他管束最多。但他未多说话，只吐出一个字来：“请！”

十八人持续而行，他们跪拜后，站在一旁。

当先一位老者说道：“我们原先只是捧着大辽祖先的牌位，跟着主人征战的勇士，但有了主人，我们便夺得了黑汗，占了一隅之地，能安顿祖宗灵牌歇息，这都是主人的功劳。”

耶律重恩说道：“哪里，都是大辽勇士的功劳。”

老者再说道：“只是请问大王，有一股军队夜里出去，专袭黑汗原先的富商家，杀人劫财，不知道大王是不是知道？”

耶律重恩并不在意，他哦了一声，说道：“是吗？如那样，就待我出征大宋后归来，再查一查好了。”

老者说道：“不必大王去查了，我们带来了那人。”老者再呼一声：“带进来！”

带进来一位黑衣勇士，他是耶律重恩的贴身勇士十八骑之一。

老者问道：“你说，是大王派你去劫掠黑汗商人的？”

那黑衣勇士看到了耶律重恩，他扑倒在地，跪拜道：“大王，我无用！”

耶律重恩看着他，说道：“他是劫掠黑汗商人了吗？把他留下，你们退出去，我会处置他。”

十八皇族没有出去，他们都站在那里，看着老者。老者说道：“大王，如果你真的要处置他，就得当众杀头，宣布大辽国是有军纪的，免得被黑汗人看低，这对我大辽振兴也有害啊。”

耶律重恩说道：“此人的头斩不得。”

十八皇族看着他，不解其意，只见耶律重恩扶起了他，说道：“你出去吧。”

那人低头出去了，老者问道：“莫非大王真的缺那些军饷，非得杀国内富庶？大王就不记得，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

耶律重恩说道：“我要征大宋，非得筹集军饷，你们不知我用心，不必多言。”

老者道：“大王，从前天祚帝苦心留下的珠宝，这一次必得卖了它，我们此时用它，最是好时机。如是我们把国内安定了，再去图大宋，岂不是一劳永逸？要是真能有幸，恐怕此生再也不必用什么大军资了。”

耶律重恩说道：“哪里有那么好办？你们也知道，大宋非是容易攻取的，我要夺得大宋的富庶地，便可使我大辽永兴百年了。这一险必得冒。”

老者见他如此固执，便再进言道：“大宋必攻，但也不急于此时。国内尚有许多不稳，怎么能不安定国内，便攻大宋？不如大王容我等十八人在国内，安定后方。”

耶律重恩一一看着他们，说道：“三十万军队开拔，一寻死战。你们十八人在军内，便是十八支旗帜，我心方安，你怎么能留在国内？再说，要是夺大宋不成，你当我们大辽复国还有望吗？如果我们夺不得大宋，便再也无家。”

耶律重恩的心刺疼，他此时不能对十八皇族的人讲明，乌图从前告诉他的那珠宝只是一个大玩笑，根本就没有什么大辽国留下的珠宝。但他不能说，三十万军队只靠这个谎言支撑着，在罗布泊里，人们也未丧失信心，此时更不能让他们丧失信心。告诉他们，后方无粮草，前方无救兵，弃国也是死，夺大宋方是生，能说这实话吗？

他说道：“夺取大宋，全国倾巢而出，不成功，便成仁！”

十八皇族不懂得他如此用兵是何故，但人人都知道，他是拿大辽国的国运一赌，老者一叹，说道：“好，我们走！”

× × ×

耶律重恩叫进来那黑衣勇士，问道：“劫得多少银两？”

黑衣勇士说道：“不多，只有十几万两银两，更有一些财物，要变卖了方可。”

耶律重恩说道：“你不能去，叫十几人装做客商，贱些卖与回鹘人或是吐蕃人，但不能露出是我们的人。”

黑衣勇士答应，耶律重恩说道：“你要去回鹘，去焉耆城，想办法劫得一些银两回来，那时大军便发饷，我等着你。”

那黑衣勇士看着他，欲语又止，他出去了。

× × ×

忽地有人冷笑，他的面前站了一个女人，她是夷离尺。

耶律重恩大惊喜，叫道：“表妹，你终于来找我了？”

他像是久盼表妹，看着她，说道：“我正需要你，你跟我走吧。”

夷离尺冷笑道：“我以为哪个仁义人又做什么善事，原来是打家劫舍呢。”

耶律重恩说道：“表妹，你听我说。”

夷离尺慢慢掏出一柄短剑，说道：“这柄剑是我儿子用来杀叛将的，我拿来杀你，你是一个卑鄙小人！”

耶律重恩激动已极，他说道：“表妹，你听我说。”

夷离尺叫道：“我不会听你，我凭什么要听你？我当初听你们的，要保什么大辽国，嫁与回鹘王子，我做了回鹘王后，为保大辽国，我把自己的儿子也弄成了傻子，我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傻子啊！”她流泪了，一提起了儿子，她便如万箭攒心，她后悔，后悔不及。

耶律重恩柔情地说道：“为了大辽国，我们都付出了许多！”

她尖声叫道：“胡说！你付出了什么？你出卖了我的儿子，让他相信了你。最蠢的是我相信你，我带着儿子远走他乡，此时还有一个活蹦乱跳的儿子，他很懂事，再也不必靠女人活着了。我可是想让他靠你再活着，结果把他逼死了。你还我的儿子，我杀了

你！”

她扑上去便刺，刺在他的胸前，血在流，她抖着手，说道：“儿子，我替你报仇了，我替你报仇了！卓书死了，你看这个假仁假义的家伙也要死了！”

耶律重恩失声道：“你说什么，卓书死了？！”

夷离尺尖声而笑：“对啊，我忘了告诉你，那可是一个大好消息，卓书死了，那个暴虐不仁的家伙死了，你这个假仁假义的家伙也要死，世界便干净多了！”

她再刺入一分，耶律重恩倒下，但他的双眼还看着夷离尺，说道：“表妹，你杀了我，最好……”

正在此时，那看守在宫外的武士听得风声，冲进来要杀她，耶律重恩叫道：“有走近来的，斩无赦！”

武士都站住了，看着她刺杀西辽王。

那十八皇族的一人叫道：“夷离尺，你也是皇族之一，你不思复兴大辽，却要刺杀西辽王，你罪愆大了！”

夷离尺笑道：“我是皇族吗？我也是皇族？我真是大辽人？你们真个当我是大辽人？那你们做什么事，怎么没有想到我？你们杀的人，怎么尽是我的亲人？你们与吐蕃人一齐来回鹑，杀啊杀啊，杀得人血流成河，把村落烧成平地，把人扔入井里，你们怎么没想到，那一个回鹑国是我的皇族呢？”

耶律重恩说道：“一切都是我做的，你杀了我吧。”

夷离尺很想杀死耶律重恩，但她的剑刺不下去，再刺一分，两分，三分，还是四分，耶律重恩就会死，但她再也刺不进去，她的心硬不下来。她哭着说：“耶律重恩，我的心没有你的硬，我的心是血做的，你的心的石头做的。”

她回头刺了自己一剑，正刺在她的脖颈上，耶律重恩一惊，扑上去救她，夺下剑来，但她的脖颈已是鲜血横流，她说道：“索雅被莫奴生割了一刀，她的脖颈上有一道刀痕，

那刀痕让我不敢看，我自己也在脖颈上割一道剑痕，我去阴间，面对着回鹘王与儿子，我也羞愧。”

耶律重恩抱着她，肝肠寸断，他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他此时心里仍是很清醒，他仍是想问，卓书真的死了吗？他知道问已是要死的女人这个问题很蠢，但他真的要问。夷离尺看着他，忽地说道：“冷……冷……冷……”

她真的很冷，她就要死了，血就要流尽，怎么会不冷？

耶律重恩说道：“我要……”

他要做什么，他能再为夷离尺做什么？他什么也不必为她做了，她再也不用人做什么了。她恨恨地看他，说道：“放开我，放开我，不然我死不瞑目。”

他知道她会死不瞑目，但他为了他自己，一定要抱着她，他抱着她看她一点点死，他才心安。

夷离尺死了，她的眼睛也没闭上。

× × ×

天很晚了，耶律重恩仍不睡，他做每一件事，先是替夷离尺洗脸，整容，就是那最细小的事儿，他也要人告诉他如何做，他要亲手做。他先替夷离尺洗净了脸，再整好容，让她笑，但她就是不笑。只要他弄出一个笑容来，他一松开手，那脸仍复是平静的，仇恨的了。他哭泣道：“就不能笑一笑？笑一笑，至少比恨好些。”

他再替她穿衣服，他弄得很细，再替她簪上簪子，整好头饰。他把她的尸体放入棺材，喃喃祝愿道：“但愿到了那里，你能幸福些。”

他再命令来人，他带着几个勇士推车，一直推到墓地，到了墓地，他先去挖土，挖得一身臭汗，再把那棺材放入坟中，他说道：“表妹，我送你，直送至终。”

他哭，哭得很伤心。

他伏在坟上哭，想直至哭死，不再活了。

可身旁的一个皇族说道：“大王，你得回去，你的身体要紧，你不是一个人，有复国大任在身，大辽的担子在你肩上！”

耶律重恩看着他的脸，直看着他的脸也扭歪，方才不看，他恨恨：“复国，复国，怎么终日尽是复国？”

那皇族说道：“回去吧，大王，我们明日便要起兵了，有许多事要做，大王不回去，众将都睡不好，明日怎么进兵？”

× × ×

耶律重恩回来了，他看到帐内有两个妃子，她们伏在帐内对他叩拜，说道：“是老人让我们来的，他说大王需要体息，要好好休息。”

他不说话，他说什么好呢？

× × ×

索雅醒了，她忽地醒了，看着夜空，她心里有些烦闷，夷离尺怎么样了？她会刺杀耶律重恩吗？那样世上再也没有了卓书与耶律重恩这样的人，天下会太平些了吧？她那时做什么？当初在成都府，她也看中了耶律重恩，没想到那个仁义的耶律公子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也没有想到他是一个只顾复兴大辽，他事不管不顾的人，她失望了，再也不盼见耶律重恩了。

她听到了有人说话声，那人说道：“卖与你，你不发大财了？要知道，她可是吐蕃王的心爱的人哪，你要有了这么一个美人，你的赌坊岂不是发大财？”

那人说道：“是啊，只是他是吐蕃王的人，如是出了事，我怎么办？”

那人笑道：“吐蕃王怎么会找到你无心无肝？”

索雅忽地明白，那人必是杨洛儿，她不是在吐蕃与布那儿在一起吗？怎么会在这里？吴心吴干兄弟两人是成都长栈赌坊的主人，他们要买的人必是杨洛儿。

就听得有女人的俏骂声：“你个臭狗男人，我恨不能杀你！”

那人笑道：“你不听我的，我便卖了你，到了卓书回来时，我要他找不到人，我就说你是逃跑的。”

杨洛儿叫道：“我会告诉他，你是内奸，你不是他的人！”

那人哈哈大笑，说道：“我是活佛，他怎么会信你？再说像你这种人，留在他身旁对他始终是一威胁，不如把你卖了，那样才好。我卖了你，卖的银子布施给吐蕃的贫苦人，你看可好？”

杨洛儿说道：“臭喇嘛！”

索雅隔着门，看到了杨洛儿，她此时被捆，正在挣扎，那吴干说道：“好了，我便买了她。”

当下交割了银子，便带着杨洛儿出门，把洛儿放在一辆车上，走了。

索雅也不睡了，悄悄跟出来，一直跟着，到了一片树林里。

听得吴干叫道：“几位兄弟去放哨，我要与洛儿姑娘谈谈。”

杨洛儿叫道：“我不与你谈，你算什么东西？”

吴干说道：“洛儿姑娘，我知道你赌有好本事，我欠你一个人情，如今还给你，你走吧。”

洛儿没料得他会放自己，但看看四周，黑魆魆地，去哪儿？她悄声说道：“我不走，你买了我，你就得供我。”

吴干长笑，说道：“那好，我带你去成都府，好不好？”

蓦地有人高声道：“不好！”

在话声中走出了索雅。

索雅说道：“洛儿，你跟我走吧。”

洛儿一见是索雅，立时大是高兴，叫道：“好啊，你怎么来了？你不是跟着卓书吗？”

索雅说道：“卓书死了。”

洛儿惊讶道：“不对啊，听得银喇嘛说，卓书大王要他带兵，与扎嘎去边境会合，要攻大宋的。卓书大王也会来此，他们会一齐攻宋。”

索雅说道：“他是死了。”便把卓书如何死在唐逸的铁相思刺下的事儿说了一遍，说道：“莫非他有天助，才能不死？”

洛儿说道：“那就不对了，至今已有几日，卓书如死，消息必会传来，就不会进兵大宋了。你听的消息怕是不确。”

第六章 无妄之灾

段謩坐在绿洲的小土丘上，看着远去的白云，对老童少童大发感慨：“此去白云独自洁，沙漠生处有人家啊。”

老童忽地说道：“王子，你不愁吗？人家把你押在此地，又要攻大宋了，你也忘了大王对你的嘱咐了。”

段謩说道：“咳，我怎么会忘，只是耶律重恩与卓书不放我，我也没法子啊。”

老童忽地说道：“王子，我们去攻他，乘他不备，王子逃出去，去告知大宋早做准备。”

段謩大笑，说道：“一国兴兵，也不是拿一只鸡，偷一条狗，总得有些风吹草动，你们知道弦高犒军的故事吗？”

老童少童自是不知，段公子兴致勃勃给他们两人讲弦高犒军的故事，他说道：“此是郑国的一个商人，还不忘故国，看来大宋必有人会来救的。”

老童忽地拍手道：“对了，我知道公子说的人是谁了，是那个唐逸，对不对？”

正说着话，忽见有一黑衣人疾骑而来，一冲下马，说道：“段公子，我家大王送段公子一些盘缠，大王说吐蕃王也兴兵了，我军已抵敌军城下，夺下了几个城镇，再进兵，

便可达庆州了。”

段譽大笑，说道：“好，好，开头总是好的，总能博得点头彩，不然谁去赌？告诉你家大王，盘缠自不必送，只是有三匹好马足矣。”

那黑衣人笑说道：“大王说了，段公子必能走到大理，待得段公子到了大理，只怕连大理附近的矩州与乌蒙部都会归了吐蕃。”

段譽大笑，说道：“人生如棋，谁知其理？只怕你家大王的如意算盘打不成，告辞了。”

说罢，段譽带着老童少童自走，也不再呆在绿洲，他说道：“我们去大宋，看看成都府，再会一会唐逸。”

× × ×

耶律重恩带着军队到了兰州，他对列队而立的军队说道：“我们全都出来了，把黑汗丢掉了，因为黑汗只是我们一时的国土，决不是我们大辽的立身之地。我们的立身之地应该是牛羊成群，庄稼片片，农舍间间，城池座座的地方，那就是大宋。”

众军士吼叫道：“夺大宋，夺大宋！”

耶律重恩说道：“我们有后援，我们有珠宝玉器，但你们也知道，要卖它们，也决非易事，一时脱手，便会卖不出好价钱。那是价值连城的宝物，是天祚帝给我们留下，复兴大辽国的！”

众军士再吼：“复兴大辽，复兴大辽！”

耶律重恩说道：“祖宗的家当不能随使用，要用在刀刃上！我们先夺大宋，夺得粮草，夺得他们的城池，把我们祖宗的灵牌供在他们的皇陵上！”

众军士再吼，耶律重恩说道：“有人问我，大王，夺得大宋，我们可不可以先占女人？我告诉你们，要占，没有女人，便没有我们大辽人的种子！要种下我们的后代，要让他们在美丽如斯的城池里生长，在白白净净的女人的怀抱里入睡，在金银堆里长大，

让他们成为城市的主人，大地的主人！”

众军士狂吼：“夺城池，夺女人！”

这是在沙漠里呆了五年的男人，他们在等待，等待的决不想是死亡，他们希冀成功，得到女人，得到一个很温暖的家，一个有金有银富足无比的家庭。

耶律重恩挥手，众人之声嘎然而止，耶律重恩说道：“夺下城池，你们可宿在人家，杀了那家的男人，睡那女人，但一至清晨，所有的人都得赶回来，我要发觉军队一发，有人赶不上队，我便杀他！”

众军士听着，耶律重恩说道：“每天有一军不能近女色，不能抢金银，只护中军大帐，只跟着我。每天派一军，有千人队足矣。”

众首领应诺。

耶律重恩指着远处的城池，说道：“那里有一切，你们去拿吧！”

军队如箭，直指兰州。

× × ×

守城的兰州指挥使吴望看着远处，他知道有人要犯城，但那告讯的人说得准与不准，他说不清。只好加派人手守望，一边去报与兰州知府荀正光。

忽地他看到了人，一些密如蚂蚁的人蜂拥而来，那是马队，是愤怒的马队。他们狂吼着，叫喊着，冲向城池！

吴望叫道：“关城门，关城门！”

他扑下城来，远远看到正在关城门，但见从路旁冲出一股人来，那都是些农夫，挑担的，担柴的，从柴堆里掏出刀来，劈向守门的兵士，那些人吼叫道：“大辽勇士来了！吐蕃勇士来了！还有西夏的勇士！杀光你们，夺了你们的城，夺了你们的女人！”扑扑几刀，便砍翻了几个兵士，剩下的人见势不妙，起身便跑。

吴望远远见到他们在关城门，叫道：“大胆狗贼，敢开城门，看刀！”一刀劈去，不

料得在门旁有一个西辽勇士，看他过来，对着他的肩窝就是一箭，这一箭射得近，正射在他的肩头，他嗷一声便倒。那些跑回来的兵士把他踩个半死。他叫道：“我是守城的指挥使，你们这些狗兵，快回去！”但无人听他，全都逃走。当他再爬起来，正赶上来一人，一刀挥去了他的头，拿布包了，叫道：“砍了指挥使，砍了指挥使！”

身后的大门豁然大开，从城外扑进来铁骑，直扑进了兰州。

铁蹄锵锵，踏破了兰州人的美梦，便从那昏黄的夕光里看到了强贼，他们不待说话，一刀砍来，头飞在半空！

一位首领叫道：“去富人街，男人全都杀掉，女人全都劫来！”

便有无数的铁骑扑向富人街，那街上的富人正在快活，他们每一天的日子都是这样度过的，今天也不例外。但他们看到冲上来了兵士，一个富人叫吼道：“光天化日之下……”

不待得他叫完，一刀砍翻，从他尸体还咕嘟嘟冒血，人便在撸他的玉镯，拿他的银子了。

那些富人吓得不敢出声，只是依偎在女人的身后，像是躲在避风的屋下。但兵士扯出了，一刀刀砍了，把尸首都扔到了街上，叫道：“银两送去大营！”

从富人街上出来车辆，珠宝玉器都运出来，一直运到城外的兵营去。女人都被扯出来了，用绳子系成一串串，直扯向城外。一个个哭哭啼啼，全都泪眼迷蒙。

× × ×

知府荀正光在知府衙里正与妻妾喝酒，忽地冲来了一群人。他起身怒喝道：“不知道这里是知府内衙吗？混蛋！”

那人哂笑道：“起来迎接西辽王，你的城破了，如果你听话，西辽王会赐你不死！”

荀正光怒道：“胡说，我堂堂正正的大宋官员，怎么会接你个胡虏？”

那首领说道：“好啊，不愿意是不是？”他一挥刀，砍去了荀正光的人头，那头在空中怒目而跳，直落在地上。

妻妾都是乱叫，哭啼声不止。首领叫道：“再哭，一个个砍了头！”

果然没有人敢再哭，都只是饮泣。那首领问道：“哪一个夫人？”

两个妾推着妻子出来，看来平时也是争风吃醋，以为会杀了她。那夫人跪地叫道：“饶命饶命！”

首领以刀挑她下颏，说道：“也有几分姿色，去城外侍候军爷吧。只是你得说出哪里有银子，省得我去找。”

那夫人一五一十全都说出来，一箱一箱的银子珠宝都拿出来，连那两个小妾的家私也不放过，那两个咬牙切齿，叫道：“臭娘们儿，你个贱货！”

但兵士一吼：“不许说话！”便个个噤声，只是恨恨地看着夫人，恨不能咬她两口。

再过了一会儿，耶律重恩进了府衙，他看着那府衙，说道：“好，好！”

地上的血水洗净了，那知府的墨画还挂在墙上，耶律重恩说道：“好，都歇息好了。”

他进了内屋，看到了三个女孩子在那里蜷成一团，看到他进来了，像是看到了虎，偎在一起，不敢抬头。

耶律重恩说道：“你们是我的人了，抬起头来，我看看。”

看三人都模样周正，耶律重恩心里一叹，心道：想我耶律重恩，一向重情重义，此事举止，真个不像是我了。但他是一闪念，心里想着，当年吴王阖闾占了楚王宫室，宿在宫内，奸楚王妃嫔，心内不安。伍子胥说他，人也占了，国也夺了，你不安有什么用？莫不如享用他的。

他心里一阵子惊悚，他是不是太过仁慈了？占城夺地，杀人夺国，本来就那么平静的。

他很平静地对那三个女孩子说道：“如果你们听我的，能好好侍候我，我便要你们过好日子，不然明天便把你们赐与那些兵士，他们会把你们活活折磨死。”

三个女孩子擦泪，她们过来小心地侍候耶律重恩。

×

×

×

粘拔恩率部出发，他正要下令，忽地听得一声：“等一等！”远远扑来一骑，那骑上的人竟看不清楚，到了眼前，那人勒马，旋了几旋，方才立住，他下了马，叫道：“粘拔恩，你叫我跟着你老婆，我便跟你出征！”

粘拔恩说道：“好啊，你便跟着赫叶雅，我正怕有人加害她呢，有你在，我便放心了。”

阿鲁忽笑得直咧嘴，说道：“你是一个真男人，俺也不难为你。”

部队出发了，他们要经过西夏的领地，沿着他们的边境向大宋走，他们要夺取大宋的兴元府。粘拔恩想着老父亲的话：“为什么不攻，我蒙古不管哪一家得胜，都有便宜可占，为什么不去？”

粘拔恩看着那个阿鲁忽，心里生出嗟叹，那个老人痴心跟着赫叶雅，一心为她，只要为了赫叶雅，他甘愿去死。

×

×

×

西夏王看着红顶天，说道：“他们胡闹，你也跟着胡闹吗？”

红顶天说道：“你如果不答应，当时便是一死。”

西夏王说道：“可我们西夏不同于他们，四外都是敌国，只要敌人一攻，我们西夏便会亡国。我听你的，不是太过危险吗？你能保证他们过往的军队只是去打大宋，你能说他们不会来灭我们西夏？”

红顶天哂笑他：“你知道他们来会灭了你西夏，你能有什么办法？”

西夏王大声道：“不让他们过境，不让他们来。”

红顶天笑说道：“不让他们过境，他们会从吐蕃而过，那时你只是得罪了他们五国联盟，有什么好处？莫不如我们也跟着观望，要是他们胜了大宋，我们便分一杯羹，要是他们败了，我们只出一点儿兵力，有什么损失？”

西夏王忽地哈欠连天，他说道：“你是男人，你作主便是。”

一句话说得红顶天默默无言。西夏王看不上她，早晚有一天会杀掉她，或是废掉她，那时她的处境会很惨。但如今她只能做下去，她不管，西夏会灭亡的。

西夏王说道：“我得去玩物丧志了，你来不来？我有几个好妃子，我得好好与她们玩。”

红顶天轻声说道：“你不必天天与女人在一起，你的身体会垮的。”

西夏王说道：“对啊，我不与女人在一起，你愿意天天陪我吗？你天天陪我，我跟你说话，便算是你有我这个男人在，你看得起我这个男人。你愿意吗？”

红顶天说道：“我会找时间陪你的。”

西夏王冷笑，说道：“你有什么乐趣？你与我坐在一起，不是说国事，就是说武功，我不懂武功，我也不懂国事，你都懂，你算是西夏王，行不行？”

红顶天说道：“你父王他.....”

西夏王怒声高喝：“少提他！”

他最恨那个父王，他有一个红顶天，竟把她培养成一个男人似的铁女人。她如今有什么好，女人不像是女人，男人又不像是男人。她根本对他就没有兴趣，除了打呼噜她不会，还有什么男人做的事她不会？

红顶天说道：“我出兵几千，跟在他们身后，他们夺城，我们便进城。他们夺银两，我们也夺。但我们不能大张旗鼓地去，免得得罪大宋。”

西夏王说道：“好了，好了，你去办吧。”

× × ×

西夏王进了宫内，只一会儿，便传来了他与那几个女人的笑谑声，他玩得很开心了，便会忘记红顶天，忘记他还有一个天天可以睡在他宫内，但他一下也不敢碰她的妃子。

红顶天呆了一会儿神，她从前曾有过百无聊赖的时候，她就去看西夏王与他的妃

子。那时几个妃子坐在一起，只能闲谈了，她们不敢在红顶天的面前放肆，西夏王在她的面前也规矩不少，只是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说得那几个妃子直哈欠连连，她看那不好玩，便识趣地退下了。当她一退走时，便听得有人笑声，有男人与女人的亲热声。看来她真是多余的人哪。

× × ×

当西夏王愤愤地去与妃子玩乐时，他脸上的悻悻神色未褪，那几个妃子时间长了，都知道他并不喜欢红顶天，但也纳闷，他为什么有些怕红顶天？莫非是因为她有一身武功？还是因为她是一个会打理国事的人？她们看着西夏王，有的笑说道：“大王又与谁生气了，快来好好玩玩。”

西夏王恨恨地说道：“木头，我与木头生气！”

一个妃子说道：“听说红妃与那个西辽王在成都府时就有些相好，为了西夏，方才不嫁那人的。说不定是因为她当时看那个人不是一方霸主，如今是了，听说这一次的绿洲之会，就是那个西辽王召集的呢。红妃怎么会不帮他啊，你说是不是啊大王？”

西夏王心里猛省，对啊，她是帮耶律重恩，她想帮那个人，那个西辽王的野心大了，他想吞下各国，红顶天真个想帮他吗？如果她心生外向，西夏岂不是很危险了？

西夏王越想越不对劲，如果她与自己是夫妻名份成实，那也罢了，对她大可放心。她总不至于连自己的亲人也害吧？但她不愿与自己同床，岂不是有外心？

× × ×

他去见母后。

太后着着他，说道：“你只会玩，国事都只交与女人打理，你慢慢会成一个废物的。”

西夏王说道：“如今就是废物了，不如再继续下去。只是我有一事不明白，请问母亲。”

太后看他，忽地说道：“你从来不愿意问我的。”

西夏王说道：“如今不同了，我只问一件事，她是父王的宠儿，母后时时想着这事吗？当你想着此事时，有没有一种骨鲠在喉的感觉？”

太后说道：“你说明白些。”

西夏王说道：“如果她愿意把西夏出卖了，你能不能信她？”

太后看着他，突然说道：“我相信她，因为她决不会出卖西夏，理由很简单，她喜欢你父王，她不愿意愧对你父王，你懂吗？”

第七章 狼主之死

老狼主完颜晟病了，病得很重，他梦见有白龙飞绕，在他的身上缠来缠去，问群臣：“何事白龙缠绕？”

大臣有人奏说太祖传位与圣上，圣上即位十三年，未有立嗣，如今亟立谥班勃极烈，应立太祖子孙。”

老狼主一听大怒，气道：“我儿于天会八年死，再立也得立一个儿子，怎么能立太祖子孙？”说罢斥那大臣出宫。

待得那大臣出宫去，完颜晟在病榻上好生不安，他问身后的夫人：“你说，我说得对吗？”

夫人流泪说道：“你要真有病而去，大金的担子怎么能让五六岁的幼子去挑？莫如真个还位与太祖的子孙，让他们去保大金，你还能令自己的子孙活得安生。”

完颜晟不语，他看看妻子，再看看年幼的儿子，说道：“我久未立他做谥班勃极烈，便是怕他年小，不能省事，岂不是受人之害？如今夫人一说，我更明白了。”

隔一日，完颜晟召集宗室之子侄来会，当时众子侄在病床前肃立，完颜晟——看去。答罕久不在朝，只是在外流浪，已是几年，怎么能让他即位？即使立了答罕，能使大金

富强，他也不能立答罕了。他叹一口气，说道：“兀朱，你看如今泽利要去讨伐大宋，能不能胜？”

兀朱此时再也不复是雄心勃勃的兀朱，他已是一个颓废近老之人，他奏道：“大宋不可伐。”

完颜晟问道：“何故？”

兀朱说道：“大宋原是弱国，如今已是十来年的恢复，一心只图伐金，他们与我们和议，只是一时心计罢了。我听说就连秦桧也认为，金国早晚必是会亡在大宋手里。我怕再伐大宋，金人不会有好处。再说，五国讨伐大宋，别人有利，我们却未必有利。”

老狼主问道：“为什么说我们不会有利？”

兀朱正欲再说，如今正是十七岁的太祖孙合剌说道：“我想四叔所言极是。如今我们看他们四国去攻大宋，蒙古地远，久疲之师，必是劳而无功。但吐蕃兵与西辽兵便不同了，只要夺得梓州，再挥水师顺江可下，直逼建康，那时他们要拿下大宋，也并非不可能。我们在北方攻他大宋，好久也不会攻到他的心脏，待得我们夺下三二城池，吐蕃与西辽已能握手言胜了，我们有什么好处？”

泽利急道：“我在绿洲与他们会盟，决意齐攻大宋，我们不动手，必是导致众怨，那时后悔不及了。”

完颜晟再看看泽利，五位王子中，粘罕早死，刺罕亡在攻蒙古，答罕流亡在外，只有兀朱与泽利在金，兀朱本不应那么早就呈老态的，但他自攻宋后，回来不被重用，一直郁郁饮酒，几成一个废人。只有五王子泽利还是不甘心，想一搏大宋，好再创基业，以图做谄班勃极烈，但太祖诸子中，有子的是四人，就连泽利也有一子，此时已是八九岁，几与完颜晟皇帝的弱子同龄。完颜晟心叹，看来夫人所见极是，要立自己儿子，只怕皇位不稳。再看看只是太祖的第二子刺罕，便有三个儿子，一个个精神异常，大儿子合剌，二儿子常胜，三儿子果剌，三人都极是出色。此时人人都看得明白，谄班勃极烈

就在他三人间生出。

完颜晟问泽利：“依你看，大金能不能去助他们灭宋？”泽利说道：“怎么不能？据我所知，吐蕃兴兵已是占了宋的城池，西辽进兵更猛，还有西夏也出兵了，虽说西夏兵丁不多，但也算是征战一国，令宋不能小觑。我们何不乘兴而去，也分一杯羹？”

完颜晟看着几个子侄，最后目光停在合刺身上，他问道：“合刺，你说，我们为什么不该兴兵？”

合刺说道：“大金要休养生息，让别人去忙。自太祖兴兵胜了大宋，大金便有隐患，十三年来，圣上体查民情，每每休养生息，甚至连宫殿也不曾再建再修，便是要勤俭，怕生战乱，大金不胜。古来人君为此，已是最俭。圣上用心，便是要大金强盛，免得重蹈大宋复辙。”

泽利吼道：“不会的，我大金怎么能与大宋比？就是我们的勇士，也比大宋更强！”

合刺说道：“大宋有战将韩世忠、张俊等人。”

泽利说道：“我们有刺罕兀朱、泽利、乌里布！”

合刺说道：“乌里布老了。”他不说泽利老了，而说乌里布老了，但也是提醒泽利，他也并不年轻。

泽利叫道：“可大宋的岳飞死了！”

合刺大声道：“可还有别人！大宋地广人杰，要什么人才没有？你休想夺得大宋，就是五国齐出，也未必可能。自古来夺中原的夷狄有多少，但哪一个夺得了中原，占久了中原？中原虽好，不是久恋之家。那也是太祖的意思，才在夺得大宋后，便把二圣迁来北国，决不眷恋中原。”

泽利恨声道：“你说得好，但你不能兵战，却是一弱处。”

完颜晟心道：看来泽利非要行战，一心要灭大宋。他不知道大宋难灭，只当五国齐出，便是灭宋大计，须知五国也不会同心，此时一齐出兵，便是为夺城争利，万一利弊

一生，五国盟约立时瓦解，靠不住啊。

完颜晟说道：“我有些累了，你们出去吧。”

× × ×

待得众人出去，完颜晟对夫人说道：“你看哪一个人靠得住？”

夫人说道：“只有合剌，你看他大仁大义，且知你并非生性懦弱，你做皇帝十三年，克勤克俭，只为的是在位期间，宋人不敢北向。你做到了，这一点，就是太祖再生，他也只能做到这样，你有什么不安的？”

完颜晟叹气，说道：“知我者，还是你啊。”

夫人执手流泪，完颜晟说道：“一块土地，割成几份，金人只占一份，犹不自知。总想灭人，正像想偷人者，必被人偷。泽利不知此机，他不是人君之主啊。”

在夫人眼里，只要他会对自己的儿子好，他便是一个好君主。在她眼里自然泽利不好。

× × ×

泽利与兀朱一齐出来，两人默默进帐去饮酒。

泽利说道：“我要争做谙班勃极烈，你怎么不帮我？”

兀朱笑笑，说道：“你做不成。”

原来太祖的儿子，只有二子刺罕原名绳果，讳宗竣，是太祖元妃唐括氏所生，在诸子中最嫡。如今要立嫡，那合剌便占着便宜。兀朱一说，泽利大怒，叫道：“都是这个达懒，他这十三年什么事都不做，马也生了懒骨，人也生出肥肉，大金的勇士人人成了喂灶猫，他有什么德行？”

兀朱说道：“我夺取大宋，做过兵马大元帅，但我最后还是认定，一生打打杀杀没什么意思，你何必再争什么名利？你有子，便看他们再如何争战，你也算是老一辈的人了。”

泽利大叫：“胡说，你才老了呢，我要争做谄班勃极烈，你要帮我。”

兀朱说道：“我不会帮你的，我看合剌必胜，你做不成，你只能是一个泽利。”

兀朱走了出去，泽利叫道：“气死我了，气死我了！”他喝令叫那三个从大宋掳来的女人侍候他，不知道在什么时候，那美艳的女人的皮肤悄悄地变了，变得粗粝起来，她们的脸面也变了，变得有些狰狞。泽利想着那美妙无比的肌肤，他心里难安，他要侵宋，侵宋能给他带来最美妙的享受，他为什么不去呢？

盟誓已成，五国攻宋，已是大局。他要攻宋，他叫来元帅乌里布，说道：“我要攻宋。”

乌里布说道：“没有诏书？”

泽利点头，乌里布说道：“我老了，管不了你。”

泽利说道：“我不要你管，我只要你手里的兵。”

乌里布说道：“你答应我一件事。”

泽利看看这位老臣，问道：“什么事？”

乌里布说道：“你去耶律重恩那里，看到了答罕活得怎么样？”

泽利说道：“不大如意。”

乌里布的眼睛亮了，他说道：“太祖有五子，最好的是答罕，其次是刺罕，答罕不在，刺罕已死，你想争谄班勃极烈，我也知道。你要攻宋，我也明白。但你答应我一件事，你要见到答罕，把他带回来，你告诉他，我想他回来。”

泽利不明白乌里布与答罕的亲情，他心道：五兄弟中，乌里布与那个答罕却是最好，他为什么对答罕那么好？他想不明白。

他点头道：“我带兵去，我要夺取大宋，你替我告诉狼主。”

× × ×

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泽利带着一万兵士出发了，他站在队前，马儿在踊跃，人也在低呼。泽利说道：“大金人整整十五年不曾出征，这十五年里，人变老了，马变肥了，只有牛羊肉与酒没变味道。但人的身子懒了，你们是大金的勇士，躲在帐内弄那些老女人，吃些塞牙的肉，喝些不浓不烈的酒，有什么滋味儿？！我要带你们去夺大宋，我们要夺大宋！”

众兵士大吼：“夺大宋，夺大宋！”

泽利说道：“出发！”

× × ×

听到了马声嘶吼，完颜晟说道：“一定是泽利出兵了，我说不服他。”

夫人道：“派人去看一看。”

老狼主说道：“叫乌里布来。”

派人去叫乌里布，他跪在床前。

完颜晟问道：“泽利去了？”

乌里布说道：“他带了一万兵士，去征大宋了。”

完颜晟笑一笑，挥挥手，说道：“当初兀朱是带二十万兵，粘罕带十万兵，答罕也带十万，刺罕带二十万，才拿下大宋的。”

乌里布说道：“臣记得。”

老狼主说道：“升朝，我要议事！”

乌里布说道：“狼主要罚就罚我吧，泽利带走的兵，都是我的兵。”

老狼主说道：“我要升朝议事。”

夫人给老狼主擦了手巾，洗净了脸，他稍有精神，便着两个妃子来抬他。老狼主说道：“从前我一见你们几个，便心也捺不住了，总想弄事儿。如今我老了，只能看着你们如花似玉了。”

一个妃子笑说道：“狼主说笑了，我们与夫人一般，再也不是如花似玉了。狼主如

想如花似玉，再弄几个女孩子来就是。”

老狼主说道：“骨头都酥了，快死的人了，别作孽了。”

几个人都笑。几个妃子互看一眼，真的抬起他来，骨头都轻了。人要死了，骨头都没有重量。

× × ×

完颜晟坐在朝上，看着夤夜赶来上朝的大臣与皇子，他说道：“太祖皇帝功高于世，使我一生活得很累，也赶不上他。但谅在我只能守成，不至于出错上，我也算是一个好君王了。我如今要立太祖的子孙做嗣，你们听着，着太祖第二子所生子合剌做谥班勃极烈，钦此！”

众臣一听，此是大事，在泽利不在朝时便定，是不是有些唐突？但也心内暗喜，原来十五年的境内无事，大臣都是惯于守成，不愿争战。听得立合剌为君，便知道大金会守成，不会连年争战了，如何不喜？

老狼主昏眼迷蒙，看着众臣，说道：“我不行了，我要走了，我要去会太祖，我与他在阴世间也会喝酒，会大笑，他会拍我的肩，说我还行。”

他长吁了一口气，当初他承继了太祖的大位，阿骨打看中他，是因为他昏庸，他好不容易才将大金稳定，一十三年啊，他少了多少欢乐，熬了多少不眠的时光，才将大金稳住了。

他看着谥班勃极烈合剌，说道：“你要好好做，大金会稳定几百年。”

× × ×

入夜，老狼主忽地觉得口渴，他叫道：“水，水！”

一个妃子正合眼眠在床下，听得他叫，便拿来了水。老狼主喝了一口，说道：“淡，淡，太淡！”

那妃子说道：“加一点儿盐？”

夫人在一旁，看着他，说道：“拿酒来。”

老狼主久未喝酒了，一喝下去，便觉得体如火烧。他抚摸着夫人的脸，说道：“你的脸上也有了许多的皱纹呢。”

夫人含泪道：“怎么会没有皱纹，人都老了。”

老狼主叫道：“都来，都来，我看看你们。”

他的手很慢，一个个摸去，说道：“阿哈刺氏，你是三十五岁了，不该有皱纹的。”

那妃子跪着说：“我……我……”却说不出话来。

再摸一个妃子，那妃子的头发在他的手里摸来摸去，他说道：“你有白头发了，我能摸出来。”

妃子哭了，她知道，她的日子很艰辛，总是在等待中度过，老狼主不大喜欢她。可此时老狼主的安慰，竟使她哭个不停。

他再抚摸另一个妃子，说道：“你没有儿子，也没有女儿，我叫阿哈刺氏过继一个给你。”

那妃子哭泣说道：“狼主，不必了。”

老狼主叫道：“叫阿哈刺氏的二女儿过来。”

女儿过来了，也跪在床前，老狼主说道：“拜见你的新娘亲，从此她也是你的亲娘了。”

那女儿便拜了娘亲。

老狼主说道：“我一生占有十几个美人，一生也享够了艳福，只是不知道大金的未来会怎么样，我心不安。”

夫人说道：“你不必管了，他们会再管的。”

老狼主说道：“泽利，唉，泽利啊。”

他不能合眼，对夫人说道：“再拿酒来。”

夫人拿酒来，给老狼主喝，看看那酒便流在脖颈上的多，入口的少了。

老狼主说道：“我与太祖去打猎，我与太祖去打猎……”

忽地他哽住了，再也吐不出一口气来，他死了。

× × ×

泽利领兵奔出二百里，他呼唤扎营，说道：“明天一大早再走，我们要赶夺庐州城，直逼建康，现在看来，就是蒙古人再神速，也不会比我们更快。我们只要拿下建康城，天下便定了。”依泽利看来，老狼主与众人的疑虑完全不必要，如果你能一连拿下大宋几大城池，建康便在陆路中沦陷，那时鹿死谁手，是水路占先，还是陆路占先，还不一定呢。

正在睡觉，忽听得有号角鸣响，泽利醒了，他正坐在帐内，听得有人叫道：“五王子，你得赶回上京，老狼主归天，新狼主即位了！”

泽利怒目一瞪，问道：“谁是新狼主？”

那人吓得战兢，说道：“是合刺王子，在你走时，老狼主便立他做了谙班勃极烈，如今他已是新王了。”

泽利不语，他起身着衣，他穿得很慢，如果他回去，再无出师的可能了。他为什么要回去？反正是一罚，要他们在他胜利归来时罚他好了，他毅然道：“你告诉新狼主，五国盟约已成，不能毁约，我得赶去会师！”泽利下令道：“连夜拔营，向庐州进发！”

大军在夜色里出发了，那赶来报丧的人看着大军出发，不敢发一语，泽利是五位王子里脾气最暴的，他不敢惹泽利。

第八章 覆雨翻云

秦桧是最早拿到那边报的，他知道了五国进攻大宋的消息，他看着边报，心如乱絮，

忽地没了主意。他先坐下来，要两个美女轻轻地捶他的背，他的背上正长着一个红红的痈，他想，一定是那个唐逸给他下的毒，但那痈长得很慢，只是隐隐有些疼，叫来了太医，说是无事，敷了药，叫他静养。但秦桧这几天不能养，皇上有诏，下令画写秦桧真容，画下他的画像来，这一日要来他府上张挂，文武百官自然也得跟着，也做祝寿。秦桧今天真不愿意对皇上说知此事，这是他的大喜日子，让那边报给搅了，岂不是大大败兴？要是圣上一怒起来，还不知会怎么样呢？

他先拿来地图，放在书房里，一一观看，看来成都府那里还可，左光远能支撑一阵子，一时也打不到成都，只是蒙古一部行进极速，占了三座城池，眼看要长驱直入了。再看那西辽一部，耶律重恩亲自带兵，攻下了兰州，再拿临洮，眼看逼近凤翔府，这一路真正堪忧。还有西夏一路兵，竟是跟在耶律重恩的右侧，边看边战，似与耶律重恩呼应。吐蕃兵在攻利州，巴州，似乎在躲着成都，如果他占了梓州，水路的优势便尽失了。

另在北边，金人也进攻了，他们先是夺下了庐州，再进兵合肥，此一路兵最是堪忧，带兵的是金人的五王子泽利。只说他有一万兵马，能吗？可能金人又在玩什么鬼花样，要他只有一万兵马，怎么能攻建康？

秦桧看着地图，四处狼烟，看来大宋情形不妙啊。他如何对圣上说？如是对圣上说，一定要拿出一个法子来，那样才好。

正在沉思，忽听得秦忠叫道：“丞相，丞相，圣上来了，圣上来了！”

× × ×

秦桧三步并作两步，走出书房，来到了院内，赶至大门，远远看到圣驾已到，旌旗卤簿齐至，他拜在道左，口称万岁。高宗皇帝下车来，扶他手道：“今天你是风光人物，朕特来贺你。”扯着他的手进了院子，一看一排人都跪着接驾。高宗说道：“免礼了，你们都跟着秦桧借光，好好乐一乐吧。”

都进了院子，百官自在院内站立，听得司礼监念毕贺辞，秦桧答辞毕，便拿来那画

像，只见秦桧的容貌栩栩如生，只是少些奸诈，多些和气与仁慈。秦熹接来画像，跪着拿至祖宗祠堂，在侧墙上挂好，再请把圣上书写的旌匾挂上，那上面写的是“忠心可表”。

待得一切都完毕，秦桧方才请皇帝去书房暂歇。

高宗皇帝说道：“就在你这里赐宴百官，不省了朕的酒饭钱吗？”说罢大笑，携秦桧手入书房去了。

高宗皇帝一入书房，便看到桌上的地图，笑道：“难道丞相在家里也操劳国事，不休息一下吗？”

秦桧笑笑，但与高宗皇帝说一些闲话，说到二圣，高宗皇帝更是伤心，说道：“朕与母后每一节日，都是以泪洗面，如此日子，真个难过。看来秦爱卿还得想想法子，太上皇在北国已老，已无作为，他们为什么不放他回来？”

秦桧说道：“大金如今也是风雨飘摇，老狼主已老，看来他也快不行了。只待新主出来，再决定如何做，那时我们一定要他们放回太上皇。”

高宗皇帝说道：“看我，你今天是大喜日子，我还与你商议国事，莫非不能明日再说吗？”

高宗皇帝乐道：“走吧，去喝酒去。”

秦桧看着高宗皇帝要走出了书房，他忽地叫道：“圣上，臣有事要说。”

高宗皇帝回头看着秦桧，心道：是了，他从未对我说过他有什么心事，今天是他的喜日子，自会对我要求什么，朕只是答应他便是。他问道：“爱卿有什么事，直说无妨。”

秦桧说道：“圣上，你来看看这地图。”

高宗皇帝也怪，心道：今天为你画像张挂，是你的喜期，看什么地图？莫非你还有什么新花样？他走近桌案，秦桧说道：“圣上，昨日接到了边报，说是吐蕃兵发，夺我城池，今天再等边报，看来五国一齐攻大宋，这局面极是危难了。”

高宗一抖，吓得不轻，五国一齐攻大宋，是哪五国？

秦桧说道：“吐蕃攻我利州、巴州，西辽陷我兰州，金人夺我庐州，蒙古人夺我兴元，西夏兵与西辽在一起，五国齐攻，势不可挡啊。”

高宗跌坐在椅上，说道：“那如何是好？如何是好？”

秦桧说道：“和议与金，是我战策，如今看来，防五国之攻，防不胜防啊。但好在我原有兵备，此一次可非是那一次靖康之日了。”

高宗说道：“秦爱卿，你说说怎么办？”

秦桧说道：“五路兵马，最可虑者就是金人，他逼我建康，离我最近，战将与金人多次交战，皆知金人狡诈，如今金人仍是五王子泽利再来，只是为什么只有一万兵马，我怎么也想不透啊。”

高宗皇帝看着地图，看一看便是心乱，说道：“秦爱卿，你说怎么办？”

秦桧说道：“着成都府左光远即去援达州，务必阻住敌兵，不使吐蕃人再进。这是第一路，如是阻得卓书进兵，他人不可虑。再着人马齐集建康，保住京都，不使金人再进。我想派大将军张俊最好。再着人去阻蒙古兵，可是……只是阻他，也不是最好办法。”

秦桧拈须自语道：“要杀了泽利，那是最好。”

高宗一叹，说道：“如何杀那个泽利？”

秦桧笑说道：“莫非圣上忘了那个安天大计了吗？”

高宗拍着头说道：“对啊，着那个唐逸来，把他们都杀了。”

秦桧说道：“几路兵来，最可怕者，就是金人。如今金人再犯大宋，实在有一点儿怪。几次和议，金人都是软弱，此时怎么会也犯大宋？必是其中有些原委，我想杀了泽利，使金人却步，便是止住一路。”

高宗说道：“上一次要杀那个唐逸，他会不会不来？”

秦桧说道：“着左光远派左明跟随，他不来便灭了他全家！”

秦桧叫人叫来秦熹，写下圣旨，着人急速八百里火急递与左光远，召唐逸速来京面圣。

秦桧说道：“写下诏来，就说，如是不来，满门抄斩！”

秦熹写毕，秦桧说道：“你从后门出，与刘公公去宫内盖印，然后再回来酒宴。”

秦熹走了，高宗再与秦桧商议一些派将应敌细节。

两人计议了半天，听得秦忠进来报说道：“院内的酒宴都是摆好，请圣上与丞相入席。”

高宗说道：“秦爱卿，真是难为你了，你今天本是好日子，却在这里看地图，绞尽脑汁，为了退这五路兵马，我看秦爱卿，朕有你，真个如刘玄德有了孔明啊。”

秦桧一揖道：“圣上过奖了，依臣看，这五路兵马不能撼动大宋分毫，只是得劳动大將了。”

高宗昂然道：“许多年不战，此次一战，必得保住脸面，要好好煞煞番邦威风！”

两人走出来，互看一眼，知道不必对众人说知此事，高宗皇帝端起酒杯，说道：“朕得秦爱卿，如刘玄德得孔明……”

众大臣心里暗哂，像秦桧这种人还拿他比做孔明，怕孔明在坟里也气得跳出来。

高宗再说道：“朕着妙手丹青写下丞相真容，要天下人记着秦卿，他为大宋立下许多功劳。”

众臣心道：你杀岳飞，是第一大功，只是来日如何评说，全知道了。

高宗说道：“有此酒宴，也是乐事，着太史记下一笔，朕与众卿亲临，为秦相添寿。”

众人山呼万岁。

酒宴开始了，只有高宗皇帝与秦桧两人心不在焉，他们知道，大宋风雨飘摇的江山再复要经过考验，这一次能否安然渡过？

×

×

×

唐逸回到了成都，他对阎可怜说道当时如何杀了卓书，他对天而庆道：“这一次我替荷叶报了仇！”

阎可怜道：“公子，我看有些不妥。”

唐逸惊道：“有什么不妥？”

阎可怜道：“听说在利州那边，已是发现敌军，那是耶律重恩的军队。”

唐逸道：“那有什么？耶律重恩没死，他一定会发兵的。”但他忽地止声了，他看着阎可怜，脑袋里飞速地转着念头，如果卓书死了，他们不会立时发动进攻的，那么说，卓书没死？他怎么会不死？打了他两枚铁相思刺，他怎么会不死？

阎可怜说道：“公子，他必是没死，你没杀死他。”

唐逸立在那里，一腔快乐立时冰释。他想到，如是卓书没死，看来大军会攻入城池，屠杀城民，血流成河，那他的罪过岂不是大了？

他说道：“不行，我要再去。”

阎可怜说道：“不必了。”

正说着，忽听得有人报说：“成府尹大人来访！”

左光远带着左明，带着所有兵丁，围住了唐门，左光远说道：“唐逸接旨！”

唐逸出来跪接圣旨，听过了圣旨，也无一句话说，左光远说道：“圣旨还带来一份，给我的，你看看也无妨。”

唐逸看了一眼，原来是圣旨着左光远速令左明带着唐逸入京，救驾急切。如是不听着左光远便宜行事，灭亡唐门，诛其九族。

唐逸冷笑，说道：“秦桧总想杀我，皇上也想诛我九族，我唐逸的亲人看来天天头上悬着剑，要杀要砍，只是一句话。”

左光远看其愠怒，便笑道：“皇上看国事艰难，要借重公子，公子何必那么在意？只要勤王事，世事总有可为。”

唐逸说道：“走，我与左都监马上就走。”

他回头朝阎可怜道：“可怜，家事求你，我去京都。”

阎可怜道：“凡事大局为重，依我看，圣上要你去对付金人，恐怕在大宋眼里，还属金人最是可怕。”

× × ×

唐逸带着须眉、侍剑二人，再带上几个唐门弟子，都携带暗器，一齐出发。

唐逸对唐连说道：“家里事，你要小心，如是左大人有差遣，照办无误。”

唐连答应，唐逸上马便走，须眉说道：“说走就走，这金狗怎么那么急？”

侍剑说道：“不是金狗急，是圣上急，他要急着杀那些进犯的敌帅，这一回怕公子得更去履险。”

须眉说道：“不怕，我们两人这一回不让公子一人去了，我们也去，要死一齐死，有什么了不起？”

左明说道：“你们公子是福将，他去哪里，那里怎么会死人？你看着好了，这一次唐公子一去，保金人有来无回。”

几人疾驰，赶奔建康。

× × ×

金人上京，新主熙宗继位，他是合剌，对众臣说道：“朕有许多忧虑，怕泽利单兵出袭，会大大不利。莫如再派一支兵去，接应他，也免得他单兵出袭，会出大事。”

兀朱说道：“狼主，就让臣去，我去接应他。”

新狼主大喜，说道：“这样最好，四叔带兵十万，去接五叔，到时千万告诉他，不能轻举贸进，如有有隙，则夺城池。如是无隙，要他带兵归来。朕在这里日夜盼望，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兀朱说道：“狼主心意，臣也知道了，我告诉泽利，要他退兵便了。如有大大便

宜，兀朱不会占么？”

新主这一日替兀朱送行，说道：“四叔，当年四叔与父王等兄弟五人，一齐出征，那时祖父日夜难眠，我不大懂事，只是记着祖父在夜里时常出来看星星，我问过他，祖父为什么不睡？他说，儿子不在，便不睡。我如今也有祖父那心情，朕要四叔对五叔说，朕在上京，四叔五叔不在，朕不睡。”

兀朱一听得新主说话，竟是知情知义，不由大是感动，他心道：原来狼主着他继位，看来是对了，他可能会是一个中兴君主，他跪拜道：“臣一定与泽利早早归来，免得圣上挂念。”

兀朱出发了，金主看着远去的大军，对众臣说道：“朕有一点儿预感，也许此次出兵，不会像太祖时那般辉煌，但如能得四叔五叔平安归来，朕无大望。”

第九章 千军夺帅

泽利坐在庐州，他在等待，等待金国来的消息，如果新狼主对他再不支持，他只有退兵，或是坚守庐州，他没有法子用一万精兵进攻大宋，去打建康，他也知道，当年几十万大军，先有粘罕牵制张所，再有刺罕牵制刘光世、宗泽，更有答罕运筹帷幄，方才有大金的胜利。如今他只有一万兵马，也无一个奇才，凭一时血勇，怎么胜得了大宋？夺了庐州是出其不意，再想夺他城，便是难了。

新狼主会支持他吗？

泽利在等待，他只能等，没有其他的法子。

也许他等来的是大军跟进，也许他等来的只是死亡，但他没有退路，只有等。

× × ×

唐逸一拜，高宗皇帝对他赏赐有加，先是赐他一块匾，名曰“富甲蜀都”，对他说

道：“唐义士，朕上一次怠慢你了，还望休怪。此次大宋有急，你为大宋子民，必能为朕分忧。”

唐逸跪拜，说道：“圣上要小民做什么，但说就是。”

高宗说道：“大宋社稷，正是艰难，容秦丞相一会儿与爱卿细细分说，朕只是赐封你一个官职……”

唐逸拜道：“圣上，小民是江湖人，如是受了圣上官职，怕再也无法在江湖上立足了。还望圣上宽谅。”

高宗皇帝看一看秦桧，见秦桧点头，便说道：“也好，说容卿所奏，不封你官职，但要忠于王事，大宋国事，要勤勉而为。”

× × ×

秦桧看着唐逸，唐逸看着秦桧，这两人可是较量了许多回。

秦桧说道：“唐公子，圣上对你可是寄以厚望的。”

唐逸说道：“秦丞相对我也是照应不错。”

秦桧咬牙，心道：是什么世道，竟使得黄钟毁弃，瓦釜轰鸣？像唐逸这种小角色，若是在太平盛世，岂不只是刀下之鬼？此时竟来到了京都，堂堂正正受天子宠爱，世道真个变了，人心真是不古！

秦桧心里正怒，要讥讽唐逸一番，要他不要得意忘形，忽地后背一阵刺疼，他的心咚咚地跳起来，他蓦地想到，那后背上的痛定是唐逸所为，他下毒于无形中，自己的后背一定是他弄的，不然怎么太医用了几副药也不见好？秦桧脸上的怒气变了，变成满面的笑容，他说道：“唐义士，我有一个病，你替我看看。”

唐逸惊奇道：“秦丞相，你有什么病？我也不是郎中，怎么能替你看病？”

秦桧冷冷道：“只我这种病，唐公子是方家。”

唐逸看他神秘至极，把那书房的门关好，再过来掀起自己的后背，说道：“唐公子，

你看，我的后背起了一个大痈，太医说是有些蹊跷，他也看不到。”

唐逸一看，那是平常的痈，但太医怎么看不到，便知道了。

秦桧说道：“这病怕与唐公子有些渊源吧？”

唐逸正色道：“我要毒你，便会告诉你，要你死得明白，我怎么会偷偷地下毒？”

秦桧当然不会信他，心道：你给我下毒，我便是知道。你杀死了我，你也好不到哪里去。我要杀你全家，诛你九族，你那时会后悔碰我一碰。他冷冷道：“我可是记着，你在秦熹的后背上也弄了一个大包。”

唐逸心道：看来老奸贼是看好我了，一味地认定这痈就是我弄的，这岂不是冤枉？但他还不能硬说，要说得太多，秦桧那多疑的性子，怎么会信他？

秦桧说道：“我也告诉过你，要是你不动我家人，不动圣上，我也保你全家九族！”

唐逸心惊，看来老贼要是死了，我唐门九族都要受苦了。

他笑说道：“这痈有什么难处，我替丞相治好就是了。”

秦桧见他要动手，便一声“慢”，再叫来一个家人秦忠，说道：“去告诉大少爷，就说唐公子正在为我医病，要他不要来打扰。”

秦忠出去了，唐逸知道，秦桧是不相信自己，便要秦忠去禀报秦熹，要是自己为他治病有个三长两短，秦熹定会对唐门下毒手。

唐逸笑笑，拿出一根长针来，哧地扎入秦桧那后背，便见那痈的正中有一白点处，流出脓汁来。唐逸说道：“你的后背坏得流脓。”

秦桧说道：“坏人流脓，也不算糟，最怕的是，好人不流脓，只是流血。”

唐逸笑笑，待得看秦桧的后背好些了，便说道：“今夜你是睡不好了，你的后背会一跳一跳的，到了明日，你方才会好。”

唐逸收拾完了秦桧的后背，便说道：“圣上要我做什么，请直说好了。”

秦桧说道：“今夜你先在我家里住一住，我明天再告诉你。”

唐逸知道他是不放心，怕今夜里他再有什么反复，便笑道：“你今夜里会发烧，很疼的，到了明天早晨，你便能好好进食了，吃饭也香。”

秦桧客气了两句，把他送到了客房，对秦忠说道：“自今天起，唐公子的饮食起居你要照应好，如是出了一点儿差池，我便要拿你问罪！”

秦忠一听，忙是打揖，说道：“唐公子，丞相，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 × ×

唐逸在秦桧的客房里，看着那书架上的书，原来秦桧这人甚是饱学，书斋也比别人的大，书也极多。

唐逸说道：“看秦桧读书，真个是饱学之士，原来以为坏人都不学无术，看来是错了。”

须眉撇嘴道：“他算个什么？公子的书房也不比他小多少。”

唐逸大笑，说道：“须眉，你别胡说，书房大小不那么重要，你只看他有无好书，有些唐时的版本书，此时天下也无，在他这里你尽可以找得到，还有更古至两汉，南北朝，甚至春秋时的古版书，我在他这里都找得到。单说这竹简残牍，别人处怎么得见？”

侍剑幽幽说道：“像他这么一个读书人，怎么那么奸诈，那么狠毒？竟把岳飞元帅三人杀死，一家人发配至云南？对了，公子，我走时听得可怜姐姐说，俏生她们三人来了鸽信，说是到了云南，岳元帅家眷一路是有惊无险。”

唐逸一听，顿时大喜，以手加额，说道：“好啊，好，真个是好消息。如是在家里，当浮一大白！”

须眉大声道：“公子，我忍不住了。”

唐逸惊讶地问：“你有什么事？”

须眉红头胀脸，说道：“公子，你总说福一大拜，你福什么？”

唐逸大笑，说道：“浮一大白，便是要喝一杯的意思。”

须眉大喜，说道：“喝酒啊，我愿意啊。只是喝酒就说喝酒，浮一什么大白？怪难听的。”

唐逸说道：“我们三人睡吧，到了明天，我们便有事做了。我估量他们要我去杀那个泽利，他是大宋君臣最怕的人物。”

侍剑说道：“他们没见到卓书与耶律重恩的厉害呢。”

两女偎在唐逸的怀里睡。须眉更是嘟嘟囔囔，说道：“一忙起来，便不顾人，你不与我说话，我就与你说了？我要你跟我说话，你说啊，你说，一只蛤蟆一张嘴，两只眼睛四条腿，扑通一声跳下水。你说啊？”

唐逸说道：“一只蛤蟆生须眉，不男不女鼓眼堆，谁知是谁说出来，嫁与男人新郎谁？”

侍剑笑着，轻声笑推着唐逸：“公子，新郎是你啊，你是她的新郎，她那时还在说，她没拜过堂呢。公子，你好不好与她拜一次堂？”

须眉大叫道：“是谁要拜堂的，直说公子娶了你，要拜堂才算呢。你还说……还说……”

侍剑忽地剑眉一竖，说道：“再说，再说，我撕坏你的嘴！”

须眉看来还是怕侍剑，叫道：“饶了我，饶了我！”

唐逸搂紧两女，说道：“睡好了，我们明天有事要做。”

× × ×

秦桧夜里忽地疼痛难忍，他叫来了王氏与秦熹，说道：“不好了，疼死我了，疼死我了！”

王氏恨道：“莫非是那个唐逸作的鬼？”

秦桧说道：“秦忠，你去看看，看他和那两个女人怎么睡，来报与我。”

秦忠跑去，张了一张，见唐逸抱着那两个女孩子睡，便跑回来，说道：“丞相，他是抱着那两个女孩子睡。”

秦桧呸他道：“我还不知他是抱着那两个女孩子睡？我只是要你看一看，看他是不是装睡，他那两个女孩子的姿势像不像是随时要跑？”

秦熹说道：“父亲，待得我去看一看。”

秦熹看了，两女的姿势像是鳗鱼，缠着唐逸，唐逸的手与脚全都在两人的缠磨下，两女依在他的怀里，靠在他的脖窝睡得很香。秦熹左右看看，看到一只猫正睡在床下，便去悄悄拿了，去窗下扔入屋内。只听得喵喵地叫一声，扑地落地，唐逸只是睁睁眼，看它一眼，知道是猫，便闭目不看了。秦熹注意到那两个女人的姿势不变，很是舒服惬意地伏在他的怀里。

秦熹回来，说道：“依我看，那个唐逸不像要走。”

此时秦桧更疼得厉害了，他叫道：“我是大宋的冢宰，怎么能这么疼啊，怎么能这么疼啊！”

× × ×

到了天亮，秦桧对唐逸说道：“看来公子所说不差，我来传达圣上旨意，着公子去庐州，一定要杀了泽利，带着他的首级归来，令金人不能再顾我大宋。但你得留意，弄成江湖人士杀死他的样子，别让金人找大宋麻烦。”

唐逸带着十几个唐门弟子与须眉侍剑到了庐州，他看到了金人大关城门，根本不对南来的人开放。看来泽利所带的兵马不多，他怕混进来奸细，再夺回庐州。唐逸说道：

“我在夜里带三人进去，把城门打开，便叫道：‘大宋兵来，大宋兵来！’那时你们冲进去，杀了泽利后，我便退来城门，你们只要守住城门一两个时辰，待我退出便是。”

众人声诺，须眉说道：“公子，我与侍剑随你去。”

唐逸说道：“你们两人随我去也可，但得听我的，千万不可冲动。”

这一次唐逸更是小心，他布置好了人马，便在夜里爬墙进了城。看看城内，只有几个兵营，那些番兵都在夜里出去寻欢作乐，在饮酒，玩女人，再不就是赌博。一夜里兵

营来来去去的人不断。

看看正中间的那间大帐，定是泽利所居无疑了，唐逸便带着两人摸过去，听得帐内有嚤嚤哭声，原来是抢来的美女，坐在那里哭。泽利说道：“哭什么，你们从前的两个皇帝也被我们劫去了金国，他们比你贵重不贵重？他也没得哭。你到了北国，会是一个妃子，我宠你爱你，不比跟那个穷人强？”

那女人还是嚤嚤细细地哭，哭得泽利不耐烦了，叫道：“好，你哭，你哭，我明天便派人去杀了你那丈夫。你没了丈夫，再哭个够！”

只听得有人扑通一声跪倒，叫道：“大王饶命！大王饶命！”

泽利说道：“要我饶你，也是容易，你只要过来，对着我唱几支曲儿，笑上那么几笑，我便饶过你丈夫！”

那女人无奈，便对着泽利笑，笑得比哭还难看。须眉与侍剑看不到，唐逸却隔着帐篷看得清清楚楚。他心恨道：一个金人狗子，竟是这般大胆，来大宋杀人抢劫，无恶不作，我要杀你，也是活该！

只听得泽利叫道：“唱啊，唱啊。”

那女人长声呻吟，像是重病，泽利骂道：“不许唉声叹气，像死了亲娘似的，你唱我听。”

女人便唱：

“久等的人儿，

是夫君。

从垆里走出的人儿，

是夫君。

从帟里出来的人儿，

是夫君。

为妾天天亲。”

泽利大笑，说道：“唱得好，唱得好。金人女人便不会唱，你唱得好，让我大大快乐。”

× × ×

唐逸再也听不下去了，他扑进了帐，叫道：“泽利！”

泽利正饮得十分兴头，忽听得有人叫他的名字，他回头道：“谁敢叫我？你就是新狼主，也不能叫我的名字！”

他突地看到了唐逸。

他似乎在哪里见过这人，但没印象了，他只知道这人满身杀气，他叫道：“来人哪！”

他叫噤声了，原来他看到来的人是两个女人，好漂亮的两个美艳女人，她们比起他劫掠来的美女更美。手里持剑，另一只手里拿着刀，那是他的侍卫的刀，他们死了？死在她两人的剑下了，怎么没有声音？

泽利叫道：“你是谁？”

唐逸笑一笑，说道：“我叫唐逸，你认不认得一个叫唐逸的人？”

泽利忽地想到，当初答罕在大金说起唐逸，说起那个安天大计来，自己是如何嘲笑他。那时答罕说道：“泽利，他只要一人来，便杀了你，也会杀了我。”那时他怎么会想到，有朝一日，他泽利会在唐逸面前呢？他叫道：“来人！”

没有人来。

唐逸是人，他会用毒，也许在营帐内的人都被他毒倒了。

他在知府府第里支起了十几座营帐，怎么不见自己的亲兵来？

泽利再要叫，唐逸忽地一挥手，说道：“去死吧！”

一支铁相思刺飞向泽利，泽利不是江湖人，便躲不开那铁相思刺，他的胸前扑地打中了一枚铁相思刺，他挣扎了几下，叫道：“我要……我要回……”

泽利倒下了，唐逸看着须眉，两人说道：“去杀了那些帐内的金人，我们再走吧？”

唐逸点头，一挥手下割下了泽利的头，走出帐篷。

那些帐内的金人都在熟睡，他们刚刚闻到了唐逸的毒药，便昏迷不醒。此时侍剑杀了几人，便说道：“这么杀人，不大好吧。”

须眉说道：“杀就杀，有什么不好？”

她一剑刺死一人，如屠宰般，待得杀光了十几帐内的金人，他们便走出来。

侍剑点起火来，说道：“公子，我们去城门好了。”

他们冲到城门，看到那里的金人正与唐门弟子相斗，金人誓死不退，死逼住他们。

唐逸喝道：“让开！”他叭地一掌击在一个平章的头上，那平章倒地便死，众金人看他凶猛，便哗地一声让开了，他带着侍剑与须眉到城门，叫道：“我们走！”

一时间，卷走了所有的人。

× × ×

兀朱带着十万兵马，疾奔庐州，他听说泽利占领了庐州，心里欣慰道：泽利宝刀不老。他急驱兵赶奔庐州，叫道：“拿下庐州了，到了庐州，好好一玩！”

众军士欢声雷动，看来大金锐气，仍是能震住大宋啊。马队疾卷大地，蹄声踏踏，兀朱心道：泽利，你只要守住庐州，我来了！

远远看到了庐州城，看到一股黑烟在慢慢上升，兀朱叫道：“不好，快！”

拢马急驰，直奔庐州，兀朱忽地脸前升起了答罕的面容，答罕说的话令他担心，泽利啊，但愿你能守得住庐州，兀朱来了！

庐州城门是开着的，城门里有人，那是逃散的金兵，他们冲出来，远远看到来了兵马，当先的竟是他们的四王子兀朱，便扑来叫道：“四王子啊，五王子他他……他……”

兀朱看着他们，竟是脸上有泪，忽地心生不祥，叫道：“泽利他怎么了？”他扑地坠下马来。

第十章 夕阳西下

当兀朱再爬起来，他顿时老了许多，他竟生出一种感觉来，他的胡须在一点儿地生长，直长得他满面皆须。两个平章搀扶着他，去看死在车上的泽利，泽利是无头的，竟让兀朱一时想不起泽利的脸面是什么样子的，头从脖颈最低处割下去的，那是在金邦人人称做“臭屠”做下的活儿，把畜头割得过低，显得一点儿都不大方。原来在金邦有那种习俗，就是请来屠杀畜牲的屠手可以拿走人家一头最肥牲畜的头颅，把它带回自己的家中，做为犒谢。如果你割下兽头，割得很低，人家便称你是“臭屠”。兀朱看着泽利的无头尸首，竟不由得大不敬地想起了“臭屠”。他低吼道：“泽利，泽利！”

他感到英雄末路的苍凉，他兄弟五人，只有他一人还活着了。从前他怪罪泽利，怪他太肆意生事，此时他才感到失去兄弟的痛苦。

他问：“是谁杀了他？”

平章说道：“冲来一个白衣人，是一个俊俏公子，他来对着五王子便射了一枚暗器，四王子，你不能凑近五王子，他的身体上有毒。”

× × ×

兀朱令大军停住不动。他此时面临一种抉择，如是他带着十万大军进入庐州，此一战就再复开始。如是他带着十万大军退回去，这一战便不战而败了。

兀朱看着庐州，他惕然忖道：我从前冲杀陷阵，夺取城池，那是一种血在冲动。此时看着大宋的庐州城，我心都不动，是不是我真的老了？

身后的平章站成一排，他们都是年轻人，有的从未参加过那一次劫掠二圣的大战，他们的心渴望一战。战刀亮闪闪，人也气昂昂，只待兀朱一声令下，便会冲入庐州。

兀朱怎么了？他一生战事无数，最大的惨败是败在岳飞与韩世忠的手下，岳飞三次

击败他，险些令他不能回黄龙府。韩世忠只是在黄天荡败过他一次，但那一次他几乎丧命。如今韩世忠老了，岳飞死了，中原再无人能是他的敌手，他可长驱直入，乘着五国齐攻大宋的好时机，夺取大宋，他在想什么呢？

夕阳照着兀朱的胡须，他看着庐州，平章们盯着他，几乎看得出，他要冲口而出的命令：“进军庐州！”

但他的嘴只是张了张，说道：“拿一面龙凤旗盖住他！”

平章盖住泽利，兀朱再抬起头来，说道：“前军转为后军，撤！”

× × ×

金主合剌做了一个恶梦，他梦到了有许多的鹰来啄他，他叫喊不迭，有人叫道：“箭哪，射它们！”他张弓便射，谁知道射下来的鹰都是四叔五叔养驯的。五叔不悦道：“圣上封我做谄班勃极烈，你怎么能替我？你有什么本事，能替得了我？”他自辩道：“我善射。”五叔大笑，说道：“你能射，你射与我看。”他张弓便射，但百箭也不曾中的，五叔冷笑，说道：“你只是一个假男人，像你的三叔一样，你看我。”泽利一箭箭皆中靶心，他闭口无言。

倏地醒了，原来是一梦。

他传来乌里布，问他梦境如何。乌里布说道：“近来我总是有些噩梦不断，说不定是五王子无有好消息。”

正说时，听得有探报来报，兀朱四王子大军归来，正在途中。五王子泽利被杀，正在送回上京途中。

金主大惊，他叫来探子，细细一问，方知详情。

正说话间，有平章来报，说大宋派新科状元张九成持节拜谒二圣。

金主恨恨道：“好啊，我叫他看着那二圣做猪狗！”

说罢命左右相去迎接泽利尸柩，并亲迎去郊外。

待得第三天，泽利的尸首到了上京，金主亲自迎至郊外，哭丧扶柩，送至皇宫，停在太庙，金主诏示道：“五叔亲伐宋城，不幸被祸，我与宋的和议便成罢议，朕亲自整饬军队，择日复仇。”

兀朱说道：“都是赵构那个匹夫，竟敢害我五弟，待我亲去那两个狗东西那里，让他们好看！”

× × ×

兀朱带着人马去了五国城，看到了二圣正在那井里坐着，兀朱令人吊着吊篮，把他们两人吊起来，吊在空中，兀朱叫道：“赵佶老匹夫，你听着，你儿赵构竟敢支使一个杀手，暗中把我五弟泽利杀了，我方退军回来，此恨真个难消！”

此时钦宗赵桓正在重病，他看着兀朱，问道：“你五弟他.....怎么会死？”

兀朱说道：“他带一万兵马去伐庐州，夺得庐州，但被人暗杀而死。那人夺走了五弟的头颅，至今他肢体不全！”

赵恒大笑，拍手道：“好，好，十年来我第一次有这快意！好痛快，好痛快！”他竟是咳嗽不止。

正听得下面有人跪拜道：“新科状元张九成奉旨参拜二圣！圣上面北为臣，日思夜想，思慕二圣容颜，当全力接回二圣，再复大宋旧颜！”

赵恒大笑，拍手说道：“再复什么旧颜就不必了，莫非像我与父皇那样无能吗？你告诉他，不必想着接我们，只要多杀几个泽利，也就够了。”

赵佶也笑，说道：“我两人坐井观天，能不死求生，也想终有一日看金狗下场，好啊，好啊！”

原来赵佶与赵桓当初在汴京，最怕的人就是泽利，他攻入汴京后，对二圣最是蛮横，还不如答罕那般有礼，不像刺罕那般忠厚，也不像兀朱那般有些大度，他天天斥骂二圣，淫乱宫闱，好多恶事都是泽利做下的。此时听得他竟在庐州被割了头，不由大喜。

赵桓说道：“张九成，我不久于人世了，你带来的这一消息，是对我最好的良药。”

他吭吭咳嗽，再张口时，一口口血便吐出。张九成悲声道：“圣上啊……”

赵桓笑道：“人生自古谁无死，独有我死堪可悲。”

他再对张九成说道：“对你皇上说，我要他多杀几个金狗！”

兀朱恶声叫道：“可恶，可恶！来人！”

便来人，在二圣的吊篮面前烧起纸来，兀朱说道：“这是送与泽利的纸钱，你们二人先闻一闻味儿。”

那吊篮在半空中，二圣正迎风嗅着，便咳喘不止。张九成大叫道：“对于阶下囚，还如此无礼，算什么礼义之邦？”

兀朱恶狠狠道：“你大宋是好，是礼义之邦，反暗杀我金兵统帅，我可不信你有什么礼义之邦！”他再叫道：“狠狠烧！”

纸灰飞扬，呛得赵桓不住地咳，张九成见不对头，便去推动那吊篮，把那吊篮推得远一点儿，但他力弱，哪里能推得好久？他咬牙道：“圣上，圣上！”

众金兵看他推吊篮，都是大笑，以为他愚腐，他就是再有气力，吊篮悬架在上，推得斜了，能持久吗？

兀朱也看他笑话，徽宗看他如此，便说道：“张爱卿，你不能再推了。”

张九成喘道：“微臣决不能让圣上受此大罪。”

兀朱说道：“好啊，便叫他来受一下罪看。”

他挥手叫金兵拿来纸钱，在张九成的脚下烧，纸灰飞扬，迷了张九成的眼睛，他睁不开眼，大叫道：“金人无耻！你能奈我何！”

兀朱再挥手，烧的纸钱更多，灰烟更大。张九成咳起来，直欲把肺也咳得碎了。

徽宗道：“放手，放手！”

赵桓叫道：“放开手，他要杀我们，你也拦不得！”

张九成说道：“要杀二圣……必先杀臣！”

兀朱与那看热闹金兵也觉得张九成不可思议，他一人独力竟支撑两个时辰，真是非人所能。兀朱敬他心虔，说道：“放开他，拿开那纸灰！”

此时地上已是有一堆纸灰了，烧得极烫，张九成的脚也烧得坏了，腿都肿起老粗。他站在那里，腿不能曲弯。

赵桓叫道：“张九成，张九成！”

张九成扑通一声倒地，再也爬不起来了。

兀朱命人扶走张九成，他再对赵桓说道：“大声叫好，我便叫你吃一些纸灰，为我五弟吃纸灰！”他喝令金兵扶住那吊篮，把那赵桓扯住，拿起那纸灰往他口中塞，一边塞一边叫道：“你说，五王子英灵不泯！我便放了你。”

赵桓大笑，咳得直流眼泪，满面都被纸灰抹得花花哨哨，他笑说道：“五王子……是谁？是金狗泽利吗？好，好，金狗泽利死得好。再有几个去攻大宋的，也得那么死，死得没有头脑，没头没脑的。哈哈！”

兀朱扯下赵桓，叫道：“你是一个半死的人，还敢对我顶嘴？”

赵桓大笑，说道：“怎么不敢，我要以前有些精神，我必杀了你们所有的金狗！”

兀朱扯着赵桓，心内恼怒倍增，一个俘虏，竟敢对他口出不逊，莫非他不怕死吗？他扯着他，叫道：“我杀了你！”

赵桓笑笑，说道：“好好！”

兀朱再扯得他东倒西歪，叫道：“你杀我五弟，我杀了你皇上，有什么不公平？”

正扯着，忽地觉得手里的人软耷耷的，再一看，原来赵桓已是停止了呼吸。

兀朱把他放下，说道：“死了？”

他再看着赵佶，说道：“你儿子死了。”

赵佶看着儿子，竟是一滴泪水也无，他轻声道：“死得好，死得好！”

他看着兀朱，说道：“如今你再想要大宋人处处事事听你的，你作梦去吧！你看看我们的新科状元，再看看我儿赵桓，我也不怕死，你杀了我，构儿会替我报仇的。”

兀朱说道：“你作梦去吧，他替你报仇？他只愿意自己做皇帝风流快活，根本就不顾你死活。你莫自以为是了，他要想救你，早就出兵来伐金了，讨你回去。他不会来的。”

赵佶笑笑，说道：“构儿不来，我也知道，古语有一句说得好，投鼠忌器。你们以为他不敢来攻你们，那可是作梦！他不敢来，是因为我活着，我要一死，他必伐金，那时你看，金国人人抱头鼠窜，大宋人扬眉吐气，杀得你金狗人人无头，杀得你金人再无国家，看那时你兀朱还有什么威风？”

兀朱大声道：“那你为什么不死？”

赵佶恨道：“好主意，我就死好了！”

他从那篮中跳出，头向地上碰！

兀朱一时情急，喊道：“拦住他！”

几个平章扑上去抱住他，扯住赵佶，赵佶叫喊道：“兀朱，你是一个金狗，你想要我的命，拿去好了！我赵佶一生未做好事，但我死了，大宋伐你金狗，便是你的下场！”

平章扯住赵佶，让他不能再动。赵佶扑奔跳脚，不肯服输，他看着地上死去的赵桓，说道：“构儿会替你报仇的，你安心去吧。”

兀朱说道：“赵佶，你作美梦去吧，如今正是五国一齐伐宋，吐蕃从成都来，蒙古与西夏一齐进攻，西辽也攻入大宋，大宋早晚不保！你有什么盼头？”

赵佶笑笑，说道：“构儿与你和议几年，我与桓儿早就算计过，他要不是怕那几国来攻，怎么会与你金狗和议？如今他几国来攻，正好让大宋一搏。我怕什么？我做了阶下囚，构儿也不会再做阶下囚了，最多是战死，有什么了不得？”

兀朱看左说右说也说不倒赵佶，心内更添烦恼，心道：我来就是要你难过，你反是不怕死，我要杀你，也是白做。他喝令道：“把他放下篮去，要他再做那井下之蛙！”

平章再把赵佶吊下井去，赵佶到了井下，方才哭出声来，叫道：“桓儿，桓儿啊！”

他扑在井壁上，对着那石头捶，捶得手都是血，还不肯停止，他叫道：“桓儿，我先死掉，好不好？”

× × ×

金主看着兀朱，说道：“四叔，你先去歇息吧。”

他来到井旁，听得井里毫无动静，便说道：“下去人，把他拉起来。”

一会儿，吊起一个衣衫整整齐齐的赵佶。

金主看他竟是面无戚容，心内暗惊，说道：“昏德公听说了朕的五叔败绩，一定很高兴吧？”

赵佶说道：“金人江河日下，早晚必亡，有什么可惊的？”

金主叹道：“只可惜，你看不到那一天了。”

赵佶说道：“我看到看不到有什么要紧？你能看到，那时你想坐井，都坐不成了。”

金主说道：“我想要你死，也只是一句话，你以为你的命操在你自己手里吗？”

赵佶大笑，说道：“你与兀朱君臣两人到了只能来对我一个坐井之人谈天的地步，我便知道你不妙了，看来你金国的命运，在你这个国君手里便要断送了！”

金主冷冷道：“你怎么知道？”

赵佶说：“我看我的面目，便知道我说得不错。你说五国齐攻大宋，可泽利死了，便断了一国之兵，再断他一处两处，五国之盟，不攻自破。”

金主冷笑说道：“昏德公如此明断，当初怎么会落在太祖的手里？”

赵佶大笑，说道：“当初不知你是狼，如今知道你只是一头瘸狼、老狼，更无惧矣！”

金主厉声叫道：“拿下他来！”

忽地他笑了，说道：“我从前不知道如何治人，如今我懂了。我知道太祖把你放在井里，并不是最好的法子，我能让你自尽，要你生不如死。”

他回头命人道：“在五国城有闲房屋没有？”

一个平章说道：“有。”

金主笑说道：“替昏德公沐浴更衣，让他过上一段好日子。要养得白白胖胖，不然我斩了你！”

那平章领命，便去办了。

金主说道：“我要找回几个你的妃子，要她们服侍你，我要替你拿来笔墨纸砚，要你能再写字画画儿，那时你就不想死了。可你一旦不想死时，我要你再回井中，你猜，那时你会如何？”

赵佶心一抖，他如今是适应了井中生活，要他再过舒服日子，他怎么办？他叫道：“我不离开井，我要在井里过一辈子！”

× × ×

可金兵哪里听他，扯着他进了屋，把他的衣服全都脱光，再替他洗那羸弱的身子，赵佶眼泪在眼圈里，十分屈辱，他恨道：“杀遍金狗，杀遍金狗！杀光金狗！”

他一边洗一边念叨，待得他洗过了，身子竟是不听他的，身心为之一爽。他坐在屋子里，听着脚步声，听到来了女人，那香气他已闻不惯了，他听得那两个女人说：“圣上，我们想你，不知道你还活着，听说你住在井里，你好吗？”

赵佶平时对他的妃嫔都不错，他是一个懂得如何怜香惜玉的人，那妃子一看到他，便真情流露，十分亲切。他哭道：“好，还好。”

两个妃子说道：“圣上一定很久没有和女人在一起了，我们好好侍候你。”两人轻轻地为他宽衣，把他放在床上。他的身体已是又老又丑，但妃子没看到这个，只看到他脸上的泪水，她说道：“圣上，你好好歇息，你好好歇息。”

两个妃子依偎着他，渐渐情热起来，赵佶叫起来，他的叫声如受伤的野兽。

原来他再也不能与妃子亲热了，他的身体没有做男人的反应。

他是老了吗？他不太老啊，那就是他很久不与女人亲热，才会有此难堪。他呻吟着，说道：“你们走吧，你们走。”

两个妃子也流泪，说道：“圣上啊，你身子太虚，耐不得火气，我们慢慢来。”

冲过来两个平章，他们看着赵佶，说道：“昏德公做什么都做不了，这种事本来是男人干的，你也干不了，你是不是男人？”两人放声大笑起来。

赵佶说道：“滚出去！”

他拿起枕头，掷向那两个平章！

（“鬼天下” 卷五完）